

乡 下 医 生



834
K52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8217)

世界文學名著
鄉下醫生

Le Médecin de Campagne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H. de Balzac

譯述者 黎烈文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七人册

鄉下醫生

獻給受傷的心兒，幽暗與靜寂。

獻給我的母親。

第一章 地與人

一八二九年，一個晴美的春天的早上，有一位年紀五十左右的漢子，騎着馬，沿着一條通往大攝忒萊茲（註一）附近一個大鎮的山路前進。這鎮是被長長的豁壑劃分着的，人口衆多的一區的

（註一）Ia Grande-Chartreuse 是法國東南方伊仄爾省（Isère）的一個連山的名稱，爲亞爾卑山（Alpes）的支脈。該處有聖布魯洛（Saint-Bruno）在一〇八四年建立的著名修道院。

區治。一條在常常乾涸的，而這時因為融雪的緣故漲滿了水的多石的河床裏奔騰着的急流，澆灌着這介在兩座四面都被沙瓦（註二）和多芬勒（註三）的高峯控制着的並行山嶺裏面的狹谷。雖然包含在兩條莫利安勒山脈間的風景，都有着一種類似的模樣，但旅人橫貫着的區域，卻顯出在別處看不到的土地的起伏和陽光的變動。有時候，突然擴展起來的盆地，呈現一片凸凹不平的，由於山岳的不斷的灌溉，一年四季都能那樣清新悅目的碧茵；有時候，一座鋸木廠露出給畫一般位置着的微賤的建築，堆着待鋸的去了樹皮的長樅，和在奔流中取來，用挖成方槽的大樹幹——樹幹的縫裏滲出一片濡溼的細絲——引往鋸木機去的水流。這裏那裏，一些給種滿了蓋着花朵的果樹的庭園包圍着的茅屋，使人感到一種辛勞的貧困；稍遠一點，一些用着平而圓的，魚鱗似的一片蓋成的紅色屋頂的房子，顯出由悠久的工作得來的寬裕；此外還可看到每個人家的門上掛着曬着乾酪的籃子。無論什麼地方的窗口和柵欄，都像在意大利一樣，由那些和有葉叢供給家畜吃

（註二）Savoie 是法國東南部省名，與意大利接壤，包括兩縣，以前為諸侯采邑，一八六〇年起隸法國。

（註三）Dauphiné 是法國古省名，其省會為格勒諾布爾（Grenoble）。

的小小的榆樹配合起來的葡萄樹點綴着。因爲大自然的偶然的興緻，有些地方的丘陵是那樣的密接着，以至再也看不到工廠，田地和茅屋。僅僅給潺潺響着的急流分隔着的兩道花崗石的牆壁，巍峨地聳立着，那上面蓋滿了長着黑葉的樅樹和高達百尺的山毛櫸。全都生得挺直的，全都被蘚苔的斑點異樣地着色了的，全都有着種種不同的葉叢的這些樹木，形成一系列壯麗的廊柱，在路的上面和底下，給楊梅、金銀花、黃楊和野薔薇等組織的不成形的垣籬圍繞着。這類灌木的強烈的氣味於是和山間自然界的蠻野的香氣，以及落葉松、白楊樹、橡皮松等的新枝所發的刺鼻的芬芳混在一起。一些在岩石間奔馳着的，時而將微帶灰色的峯頂蔽住，時而又給顯露出來的流雲，常是和那些柔軟的塊團在岩縫間分裂起來的密雲一樣曖昧。這地方的樣子和天空的亮光不絕地改動着；山岳變換着顏色，坡面變換着濃淡，豁壑變換着形狀：這是無數由或是一道穿過樹幹的陽光，或是一個天生的隙地或崩壞的岩石等不意的對照，使人在靜寂的環境中，在一切都是幼小的，太陽燃燒着澄碧的天空的季節，看來愉快的形像。總之，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這是法蘭西！

旅人是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全身穿着藍色的呢料。他的衣服正和他那毛色光滑的，每天早

上一定細心刷過的馬——他像一個老騎兵軍官一樣端正而又牢固地騎着的馬一樣刷得乾乾淨淨。如果他的黑色的領帶和鹿皮的手套，如果那將他的鎗袋擴大了的短銃，和緊緊地繫在馬的臀部上的行囊，不會顯示他是軍人時，他那棕色的，有着痘點的，但卻勻整而且現得十分閑適的臉孔，他的果斷的舉止，眼光的沈着，頭的姿勢等，都會露出他那軍人永遠不能免掉的，即使解甲歸田之後也還不能免掉的行伍的習慣。任何別的人，對於這奔集在法蘭西的大盆地的，那樣明媚的亞爾甫山一樣的自然的美，定會嘆賞不置的；可是這無疑的曾經在法蘭西的軍隊被帝國戰爭引去的地方跑過的軍官，享受着這種風景時，對於這種種奇突的地方並不現出詫異的樣子。驚歎是一種彷彿被拿破崙在他的部卒的心裏毀滅了的感覺。因此，相貌的寧靜，是觀察者能夠認出以前曾在大皇帝的曇花一現但卻永遠不朽的軍旗底下從戎過的人的一種可靠的標記。這漢子的確是那些雖在所有拿破崙指揮着的戰場工作過，但卻受着礮彈的尊重，現在頗不多見的軍人之一。他的生靈一點特殊的地方。他會像一個單純而又忠誠的兵士一樣拚命地打過仗，在夜晚和在白天的時候盡着他的職務，和主將遠離着的時候正像在主將的身邊一樣，既不枉費他的軍刀的一

擊，也不能將他的軍刀多擊一下。他的鈕扣洞裏佩有受助者的花結，這是因為在莫斯科瓦（註四）

一戰中，他那一聯隊的人全體一致以為他最有資格在那重大的日子受到助章的緣故。他是屬於那些外表冷淡靦覷，永遠沒有內心衝突的少數人物之一；這類人對於不論什麼性質的讚譽，祇要起着那念頭便會感到恥辱。因此他所有的官位都是依照迂緩的定年晉級法得來的。在一八〇二年成了少尉的他，直到一八二九年，鬍子都斑白了的時候，纔作着騎兵中隊的隊長；可是他的生涯是那樣純潔，以至軍隊裏面不論誰人，即使是將軍，和他接觸時都不知不覺地發生尊敬之情，這也許是他的長官們不會原諒他的一種明確的優越。反之，那些單純的兵士卻全都對他抱着一點小孩子對於賢母的孺慕；因為對於他們，他是知道同時寬大而又嚴厲的。以前和他們一樣當過兵士的他，懂得不幸的快活和愉快的窮苦；他懂得自己一直叫作「我的孩子們」的兵士的可以原諒或應當處罰的過失；在行軍的時候，他並還情願放任他們到闊人家去拿糧食和芻秣。至若他的內心的經歷，那是埋在最深的沈默裏的。幾乎和當時所有的武人一樣，他僅祇隔着礮煙，或在拿破

（註四）BAOROK 是中央俄羅斯的河名。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寇俄時，曾在該河沿岸血戰獲勝。

崙皇帝支持着的歐羅巴的戰亂當中那樣稀少的平和的當兒，見到過世界。他有沒有想要結婚過呢？這問題始終沒人明白。雖然並沒有人疑過詹勒斯達斯少佐在由這個城市移駐到那個城市，由這個國度移駐到那個國度的時候，在參加聯隊舉行或受到招待的饗宴的當兒，全不會有過什麼豔遇，但究竟有沒有過，卻誰都毫無把握。他並不裝出道學的樣子，並不拒絕和人玩樂，並不違忤軍人的風習，但遇着有人問到他的戀愛時，他便沈默着或報以微笑。當一個軍官在酒後問他道：「你呢，少佐？」他便回答道：

「喝酒罷，諸位！」

像沒有排場的巴野（註五）一流人物的筆爾·酌仄夫·詹勒斯達斯（Pierre-Joseph Ger-
cetas）先生，既現得那樣平凡，因而他本身便沒有一點詩的或浪漫的事情。他作着富翁的裝束。雖然他祇有薪餉做他的財產，而養老金是他將來所有的希望，但像那些被災害養成了一種和固執相近的經驗的老奸巨滑的商人一樣，這騎兵中隊長一直貯着兩年的薪餉，並且從來不把他的俸

（註五）Bayard 是法國十五世紀著名軍人，其勇敢與寬仁，能使敵人傾服。

給用去。他是那樣不愛牌賭，當他瞧着別人賭博，遇到有人輸了錢，要他去補缺，或在打紙牌的當兒，有人要他添上一注時，他便凝視着他的長靴。可是他雖毫不肯作意外的花費，但對於慣用的東西卻一點也不缺少。由於想到自己沒有多少財產所起的愛顧，他的軍服比聯隊裏面任何旁的軍官穿得長久，並且這種愛顧在他身上成了機械的習慣。倘使沒有對於被賭博或別的荒唐行爲把錢弄光了的輕浮少年解囊相助的那種可佩的自我犧牲和兄弟似的慷慨，別人也許會要疑心他是鄙吝的人。因爲他是那樣婉曲的救濟人家，看來他以前像是賭輸過很多的錢；他絕不覺得自己有權監視他的債務人的行爲，並且他從來不和那人談到他的債權。成了軍隊的孩子，而在世界上祇有孑然一身的他，把軍隊當作祖國，而把自己的聯隊當作家族。因此，人們很少追究他那可敬的節省的動機，人們愛把這事歸在想把娛老的款項增加起來的那頗爲自然的慾望上面。在快要成爲騎兵中校的當兒，別人自然以爲他的野心在帶着養老金和上校的肩章退隱到什麼鄉下。年輕的軍官們下操以後，如果談到詹勒斯達斯時，都把他歸入在中學校得過優等獎，以後使永遠規矩，正直，沒有熱情，像白麪包一樣有用而無味的一流人物裏面；可是嚴正的人卻將他看得迥乎不同。

常有一道眼光，一句像野蠻人的話語一樣意味無窮的言詞，從這人身上流露出來，證明他的內心的騷亂。仔細看去，他那寧靜的額頭，顯出一種使得自己的熱情沈默起來並將它驅進自己的心底的力，那出過很高的代價，由戰爭的危險和不意的災禍等等習慣得來的力。一個新近來到聯隊的，法國某上議員的兒子，有一天談到詹勒斯達斯時，說他以前也許是一個最有戶心的神甫或最誠實的雜貨商人：

「加上一句罷，一個最不會拍馬的貴族！」他斜睨着那沒有想到會給自己的長官聽到的青年誇大狂說。

在場的人都哄笑起來了。原來這中尉的父親是一切權力的諂諛者，是一個慣於躍過種種變革的富有彈性的人，而兒子又是和父親非常相似的。在法蘭西的軍隊裏面，頗能見到這種在發生事變時顯得非常偉大，事情一過仍舊變得單純，對於光榮毫不措意，對於危險容易忘卻的性格的人；並且這樣的人也許比我們天生的弱點允許我們想像出的數目更多呢。但當人家以為詹勒斯達斯是完人時，那又完全錯了。狐疑，容易發怒，喜歡口舌，並且尤其愛在錯了的時候顯得不錯的他，

是有着滿身法蘭西人的偏見的。他從軍人的生活裏留下了喜歡飲酒的癖氣。當他保持着他的官階所有的禮儀從一個宴會出來時，他便現出嚴肅、冥想的樣子，並且不願使任何人知道他心中的祕密。總而言之，他雖然頗能懂得上流社會的風習和禮儀的法則，——他以軍人的嚴格精神遵守着的營規似的法則；他雖然有着天生的和學習的才智；他雖然知道戰術、操演、馬上的刀法和獸醫術的奧妙等等，但他以前所受的教育卻是異常粗疏的。他僅祇模糊地懂得凱撒是一個羅馬總督或皇帝；亞歷山大是一個希臘人或馬其頓人；對於他們的出處和資格，隨便你在兩者裏面派定一個，他都會承認而不和你爭論的。因此，在科學或歷史的談話中，他便變得莊嚴起來，僅祇像一個到達了疑之境的哲學者一樣，微微點首表示贊成，而不說出什麼話語。當一八〇九年五月十三日，拿破崙在由叔布律（註六）寄給佔據維也納的大軍的公報裏面寫道：「奧大利的王子們像美狄亞（註七）一樣親手殺害了他們的孩子，」剛剛任作上尉的詹勒斯達斯，害怕損害他的上尉的尊嚴，不願問人美狄亞是誰。他祇一心信任着拿破崙的天才，以為皇帝不會說到關於大軍和奧大利

（註六）Schoenbrunn 是靠近維也納的一個村鎮，其地有異常富麗的皇宮。

皇族的公事以外的事情；他以為美狄亞是一個品行不端的奧國王妃。然而，因為這事也許和軍路有關，直到洛果爾女士（註八）再在舞臺上演出美狄亞的那天止，他始終記掛着公報上的美狄亞。看了戲院的招貼以後，上尉當晚便到法蘭西劇院去看那扮演着神話的脚色的名女優；這脚色是他問了鄰座的看客纔認識了的。然而一個在作小兵的時候，已經有着相當勇力去學習閱讀，寫作，計算的人，應該懂得做了上尉的時候便非從事學問不可。因此，從這時期起，他便熱心地讀着那些給了他一知半解而他也因而得着相當利益的小說和新刊書籍。對於自己的教師們抱着感激之情的他，竟至給筆歌兒·勒卜南（註九）辯護起來，說他覺得他的著作是有益的，並且常是含着深刻的意義。

這有着一種後天的，不讓自己從事任何無益之舉的謹慎性格的軍官，是第一天從他的聯隊

（註七）Medea 是希臘神話裏面的魔女，因為丈夫負心，便親自弄死自己的孩子們以為報復。希臘悲劇詩人優利辟

諦斯（Euripides）曾以此事編成悲劇。

（註八）Françoise Raucourt（1756—1815）法國著名悲劇女優。

（註九）Pigault-Lebrun（1753—1835）法國淫猥小說作者。

長那邊得着八天的假期，這時剛剛離了格勒諾布爾（註一〇）向大攝忒萊茲那面走去。他並不打算走一番長路；可是，在許多地方上遇他所詢問的農夫的謊語的當後，他以為再空着肚子往前是很妥當的事情。雖然在這大家都在忙着農作的天氣，他很少遇着一個主婦在她家裏的機會，他卻仍舊在幾家茅屋前面停了下來。這些茅屋都和一片共同的空地連接着，它們把那空地描成了一塊誰都可以進去的，不很像樣的方形廣場。這住家區域的土地，雖是堅固而且掃得乾淨，但卻劃有一條條的肥料坑。一些薔薇樹，常春藤，高高的野草，沿着龜裂的牆壁伸長着。在那四角場的入口，有着一株難看的覆盆子樹，樹上曬着一些襪襪。詹勒斯達斯最先遇着的是一隻在稻草堆裏打滾的豬，這豬聽到馬蹄聲便咕嘟着把頭伸起，因而嚇跑了一隻肥大的黑貓。一個頭上頂着一個大草束的青年農女突然出現了，後面遠遠地隨着四個穿着破衣，但都勇敢，喧噪，有着大膽的眼睛，美麗，褐色，和天使相像的惡魔一樣的孩子。太陽輝耀着，使得天空、茅屋、肥料、蓬頭散髮的人們，有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清純。軍人問他能不能得到一杯牛乳。女孩子沒有回答他，僅祇發出一個嘎啞的叫喊。一

（註一〇）見註三。

個老女人立刻出現在一座小屋的門口，年輕的農女做了一個樣子把那老女人指給軍官以後，便走進一個畜棚裏面去了。詹勒斯達斯一面向老女人走去，一面好好的把馬帶住，免得踏傷那些已經緊緊的跟在馬旁跑着的孩子們。他把自己的要求重說了一遍，但那和善的女人將他一口回絕了。她說她不願意把預備做牛油用的牛乳的乳皮揭去。軍官答說他願意重重的賠償她的損害。他把馬在一張門的支柱上拴好以後，便走進了茅屋。屬於這老女人的四個孩子，看來都像有着同樣的年齡，這是引起少校注意的一種奇怪的情況。老女人還有着幾乎吊在裙上的第五個孩子，這孩子現出孱弱、蒼白、多病的樣子，無疑的他是需要最大的照顧的；但因此他便成了最被鍾愛的末子了。

詹勒斯達斯坐在一隻沒有火的大壁爐角上，爐框上面有着一座懷裏抱着幼兒耶穌的，彩色石膏製的聖母像。崇高的招牌啊！泥土在這屋裏當作了地板。日子一久，簡陋地築過的土地便變得高低不平了，並且雖是掃得清潔，卻大部分有着橙皮的胼胝。壁爐裏面掛着一隻滿滿的盛了鹽的木鞋，一隻煎油的爐子，一隻大鍋。屋子的頂裏面，被一張有着圓柱和彫花頂邊的床鋪佔滿了。此外，

這裏那裏，一些由幾根棒子插在一面簡單的山毛櫸的木板裏作成的三只脚的櫈子，一隻麪包箱，一隻掬水用的大木瓢，一隻提桶和一些盛牛乳用的陶器，一架紡車擱在麪包箱上，幾隻瀝乾乳酪用的篩子，幾面黑色的牆壁，一張被虫蛀過的有着透光的氣窗的門；這便是這貧窮的住所裏所有的裝飾和傢具。現在，下面便是那用鞭子抽着地土玩的，並不會想到有一齣戲會在那裏開演的軍官親自參加着的戲劇。當那老女人領着頭上生着癩瘡的愛子隱入一張通往搾乳場的門裏時，四個孩子，把軍人加以充分檢查之後，便開始把豬丟開一邊。因為這慣於和他們一塊玩耍的畜生，跑到門口來了；孩子們把牠那樣猛烈地蹴踏着，並以那樣特殊的手法打着牠的嘴巴，使得牠不得不連忙逃了開去。敵人退出以後，孩子們便攻擊着一張門，門上的插鎖抵不過他們的力氣，便從勾住它的破舊的鎖套裏脫了下來；隨後他們便奔入一間像是果物貯藏室的房子，而對這場面感着興趣的軍官瞧見他們立刻在啃着一些晒乾的李子。面孔像羊皮紙似的，並且穿着污穢的襤褸的老女人，恰在這時端着一鉢預備給客人吃的牛乳轉來了。

「啊！這些頑皮傢伙！」她說。

她向那些孩子身邊走去，抓著他們每一個的手臂，丟進房裏，但卻並沒奪掉他們的李乾，然後把那收藏豐富的倉庫的門細心地關上了。

「好啦，好啦，我的乖乖們，不要胡鬧啦。——如果不留心的話，他們會把那一堆李子全都吃掉的，這些貪嘴的東西！」她聽著詹勒斯達斯說。

隨後她便坐在一張櫥子上，把那頭上生著癩瘡的小孩放在兩腿中間，開始以一種女性的靈敏手腕和母親似的注意，給他洗著頭，梳著頭髮。那四個有的站着，有的倚着床鋪或麪包箱，都現得污穢，流著鼻涕，但卻健康的小偷兒，在默默地嚼著李子，但同時以一種陰險和狡滑的臉色瞧著旅人。

「這都是你的孩子嗎？」軍人問那老女人。

「那裏的話，先生，這都是育嬰堂的孩子呢。每個小孩人家每月給我三個佛郎和一斤肥皂。」

「可是，我的賢惠婦孀，他們一定要化費你兩倍以上的東西啦。」

「先生，這正是倍納西先生對我們說的話呀；可是別人既以同樣的價錢領養孩子，我們也祇好將就啦。你說沒有誰人肯養罷！我們還得費盡了力氣纔能領到呢。當我們有着多餘的牛乳哺養他們時，我們是並不化費什麼的。並且，先生，三個佛郎也是一個數目呢。除掉五斤肥皂不算，我們總共有着十五個佛郎的額外收入。在我們這帶小地方，不知要費多少氣力纔能賺到十個蘇（註一一）一天呢。」

「然則你自己有些田地嗎？」少校問。

「沒有，先生。當亡夫還在時，我們有點田地的，可是自從他死了以後，我是那樣不幸，終於被迫把田賣掉了。」

「那麼，」詹勒斯達斯接着說，「你靠着這以兩個蘇一天來哺養，洗濯，教育小孩的職業，怎能不在年終欠下債款呢？」

「可是，」她接着說，一面始終給那生着癩瘡的小孩梳着頭髮，「我們到聖西爾維斯特（註一二）（註一二）Don是佛郎的二十分之一。」

時是一定要負債的，親愛的先生。有什麼辦法呢？上帝命定如此。我有兩頭牝牛。再則我的女兒和我，我們在收穫的時期去拾落穗，冬天我們便到樹林裏面去檢柴；末了，我們還在晚上紡紗。啊！真的，希望不要老是有着去年那樣的冬天纔好。我欠了磨坊掌櫃七十五佛郎的粉錢。幸而那磨坊是倍納西先生開的。提到倍納西先生，這可是一個窮人的朋友啦！他從來沒有討過別人的欠款，他不會從我們身上開始的。並且我們的牝牛有了一匹小牛，這究竟也可以替我們清掉一點債務。」

四個孤兒——他們所有的人類的保護都包含在這老年農婦的愛情裏面——這時吃完了他們的李子。他們利用他們的母親一面瞧着軍官一面和他談話的機會，集成一個緊緊的縱隊，以便再把那將他們和一大堆李子隔開着的門的插鎖撞下。他們不是像衝鋒的法國兵士一樣去撞那門，他們是被一種天真而又猛烈的食慾鼓動着，靜靜的像德國兵一樣前進的。

「啊！這些小怪物。你們還不給我停住嗎？」

老女人立起身，抓着四個裏面最強的一個，在他的屁股上輕輕地打了一下，把他丟在外面；他

一點也不哭，其餘的三個都嚇呆了。

「他們真累你淘氣啦。」

「啊！不的，先生，但他們聞着我的李子香，這些小乖寶。如果我有一刻功夫不去管他們，他們便會把肚子脹破的。」

「你愛他們嗎？」

聽着這句問話，老女人擡起頭，以一種溫和的嘲笑的神氣瞧着那軍人，回答道：

「那還待說！我已經送回過三個了，」她歎息着補說道，「我祇能，把他們帶到六歲。」

「可是你自己的孩子在那兒呢？」

「已經死了。」

「那麼你有多少年紀了呢？」爲着消滅上一個問題所引起的效果，詹勒斯達斯又這麼問道。
「三十八歲，先生。到下一個聖詹恩節，我的丈夫去世便有兩週年了。」

她給小小的病孩把衣裳穿好了，那孩子彷彿用了一種蒼白而又溫柔的眼光向她表示感謝。

「怎樣犧牲和勤勞的生活啊！」騎兵軍官想道。

在這可與誕生耶穌·基督的畜棚媲美的屋頂下，快快活活地並且沒有驕傲地完成着母親的最難的義務。怎樣偉大的被埋在最深的遺忘裏的心啊！怎樣的豪富而又怎樣的貧困啊！兵士們是比其餘的人更能懂得在外表卑下的崇高裏，在覆着襤褸的福音中，鑑別其壯麗之點的。別的地方有着聖書，有着敘述詳細的，刺繡的，彫花的，用波紋絹，木理綢，緞子等等包藏着的原文；但這兒卻確實有着聖書的精神。瞧着這像耶穌·基督做人一樣做着母親的女人，瞧着這拾着落穗，痛苦着，爲着孤兒們負債起來，而沈溺於自己的誤謬的算計，不願承認自己在爲着那些小孩虧累的女人，我們是不能不相信上天的某種宗教的意旨的。看到這女人，我們是必需承認在地上的善人與天上的神祇之間是有着某種一致性的，因此，詹勒斯達斯少校一面搖着頭一面凝視着這女人。

「倍納西先生是一個好醫生嗎？」他終於問道。

「我不知道，親愛的先生，可是他什麼也不要地給窮人把病治好。」

「看來，」他自言自語地接着說，「這人的確是一個漢子呢。」

「啊！是呀，先生，並且是一個正直的漢子呢！因此這一帶地方的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在早晚的禱告裏念着他的名字的！」

「這是給你的，嬌嬌，」軍人遞給她幾個散錢說。「這是給小孩們的，」他加上一個「愛舉」

(註一三)說——「這裏離倍納西先生家還有很遠嗎？」當他騎上了馬時問道。

「啊！沒有好遠的，親愛的先生，最多不過一里路罷了。」

少校動身走了，他相信還要走兩里路纔會到的。然而他不久便隔着幾株樹木看到最先出現的一堆房子，隨後終於瞧見集合在一個鐘樓四周的鎮上的屋頂。這鐘樓成爲圓錐形高聳起來，上面所蓋的石版，都在木架的角上由一些在太陽底下閃光着的白鐵皮托住。這種引起特殊印象的屋頂材料，使人知道這兒是和流行那類材料的沙瓦相近了。在這地方，那兩山之間的盆地擴展起來了。好幾座幽雅地位置在小小的平原上，或沿着奔流建築的房子，使得這一帶耕種得很好的，四周被高山衛護着，看不到出路的地方熱鬧起來。正午時候，在和這位置在山腰上的市鎮相距幾步

(註一三) Don 法國舊幣名，約值三佛郎。

遠的地方，詹勒斯達斯在一條種着榆樹的馬路上，在一羣小孩前面，把馬帶住了，他向他們打聽倍納西先生的房子。小孩們起始互相瞧看着，用着他們觀察一切初次呈到他們眼底的東西的容顏，審視着旅人；他們有着那樣多的不同的相貌，那樣多的好奇心，那樣多的差異的思想。隨後那一羣裏最大膽，最會笑人的孩子，一個眼睛活潑，赤腳並且染着污泥的小子，照着孩童的習慣，對他重複說道：

「倍納西先生的房子嗎，先生？」

於是他補說道：

「我領你去罷。」

他在馬前走着；這一半是由於一種小孩子的慫恿，或是服從着在那樣的年齡支配着靈肉的不可抗的動作的需要，一半卻是由於要得到一種陪伴外鄉人的威勢。軍官跟着他通過了鎮上主要的街道，一條有着許多小石的，彎彎曲曲的，兩旁立着一些全憑業主的意思建造的房屋的街道。那裏一隻窻伸在公道的中央，這裏一座尖形的屋影把它的側面和橫木的一部分突出街心，末了

還有一條由山上來的小溪，分作幾道細流從街上穿過。詹勒斯達斯瞧見好些蓋着黑板的屋頂，蓋着茅草的更多，也有幾個蓋着瓦的，蓋着石版的則僅祇七八個，無疑的那是司祭，治安推事，和當地幾個資產家的房子。這便是一個再前便不會更有土地的，看來像是前後沒有牽掛的村落的狀態；村裏的居民似乎在社會的活動以外，組成了同一個家族，他們僅祇由收稅員或一些不可見的分枝和社會連繫着。當詹勒斯達斯更向前走了幾步時，他看見山上面有着一條俯瞰着村落的大街。無疑的這裏有着一個老鎮和一個新鎮。真的，站在少校把馬的脚步放慢了的地方，遠遠瞧去，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一些造得很好的，嶄新的屋頂使舊村現得熱鬧起來的房子。在這些被一條種有小樹的馬路圍繞着的新的住宅裏面，可以聽到正在工作的勞動者的特殊的歌聲，幾個工場的輕微的嘈雜，鏗刀的鈍音，鐵錘的聲響，好幾種工業的混亂的喧聲。他注意到家用煙囪的細微的煙縷，和車匠，鎖匠，蹄鐵匠等的冶鐵爐的濃密的煤煙。末了，走到他的嚮導把他引去的村落的盡頭時，詹勒斯達斯瞧見一些散亂的農莊，一些耕得很好的田地，一些種植得法的園場，並且好像消失在一片廣闊的地裝裏的布里（註一四）的小小的一角一樣，初初看去，他是不會想到市鎮和包圍這帶地方

的羣山之間有着這一個地方存在的。

不一會，小孩便站住了。

「那便是他家裏的門，」他說道。

軍人跳下馬，把馬轡挽在手臂上；隨後，以爲小孩的這番辛苦是應當得到報酬的，便從衣袋裏摸出幾個銅子遞給小孩。小孩帶着一副驚詫的樣子把錢接了，將眼睛睜得大大的，也不道謝，卻站在那裏瞧着。

「這地方的文明是不很進步的，但對於勞動的信仰卻非常強烈，乞食一類的事還不曾傳入這兒，」詹勒斯達斯想道。

軍人的與其說是感着興趣不如說是抱着好奇心的嚮導，靠在一條半身高度的，用來圍繞茅屋的庭院的牆上。這牆在門的方柱的兩邊，裝有微黑的木柵。下部很厚，並且以前塗成過灰色的大門，上面是一列黃色的，削成矛槍的柵欄。這類已經褪色了的裝飾，在每一扇門的上端描出一個新月

(註一四) Brie 是巴黎東面的一個小地方。

形，而當關上了門的時候，便併合起來，形成一個巨大的松球。這被虫蛀過，被蘚苔的絨毛加上了斑點的大門，幾乎給太陽和雨水的輪流的作用毀壞了。露出幾根自然生長出來的蘆蒼和苧蔴的方柱，隱藏着兩株種在院子裏的沒有刺的豆球花的莖幹，那綠色的豆球花簇，像粉撲一樣聳立着。這大門的形狀暴露着屋主人的一種疏忽，而這種疏忽彷彿不合於軍人的口味似的，他像一個不得不拋棄某種幻想的人一樣把兩眉繃了起來。我們是慣於依據自己去評斷別人的，並且，如果我們樂於饒恕別人有着和我們同樣的缺點，我們卻因為他們沒有和我們一樣的長處而加以嚴厲的譴責。少佐既希望倍納西先生是一個小心或有秩序的人，當然，他那房子的門是顯示了他對於產業的極端的漠視。一個像詹勒斯達斯一樣熱愛家庭經濟的軍人，自然要很快地由大門推斷到那不相識者的生活和性格了：這是雖然賦性謹慎的他所絕對免不了的事。門是半開着的，另一個疏忽啦！依照這種鄉下的信賴，軍官毫不客氣地走進了院子，把他的馬繫在木柵的棒條上，當他正在結着絡頭時，廐舍裏發出了一聲馬嘶，使得馬和騎士都不知不覺地把眼睛向那面轉去；一個年老的僕人把廐舍的門開了，伸出他那戴着一頂恰和人家用來標榜「自由」的弗里吉帽（註一五）一

樣的，這地方流行的一種紅色羊毛帽的頭來。廐舍裏既有着飼養好幾匹馬的地方，這和善的僕人在問過詹勒斯達斯是不是來看倍納西先生的以後，便一面對他提議把他的馬養在廐舍裏面，一面用着一種溫柔和讚歎的表情瞧着那非常雄駿的畜生。少佐跟在他的馬後，看他所去的地方情形怎樣。廐舍是乾乾淨淨的，裏面有着很多的稻草，並且倍納西先生的兩匹馬都有着這種能够使人的一切馬裏認出那是司祭的馬的幸福的樣子。一個由房屋裏面跑到二門臺階上的女僕，像是在公然等待着旅人的詢問一樣，可是旅人已經由廐舍的僕人那兒知道倍納西先生不在家裏。

「我們的主人到磨坊去了，」他說道。「如果你願意到那裏去會他的話，你祇須循着這通往牧場的小路走去就行，磨坊就在小路的盡頭。」

與其毫不確定地等着倍納西轉來，詹勒斯達斯是寧願去看看這地方的景緻的，於是他上了往磨坊的路。當他走過市鎮劃在山腰上的凸凹的路線時，他便瞧到盆地，磨坊，和一片從來沒有見

(註一五) Bonnet Phrygien 是一種和古代弗里吉人 (Phrygiens) 所戴的帽子相似的紅帽，一七九三年法國

第一共和政府成立時，曾用作「自由」的標識。

到的美麗的風景。

被山麓阻住了的溪流，形成一個小小的湖，湖上聳立着一層一層的山峯，這些山峯都以光的不同的顏色，或堆滿了黑樞的山脊的有着強弱之殊的明顯，使人猜出它們包藏着無數的豁壑。在急流投入小湖的地方造成不久的磨坊，具有一種介在幾株水生的樹木的梢頭，躲在水裏的孤獨的房子的風韻。在小溪的彼岸，在一個峯巔正被落日的紅光微弱地照明着的山嶺的腳下，詹勒斯達斯窺見十二三個被人拋棄了的，沒有窗也沒有門的茅屋；它們的壞了的屋頂顯出一些頗大的窟窿，周圍的土地成了好好地耕作過並且播種了的田疇；改成了牧場的它們以前的庭院，是被用着在利莫贊（註一六）一樣的巧妙的灌溉法澆灌着的。少校機械地停立下來，瞻望着這村落的殘骸。

爲什麼人們對於一切敗井頽垣不能不發生深刻的感動呢？爲什麼連最不足道的廢墟也能使人如此呢？無疑的，這是因爲一切廢墟在人們眼中都是一幅災禍的圖畫，災禍的輕重，那是人人感覺不同的。墓場使人連想到死，被拋下的村落則使人連想到生活的辛勞；死是預料到的不幸，生

（註一六）Limousin 是法國舊省名。

活的辛勞卻是無窮。無窮豈不是大憂的祕鑰嗎？軍官走到了磨坊的石子路上，還沒有能够想出這村落被人拋棄的原因。他向一個坐在門口的麥粉袋上的青年磨夫詢問倍納西先生在那裏。

「倍納西先生到那兒去了，」磨夫指着頹敗的茅屋之一說。

「那村子被火燒過嗎？」少校說。

「沒有，先生。」

「那麼它爲什麼現出這個樣子呢？」詹勒斯達斯問道。

「啊！爲什麼？」磨夫一面聳着肩回答，一面向自己屋裏走去，「倍納西先生會告訴你的。」

軍官越過一道架在奔流上面的，用大石作成的橋梁，一會兒便走到了磨夫所指的房子。這住宅的茅草屋頂還算完好，雖然蓋着蘚苔，但沒有窟窿，並且門窗也像還沒有壞。走進屋裏時，詹勒斯達斯看見壁爐裏面燃着有火，壁爐角上有一個老太婆跪在一個坐在椅上的病人前面，還有一個漢子立在那兒，把臉向着火爐。這房子的內部構成唯一的一間被一隻掛着布的惡劣的天窗照亮的房間。地是拔緊的泥地，一張椅子，一張桌子和一隻粗陋的床鋪，成了這裏所有的傢具。少校從

來沒有見過這樣簡單和這樣精光的地方，即使在農人的小屋和獸穴相似的俄羅斯也沒有見過。這兒沒有一樣證明生活的東西，甚至連預備最粗野的食品的必要器具也完全沒有。你會說這是一個沒有食鉢的狗窩。如果沒有那粗陋的床鋪和病人的僅有的衣着，一件掛在一隻釘上的粗布外套和一雙塞着草的木鞋時，這茅屋便會現得和其他的茅屋一樣沒有人居。那跪着的女人，一個年紀很老的農婦，盡力使得病人的兩腳留在一隻盛滿湯水的桶裏。當聽到一種在聽慣了單調的足音的鄉下人的耳裏現得異樣的帶着刺馬距的步聲時，那漢子向詹勒斯達斯這面轉過身來，同時露出一種和那老婦人共有的驚異的表情。

「我用不着問你是不是倍納西先生，」軍人說，「雖是陌生人，但因為急於想要看到你，你會原諒我不在你府上等着，卻跑到你的戰場上來找你。請你不用忙，請你照舊做你的事情。等你做完了，我會把我奉訪的目的告訴你的。」

詹勒斯達斯半坐在桌邊上，沈默不響了。爐火在茅屋裏散佈一種比被山峯阻斷的，從來不能照進谷中這一部分地方的太陽的光線更加強烈的亮光。軍人在這發出一種閃亮的光輝的，由有

樹脂的樅枝燒成的火光底下，瞧着那漢子的臉孔，一種祕密的好奇心逼着他去探索他，研究他，完滿地認識他。這區裏的醫生倍納西先生，交叉着兩腕，冷靜地聽了詹勒斯達斯的話，對他回了禮後，便轉身朝着病人，卻沒有想到自己成了那軍人的如此嚴格審視的目標。

倍納西是一個身材平常，但肩膀和胸脯都很寬大的漢子。一件綠色的，寬大的，一直扣到齊頸根的禮服，使得軍官不能把捉這人或其容貌的那麼具有特徵的細微處所；可是影子和靜止的身體，使得這時被火焰的反射很強地照亮着的臉孔顯明起來。這漢子有着一副和半人半羊的神一樣的容貌；同樣微作弓形的額，但卻充滿了全都多少有點什麼意味的突角；同樣向上翹起的鼻子，在末端聰明地分裂起來；同樣凸出的顴骨。口是屈曲的，嘴唇是厚而紅的。下巴急遽地翹了起來。褐色的眸子，和珍珠色的閃光的眼白，一同形成一種活潑的注視的眼睛，流露出已經緩和了的情熱。以前黑色而現在灰色的頭髮，臉上的深刻的皺紋和已經白了的粗大的眉毛，成了球狀並且現出紋路的鼻子，黃的而又間着紅斑的臉色，這一切都顯出他有了五十歲的年紀和他的職業的艱苦的工作。軍官祇沒有能夠猜測出這時戴着一頂烏打帽的頭的能力；可是，這頭雖然被帽子蓋住了，

他卻覺得它是一隻如諺語所說的「頑固的頭」(tête carrée) 因為曾經和拿破崙所採用的剛毅的人們往來過，慣於辨識當作大事的人的相貌的詹勒斯達斯，在這埋沒了的人身上猜到了某種神祕，他一面瞧着這特殊的臉孔一面在心裏想道：

「由於怎樣的命運，這人竟老是做着鄉下醫生呢？」

他把這雖和其餘的人類的臉孔相似，但卻露出一種和外面的粗俗不調和的祕密生命的容貌，認真地加以觀察之後，不能不分擔着醫生給與病人的注意，而一見到病人，他剛纔的一番思考便完全改變了。

雖然在他的軍人生活裏有着無數奇怪的光景，但這老騎士瞧到一張從來不曾閃露過思想的臉孔，那痛苦像在一個還不知道說話而又已經不能叫喊的小孩的臉上一樣現得天真而又沈默的鉛色的臉孔，總而言之，那屬於一個垂死的老年的癡呆症患者(註一七)的純然和獸類相似的臉孔時，卻不禁感到一種伴着恐怖和驚異之情。癡呆症患者是騎兵中隊長至今還不曾見到過的

(註一七) *Orstein* 瑞士西爾普山一帶散布最廣。

唯一的人類的異種。瞧到這皮膚成爲一個大圓璧的額角，和煮過的魚的眼睛相似的兩眼，蓋着營養不足的短髮的頭，完全衰弱了且缺少感覺機能的頭，誰能不像詹勒斯達斯一樣，對於一個既沒有獸的風致也沒有人的優點的生物，對於一個從來不會有過理性與本能，從來沒有聽到過任何一種言語的生物，感到一種無心的厭惡之感呢？看着這可憐的東西達到一種絕不是生活的生涯的盡頭時，似乎難於對他發生惋惜之念的；然而，老女人卻帶着一種動人的懸慮注視着他，並用着對於自己的丈夫一樣的愛情把手攔在他那沒有被滾水浸到的腿的一部分。倍納西也在把這死臉和沒有光的眼睛加以研究之後，跑去輕輕地拿着那癡呆症患者的手，並給他把脈。

「洗浴也沒有用處了，」他搖頭說，「將他睡下罷。」

他親自抱起這肉塊，把它搬到那粗陋的牀上，——無疑的，剛纔也是他把它從那兒抱出來的，——將它細心地攤在那上面，同時用着一個母親對於自己的孩子所能有的注意，給它把手和頭放好，把幾乎已經冷了的腿子拉直。

「一切都完了，他快死了，」倍納西站在牀邊補說道。

把兩手攔在腰上的老女人，一面瞧着這臨終的人，一面落着眼淚。連詹勒斯達斯也靜默着不能懂得爲什麼一個那樣沒有關係的人的死會使自己這麼感動。他已經本能地分有着這類被大自然投在沒有太陽的谷中的不幸的生物使人發生的無限的憐憫。這在那些癡呆症患者所屬的家庭裏變成了宗教的迷信的情感，不是產生了基督教的最美的品德——慈悲嗎？不是產生了對於社會秩序最確實有用的信仰——未來的酬報的思想，唯一使得我們接受我們的苦楚的思想嗎？能夠享受永遠的真福的希望，幫助着這些可憐的東西的家屬及其周圍的人們，在對於一個起初不能了解，隨後又要忘卻的無生氣的生物不斷地給以崇高的保護的當兒，廣泛地行使着母親似的照顧。可佩的宗教啊！它使一種盲目的幸福的救助接近一種盲目的不幸。凡是有着癡呆症患者的地方，那裏的居民便以爲一個這樣的生物的出現，將使他的家庭得到幸福。這種信仰使得一種在都會裏面會受到養育院的管束和虛偽的博愛的嚴格制裁的生活，變得溫和起來。在有着很多癡呆症患者的伊仄爾上層盆地，他們被訓練成了牧人和畜羣一同在野外生活着。他們至少是自由的，並且享有着不幸的人所當享有的尊敬。

片刻以前，村裏的鐘在用着相等的間隔，緩緩地響着，告訴一班善男信女，他們中的一個將要死去。這種宗教的思想，經過空中的旅行，到達這茅屋時，已經現得衰弱了，它在這兒散佈着一種溫和的憂鬱。許多足音在路上響着，使你知道有一羣人快要到來，但卻是沈默的一羣。隨後教堂裏的歌聲突然響了起來，使得那些最不信神的人也不能不被這種聽來黯然的和音所感動，發生混亂的思想。教會來救那毫不認識它的人了。司祭出現了，前面有一個合唱隊的孩子拿着十字架，後面隨着捧了聖水盤的堂守，還有約莫五十個女人，老頭子，小孩，都跟來預備把他們的祈禱加入教會的祈禱裏面。醫生和軍人彼此默默相視，退在一個屋角上，把地方讓給那跪在茅屋裏裏外外的羣衆。當司祭給這從來沒有犯過罪，但基督教徒在和他告別的人舉行着那可以得到慰藉的臨終聖禮時，大部分蠻野的臉孔都真誠地被感動了。在一些被太陽曬裂了的，被露天的工作弄成褐色了的粗糙的頰上，還流有眼淚。這種由衷的同胞之感是非常簡單的。在這村裏，沒有一個人不憐憫這可憐的人，沒有一個人不供給他以每天的麪包；他不是每個小孩子身上遇見一個父親，在最愛笑人的姑娘身上得着一個母親嗎？

「他已經死了，」司祭說。

這一句話引起了最真實的驚愕。蠟燭點燃了。好幾個人都願意在死人身邊過夜。倍納西和軍人走出來了。在門口，有幾個農夫攔住了醫生，對他說道：

「啊！區長先生，如果你沒有把他救住的話，那無疑的是上帝要把他召了回去。」

「我會盡力給他醫治過，我的孩子們，」醫生回答道。——「你不會相信的，先生，」當他們和那被拋棄了的而其最後的居民剛剛死去的村落相隔幾步時，他對詹勒斯達斯說，「這些農夫所說的話，對於我是含着多少真正的慰藉。十年前，我幾乎在這現在已經荒廢的，但那時卻住着三十戶人家的村子，被人用石頭擲死了的。」

詹勒斯達斯所在臉貌和舉止上流露出一個那樣明顯的疑問，因而醫生一面走着，一面便把這樣開端的故事說給他聽了。

「先生，當我剛剛到這裏住下來的時候，我在本區的這一部分地方發見十二個癡呆症患者，」醫生回轉身把那些頹敗的房子指給軍官說，「這位置在一個沒有空氣流通的谷底，在一條由融

雪而來的急流的近旁，受不到僅祇照着山頂的太陽的好處的村落的狀況，是極適於這種可怕的疾病的傳佈的。法律並不禁止這班不幸者的肉交；他們在這裏得着一種起初受着我的非難，而隨後引起我的讚歎的迷信的保護。這迷信的勢力是我從來不曾見過，因此，癡呆症也許會從這地方擴展到整個盆地。阻止這種肉體的和精神的傳染，不是對這地方盡着一個大義務嗎？雖然這事是那樣刻不容緩，但這宗善舉是可以費掉企圖去做的人的生命的。在這裏正和在別的社會活動圈一樣，爲着完成一宗好事，必需傷着的不是人家的利益，而是人類思想最難破壞的習慣——變成了迷信的宗教思想。我什麼也不怕。我起初運動本區區長的位置，我獲得了；隨後在得着知事的口頭承認以後，我便出錢叫人在晚間把這類不幸者中的幾個搬到沙瓦的沃格柏爾地方。那邊有着很多的癡呆症患者，並且他們在那邊可以得到很好的醫治。當這樁人道的行爲被人知道了時，我便立刻成了全部居民憎惡的對象。司祭作着攻擊我的演說。雖然我盡力對鎮上頭腦明白的人解說放逐這些癡呆症患者一事是怎樣重要，雖然我給本地的病人以純義務的診視，人家卻從樹林角上對我開了一鎗。我去謁見格勒諾布爾的主教，請他撤換司祭。主教總算相當和善，允許我選擇

一個能够贊助我的工作，的牧師，我幸好遇着一個像是從天上落下來的人物。我繼續着我的事業。在開導過人們的頭腦以後，我又在晚上運走了六個癡呆症患者。在這第二次的試驗，我有着幾個債務人和區參事會的參事作我的辯護者，我拿供養這班可憐的癡呆症患者的用費是怎樣昂貴，把被他們無理佔有着的而使公家受損的土地收歸鎮有之後是怎樣有利可圖等等的話去引起他們的貪慾。我得了閩人們的贊成；可是窮苦的人們，老太婆，小孩子和幾個頭腦頑固的東西卻仍舊反對我。不幸的是我最後一次的放逐沒有做得完全。你剛纔看到的這個患者不會轉回家裏，他毫沒有被人捕到，於是第二天，這唯一的癡呆症患者仍舊在那住有幾戶人家的村裏出現了。那些人家的人，雖然差不多全是傻瓜，卻至少還不是癡呆症患者。我要完成我的工作，於是白天穿了禮服，預備去把這不幸者從他的家裏奪來。剛剛出門，我的計劃便被人家知道了，癡呆症患者的朋友搶先趕去了，於是在他那茅屋前面發見一大堆女人，孩子和老頭兒，他們都用罵詈和石子接待我。在這種混亂的環境裏，我也許會成爲支配着羣衆的真的狂熱的犧牲，被那些給叫喊和騷亂的情感激動着的人們打死的，但我當時卻被這癡呆症患者所救了。這可憐的東西從他的小屋裏走

將出來。發出一種叱鷄似的啼聲，顯得像是這班狂信者的最高的領袖一樣。他一出現，人們的叫聲便停止了。我想提出一種和解，我利用着那非常湊巧地突然蒞臨的靜默將這意思陳述出來了。我的贊成者是一定不敢在這樣的情勢底下支持我的，他們的幫助祇能是被動的。這班迷信的人將注全力於他們的最後的偶像的保存，我覺得要給他們把這偶像除去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應允讓這癡呆症患者留在他的家裏，不過那交換條件是：任何人都不能接近他，並且這村裏所有的人家都得遷居溪那面的鎮上，遷居我擔任給他們建築的，附有土地的，而其代價稍後可由公家歸還我的新房子裏。得啦，親愛的先生，這宗交易對於村裏的居民雖是有利，我卻化了半年功夫纔得克服執行它時所遭的抵抗。鄉下人對於他們的破屋的情愛，是一宗不能解說的事實。一個農夫的茅屋雖是那樣不合衛生，但那農夫對於它的執着，比一個銀行家執着於他的第宅還要厲害多了。爲什麼緣故呢？我不知道。也許情感的力量是與其稀少相應的。也許少憑思想生活的人多憑東西生活，並且他所有的東西越少，便無疑的愛得越兇。也許在這事上，農夫是和囚徒一樣的……他毫不浪費他的靈魂的力量，他把那力量集中在唯一的一個念頭上面，於是達到一種情感的大力。請你

原諒一個很少交換思想的人的這番省察罷。並且先生，請你不要以為我是非常耽於空想的人。在這邊，一切都當是經驗與行動。唉！這班可憐的人，越是缺少思想，便越是難於使得他們了解他們的真正的利益。因此，我忍受着我的事業的一切瑣碎。他們裏面的每一個人都對我說着同樣的事情，那充滿思慮的，難以回答的事情之一：『啊！先生，你的房子還沒有建築啦！——』『得啦！』我回答他們道，『請你應許我，等它們造好時，便立刻搬去住啦。』幸而先生，我曾使得聳立在這現在被拋棄了的村落後面的山，全部成爲鎮有。山上的樹木的價值足夠支付土地和應許給村人的房子的代價，於是那些房子造起來了。當單是一個這類執拗的家庭住到那裏去了時，其餘的便不久都跟着搬去了。從這交換得來的幸福是太明顯了，使得那些最迷信地執着於他們那沒有太陽，即是說沒有靈魂的村落的人們，也都看得出來。這宗事情的結果，被參事院認定了的公共財產的獲得，使我在這區裏得着很大的勢力。可是，先生，這事費了多少的心力啊！』醫生停住腳，舉起一隻手，隨後又由於一個充滿雄辯的動作把它放落下來說：『祇有我一人認識鎮與什麼也不會出來的縣廳間的距離，和縣廳與什麼也不能進去的參事院間的距離……』他接着說：『好啦，且不去傷害

那些地上的權力罷，它們對我的囉唆的行爲讓步了，這就已經了不得。如果你知道一個不經意的簽字所能產生的幸福啊……」先生，在我試着創辦這樣偉大卻又細小的事情，而竟辦成了後的兩年，所有我這境內的貧苦的家庭，都至少有了兩條放在山上吃草的母牛；於是我不再等待參事院的許可，便在那山上開掘了一些和瑞士沃威涅、利莫贊等處一樣的橫行的溝渠。鎮上的人們十分驚異地看到那兒生出了良好的草地。並且因爲有着優良的牧場，大家得到了更多的牛乳。這收穫的影響是極大的。每個人都模倣着我的灌溉法。草地、家畜，一切出產都增加起來了。從這時起，我便可以放膽着手去改良這一角還不曾開墾的土地，並教化至今還沒有知識的居民。得啦，先生，我們這些孤寂的人們我們是極喜說話的：如果有誰對我們提出一個問題，他便永遠不會知道那答案要到什麼地方纔會完結；當我來到這盆地時，人口祇有七百；現在呢，卻有兩千了。關於最後一個癡呆症患者的事情，使我得着所有的人的尊敬。因爲我始終對於自己所治的人顯得寬仁而又嚴厲，我成了這一區的權威者。我做着一切事情以便值得人家的信任，而不去要求信任，或現出希望得到信任的樣子。我祇努力憑着自己知道用來履行一切契約，甚至最不相干的契約的宗教心使

得所有的人對我發生最大的尊敬。自從應允看護你剛纔瞧見死去的那可憐的東西以來，我便把他照顧得比他以前的保護人還好。他像村裏的繖子一樣被養育着，服事着。後來，居民終於懂得我逆着他們的意思給他們所盡的力了。然而，他們還保留着以前的迷信的一點殘餘；這事我是毫不責怪他們的，他們對於癡呆症患者的鍾愛不是常常成了我勸告聰明人幫助不幸者的引證嗎？——可是我們已經到了，」倍納西停了一停，當他瞧見他的屋頂時說。

毫不期待聽他的話的人說出一句讚語或是謝辭，他在敘述着他的行政生涯中的一個插曲時，像是對這支配着與世相違的人的天真的傾吐心曲的需要讓步了一樣。

「先生，」少佐說道，「我大膽把我的牲口放在你的廐舍裏了，當你知道了我的旅行目的時，你一定肯原諒我的。」

「啊！是什麼目的呢？」倍納西現出離去一種專念並記起他的同伴是一個陌生人的樣子問道。

由於他那坦率和易感的性格，他把詹勒斯達斯當作一個熟人一樣接待了。

「先生，」軍人回答，「我聽到人家說起格勒諾布爾的格納維耶先生，在你這裏住過的格納維耶先生的幾乎可以說是奇蹟的痊癒。我是抱着得到同樣看顧的希望來的，雖然並沒有和他一樣引起你的好意的資格；但是，我也許能值得你的好意呢！我是一個被以前的創傷弄得不寧的老兵，你最少也要八天功夫纔能看出我的病狀，因為我的痛苦是祇間或發一發的，並且……」

「行啦，先生，」倍納西打斷他的話說，「格納維耶先生的房間是一直空着的，請進去罷……」

他們走進了房子，當時醫生把門推得很猛，詹勒斯達斯以為這是因為他高興得着一個寄寓者的緣故。

「哲各特，」倍納西叫道，「這位先生要在這裏用晚餐呢。」

「可是，先生，」軍人提出異議道，「讓我們先把價錢講定好嗎……？」

「什麼東西的價錢呢？」醫生說。

「膳宿的價錢。你不能够養着我和我的馬而不……」

「如果你富足的話，」倍納西回答，「隨你付錢好了；如果不然，我是什麼也不要的。」

「什麼也不要，」詹勒斯達斯說，「那在我看來是太貴了。可是不管富足不富足，每天十佛郎，你的醫費在外，這數目使你高興嗎？」

「再沒有什麼像接受任何一筆數目作為招待客人的快樂的代價一樣使我不高興的了。」
醫生皺着眉毛說。『至於我的看顧，那祇在你使我歡喜時纔能得到。有錢的人們不能買去我的時間，我的時間是屬於這谷裏的人們的。我既不要名，也不要利，也不要我的病人的褒揚或感謝。你給我的錢會付給格勒諾布爾的藥劑師們，作為本區窮人們的不能缺少的藥費。』

誰聽到了這番粗暴地說出的，但卻並不使人難堪的話語，定會和詹勒斯達斯一樣暗暗想道：「這真是一個好脾氣的人啦。」

「先生，」軍人帶着他那種慣有的固執回答道，「那麼我給你每天十佛郎，你可以隨你的意思去用。這事講妥了，我們便可以相處得好些。」他拿了醫生的手，用着一種動人的誠意緊握着補說道：「雖然我付給你十佛郎一天，但你往後可以瞧出我並不是一個不講交情的人啊。」

經過在倍納西身上看不出絲毫想要顯出寬大或慈善家的意思的這番爭端以後，那位自稱病人的人便走進了他的醫生的住宅。這兒一切都和門的破損以及主人的衣服相稱。極微的物事都在這裏證明主人對於凡不是主要有用的東西的絕端的忽略。倍納西引着詹勒斯達斯由廚房經過，這是通往餐室去的最近的路。這廚房雖是像一個客棧的廚房一樣被煙燻黑了，但卻具備着頗多的碗具。這項華麗的陳設是以前做過司祭的女僕的，那說着「我們」並以最高的權力管着醫生的家務的哲各特的業績。壁爐的框上攔有一隻擦得很亮的懷爐，這也許是哲各特歡喜在冬天睡得暖和，拿它間接給她的主人——據她說來他是什麼也想不到的——烘被用的。但倍納西之所以用她，卻是因為她具有在旁的人定會認為不能忍受的缺點的地方。哲各特要在家裏統治一切，而醫生便正希望找到一個在他家裏統治一切的女人。哲各特買進，賣出，修理，改換，陳列，搬動，理好，弄亂，一切都隨她高興；她的主人從來不對她說出半句責言。因此哲各特專斷地管理着院子，廐舍，僕人廚房，住宅，花園和主人。由於她的權力，更換被單襯衣，漂洗東西並儲備食物。她決定着豬的收養與屠宰，叱責着園丁，選定午晚兩餐的菜肴，由地窖昇到閣樓，由閣樓降到地窖，儘她的興在

那裏掃來掃去，而尋不到一點抵抗她的東西。倍納西祇要求着兩種事情：在六點鐘晚餐，和每月祇能用費一定的數目。一個駕御一切的女人是一直歌唱着的；因此哲各特笑着，上下樓梯時像黃鶯一樣婉轉着，當她不歌唱的時候便老是微吟着，當她不微吟的時候便老是歌唱着。生來好潔的她，把屋子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倘若她有着別樣的趣味時，倍納西先生一定非常不幸的，據她說，因為這可憐的人是那樣不留意，人家簡直可以使他把白菜當作竹鷄吃的。如果沒有她的話，他一定常常把他的襯衫穿上八天還不洗換的。可是哲各特是一個不知道疲倦的襯衣被單的折疊家，天生的傢具的摩擦人，一種完全屬於宗教家的清潔，最細心，最有光澤，最優雅的清潔的愛好者。塵埃的敵人的她，不斷地掃除着，洗着，漂白着。大門的形狀使她感着強烈的苦痛。十年以來，每月初一，她總叫她的主人應允把這張大門弄新，把房子的牆壁洗淨，並將一切都弄得漂漂亮亮，而主人卻始終沒有履行他的諾言。因此，當她歎惜着倍納西的絕端的疏略時，她很少不說出這用來收束她的主人的切讚語的誓言：

「人家並不能夠說他愚蠢，因為他幾乎曾在我們這裏幹了一些奇蹟；可是有時他卻仍舊愚

蠢，愚蠢到和小孩子一樣，什麼都要弄好送在他的手裏！

哲各特歡喜那座房子，就像是她自己的東西一樣。其實，她既在那裏住了二十二年，她也許有這種幻想的權利罷？倍納西初來這兒時，這座房子因為司祭死了，正在出賣，他便把一切都買下了，牆壁和土地，傢具，碗碟，葡萄酒，鷄，有着花紋的舊掛鐘，馬和女僕，什麼都包括在內。女廚師的典型的哲各特，有着肥大的腰肢，永遠穿着一件褐色的，有着紅豌豆似的花紋的棉布衣裳，用繩子繫着，縛得緊緊的，使人覺得祇要她稍微動一動，那衣裳便會索索作響一樣。她戴着一頂有縐的圓帽，她那灰白的，有着兩重下巴的臉孔，在帽子底下顯得比她本人更白。矮小，敏活，有着輕捷和肥厚的手的哲各特，說話的聲音很高，並且不斷地說着。如果她沈默一會兒，並拿着她的圍裙的角，折成三角形再舉起來時，這動作是告訴人家她要對於主人或僕人作一番悠長的諫言。在這王國所有的女廚師裏面，哲各特的確是最幸福的。爲了使得她的幸福像塵世所能有的幸福一樣完全起見，她的虛榮心不絕地得着滿足，全鎮把她當作位置在區長和地保間的一種權力。

走進廚房時，市長沒有看到一個人。

「他們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說——「請你原諒我把你引來這裏罷。」他轉身對詹勒斯達斯說：「客人本當由花園進來的，可是我是那樣缺少接待賓朋的習慣，以至……」——哲各特！

一個女人的聲音從房子的內部回答着這幾乎是粗暴地叫出來的名字。過了一會，哲各特取了攻勢，也在叫着那急忙跑入餐室的倍納西。

「好啦，你畢竟回來啦，先生！」她說，「你永遠祇會來這一手。你老是約着一些客人來晚餐，而不預先通知我，你以為祇要叫着「哲各特」便什麼都弄好了。你不會在廚房裏款待這位先生罷？難道不要打開客廳，並把那裏的火爐點起來嗎？尼哥爾已在那邊，並且會把一切弄好的。現在，請你領着你的客人到花園裏去散步一下罷，這會使得他高興的，這漢子；如果他喜歡漂亮的東西時，把去世的司祭先生的紅楊籬指給他看罷；我可以在那時候預備一切，晚餐，食具和客廳。」

「好的。可是，哲各特，」倍納西接着說，「這位先生要留在這裏的。不要忘記把格納維耶先生的房間看一看，看看被單和其他一切，並且……」

「你現在不會去干與被單罷？」哲各特答說，「如果他睡在這裏，我知道替他安排一切的。兩

個月來，你連格納維耶先生的房間去都不曾去過。那兒什麼也用不着看，它和我的眼睛一樣明潔……那麼，這位先生要住在這裏嗎？」她換了一種溫和的口氣補說道。

「是啦。」

「要住很久嗎？」

「真的，我還不知道呢。可是這和你有什麼相干？」

「啊！和我有什麼相干，先生？好的，和我有什麼相干？這真問得好啦！難道不要預備食糧嗎？還有別的一切，還有……」

她不會說完那在任何別的機會會責備她的主人不該對她缺少信任的許多話語，便跟着他跑入廚房。當猜到有人要在這裏養病時，她便急着要看看詹勒斯達斯。她對他行了一個諂諛的敬禮，同時把他由頭察看到腳。軍人的面貌這時有着一種使他現得粗蠻的憂鬱和沈思的表情。女僕和主人的會談，像是使他感覺得主人的無用一樣。而這種感覺使他不無遺憾地減低了，他在歎服倍納西將這小地方從癡呆症的災禍中拯救出來的那種固執時所起的敬意。

「這古怪人兒是毫不中我的意的！」哲各特想道。

「如果你不疲倦的話，先生，」醫生對那自稱為病人的人說，「我們可在晚餐以前在園子裏兜一個圈子。」

「我很願意的，」少佐回答。

他們經過餐室，由佈置在樓梯下面的，分隔餐室和客廳的，一間前廳似的房子走入花園。這被一扇大玻璃門關着的房子和一個臺階相連；臺階是這房子朝着花園的正面的裝飾。由兩條畫成一個十字形的，兩邊種着黃楊的小道，區劃作四個相等的大方塊的這花園，是用着一列厚厚的，爲前主人所歡喜的紅楊籬結束着的。軍人坐在一條被虫蛀過的木樑上，並沒留意哲各特憑着宗教家的美食習慣，盡力照顧着的葡萄棚，靠牆種的果樹和蔬菜等等，宗教家的美食習慣是這可貴的園子的來源，但倍納西對這園子卻頗爲冷淡。

少佐離開了他們的平凡的談話，對醫生說道：

「先生，你究竟用了什麼法子使這當你初來時祇有七百人，而據你說來現在有着兩千多人

的盆地在十年裏面三倍其人口呢？」

「你是第一個對我提出這問題的人，」醫生回答。「我雖有着使這一隅之地儘量興發起來的目的，但我的忙碌的生活的牽引，不讓我有思索方法——我像托鉢僧一樣，大規模地製出一種「石子湯」(soupe au caillou)的方法——的暇晷。連我們的恩人之一的格納維耶先生，我給他治病治好了的格納維耶先生，在跟着我穿山越嶺地跑去瞧看實驗的結果時，也不會想到理論上去。」

暫時沈默了一下，倍納西這當兒着手省察起來，卻不會注意到他的客人想要窺見他的內心的那種銳利的眼光。

「你問這是怎樣做起來的嗎，親愛的先生？」他接着說，「可是這是自自然然地，並且依據着介乎我們所創立的需要和滿足這種需要的方法間的社會吸引律做起來的。一切原因都在這裏。沒有需要的人民全是貧窮的。當我剛剛定居在這鎮上時，這裏祇有一百三十個農夫的家庭，而谷裏面祇有兩百左右，與公眾的貧窮相調和的地方當局，是由一個不知道書寫的區長和一個由住

在離鎮很遠的佃農充當着的副區長；一個貧窮的，靠着俸給生活的，不能不把戶籍上的事情委給他的書記去管的治安推事，而那書記又是一個差不多不懂自己的職業的不幸者。以前的司祭活到七十歲死了，他那沒有受過教育的副司祭繼了他的位子。這些人便是這地方的知識的精華，並且治理着這地方。在這美麗的大自然中，這裏的居民卻滯留在污泥裏面，而以馬鈴薯和乳類過活。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用小籃攜往格勒諾布爾或其近處的乾酪，是他們能夠換到幾個錢的唯一的出產。比較寬裕或比較勤勉的人，種着蕎麥供給本鎮消費，有時也種燕麥和裸麥，但絕對不種小麥。本地唯一的實業家是那有着一個鋸木廠並以廉價收買木材拿去鋸解的區長。因為沒有道路，他在晴和的季節，把他的樹木一株一株地搬運着；他用一根練子，一端繫在馬路上，而另一端則用一隻鐵鈎打進木材裏面，將它們非常吃力地曳走。到格勒諾布爾去時，不論是騎馬或走路，必需經過一條位置在山上的小徑，谷裏面是不能通行的。由這裏到你來到本區時看見過的第一個村落，你來時一定走過的那漂亮的道路，那時一年四季都是一片泥濘。任何政治上的事變，任何變革都不會傳到這不能接近的，完全處於社會活動以外的地方。祇有拿破崙曾經把他的名字投入這兒；

着兩三個回家來的這地方出生的老兵，在晚上閑坐時對一班單純的居民怪誕地談着他和他的軍隊的冒險，他便在這裏成了一種信仰的對象。並且這些老兵的歸來也是一種不可解的現象。在我來到這兒以前，出去投軍的青年全部留在軍隊裏面。這事可以充分顯出這地方的窮苦而免得我再來對你描寫的得啦，先生，這便是現今在山嶺以外，有着幾個開闢得很好的，頗為幸福的並且差不多可以說是富裕的村落的這一區地方，落到我手裏時的情形。我還不會和你談到鎮上的茅屋呢，那真是一些人和畜生亂七八糟地堆在一塊的廐舍。我那時由大攝忒萊茲轉來，打從這兒經過。因為在這邊找不到客店，我便祇好睡在暫時住在這出賣的房子裏的副司祭家中。一問再問的結果，我對於這溫和的氣候，肥沃的土地，天然的出產使我驚歎着的地方的可憐的境況，得了一點浮淺的認識。先生，那時我正想從事一種痛苦使我感覺疲倦的生活以外的生活。我心裏忽然發生了上帝派給我們使我們接受不幸的那類念頭之一。我決心要像一個家庭教師教導一個小孩一樣教導這地方。請你不要對於我的善行感着滿足罷，由於我自己覺得的消遣的需要，我對這善行太感興趣了。我那時想把我剩餘的生涯用在一種崎嶇的事業上面。要介紹到這被自然造得那麼

豐富而被人類弄得那麼貧苦的地方的改革，是得整整一生應付的；而這種改革竟以其實行時的困難引動了我的心。等到我確信可以很廉的代價得着司祭的住宅和許多荒蕪不毛的土地時，我便誠心誠意獻身於鄉下外科醫生的職業。——這是一個男子願在他的家鄉去作的一切職業中的最末一種。我想成爲窮人們的朋友而不期望他們任何報酬。啊我對於鄉下人的性格，和試着改良人與物時所要遭到的障害，並沒有抱着什麼幻想。我絕沒有對於這班人做過什麼詩的美夢，我是照着他們的本質接受了他們的。這是一些既不全好，也不全壞，一種不斷的工作，禁止他們流入情感，但卻有時具有強烈的感覺的可憐的農人。總而言之，我更加明白的是：除非用着利益的打算和立即得到的幸福，我是不能在他們身上發生什麼影響的。所有的農夫都是懷疑的使徒聖托馬斯（註一八）的苗裔，他們始終需要事實來幫助言語。

「你也許會爲着我的開端發笑罷，先生。」醫生略停一停接着說。「我是用着一個裝監工場開始了這番困難事業的。這班可憐的人在格勒諾布爾購置着製造乾酪的篩子和在他們的微末

（註一八）Saint-Thomas 是十二使徒之一，以懷疑基督復活著名。

的商業上不能缺少的簸箕。我教一個聰明的青年租賃着沿溪一帶大部分被沖積土每年弄得豐饒起來的，一定會長出許多柳樹的土地。在計算過本區消費的簸箕的數量以後，我便到格勒諾布爾去訪尋一個沒有資財，但卻手藝巧妙的青年工人。當我尋到了的時候，我便應允他直到我那種柳的人能够供給他以柳條時止，我可借給他以製造上不能缺少的柳條的代價，使得他很容易地便跑來這裏住着。我並要他把他的籃子賣得比格勒諾布爾的便宜，同時卻製造得更好。他懂了我的意思。柳園和簸箕構成了一種要到四年後纔能看出結果的投機事業。這事你一定知道的，柳條要三年纔好割取。在第一期營業裏，我那織籃工人便在賺到開消之外，還有得儲蓄。他不久便娶着聖洛朗·杜·朋地方一個有幾個錢的女人。於是他造了一座空氣流通的，適於衛生的房子。這房子的地位和佈置都是照着我的意見辦的。怎樣的勝利啊！先生！我在這鎮上創立了一種實業，我給它引來了一個生產者和幾個工人。你會把我的快活看作兒戲罷……在這織籃工人剛剛成家不久的期間，我每次從他的店前走過，我的心便急劇地跳着。當我在這遮窗板油作綠色，門口有着一條長櫬，一株葡萄樹和幾束柳條的新屋裏，看到一個乾淨的，穿着齊整的女人，在一些受着一個不

多時以前還貧窮而又憔悴，現在卻現得幸福的男子的指揮，敏活地做着簸箕，全都快樂，歌唱着的工人中間，哺着一個又紅又白的肥大的小孩的乳時，我向你告白，先生，我是忍不住要走進那小店問問他們的事業，乘機使自己暫時也嘗嘗製造簸箕的樂趣，並泰然沈入一種不能形容的滿足裏面。我爲着這些人以及我自己的快樂而快樂。這第一個堅信着我的人的房子，成了我的一切希望。先生，這不就是我已經像那簸箕工人的妻子把她的第一個嬰孩抱在懷裏一樣放在我的心上的這可憐的地方的將來嗎？……我同時還有許多事要做，我觸着許多思想。我遭到一種強烈的反對。這是那被我奪了位子的，而其影響在我的影響前面消失了的，無知的區長煽動起來的。我想用他做副區長和我的善行的合作者。是啦，先生，我是想在這人的頭腦裏，在這最頑固的頭腦裏，傳佈我最初的光明。我憑着自尊心和他的利益採用了這人。在六個月裏面，我們一同用着晚餐，我使他懂得了我的改良計劃的一半。許多人會在這種必要的友誼裏面看到我的工作的最厲害的不快罷；可是這人不是一種工具，不是一種比其他一切都要可貴的工具嗎？輕蔑自己的斧頭或甚至毫不在乎地把它拋掉的人真是該死啊！並且假使我想改良地方而不敢想到改良人時，那豈不是非常

矛盾嗎？最緊急的得到幸福的方法是一條道路。如果我們得到區議會的許可，建築一條由這裏通往格勒諾布爾的良好道路，那麼我的副區長是第一個可以利用它的人；因為那時他不用化很大的費用把他的樹木打從一些惡劣的小徑拖去，而能由一條寬坦的區道，很容易地將它們運走。他可以經營一種巨大的，包括種種性質的木材的生意，並且每年不會再祇賺着可憐的六百佛郎，而會賺到一些可以使他發財的大數目。末後，這人終於被我說服了，成了我的新同志。在整個冬季，我的前任區長跑到酒店裏和他的朋友乾杯着，並且懂得對我們治下的人民證明一條良好的可以通行車子的，使得每個人都能和格勒諾布爾交易的道路，將是本地的一種富源。當區議會通過了築路的計劃時，我在知事手裏，從本縣慈善基金項下領得了一點錢，以便支付本區因為缺少車輛不能承辦的運輸費用。末了，為使這大事業迅速完成，並使那些在埋怨我不該恢復強迫勞役制的無識之徒立刻看出這事的成績起見，在我擔任區長的第一年的每個星期日，我不管人家甘願不甘願，始終領着鎮上的居民，女人，孩子或甚至老人，到山上去工作。我親自在山上良好的地面，劃下那由我們的村子通往格勒諾布爾的大道。許多建築材料非常可慶地堆在路基的兩旁。這長久

的事業需要我許多耐性。有時候，一部分不懂得法律的人，拒絕徵役；有時候另一部分缺少麪包的人，真的不能失卻一天的光陰；於是必需把麥子分配給這一部分人，然後再用親切的言語去撫慰另一部分人。但雖如此，當我們造好了這有本地兩里左右的路的三分之二時，一班居民已經那樣明白了它的便利，以至剩下的三分之一竟以一種使我驚異的熱忱完成了。我在路的兩面的溝渠，每一面植了兩行白楊，使得本區將來更加富裕。現在，這些樹差不多已經成了一筆財產，並使我們的道路顯得像是國王的道路似的。因為地位的性質關係，始終乾燥着的，並且造得那麼完好的這條道路，每年的維持費祇要兩百佛郎就夠了。我以後把這路指給你罷，因為你至今還沒有能夠看到它；到這邊來的時候，無疑的，你是走着下面那條美麗的道路的。下面的路是三年前，這兒的居民爲着能和谷中的人家交通起見，自己願意築造的另一條路。由此看來，先生，在三年前，那隔不多久還是沒有知識的這鎮上的公衆的良知，竟得到了五年前一個外鄉人也許沒法使得他們記住的思想。接着說下去罷。我那簸箕商人的創業，給了貧困的居民一個有益的榜樣。如果道路當成爲本鎮未來的繁榮的最直接的原因，那麼必需鼓動一切初步的實業，以便發展這兩個幸福的萌芽。

一面幫助着種柳和織籃的人，一面築造着道路，我不知不覺地在繼續着我的事業。我有兩匹馬，而我的副手，那木材商人有着三匹。當要裝上蹄鐵的時候，我們祇能把牠們帶到格勒諾布爾去裝。因此我勸誘一個稍許懂得一點獸醫學的蹄鐵匠搬來這裏，我許了他許多工作。同一天我還遇到一個懂得寫讀的，對於自己的遭際頗為狼狽的老兵，他所有的財產祇是一百佛郎的養老金。我把區裏書記的位置給了他；由於一種偶然的幸運，我還給他找到了一個女人，而他的幸福的夢想便完全實現了。先生，這兩個新家庭和那簸箕商人的家庭，以及拋下癡呆症患者的村子的二十二份人家，都非有房子不可的。於是主人是工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另外十二個家庭，跑來卜居這兒了，這即是那些有着長時期的工作的砌匠，木匠，蓋屋匠，細木匠，鎖匠，玻璃匠等。當他們給別人造了房子之後，難道不當給他們自己造房子嗎？難道他們沒有帶着一些工人和他們同來嗎？在我擔任區長的第二年，區裏面起了七十座房子。一種生產是要求另一種生產的。在增殖着鎮上的人口時，我創造了一些到當時止沒有被那些可憐的人們知道過的新的需要。需要產生實業，實業產生商業，商業產生利益，利益產生幸福，而幸福便產生有益的思想。這種種工人需要完全燒好的麪包，於是

們有了一個麪包商。可是這些被從無生氣的墮落中救拔出來的，變得非常活動了的居民，已不能再以蕎麥當作食糧了；我發見他們吃着黑麥，我想起初使他們改用裸麥和 (meteil) (註一九) 而以後有一天能夠看到最貧窮的人也有一片白麵包。在我看來，智的進步是完全含在衛生的進步裏。一個屠夫可以等量地表現一個地方的智慧與財富。作工的人會吃，吃的人會想。當預料到有一天這地方必需出產最上等的小麥時，我便細心地調查着地質。我確信可以使這地方得到農業的大繁榮，並且確信祇要這兒的居民開始工作便可以使人口增加一倍。時機到來了。格勒諾布爾的格納維耶先生在本區有着一一些得不到絲毫進款，但卻可以變成小麥耕種地的土地。正如你所曉得的，他是縣知事公署的科長。一則因為對於鄉國的關切，二則因為禁不住我的囉唆，他早已親切地容納過我的許多要求了；我終於使他懂得他在不知不覺地給他自己工作着。經過幾天的勸誘，爭論，商議；對於他那頭腦偏狹的女人想要恫喝他的企業的危險，經我將自己的財產投進去加以保證之後，他同意在這裏建造四個農莊，每個農莊有一百畝 (arpent) 地，他並應允通融開拓和購買

(註一九) Meteil 是小麥與裸麥的混合麥。

種子，農具，家畜，以及修治道路等等的必要費用。另一方面，我也建造兩個農莊，這一則是爲着墾闢我的荒蕪不毛的土地，二則卻是爲着能用實例教給人們以新式農業的有利的方法。在六星期中，鎮上增加了三百居民。六個要住下好幾戶人家的農莊，許多要執行的大墾闢，許多要着手的工作，引來了無數工人。製車匠，填泥工，小工，零工，都跑來了。到格勒諾布爾去的路上蓋滿了來來往往的車子。這成了本地的一種普遍的動作。金錢的流通使得大家都發生了賺錢的心思，大家不再是死樣活氣的了，這小鎮已經醒來了。我用兩句話完結這一區的恩人格納維耶先生的故事罷。雖然有着一個外省的市民和公事房裏的人頗爲自然的疑懼，他卻相信着我的約言，放出了四萬佛郎，而並不知道有沒有收回的可能。現在他的每一個農莊租着一千佛郎；他的佃夫們工作得那麼好，以至他們每個人至少有着一百畝地，三百隻羊，二十隻牝牛，兩隻牡牛，五匹馬，並使用着二十名以上的工人。我再接着說罷。在第四年，我們的農莊便完成了。我們有着正如一片處女地所當有的，而在本地的人們看來像是奇蹟的，豐富的小麥的收穫。在這一年裏我常是替我的事業擔心！雨水或是早魃可以毀壞我的工作而減少我已經使人覺得的信任。小麥的耕種引起了你看到過的磨坊

的需要，它每年使我得到五百佛郎左右。因此，一班農人用着他們的方言說，我是交着好運，並且異常誠敬地信服着我。這些新的建設農莊磨坊種植道路等等使得所有被我引來這裏的手藝人都有工作。雖然我們的建築很能表現出我們投在這地方的六萬佛郎，但這筆錢已經由消費者所開關的收益廣泛地償還了。我的努力不斷地鼓勵着這初生的實業。由於我的勸告，一個培植樹秧的園丁跑來鎮上安居了；而我便教鎮上最貧困的人們種植果樹，以便有一天能够在格勒諾布爾獲得果實專賣權。「你們把乾酪拿去賣，」我對他們說道，「爲什麼你們不把家禽，雞卵，蔬菜，獵獲物，芻秣，稻柴等等拿去賣呢？」我的每一個主意都是聽從我的話的人的一種富源。這麼一來便產生了無數微小的建樹，它們的進步起初雖然緩慢，但隨後卻一天比一天迅速了。現在每個星期一日，鎮上有六十部以上的車子，載滿着種種土產，出發往格勒諾布爾。並且現在收穫下來作爲家禽的飼料的蕎麥，比以前種給人吃的還多。因爲太發達了的緣故，木材生意便細分起來。從我們的實業紀元的第四年起，我們便有了柴片商，角材商，木板商，樹皮商，隨後還有木炭商。末了，這裏新開了四個薄板和厚板的鋸造廠。多少獲得了一點商業觀念的前任區長，感到了懂得寫讀的需要。他比較

過各處的木材價值，他看出了對於他的事業有利的種種差異，以至他到處得着新的主顧，他現在供給着本縣三分之一的木材消費。我們的運輸也急速地增加了，我們現在用着三個製車匠，兩個馬具商，而他們每個人至少有三個夥計。末了，因為我們消費着那樣多的鐵，一個鐵匠搬到我們鎮上來了，而他的生意也極好。想要得到利益的心思，發展了一種野心；這種野心從這時起使得我們的實業家們由鎮向區，由區向縣地反攻過去，以便推廣銷路的當兒，即可增加利潤。我祇要用一句話給他們指點着新的出路，他們的良知便做着其餘。四年的歲月已够使這鎮改了面目。當我最初打從這鎮上經過時，我沒有聽到絲毫聲響；可是，在第五年的初頭，那兒的一切都活潑而有生氣了。快樂的歌唱，工場的聲音和器具的遲鈍或清銳的音響，在我的耳畔愉快地響着。我瞧見許多活潑的，聚合在一個新的，清潔的，衛生的，種着樹木的鎮上的居民，來來往往地走着。每一個居民都意識着自己的幸福，而所有的臉孔都現出那從一種有益地忙着的生活得來的滿足。

「這五年功夫在我的眼睛裏構成了我們鎮上的繁榮生活的初期，」醫生略停一停之後，接着說道：「在這時期，我開拓了一切，我使得一切都在頭腦和土地裏面萌發起來。這以後，居民和實

業的前進的運動是再不能停止了。現在正在預備着第二期。不久，這小地方的人們希望穿着得好一點。於是我們這裏來了一個雜貨商，並且同時來了鞋匠，裁縫，和帽商。這種奢華的開端使我們還得了一個屠夫，一個南貨商；隨後一個穩婆。因為我要化去很多時間給人收生，這穩婆在我是非常必要的。開墾的地方有着良好的收穫。隨後，我們的農產物的優秀的品質，得着由人口增加而來的垃圾與肥料的支持。我的計劃這時便能儘量擴展了。在使房屋合乎衛生，並漸次引導居民吃得較好，穿得較好之後，我希望畜類也能受到這文化的發端的影響。畜類的種族及其個體的完美，從而出產的優良，全繫於人類給予牠們的照顧：因此我宣傳着廐舍的衛生。憑着一隻住處清潔，洗刷乾淨的牲口所生的利息，和一隻養得不好的家畜所生的微薄的利息的比較，我不知不覺地改變了本區飼養家畜的方法：而沒有一匹牲口受到痛苦。牝牛和牡牛都像在瑞士和沃維涅（註二〇）一樣細心地飼養着。羊棚，馬房，牛欄，擠乳場，倉屋，全是照着我和格納維耶先生的建築模型築造的。我們的建築都廣大，通風，因而合乎衛生。我的佃夫卽是我的使徒，他們用着一些迅速得到的成績，對

（註二〇）Auvergne 法國舊省名。

那些懷疑的人們證明我的規則的利益，使得他們很快地改變過來。至於缺少本錢的人們，我便把本錢貸給他們，尤其資助得多的是那些聰明的窮人；他們可以給人榜樣的。根據着我的意見，那些有缺點的，體質虛弱的，或是平凡的牲口都迅速賣掉了，而換上了一些完美的畜生。因此，我們的出產，在一個指定的時期內，竟在市場上戰勝了其他區域的出產。我們有了一些壯麗的畜羣，從而有了良好的皮革。這進步關係非常重要。原因是這樣的：在農村經濟上是沒有一樣東西沒有價值的。以前，我們的樹皮賣着很壞的價錢，而我們的皮革也沒有一個高價；可是我們的樹皮和皮革一經改良之後，我們便在溪邊建了幾座硝皮廠，我們招來了一些硝皮匠，而這生意便急遽地增加起來了。以前從沒到過這僅祇飲着（*piquette*）（註二）的鎮上的葡萄酒，這時自然也成了一種需要了：於是一些小酒店開張了。隨後那最老的小酒店擴展起來，改成了客棧，並給那些開始取道我們這裏往大攝忒萊茲去的旅人們代僱驛馬，兩年以來，我們這裏的生意非常發達，竟維持了兩家客棧。在我們的繁榮的第二期開始的時候，治安推事死去了。對於我們非常可喜的是：他的後繼者是

（註二）水和葡萄渣混和造成的飲料。

格勒諾布爾的一個由於不正的投機破產了的公證人，可是他雖說已經破產，卻還留着相當的錢，可以做一個鄉下富翁。格納維耶先生使得他決定搬來這裏；他造了一個漂亮的房子，他把自己的力量加在我的力量裏面，幫助着我的工作；他建築了一個農莊並開拓了一些灌木地，他現刻在嶺上有着三個山莊。他的家庭人口很多。他把前任的書記和執達吏都辭退了，而換上了兩個比較有教養多了，且聰明多了的漢子，這兩份新家庭創立了一個馬鈴薯蒸溜場和一個毛織物洗濯場，這兩個非常有用的設置，由那兩份新家庭的主人在執行職務之餘兼管着。在給區上設定了一些收益之後，我順利地用着這些收益造了一個區公所，並把一個義務小學和一個小學教員安頓在那裏。我選了一個被全縣所棄的，而在我們這裏找到了一個養老地方的，宣誓過的窮牧師，來擔任這重要的職務。學校的女教員是一個尊貴的，式微了的，而不知道要怎樣生活的女人。我們給她安排了一筆小小的財富；她新近開設了一個女子寄宿學校，而附近一些有錢的佃農都開始把他們的女兒送來住讀。先生，雖然至今我有權用着我自己的名義把這小小的一隅之地的歷史說給你聽，但那新的司祭章維愛先生——一個沈淪在司祭地位的真正的飛勒侖（註三）——也曾經對於

還再生的事業盡了一半的力量；他懂得給予鎮上的風習以使得所有的人口成爲一個家族似的那種溫和與友愛的精神。治安推事杜孚先生，雖然來得較遲，也一樣值得居民們的感謝。如果用着比我的談話更加明瞭的數字把我們的狀況撮要給你時，現在區上有着兩百畝的森林和一百六十畝的牧場。把一些可以加上的小數不算，區裏現在補助司祭一百「愛舉」給田野巡警二百佛郎，給小學男女教員各二百佛郎；它還有五百佛郎修路，五百佛郎修葺區公所，司祭住宅，教堂和作別的開消。從現在起，再過十五年，它便有價值十萬佛郎的森林可以採伐；它能够付出本區的捐稅而不要居民擔負毫釐；它定會成爲法蘭西最富的一區。可是，先生，我也許使你聽厭了罷！納西對詹勒斯達斯說，他出乎意外地看見聽他談話的人陷在一種那樣沈思的狀態裏，看來竟像是一個不留意的人一樣。

「啊！沒有，」少校回答。

「先生，」醫生接着說，「商業、實業、農業和我們的消費都祇是地方的。到達某一個程度，我們

的繁榮便停止了。我求到了一個郵政局，一個出賣煙草粉和卡片的小商店；由於居住的快適和我們的新社會的成立，我逼着收稅官離去他所住的村落，他是至今不願住在這區的首村，而願住在那村上的。我在適當的時與地，召來了我所喚起需要的每一種物產；我引來了許多家族和聰明的人物。我給了他們全體以所有權的情感；因此，他們越是有錢，土地便越被開拓了；小小的耕作和小小的地主，侵佔着山嶺，並漸漸地使它值價起來。我以前在這邊看到的那些帶點兒乾酪步行往格勒諾布爾去的不幸者，這時都用車子裝着果實，雞卵，子雞，火雞（dindons）等等往那邊去賣。大家都不知不覺地興發了。利益沾得最小的是僅祇有着園子，菜蔬，果實，時鮮物產的人。末了，可以看作繁榮的標幟的是：任何人都不再自己製造麪包，免得糟塌了時間，而小孩子也看守着畜羣。可是，先生，我們得不斷地投下新的養料，使這實業的爐竈繼續燃燒下去纔行。我們的鎮上還沒有能夠維持這項商業的生產並引起大宗交易，需要一個棧房，一個市場的那種再生的實業。一個地方單是毫不失去它所有的，那成爲它的資本的金錢，是還不够的；你雖以相當巧妙的手腕，憑着生產與消費的方法，使這筆錢在當地許多人的手裏流通，你仍不能使那地方增加絲毫福利。但這不是我們

所要討論的問題。當一個地方有着很好的出息，並且它的生產能和它的消費平衡時，爲着創立新的幸福並增進公衆的財富起見，必需從事於那能使它的商業上的進出永遠活潑的對外貿易。這思想會始終使得那些沒有土地的基礎的國家如狄爾（註二三）、迦太基（註二四）、威尼斯、荷蘭、英吉利等壟斷着運輸業。我也爲我們這小地方採取着同樣的思想，以便在這裏創立第三個商業時期。因爲我們這一區的首村和其餘的區的首村相似的緣故，在一個過路人的眼裏幾乎不能感覺到的我們的繁榮，祇有我一個看來是可驚的。那些不知不覺地集合起來的居民，在參加着這運動的當兒，是不能對於這運動作一個全盤評斷的。在七年的盡頭，我遇着這鎮上的真正的恩人，也許會使這鎮成爲一個城市的兩個外鄉人。一個是有着使人難以相信的巧技的狄洛（註二五）人，他製造着鄉下人穿的短統鞋，和格勒諾布爾的時髦人物的長靴，比巴黎任何工人都做得精緻。這是一個貧

（註二三）Tyr 古非尼西（Phénicie）的商業城市。

（註二四）非尼西人在非洲創立的商業城市。

（註二五）Tyrol 是亞爾卑斯山的地方，介於奧大利、意大利、奧瑞士諸國之間。

窮的，流轉着的音樂家，這是那類智巧的，又會作曲又會製造道具的，兼長音樂與樂器的德意志人之一。他一面歌唱，一面工作，經過意大利，來到我們這鎮上停留着。他探問有沒有人要做鞋子，於是有人把他送來我這裏。我向他定了兩雙長統靴，樣子隨他去做。對於這外鄉人的手藝感到驚異的，我便盤問着他，我從他的答復裏覺得這人確當；他的舉止，容顏，一切都證明我對於他的賞識不錯；我勸他在這鎮上住下來，允許以我所有的方法贊助他的工業，我並真的借了一筆很大的資本給他。他接受了。我有我的想頭。我們的皮革已經改良了，在某個時期，我們可以把它製成廉價的鞋子，自己銷費了它。我將在一個較大的階段上，再行開始籃子的事業。我無意中得着一個非常能幹而且聰明的，應當招來使鎮上得到一種生產的，安定的商業的漢子。鞋子是這類永遠不會停止的消費之一，是一種極微的便宜也會迅速地被消費者鑑別出來的製造。我幸而沒有想錯，先生。現在我們有着五個硝皮作，它們使用着全縣所有的皮子，有時它們甚至還要到卜洛梵斯（註二六）去辦貨，而每一個硝皮作有着一具樹皮磨碎機。可是，先生，這些硝皮作還不够供給那最少有着四十名工

（註二六） *Provence* 是以前法國南方省名。

匠的狄洛人以需用的皮革……另一個人，他的意外的成功也是一樣奇怪的，可是在你聽來也許會覺得沒有趣味罷。這是一個懂得製造比任何旁的地方便宜，本地通用的闊邊帽的方法的單純的農夫。他現在把這種帽子行銷到所有鄰近的縣份，甚至行銷到瑞士和沙瓦。如果本地能够保持物產的品質及其低廉的價格，便會成爲繁榮的無盡的源泉的這兩種實業，使我發生了每年在這地方舉行三次市場的念頭；對於這邊的實業的進步感到驚異的知事，幫助我請得了國王許可設立市場的勅令。去年，我們的三次市場便實現了；它們已經被人叫作鞋與帽的市場，遠遠地傳揚到沙瓦那邊去了。聽到了這番變動時，格勒諾布爾一個公證人的主要副手，一位貧窮，但卻勤勉，富有教養，並且已和格納維耶先生的令媛訂婚了的青年，便到巴黎去請求在這裏設立一個公證人的事務所；他的請求成功了。他的開業沒有使他化費一點什麼，他居然在新鎮的廣場上，在治安推事的房子對面，造了一所房子。我們現在每星期有一次市集，在這市集上要成立一些頗爲可觀的家畜和小麥的交易。明年，我們一定會有一個藥劑師，隨後一個鐘錶匠，一個傢具商人和一個書商，末了是那些生活上必需的多餘品，也許我們終於會具有小城市的樣子，而會有着一些資產階級

的房子。教育竟得到了這樣的成績：當我在區參議會提議修理並裝飾教堂，建築司祭的住宅，劃定一片鉅大的舉行市場的地方，在那地方種着樹木，並定妥一條路線，以便將來可以得到一些合於衛生的，通風的，並且開關得很好的道路等事時，我不曾遇到過絲毫反對。好啦，先生，這便是我們把一百三十七戶人家變成一千九百戶，把八百匹有角的家畜變成三千匹，把七百個居民變成單是鎮上便有兩千，而包括谷裏面則有三千的經過情形。現在我們這區裏有十二個富足的人家，一百個寬舒的人家，兩百個正在興發着的人家。其餘的則在工作。所有的人都懂得寫讀。末了，我們定閱着十七種不同的新聞紙。你當然還可以在我們這區裏遇着一些不幸的人，而我也的確見到太多了；但卻沒有一個人乞食。這裏所有的人都有工作。我現在爲着出去看護病人，每天要跑累兩匹馬；我可以不論何時在周圍五里路內散步而沒有任何危險。誰想對我開一鎗，他便不會有十分鐘的活命。除掉在路上走過時，聽到所有的人都以一副快活的樣子對我說着：『日安，倍納西先生！』那種愉快以外，居民們的沈默的情誼，便是我個人在這些改革上所得的酬報。你一定懂得那從我的堅毅的意匠裏無意得來的財富，在我的手裏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結果。』

「如果在所有的地方，每個人都照着你的樣子做去，先生，法蘭西便會偉大起來而可以把歐羅巴不放在眼裏！」與奮着的詹勒斯達斯叫說。

「可是我把你拉在這裏已經半點鐘了，」倍納西說道；「天差不多黑了，我們吃飯去罷。」

從花園這邊看來，醫生的房子現出一個每層有着五隻窗戶的正面。這房子除上下兩層之外，還有一個突出的假三層，屋頂則是用瓦蓋成的，油作綠色的遮窗板，和牆壁的灰色的調子判然不同。裝飾這牆壁的是一株在上下兩層房屋之間，由這端到那端，成爲弓形蔓延着的葡萄藤。底下，沿着牆壁，有幾株孟加拉的薔薇樹淒涼地生長着，一半浸在那由沒有承露的屋頂落下來的水裏。由那構成前廳的大樓梯口進去時，右面是一間有着四個窗戶，——兩個朝着院子，兩個朝着花園——的客廳。無疑的，這是那死去了的，貧窮的屋主人的許多節儉和希望的對象的客廳，鋪有地板，牆的下部裝有板壁，並且掛有幾塊前兩個世紀的毛氈。寬大的安樂椅上蓋着花綢套，裝飾着壁爐的鍍金古燭台和綴有大流蘇的帷幔，都顯出司祭所享受過的奢豪。倍納西把兩張相對擱在兩個窗戶之間的彫花小台子，和一隻點綴壁爐的嵌着黃銅的玳瑁時鐘，補足了這套並不缺少特性的

傢具，醫生很少使用這間發散着老是關閉的廳堂所有的濕味的房子，人們還可以在這裏嗅到去世了的司祭。甚至他的煙草的特殊的氣味，好像還從他慣常坐着的壁爐角上發出一樣。兩隻大靠背椅子相對擺在火爐的兩旁。從格納維耶先生去了以後便不曾燃過的壁爐，現在卻閃耀着權樹的明火。

「晚上天氣還冷，」倍納西說，「火是很可愛的。」

變得沈思起來的詹勒斯達斯，開始懂得醫生對於生活上的平常事物的疏忽的原因。

「先生，」他對他說道，「你有着一種真正的公民的精神，而使我奇怪的是：在成就了這麼多的事業以後，你竟沒有試着去開導政府。」

倍納西笑了起來，可是溫和地並且帶着一種憂鬱的神情笑着。

「寫點關於開化法蘭西的方法的論文，是嗎？在你以前，格納維耶先生便和我說過這話的，先生。唉！誰也不能開導一個政府的，而在所有的政府裏面，最沒有開導的可能的是那自以為傳播着光明的政府。當然，我們為這一區所做的事情，所有的區長都應當為他們的一區去做的，區長為他

們的區郡長爲他們的郡，知事爲他們的縣，部長爲法蘭西，每個人爲他所管的地域去作的。當我說服人家修築一條兩里長的小路時，他們有的便可完成一條大道，有的一條運河；當我鼓勵着農夫的帽子的製造時，部長便可以鼓勵鐘錶的製造，幫助改良我們的鐵，我們的鋼，我們的鋸刀或坩堝，培養蠶絲和種植菸藍，使法蘭西不受外國實業的支配，在從事商業的當兒，獎勵並沒有保護的意思。一個國家的確當的政策在乎設法免除一切對於外國的課稅，而不求援於關稅和禁止輸入的可恥的助力。實業是祇能由它自身得救的，競爭是實業的生命。受到保護時，它便睡着；它給專賣權害死，正和死於稅則底下一樣。那使得其他國家成爲自己的屬國的國家，將是宣布商業自由的國家，它會感到使自己的物產保持着比它的競爭者的物產價格便宜的那種製造力。法蘭西要達到這目的，比英吉利容易多了，因爲祇有它有着相當廣泛的土地，可以保有那能夠維持工資降低的農產物的價格：這便是法蘭西的政府應當努力的地方，因爲這便是整個近代問題的所在。親愛的先生，這番研究並不是我的生活的目的，我晚年所做的工作全是偶然的事情。並且要把這些事情組成一種科學那是太簡單了，它們既沒有可以發揮的地方，也沒有可以成爲理論的東西，它們

祇不幸單是有用罷了。再則這類事情是不會進行得很快的。爲着得到這類成功起見，必需自己每天早上有着同樣多的最稀少而在外表看來最容易的勇氣，那不斷地反覆說着同樣的事情的勇氣，那很少得到報酬的勇氣。我們雖然尊敬着像你一樣把自己的血傾在戰場上的人，我們卻輕蔑着那慢慢地消費着他的生命的火去向一些同年齡的孩子說着同樣的話的人。暗地裏所做的善行是不會引動任誰的心的。古時偉大的人物，在不發號施令時，便置身最後的行列，給自己的祖國服務的那種公民的品德，是我們現在所最缺少的。我們的時代病是優越。現在有着比神龕更多的菩薩。原因是這樣的：因爲有了君主政體，我們便失去了榮譽；因爲有了宗教，我們便失去了我們祖先的基督教的道德；因爲有了政府的無用的改革，我們便失去了愛國心。這些原理已不復鼓舞羣衆，而祇部分地存在着，因爲思想是永遠不朽的啊。現在我們用來撐持社會的，除掉「利己心」外，再沒旁的支柱。各個人都相信着自己。未來，即是社會人；除此以外，我們再看不到別的。那要把我們從現刻正在奔去的危難中拯救出來的偉人，一定要用個人主義來改造國家。可是在等着這種改革到來的當兒，我們是處在物質的利益的世紀和實證的（positif）世紀裏面。「實證的」三個字是可

以加在一切人上面的。我們大家都被計算着，不是根據我們的價值計算，而是根據我們的重量計算。如果穿着短衣時，雖是精幹的人也幾乎得不到人家的一盼。這種情緒已經傳到政府裏面去了。部長發給冒着生命的危險救出十二個人的水夫以微賤的獎牌，而贈予贊助自己的代議士以大勳章。這樣組成的國家真是該死啊！國家是和個人一樣的，祇當對於偉大的情感貢獻它的精力。一個民族的情感是它的信仰。我們卻沒有信仰而祇有着利益。如果每個人祇想着自己，祇相信自己，你怎能希望遇到許多那種完全由自我拋棄構成的公民的勇氣呢？公民的勇氣和軍人的勇氣是發源於同一的原則的。你們是要把你們的生命擲於一擊，我們的生命則是一滴一滴的消磨。兩方面是在不同的形式底下從事着相同的戰鬥。要開化一角最貧乏的地方，單是善人還不够，必需是有教養的人纔行。並且如果沒有摒棄一切私利，獻身於一種社會思想的那樣堅強的志願，則教育誠實，愛國心，什麼都沒用處。當然，法蘭西的每一區裏包藏着不止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愛國之士；可是我確信並不是每一區裏都有一個人能在這類貴重的品格以外還具備着連續的願欲，蹄鐵匠打鐵的那種固執。破壞的人和建設的人是兩種志願的現象：一種做着預備工作，另一種則完成

事業；第一種現得是惡的天才，第二種則像是善的天才；一種得着光榮，而另一種則得着忘卻。惡有着喚醒粗俗的靈魂並使得那類靈魂充滿讚歎的響聲，而善則長時期地沈默着。人類的自尊心不久便選下了最燦爛的脚色。在教育不曾改變法蘭西的風習以前，一種不含個人打算所成就的和平事業，將永遠祇是一種偶然的事情。而當這些風習已經改變了的時候，當我們大家都是偉大的公民的時候，雖然有着一種平凡的生活的安適，難道我們不會成爲地球上最煩悶，最使人煩悶，最不幸，最不藝術的民族嗎？這些大問題，是用不着我來解決的，因爲我並不是一國的最高行政者。除掉這類考察以外，還有旁的困難使得行政不能有正確的原則。在從事文化的當兒，先生，什麼都不是絕對的。適於某一地方的思想，在另一地方則是不能存在的，而這事對於智慧正和對於地方一樣。如果我們有着那樣多的壞的行政者，這是因爲行政恰和味覺一樣，發源於一種極高，極純的情緒的緣故。這當兒，天才是來自一種靈魂的傾向，而不是來自一種科學。任何人都不能鑑定一個行政者的行爲和思想，他的真正的裁判者是和他隔得很遠的，而成績又比裁判者隔得更遠。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安然自命爲行政者。在法蘭西，由精神所引起的一種誘惑，使得我們對於有思想的人

發生莫大的尊敬。可是當祇需要意志的當兒，思想是不關緊要的。總之，行政並不在乎強迫羣衆接受一些大致正確的思想或方法，而在給羣衆的壞的或好的思想指出一個能使那些思想和公衆的幸福相合的有用的方向。如果某一地方的成見和習慣到達一條壞的道路時，居民自己會拋棄他們的錯誤。一切農村經濟，政治經濟，家庭經濟上面的錯誤，不是組成一些要由利益慢慢矯正的損失嗎？在這裏，我幸而遇着一些沒有染上任何色彩的人門。由於我的意見，土地全都耕種起來；是沒有任何農業上的陳舊的方法，而這兒的土地又是好的：因此我很容易地把五次輪迴種植法，人工牧場，和馬鈴薯等介紹過來了。我的農業制度沒有和任何成見衝突。這裏還沒有人像法蘭西的某一些地方一樣使用惡劣的犁鏵，這裏的僅少的耕作，使用着鋤便够了。製車匠高與恭維我的車犁，好推廣他的製車業，因而他成了我的一個同道。可是在這兒，正和在別的地方一樣，我始終努力使得一部分人的利益和其他的人的利益相合。並且我是由直接和這些貧窮的人有關的生產達到增加他們的幸福的生產。我不會把任何東西由外面引入內面，我不過助成那當使他們富裕的，而其利益可以被人直接理解的輸出罷了。這些人憑着他們的工作成了我的使徒而不自知。另

一個考察啦！我們這裏離格勒諾布爾祇有五里路，而靠近一個大城市是有着許多生產物的出路的。所有的區並不全都靠近大城市。在每一個這樣的事業上，必需參考當地的性質，地位，富源，研究那兒的地，人，而不要在洛爾曼底（註二七）種植葡萄。這樣看來，再沒有什麼比行政還要不定的了，它是很少一般的原則的。法律是不變的，風習，土地和智慧則否；而行政是在不傷害利益的範圍以內適用法律的藝術，因此這全是地方的。在我們拋棄了的村落後面的山的那一面，因為土地沒有相當基礎，不能用車犁耕作；那麼，如果那區的區長要模倣我們的行動時，他便會使得那邊的居民虧折不堪的，所以我勸他種植葡萄；而去年這小地方有着良好的收穫，他們用葡萄酒和我們交換小麥。總之，我頗能得着我所開導的人的信任，我們是不斷地有着關係的。我治好這些農人的疾病，那樣容易治好的疾病；實際，這是始終祇要用着一種富於滋養的食料，恢復他們的力氣就行。或是由於節省，或是由於貧困，鄉下人是吃得那樣惡劣，以至他們的疾病都是從他們的貧窮來的，而通常他們都還相當健康。當我決心委身於這種暗黑的退隱生活時，我曾在司祭，鄉下醫生或治安推

（註二七） Normandie 是法國西北行省，該處氣候與地質不宜種植葡萄。

事三種職業裏面徘徊了很久。親愛的先生，像俗諺那樣把牧師、法律家、醫生這三種着黑袍的人物併爲一談是並非沒有道理的：一個封紮靈魂的創傷，另一個錢包的創傷，最末一個身體的創傷！他們代表着社會的三種主要生存條件：良心、財產、健康。以前是牧師，隨後是法律家，都曾專政過。我們的祖先也許想得還有道理，他們以爲處置着思想的牧師，應當完全掌握政權；於是那時的牧師成了國王，大司祭和法官；可是那時一切都是信仰與良心。現在，什麼都改變了；讓我們照着我們這時代的實際面目說話罷。那麼，我以爲文明的進步和羣衆的幸福都全繫於這三種人，他們是使人民立刻感到事實、利益和原理的功用的，感到由變故、所有權、和思想在一個國家所產生的三個偉大的效果的三種能力。時間前進着而引來了變動，所有權增加或減少，一切都要照着這種種變化改正；因此便產生了秩序的原則。爲着開化的緣故，爲着創造生產的緣故，必須使羣衆懂得個人的利益如何纔與由事實、利益與原則所決定的國家的利益相合。當必需觸着這些合乎人情的結果時，我覺得這三種職業在現在應當成爲文明的最大的槓杆；祇有這三種職業可以不斷地供給善人以改良與自己永遠有關的貧民階級的命運的有效方法。可是農夫相信和他說着靈魂得救的話

的牧師，還不及相信給他開下藥方以便救全他的身體的醫生那樣來得情願；一個可以和他談論他所耕種的田地，另一個則不能不和他說着他現在不幸毫不措意的天國；我說「不幸」是因為來生的教義不單是一種安慰，而還是一種適於統治的方法。宗教不是制裁社會法則的唯一權力嗎？我們最近曾證明了上帝的正當，因為沒有了宗教，政府便不能不發明「恐怖」使得它的法律能够執行；可是這是一種人爲的恐怖，這恐怖已經過去了。那麼，先生，當一個農夫病了，不論他是臥在粗陋的床上或在痊愈中，他不能不信從有秩序的推論，並且如果那些推論說得清清楚楚時，他是很能了解的。這思想使我做了醫生。我和農夫們計算着，爲了他們的好處；我祇給他們一些確實有效的，使得他們不能不承認我的眼光正當的意見。對於民衆，必須始終確實纔行。確實性造成了拿破崙，如果不是全世界願意他在滑鐵盧倒掉的話，確實性還會把他造成一個神靈。如果穆罕默德在征服了地球的三分之一以後，創立了一種宗教，這是因爲他對世界藏下了自己的死的光景的緣故。對於村長和對於征服者，那原則是相同的：國與區都是同樣的集團。羣衆是到處一樣的。總之，我對於欠了我的債的人顯得很厲害。沒有這種堅毅時，大家便會輕視我。農夫是和市井之人一

樣，終於要看不起被自己所欺的人的受欺，這不即是做下一種軟弱的事嗎？祇有力可是統治人家。除掉顯然闊綽的人們以外，我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要過一文醫費；可是我卻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我的辛苦的價值。我對於藥料，也決不讓它下於病人所能擔付的價格。如果農夫們不付錢給我，他們也得承認他們的債務；有時，他們爲緩和和自己的良心起見，拿點燕麥來給我飼馬，或是在麥價低落的時候送給我一點小麥。可是磨坊掌櫃卻祇送給我一些鱔魚來作醫費，我當時對他說他對於那樣小的事情太費心了；我的客氣是有結果的：到冬天的時候，我會從他那邊得到幾袋麪粉施給窮人。聽啦，先生，這些人是祇要你不使他們難堪時，也還有良心的。現在和從前比起來，我是想着他們的好處時多而想着他們的壞處時少。

「你真費了很多心力啊！」詹勒斯達斯說。

「我嗎，一點也沒有，」倍納西接着說。「叫我說點有益的事情並不比說些無意識的話費力。在過路的時候，在談着，笑着的時候，我和他們說着他們自己的事情。起初這些人是不相信我的，我得征服他們對我所抱的許多嫌惡；我是一個有產者，而在他們，一個有產者即是一個敵人。這番爭

鬪使我感着興味。在作壞事和作好事之間，除掉良心的平和或騷亂以外，沒有什麼旁的不同；兩者所費的力量是相同的，如果那些無賴漢願意好好做人時，他們便不會被處吊刑而會成爲百萬富翁。這事不過如此罷了。」

「先生，」哲各特跑進來叫說，「晚餐已經冷了！」

「先生，」詹勒斯達斯用手臂攔住醫生說，「對於剛纔你所說的事情，我祇有一個異議。我沒有看過一點關於穆罕默德的戰事的記載，因此我不能批評他的軍事的才能；可是，如果你曾見到皇帝在法蘭西的戰役中怎樣調度軍隊時，你定會很容易地把他看作神靈；並且，他雖在滑鐵盧戰敗，這是因爲他是一個超人，他在地上的重量太大了，而地在他脚下反躍起來的緣故。至若其餘的事情，我是完全和你同意的。真的呀，生下你的那位女人，是不會糟塌她的時間的。」

「好啦，」倍納西微笑說，「我們吃飯去罷。」

飯廳裏完全裝着板壁，並且油成灰色。傢具是幾把嵌着草墊的椅子，一隻碗櫃，幾隻旁的櫃子，一隻火爐和去世了的司祭的那著名的時鐘，此外便是窗上的白色的窗幔。鋪着白布的食桌沒有

一點使人感覺奢華的地方。碗碟都是粗糙的陶器。湯是照着祭司的嗜好，由最有滋養料的肉汁作成，這是沒有一個女廚師肯那樣慢慢燉着，那樣澈底煮化的。醫生和他的客人剛剛吃完了他們的湯，便有一個漢子猛地跑進廚旁，並且不顧哲各特的阻擋，突然闖入了飯廳。

「啊，有什麼事情？」醫生問道。

「事情是我們的威弱夫人臉色完全白了，白到使我們大家都害怕起來了！」

「那麼，倍納西快樂地叫說，「非離開飯桌不行啦。」

他站起來了。雖然醫生再三攔阻，但詹勒斯達斯卻丟開飯巾，以軍人的口調發誓不在主人出去的時候獨自用餐；他真的回到客廳烤火，一面想着塵世的人，在一切職業裏無法避免的種種苦楚。

倍納西一會兒便轉來了，於是那兩位未來的好友又在食桌旁坐下。

「剛纔塔布洛來找你說話過，」哲各特把留得熱熱的菜肴端來時，對她的主人說。

「那麼他家裏有誰病了呢？」他問道。

「誰也沒有病，先生；據他說來，是他自己有事要和你商量，他還會再來的。」

「好的。」——隨後倍納西對詹勒斯達斯說道：「在我看來，這位塔布洛完全是一本哲學著作；當他來到這裏的時候，請你仔細將他加以考察罷，他一定會使你感覺興味的。這是一個正直，省儉，吃得少，做得多的零工。當這怪物剛剛有了幾個「愛舉」時，他的智慧便開展起來了；他跟隨着我在這可憐的地方所引起的實業運動，想利用它使自己富裕。在八年裏面，他發了一筆很大的財，——在這地方可以算得很大的財。現在他約莫有着四萬佛郎。可是我敢相信你無論怎樣猜不出他用了什麼方法賺到這筆數目的。他是一個放重利的人，並且是一個那樣厲害的，對於本地一切人的利益想到那樣遇到的放重利的人，以致如果我想對本地居民解釋他們和塔布洛交易吃虧的地方，我會完全得不到他們的信任。當這怪物看見每個人都再耕種土地時，他便跑到鄰近的地方購買穀物，以便供給窮人們以他們所必需的種子。這裏是和別的地方一樣，農夫們，甚至有些佃農，都缺少着購買種子的錢。對於有些人，塔布洛先生便放出一袋大麥，而人家卻須在收穫後還他一袋裸麥；對於另一些人，則放出一（*agiter*）（註二八）的小麥而取價一袋麪粉。現在，這人已經把他這

種奇特的生意擴展到全縣了。如果沒有什麼事情半途阻礙他，他也許會要賺到一百萬財產的。聽啦，親愛的先生，這位做零工的塔布洛，原是正直親切，容易說話，不論誰人請他幫忙都肯出力的漢子；可是，一涉到他的利息時，塔布洛便變得好訟多事，傲慢起來了。他越是富裕便越是墮落。鄉下人一旦從純然勞苦的生活度到寬舒的生活，或有了土地時，便變得使人難受。世間有一種半善半惡，半知半愚的階級，那是始終使得統治者無所措手的。你可以在塔布洛身上看到這階級的一點性質；這是一個外表質樸，甚至無知的人，但遇到和他的利益有關時，他卻確實非常精明。」

一種沈重的腳聲使人知道那以穀物放利的人到來了。

「進來塔布洛！倍納西叫說。」

預先聽到過醫生那番話的少校，細細地瞧着那鄉下人，因而發見這塔布洛是一個瘦瘠，半駝着背，有着隆起而多皺紋的額的漢子。那凹陷的臉孔，像是被兩顆灰色的，帶着黑點的小眼睛貫穿了一樣。這放重利的人有着一張狹小的口，而他那細長的下巴像是想要和一隻帶着嘲弄意味的

鈎曲的鼻子合在一塊似的。他的突起的顴骨有着這些顯示着奔走的生活和狡猾的商人的詭計的龜裂。末了，他的頭髮已經斑白了。他穿着一件相當清潔的藍色短衣，方形的衣袋在他的腰上凸起，而敞開着衣襟使人看到裏面穿着一件白色花背心。他扶着一根頭上很大的拐杖站立着。雖然有着哲各特的禁阻，但一隻小小的西班牙產的長毛狗跟隨着這穀物商人，蹲在他的近邊。

「那麼，究竟有什麼事呀？」倍納西問他道。

塔布洛以一種疑惑的神情瞧着和醫生一塊坐在食桌旁的陌生人，說道：

「這並不是關於病痛的事情，區長先生；可是你包紮錢包的苦痛正和包紮身體的苦痛一樣高明，因此我是來和你商量一件和一個聖洛朗的人所發生的小小的麻煩的。」

「爲什麼你不去看治安推事或他的書記呢？」

「啊！這是因爲先生比他們能幹多了，我如果能够得着你的贊成時，對於我的事情便更有把握。」

「親愛的塔布洛，對於沒有錢的人們，我是情願給他們義務診治的，可是我卻不能毫無酬報

地來審查一個像你這樣富裕的人的訴訟。學識是要化很大的代價纔能得到的呢。」

塔布洛開始絞着他的帽子。

「因為我的意見可以免掉你必需送給格勒諾布爾的律師們的許多錢，所以你想得到我的意見時，要送一袋裸麥給馬爾丹孀孀，那養育孤兒院裏的孩子們的女人纔行。」

「好的，先生，如果你覺得這事是必要的話，我是很樂意做的。我可以說出我的事情而不會使得這位先生厭煩嗎？」他指着詹勒斯達斯補說道。——「那麼，先生，」他在醫生對他點了一下頭

之後接着說，「聖洛朗的一個人，在兩月前，跑來找着我：『塔布洛，』他對我說，『你能賣給我一百三十七 (setiers) 的大麥嗎？』——『為什麼不呢？』我對他說，『這是我的本行。你現在就要嗎？』

——『不，』他對我說，『你在春初，在三月裏給我好了。』——『好的！』於是我們爭論着價錢，於是我們把酒喝了，我們說定他照着格勒諾布爾最近的行情支付麥價給我，而我則在三月間交貨給他，放在倉裏的損失當然除外。可是，親愛的先生，大麥的價值一天天地漲着，漲着，總之，我的大麥像在奶油湯裏一樣膨脹起來了。我呢，因為急於要錢用，便把我的大麥賣掉了。這是很自然的事，不

是嗎，先生？

「不對，」倍納西說，「你的大麥已經不是你所有的東西了，你不過是它的保管者罷了。並且，如果大麥跌價了時，你不是要逼着你的買主照議定的價錢接受它的嗎？」

「可是，先生，他也許不會付錢給我的，這人在打仗的時候是像在打仗的時候一樣做生意的！人是應當利用時機賺錢的。無論如何，我的貨物是要在你付了價錢之後纔屬你的，不是嗎，軍官先生？因為我們可以看出先生是在軍隊裏服務過的。」

「塔布洛，」倍納西嚴肅地說，「你會要遇到不幸的。不論遲早，上帝是要處罰壞的行為的。一個像你這樣能幹，像你這樣明白的人，一個規規矩矩做事的人，怎能在這區裏做出一些不誠實的榜樣呢？如果你支持着這樣的訴訟，你怎麼還能希望那些不幸的人永遠誠實，而不偷盜你的東西呢？你的工人們會竊去他們應該給你的一部分時間，並且這邊每個人都會墮落起來。你做得不對啊。你的大麥是應當看作已經交給別人了的。假使它已經被聖洛朗的人拿去了的話，你不會再到他家裏去取回來的：因此你賣去了一樣已經不再屬你的東西，你的大麥已經隨着你們的契約變

成現金了……可是你接着說罷。」

詹勒斯達斯對醫生使了一個眼風，使他注意到塔布洛的堅定。聽着這番責備時，那放重利的人的臉上連一條筋肉都沒有動過一動，他的額角沒有紅，他的小眼睛始終顯得寧靜。

「不錯，先生，我是約好照着冬季的價格交付大麥給他的；可是，我，我以為我毫沒有這樣幹的義務。」

「聽我說啦，塔布洛，快快把你的大麥交出去，否則便再不想任何人敬重你了。即使你在這樣的訴訟上得着勝利，你也會被人看作一個沒有信仰，沒有法律，違約，不義……」

「說下去罷，請你毫不用客氣罷，請你儘管說我是騙子，是無賴，是強盜罷。在生意上，區長先生，說這樣的話是並不會得罪什麼人的。在生意上，誰都爲己的。」

「那麼，爲什麼你情願讓自己受到這類稱呼呢？」

「可是，先生，如果法律是贊成我這一方的話……」

「但法律是絕不會贊成你這一方的。」

「這話十分可靠嗎，先生，嚇，十分，十分可靠嗎？因為，你瞧啦，這事是很重要的。」

「當然啦，這是十分可靠的。如果我不是在吃飯，我會把法令念給你聽的。可是，如果訴訟成立的話，你一定要失敗的。而我便永遠不許你再到我這裏來了，我毫不願意接待我所看不起的人。你聽好罷，你一定要在訴訟上面失敗的。」

「啊！不會的，先生，我不會失敗的。」塔布洛說。「你聽啦，區長先生，這是聖洛朗的人應當把大麥給我；這是在他那裏定好了大麥，而他現在不肯給我。我想在到執達吏那邊繳納訴訟費以前，預先有着勝訴的把握。」

詹勒斯達斯和醫生面面相覷，隱住了他們對這想要知道裁判事件的真相的人所想出來的巧妙的計劃的驚異。

「那麼，塔布洛，那人是個壞東西，你決不要和這種人交易。」

「啊！先生，這種人是懂得做生意的。」

「再見罷，塔布洛。」

「再見，區長先生，軍官先生。」

「怎樣，」當那放重利的人走了之後，倍納西說，「你相信這人在巴黎不會立刻成爲百萬富翁嗎？」

晚餐完了，醫生和他的寄居者回到客廳，他們在睡眠時候到來之前在那裏談着戰事和政治。消遣了剩下的夜晚。在那番談話裏，詹勒斯達斯表示了他對於英吉利人的最激烈的仇恨。

「先生，」醫生說，「我能够知道我有幸招待的客人是誰嗎？」

「我名叫畢爾·布律安，」詹勒斯達斯回答，「我是格勒諾布爾的中隊長。」

「好的，先生。你願意依照格納維耶先生的衛生法嗎？從早上，吃過早飯的時候起，他便高興陪着我一一道到附近去跑。你不一定會對於我所擔任的事情感着興趣的，因爲那些事情是那樣平凡。無論如何，你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區長，並且你不會在這地方看到一點你在別處不曾見過的东西，所有的茅屋都是相像的；可是，總之，你可以呼吸到空氣，並使你的散步有一個目的。」

「再沒有什麼比這提議還使我高興的了，我自己因爲怕使你麻煩，是不敢對你提議的。」

詹勒斯達斯少校——雖然他用了一個有計劃的假名，但我們還不妨保留着他的原名——被他的居停引進了一間位置在客廳上面的樓上的房間。

「好的，」倍納西說，「哲各特給你燒着有火。如果你還缺少什麼時，你的枕旁有着拉鈴的繩子。」

「我相信我不會缺少一點什麼了，」詹勒斯達斯叫說。「這裏連鞋拔都有了。這要是一個老兵纔能懂得這東西的價值！——在作戰的時候，先生，人們是常常想要燒掉一座房子來尋到一隻鞋拔呢……在幾度行軍以後，尤其是在交戰以後，有時腳在浸溼的皮鞋裏腫大起來，無論怎樣也脫不出來的；因此我曾好幾次穿着長靴睡覺。當祇有一個人的時候，這災難是還可以忍耐下去的呢。」

少校瞬着眼睛，好使最後兩句話蒙上一種深刻的狡猾；隨後他未免帶着幾分驚異之情開始瞧看一切都方便，清潔而且幾乎富麗的房間。

「多麼奢華啊！」他說。「你一定住得舒服極了罷？」

「請來參觀罷，」醫生說；「我是你的鄰居，我們祇隔着樓梯。」

詹勒斯達斯走進醫生的房裏，瞧見那是一間什麼陳設也沒有的房子時，頗覺意外。那房內壁上所有的裝飾是一種有着褐色薔薇形的，微帶黃色的，有些地方已經褪色了的舊紙。床是粗糙地漆過的鐵床，後面聳立着一根尖形的木柱，由那上面落下兩幅灰色棉布的帳幔，帳脚有一條壞的，狹小的，露出素底的毛氈；這床看來就像是一隻公立病院裏的牀鋪。枕畔有一隻四脚夜壺櫃，前面的兩隻脚滾動的時候發出一種拍板的響聲。三把椅子，兩張嵌着草墊的安樂椅，一隻胡桃木的斗櫃補足了這房傢具。——櫃上有一隻面盆和一隻很舊的水瓶，瓶蓋是用鉛的鉸鏈綴合起來的。壁爐裏面沒有燒火，一切刮鬍子必用的東西都丟在爐框的漆過的石上，而爐框前面是一塊用繩子掛着的古鏡。掃得乾乾淨淨的磚地，有些地方已經踏壞了，碎了，凹下去了。一些綴着綠色流蘇的灰色棉布的帷幔裝飾着窗戶。一切，連那攤着幾張紙，一隻文具匣，和幾枝筆的圓桌子，一切都在這簡樸的，彷彿被哲各特維持着的極端的清潔加上了一種修正的畫面裏，使人想到一種對於事物毫不在意，而卻充滿情緒的，幾乎是修道士的生活。一張開着在的門，使少校看到一間一定很少被

醫生使用的書房。那房子的情形和睡房大致相似。一些蓋着灰塵的書籍散亂地倒在蓋着灰塵的書架上，還有幾層木板，上面攔着一些貼着標記的瓶子，使人猜到藥劑在這裏所佔的地位比醫學還多。

「你會要問我這間房子和你那間房子不同的緣故罷？」倍納西接着說。「請聽我說啦，有些人使自己的客人住在屋頂底下，並叫客人使用一種變形得那樣厲害的鏡子，你向那裏面照着時，會覺得自己比本來面目小了或大了，或是病了，或是中風了，這種人我是始終覺得可羞的。難道人們不應當盡力使自己的朋友覺得他的臨時住室異常舒適嗎？在我看來，款待賓客一事同時是一種德行，一種幸福和一種奢侈；並且，無論你從那一方面去看，即使這事是一種投機行爲時也不除外，難道人們不應當爲他的客人，爲他的朋友展露一切生活上的諂媚和愛撫嗎？因此，在你的房間裏，有着漂亮的傢具，厚厚的毛氈，帷幔，時鐘，燭臺和過夜燈；你有蠟燭，你有哲各特的照顧——她一定給你拿來了嶄新的拖鞋，牛乳和她的懷爐。我希望你從來沒有比在故司祭的柔軟的沙發裏還要坐得更加舒適過，這沙發我不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買來的；可是在一切東西上面，如果你想找

到良好，漂亮，便利的典型時，那是真的非求助於教會不可。總而言之，我希望你的房間裏的一切都能合你的意。你可以在那裏得到鋒利的剃刀，優良的肥皂，和一切使人覺得家居之樂的小東西。可是，親愛的布律安先生，即使我的關於待客的意見，不能解釋我們兩間房子不同的原因，等到明天你看到我家裏出入的情形，你也一定會澈底了解我的臥房的貧陋和我的書室的零亂的來由的。

第一，我的生活不是一種家居的生活，我是一直在外面的。即使我留在家裏，農夫們也會不斷地來找我說話，我的身體靈魂和住室，都是屬於他們的。難道我能留心到禮貌和這些善良的人們無意中給予我的不可避免的損傷嗎？奢華是祇適於侯門，繡戶，和朋友的房間的。總之，我僅祇要在這裏睡覺罷了，何必收拾得富麗呢？並且，你真不能知道塵世的一切在我是怎樣不值一顧啊！

他們誠懇地握着手，道過一聲親切的晚安之後，便去睡了。少校在睡着以前，對於這不絕地在他心裏現得偉大起來的人物，有過不止一度的省察。

第二章 隴畝之間

一切騎士對於自己的牲口的愛護之情使得詹勒斯達斯一早便往厩房去了，他對於尼古拉給予他的馬匹的照拂感覺得滿足。

「已經起身了嗎，布律安少校？」向自己客人身邊走去的倍納西叫說。「你真是軍人啦，你到處聽到起牀的號音，連在鄉村裏面也聽到啦！」

「身體舒服嗎？」詹勒斯達斯用着這樣的問話回答他，同時很親切地向他伸着手掌。

「我是從來沒有確實舒服過的。」倍納西用着一半悲哀一半快活的口調回答。

「先生睡得好嗎？」哲各特對詹勒斯達斯說。

「啊呀！賢惠的嬖嬖，你簡直把那牀鋪收拾得像是給新娘子睡的啦！」

哲各特微笑着跟在她的主人和軍人後面。看見他們就了食桌以後：

「這位軍官先生究竟也還是好心人呢，」她對尼古拉說。

「當然啦，他已經給過我四十蘇呢！」

「我們起始可去看看兩個死人，」走出餐室時，倍納西對他的客人說。「雖然醫生們很少願意和他們的所謂犧牲者碰面，我卻要把你引到兩個你可以對於人性得到一種頗為奇異的觀察的地方。你在那兒可以看到兩幅對你證明山國裏的人在他們的情感的表现上和平原的居民是怎樣不同的畫面。我們這區位在山巔的一部分，保持着一些留有上古色彩的，使人模糊地想起聖經裏的場面的風習。在我們的層巒疊嶂上，有着一條被自然劃下的界線，從這條界線起，一切都改變着形狀：上面是力，下面是乖巧；上面是寬大的情緒，下面是一種始終對於物質生活的利益的和洽。除開那向北的山坡上住着一些蠢人，而向南的山坡上住着一些聰明人的亞酌谷不算外，僅僅被一條溪流劃分着的兩種人口，從身材，舉止，相貌，風習，職業各方面都可看出其不同來，我曾沒有在旁的地方看到過比在這裏還要容易感覺到的差別。這事使得一地的行政長官在對於羣衆運用法律時，不能不盡力斟酌地方的情形……可是馬已經預備好了，去罷！」

兩個騎士不一會兒便達到了一所位置在本區俯瞰着大攝忒萊茲羣山處的住宅。在這外表頗為清潔的房屋門口，他們瞧到一具覆着黑布的棺材，在四枝蠟燭中間，安放在兩把椅子上面。此外在一把小檯上，放着一隻銅盤，盤中有一枝浸在聖水裏的黃楊枝。每個過路的人都走進院子，在柩前跪下，念一遍天主經，並向棺材擲下幾滴聖水。在覆着棺材的黑布上面，聳立着沿門種植的綠色的素馨花叢，而在門框上面，則蜿蜒着已經發葉的葡萄蔓。一個年輕的姑娘掃完了房屋的前庭，以便應合這模糊的裝飾的需要，——連最悲哀的儀式也不能免的裝飾的需要。死者的長男，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農夫，靠着門柱一動也不動地站立着。他的兩眼裏滿含着眼淚，但沒有落下，或許他會不時悄悄地拭過。當倍納西和詹勒斯達斯把他們的馬匹繫在那些沿着一道矮牆——他們剛纔就打從這牆上注視着這場面——種着的白楊樹的一株上面，然後走入院子時，死者的妻正同一個拿着滿滿一鉢牛乳的女人從畜舍裏面走將出來。

「放勇敢點罷，我可憐的佩勒狄耶，」拿牛乳的女人說。

「啊！我的好嫂子，當一個人和一個男子同居了二十五年之久，那分離是非常難受啊！」

於是她的眼睛給眼淚弄濕了。

「請把兩個蘇的牛乳錢付給我好嗎？」她停了一停，向她的鄰居伸着手說。

「啊！嚇，我弄忘了。」另一個女人把錢遞給她說。「那麼，不要太傷心了罷，我的鄰居——嚇！倍

納西先生來了。」

「那麼，可憐的嬾嬾，你傷心得好一點了嗎？」醫生問道。

「啊，親愛的先生，」她哭着說，「不好一點也不行啊。我心想我的丈夫是不會再吃苦的了。他曾吃過那樣多的苦來——可是請進罷，先生們。——哲克！拿兩把椅子來給這兩位先生坐坐罷。嚇，動一動呀。哎得啦，你在這裏站一百年也不會使得你那可憐的父親復活的！並且現在你得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呢。」

「不用，不用，好嬾嬾，不要驚動你的兒子，我們沒有功夫坐。你有着一個好兒子，他會照看你，並且很能替代他的父親的。」

「那麼去穿衣服罷，哲克，」寡婦叫說，「人家快要來擡他了。」

「那麼，再會罷，嬖嬖。」倍納西說。

「再會罷，先生們，簡慢了。」

「這事你是瞧見的啦，」醫生說，「死在這兒是被人看作一種預料到的意外，它並不阻礙家庭生活的進行，並且這邊是絕沒有人服喪的。在村莊上，因為貧窮或是省儉的緣故，任何人都不要化錢服喪。所以在鄉下，喪是不存在的。然而，先生，喪既不是一種習慣，也不是一種法律；這是比習慣和法律好多了的東西，這是一種基於一切法律的制度，而遵守這種制度是和遵守法律一樣與同一的訓則——道德有關的。雖說這樣，但不論我和詹維耶先生怎樣努力，我們卻沒有能夠使我們的農民懂得公開的表現對於社會治安的維持是怎樣重要。這些剛剛得到解放的誠實人兒，還不適於把捉那些當使他們對於普遍的思想感到興味的新的關係，他們現在還祇能對於那些產生秩序和物質的幸福的思想感到興味；稍後，如果有人繼續我的事業，他們會能夠了解那些保持公共權利的訓則的。實際單是做一個正直的人還不够，並得現出一個正直的人。社會不單靠着一些道德的思想維持；爲着存續起見，它還需要一些和這類思想諧和的動作。在大部分農村裏面，在

約莫一百戶死去了主人的家庭，僅祇幾個具有銳敏的感覺的人對於死者保有長久的回憶；其餘的人們則在家主死去一年之後便已把他忘記得乾乾淨淨。這種忘卻豈不是一種大禍嗎？宗教即是一個民族的心，它表現那民族的情感並給他們一種目的來擴大那種情感；可是，沒有一個顯然受到尊敬的神祇，宗教是不存在的，因而人類的法律也就沒有任何效用。如果良心是完全屬於神的身體，便受着社會的法律的支配；然而，像這樣抹去一種宗教的痛苦^的記號，不藉着對於神祇——那打擊人而又安慰人，給予而又奪去塵世的幸福的神祇——的命令的顯明的忍受，給那些還沒開始思索的孩子和一切需要榜樣的人們強有力地指示服從法律的必要，豈不是一種無神論的發端嗎？老實說，我在過了一些嘲弄的沒有信仰的日子以後，卻在這邊懂得了宗教的儀式和家族的典禮的價值，懂得了家庭的習慣和祝祭的重要。人類社會的基礎始終是家庭。權力和法律的活動是由家庭開始的，人們最少應當從家庭學會服從。由種種結果看來，家庭精神和親權是兩種在我們的新的立法制度裏還太欠發揮的原則。然而家庭、村、縣，我們的整個國家都在這裏。因此法律應當以這三個大綱作基礎。據我的意思，夫婦的配合，小孩的誕生，父祖的死亡，是不嫌鋪張的。

成爲加特力教的權力的，使得加特力教在習俗裏面那樣根深蒂固起來的，便恰是它在人生的嚴重的境地出現時的烜赫。當牧師在完成他的使命並知道帶着一種崇高的基督教的倫理執行他的職務時，加特力教便使得當時的境地充滿了那樣偉大的，那樣純潔動人的鋪排。以前，我把加特力教看作無數偏見和被巧妙地利用着的迷信——一種明達的文化應當加以制裁的迷信——的集合。在這裏，我卻承認了它的政治的需要和倫理的效用；在這裏，我竟至由表現它的那個字的價值懂得了它的權勢。宗教 (Religion) 即是關係 (lien) 之謂，並且教式 (culte) 換句話，表現的宗教 (religion exprimée) 確實成了能夠連繫諸種社會並給它們一種持久的形式的唯一的力。總而言之，在這裏，我呼吸到了宗教投在人生的創傷上的清涼劑；我毫不費力地感覺到它和南方國家的熱情的風習配合得非常巧妙。——請你走那條往上去的路罷，「醫生打斷自己的話說，「我們得跑上高岡。從那裏，我們便俯臨着兩個豁谷，而你便可以在那兒看到一片美麗的景緻。站在超出地中海約莫三千尺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沙瓦和多慧勒，里昂勒 (註二九) 和洛倫 (註三〇) 的山巒。在那裏我們便到了另一個村境，另一個山國的村境了。在那裏，你可以從格納維耶先生的一個農

莊上看到我和你說過的場面，看到這實現我的關於人生大事的思想的自然的鋪張。在這一村裏，人們都敬虔地服着喪。窮人們向人捐錢去製孝服。遇着這樣的情況，任何人都會慷慨解囊的。一個寡婦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哭哭啼啼地談着她的損失；在她遭到不幸後的十年裏，她的情感還和第二天一樣深刻。在那邊是流行着家長的風習，父親的權力是沒有限制的，他的言語是不能反抗的；他獨自坐在食桌的上端用餐，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們服侍着他，在他周圍的人和他說話時必須用着一定的敬語在他面前每個人都站立着並把帽子摘下。是這樣教養大的人們都會具有感到自己的權勢的天性。據我的意見，這類習慣構成了一種高尚的教育。因此，在這一村裏人們都大致正直，省儉勤勉。每一家人家的父親，等到年齡高了不能工作的時候，都照例把自己的財產平均分給自己的孩子們；而他的孩子們便供養着他。在上一個世紀裏，有一個九十歲的老頭兒，在把他的財產分給四個兒子之後，他每一年在每個兒子家裏住三個月。當他離開長子到次子家去的時候。

(註一九) Lyonnais 法國舊省名，首府爲里昂 (Lyon)。

(註三〇) Rhône 由里昂勒及波耐勒 (Beaujolais) 一部分地方組成的一個行政區域。

他的一個朋友問他道：「那麼，你滿意嗎？」——「是呀，滿意啦，」老頭兒對他說，「他們都把我當作他們的孩子一樣看待呢。」先生，這句話會使一個著名的倫理學者，一個當時在格勒諾布爾駐防的，名叫娃威納格（註三一）的軍官覺得那樣可取，以至他在巴黎的好幾個沙龍裏談着這事，而一個名叫尚孚（註三二）的文士便從那些把這漂亮的話語聽去寫在他的書裏。然而我們這邊有些話語常是比這句話更加警拔呢，不過缺少够得上聽取它的史家罷了……」

「我在波希米和匈牙利看到過一些摩納夫派（註三三）和洛拉派（註三四）的教徒，」詹勒斯達斯說：「這都是一些和你的山國的居民頗為相似的基督教徒。這些誠實的人們以一種天使似的

（註三一）Vauvenargues (1715—1747) 法國倫理學者，著有 Maximes（格言集）

（註三二）Chamfort (1741—1794) 法國倫理學者。

（註三三）Frères Moraves 是一四五七年由 Jean Hus 的門徒在勃拉格（Praque）創立的教派，其徒衆奉行 Communisme 而神甫可有妻室。

（註三四）Lollards 是十三世紀末在英國產生的教派，其領袖 Walter Lollard 於一三二二年在 Cologne 焚死。

耐心忍受着戰爭的痛苦。」

「先生，」醫生回答道，「淳樸的風習是應當到處相似的。「真實」祇有一個形式。不錯，鄉下的生活埋沒許多思想，可是這種生活卻減低罪惡而擴大德行。實際，聚在一個地點的人越少，罪惡過失，惡劣的情緒也便越少。空氣的清澄對於風習的純潔是大有助力的。」

步行走上一條石子路的兩個騎士，這時達到了倍納西說過的高岡上面。這地方圍繞着一座很高的，但卻完全赤裸着的，聳立在那兒的高峯，高峯上面沒有任何植物的根苗；峯巔是灰色的，四面龜裂着，形勢險阻，無法攀登；那被岩石包容着的肥沃的土地，便展開在這高峯底下，並在約莫一百畝的面積裏面凸凸凹凹地包圍着它。在正午時候，由一個廣闊的裂口看去，可以一目望見法國境內的莫里安山脈，多芬勒沙瓦的岩石和里昂勒的遙遠的山巒。當詹勒斯達斯凝視着這被春天的陽光充分照見的景色時，他聽到了一些悲哀的叫聲。

「來罷，」倍納西對他說，「唱歌已經開始了。「唱歌」是人們給予這一部分喪儀的名稱。」於是軍官在高峯的向西的一面，瞧見一個大農莊的那些組成一個完美的正方形的建築物。

全用花崗石造成的穹窿形的正門有着一種壯大的氣概，而一些種在房子周圍的古老的樹木和生長在屋角上的植物，更使這建築物顯得古香古色。正屋建在院子的頂裏面，院子兩邊有着倉屋，羊舍，廐房，畜屋，車庫，而當中是那儲積肥料的大泥沼。在闊綽而又人口衆多的農莊上，通常顯得那樣熱鬧的這院子，此刻卻靜寂而又陰慘。飼養家禽處的門已經關上了，那些畜生都留在牠們的圈子裏，從那裏發出的牠們的叫聲幾乎不能聽到。畜屋和廐房都細心地關好了。通往住宅的小徑已經掃得乾乾淨淨。這平常該是亂七八糟的地方的秩序井然，這在一個那樣吵鬧處所的荒涼與靜寂，山國的寧謐，峯巔投來的陰影等，全都使人感到一種壓迫。

詹勒斯達斯雖受慣了強烈的印象，但當他由大門走向佃農的住所時，看到十二三個哭泣着的男女，排列在大廳門外，帶着一種可怕的合一的節拍，接連兩次，一齊叫着：「主人死了呀！」也不禁顫慄起來。這叫聲完了，屋裏面便發出一片悲泣，而一個女人的聲音由窗口傳了出來。

「我不敢去混在這種悲痛裏面，」詹勒斯達斯對倍納西說。

「或是爲了看看有沒有什麼因爲悲痛引起的意外，或是爲了檢查死亡的真偽，我是一直要

來拜訪那些遭到喪事的人家的，「醫生回答：『你可以放膽陪着我；並且那場面是那樣莊嚴，裏面有着那樣多的人客，你不會給人注意到的。』」

跟在醫生後面走着的詹勒斯達斯，在第一間房子裏便真的看到擠滿了親族。兩人一齊由那許多人裏面走過，立在一間和大廳相連的臥房門口；那大廳是作廚房和集合全家用的。——說是全家還不對，應當說是全個團體，因為食桌的面積表明這屋子平素是住有約莫四十個人的。倍納西的到來，打斷了一個身材高大，衣飾樸素，頭髮散亂着，以一種動人的姿勢把死者的手握在自己手裏的女人的演說。死者穿了他的最好的衣裳，僵臥在他的牀上，牀上的帳子已經捲起。這流露出天國的寧靜的臉孔，尤其是那飄蕭的白髮，產生一種戲劇的效果。牀的兩側位置着死者的兒子們和他們夫婦倆的最近的親屬，夫婦兩方的親屬分開着，婦家的親屬居左，死者的親屬居右。男子和女人都跪着，祈禱着，其中大部分都在哭泣。牀的四周點着蠟燭。小教區的司祭和他的助手坐在房中間揭開着的棺材的兩旁。看到這一家的領袖睡在這準備把他永遠吞沒的棺材的前面，這真是一種悲劇的景象。

「啊！我親愛的主人，」寡婦指着醫生說，「既然這最優秀的人的科學都沒有能够救全你，那麼可見上天註定要你先我去世了！是啊，這曾經那樣懇切地緊握過我的手，現在已經冰冷了！我永遠失去了我的親愛的伴侶，而我們的家庭永遠失去了它的寶貴的領袖；你真是我們的指導者啊。哎！所有和我一同哭着你的人們都認識你的心的光明，你本身的價值，但祇有我懂得你是怎樣溫柔和有耐性啊！我的丈夫，我的男人，難道真得和你永別嗎！和你，我們的支持者，和你，我的善良的主人永別嗎！而我們——全是你的孩子，因為你對於我們每人都是一樣疼愛的——我們都失去我們的父親了！」

寡婦撲在死屍上，緊緊地把它抱着，給它蓋滿了眼淚，吻着它使它溫暖起來；而在她這暫時沒有說話的當兒，僕人便呼喊着：

「主人死了呀！」

「是啊，」寡婦接着說，「他死了，這親愛的最得人疼的人兒。他使我們得着麵包，他為我們種植，收穫，他一面溫柔地領着我們生活，一面替我們圖謀幸福；現在在頌揚他的時候，我可以說他從

來沒有使我得到絲毫痛苦，他是善良，強壯，而又饒有耐性；並且，當我們磨難他，想回復他的寶貴的健康時，他便說：「讓我去罷，我的孩子們，一切都沒用處了！」而這溫和的人兒早幾天還用着同樣的聲音對我們說過：「一切都好，我的朋友們！」是啦，天啊！祇要幾天功夫便够奪去一家人家的快樂，便够在使這最好的人閉上眼睛的當兒，令我們的生活黯然無光。這真是一個最正直，最可敬，把犁的本領沒人能够比擬，不論白天或是晚上都無所懼怕地在我們的山上奔跑着，而轉來時始終對着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微笑着的人兒啊！他的確是我們衆人最愛的人兒，當他不在的時候，家裏便悽戚起來，我們吃飯都不開胃了。嗚！現在便會弄到什麼樣子呢，當我們的最愛的保護者將被埋在地下而我們將永遠不能再看到他的時候！永遠，我的朋友們！永遠，我的和善的親屬們！永遠，我的孩子們！我的孩子們！失去了他們的好父親，我的親屬們！失去了他們的好親屬，我的朋友們！失去了他們的好朋友，而我呢，我失了一切，正像房屋失去了它的主人一樣！

她拿着死者的手，跪下來好讓自己的臉孔在那手上貼得更緊，並吻着那手。僕人們叫了三次：「主人死了呀！」

這時，死者的長子走近他的母親，對她說道：

「母親，聖洛朗的人們來了，應當拿點葡萄酒款待他們纔行。」

「我的兒，」她離去那用來表現她的情緒的莊嚴而又悲戚的口調，低聲回答着，「把鑰匙拿去罷，你現在是這一家的主人了；你看你父親在時會怎樣招待他們，你要使他們覺得什麼也沒有改變……——讓我再儘量看你一下罷，我的高貴的男人！」她接着說。「可是，唉！你不能再感覺到我了，我不能將你再弄暖了！啊！我現在所要做的祇是再安慰安慰你，使你知道當我生活一天，你便會在那曾經被你弄得快樂過的心上存在一天；我會因為我的幸福的回憶而感到愉快；並且你的親愛的紀念會存留在這房間裏面。是啦，當上帝還把我留在這兒的時候，這房間會一直充滿着你聽我說啦，我親愛的男人！我發誓要使你的臥牀一直保留現在的樣子。我以前是不會離開你獨自在這牀上睡過的，那麼讓它以後一直空虛而且寒冷罷。在失掉你的當兒，我將失去陶養女人的一切：主人，配偶，父親，朋友，伴侶，男人，總之一切！」

「主人死了呀！僕人們叫喊着。」

當大家跟着發出那樣的叫喊時，寡婦握着吊在腰上的剪刀，將自己的頭髮剪下一把，放在她丈夫的手裏。這時大家都寂然無聲。

「這舉動是表示她不會再離了，」倍納西說。「許多親屬在等着她的決心。」

「拿着罷，我親愛的主人！」她以一種使得衆人感動起來的真摯的口調說；「在墳墓裏保持着我給你的信誓罷。這樣我們便會永遠結合着，而我便會憑着對於這使你的靈魂復活的血統的愛情，留在你的孩子們裏面。你能够聽到我的話嗎，我的男人，我唯一的寶藏！並且能够懂得你雖是死了，還能使我生活，爲着服從你的神聖的意志和爲着尊重你的紀念而生活嗎？」

倍納西將詹勒斯達斯的手緊緊地握了一下，使他跟着他走，於是他們出來了。第一間房子擠滿了從另一個也是位置在山國裏的村落跑來的人們；大家都靜默着，冥想著，好像翹翔在這屋子上面的悲痛和哀悼已經抓住了他們似的。當倍納西和少校跨過門限時，他們聽到那些不速之客裏面的一個和死者的兒子說着這樣的話：

「他究竟是什麼時候死的呢？」

「啊！死者的長男，一個二十五歲的漢子叫說，「我不會看到他死的，他曾叫過我，但我那時不在他身邊！」

他的嗚咽打斷了他的話語，但他繼續說：

「先一天，他對我說：『孩子，你到鎮上去把稅還了罷，我的殯儀會使你們把它忘掉，而我們便會要過了期限的，這卻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那時他現得好些，我呢，我便照着他的話還稅去了。當我不在的時候，他便沒有讓我受到他的最後的抱吻而瞑目長逝了！在他彌留的當兒，他竟沒有看見我像以往一樣伺候在他的身邊！」

「主人死了呀！有人叫喊着。」

「唉！他死了！而我既不會得着他的最後的顧視，也不會聽到他的最後的呻吟。我怎麼竟會注意到稅款上面去呢？即使把我們所有的錢都罰去，不也比離開家裏好嗎？我們的財產能够抵得上他的最後的訣別嗎？不能的……天啊！如果你的父親病了，你千萬不要離開他，奮恩，不然你會要終身抱憾的。」

「我的朋友，」詹勒斯達斯對他說，「我曾見到過千千萬萬的人捐軀沙場而死，並沒有等待他們的孩子來和他們訣別；因此你可藉以自慰，沒有給父親送終的人並不祇是你一個呢。」

「但親愛的先生，這是一個，」他涕淚交流的回答着，「這是一個那樣好的父親啊！」

「這番弔辭，」倍納西一面說，一面領着詹勒斯達斯向那農場的雜屋走去，「要繼續到死屍放入棺材的時候纔止，而這其間，悲哭着的女人的演說將愈加猛烈、愈加富於想像。可是，要能够在這莊嚴的集會面前大放厥詞，必須是一個憑着一種沒有污點的生涯取得了這樣說話的權利的女人纔行。如果寡婦有着一絲兒咎心的過錯，她便連一句話也不敢說的；不然，這便是自己裁判自己，自己同時做着原告和推事。這種用來判決死人和活人的習慣不是非常高尚的嗎？喪要八天以後會合着所有的親友舉行。在這一星期內，所有的親屬都和死者的孩子與未亡人住在一塊，好幫助他們鋪排一切並安慰他們。這集會在精神方面有着很大的作用，它可以藉着人們和旁人相敘一處時的謹敕的心理，抑住不好的熱情。末後，舉喪的日子到了，所有的親屬都在一個盛大的宴會後告別歸家。這一切都極嚴重，凡是對於一個家庭的領袖的喪禮有虧的人，以後便要為衆人所不

齒的。」

這時醫生走到了畜舍的門口，他把門開了，領着少校進去參觀。

「瞧啦，少校，所有我們的畜舍都是照着這樣子改造了的。你看好極了罷？」

詹勒斯達斯禁不住嘆美着這將母牛和雄牛分作兩行排列着的廣大的地方；牠們的尾都轉向側面的牆壁，而頭則朝着畜舍的中央；牠們是由一條開在牠們和牆壁之間的頗為寬闊的小徑走進那畜舍的。牠們的透亮的食槽讓人們看到牠們的生着角的頭和閃亮的眼睛。這樣，主人便可以容易巡視他的牲口。攔在那鋪有樓板似的屋架上的葛藤，毫不費力並且毫無損失地落在食槽上。在那兩行食槽中間，有着一大片鋪着磚石的，清潔的，並且流通着新鮮的空氣的地方。

「在冬季，」倍納西和詹勒斯達斯在畜舍中央邊走邊說，「消夜和工作都是在這兒共同舉行的。他們在這兒擺着桌子，大家這樣便宜地取暖着。關羊的房子也是照着這方法建築的。你真想不到畜生是怎樣容易習於有秩序呢；當牠們轉回畜舍時，我是時常對牠們嘆賞不置的；牠們裏面的每一匹都認得自己的次序，而會對於應當先進去的讓路。你瞧啦！在畜生和牆壁之間有着足夠

的地方可以給人擠乳或洗刷牲口；並且地面是斜的，好使水容易流出。」

「從這畜舍便可判斷出其餘一切。」詹勒斯達斯說：「並不想奉承你，這的確是好成績。」

「這些成績並不是容易得來的啊。」倍納西答說：「可是還有這些牲口又是怎樣好的牲口呢！」

「不錯，牠們都肥壯極了，你是有理由在我面前誇讚牠們的。」詹勒斯達斯回答。

「現在，」醫生在騎上馬並走出了大門時接着說：「我們將要橫過我們的新的開墾地，和種植麥子的地方，那被我叫做博絲（註三五）的我們村裏的小小的一角。」

兩位騎士在田野裏走了約莫一小時光景，軍人對着醫生稱讚那些田野的良好耕作；隨後他們循着山嶺向鎮上的地方走去，有時談着，有時沈寂着，全看那許可他們說話或是逼着他們緘默的馬的步伐而定。」

「我昨天曾應許你，」倍納西在走到一個小小的山峽——兩個騎士要由那兒跑進大盆地

（註三五）Beauce 法國地名，該處土地肥沃，盛產小麥。

的山峽時，對詹勒斯達斯說，「把在拿破崙沒落以後，兩個從軍隊裏轉來的兵士之一指給你看。如果我没有弄錯的話，我們再走幾步便可找到他了。他正在挖掘一個被沙灘填滿了的，儲積山水的天然池塘。可是爲着使你對於這人感到興趣起見，必須把他的身世告訴你纔行……他名叫龔德南；他是在一七九二年大徵募的時候入伍的，那時他年方十八，被編在破兵裏面。他以一個單純的兵卒，在拿破崙的號令底下，參加過意大利的戰役；他跟着拿破崙去過埃及，到亞米陽（註三六）和約簽字以後纔由東方回來；隨後，在帝國時代，他被編入近衛軍的造橋工兵隊裏，一直在德意志服役着。而最後，這可憐的工人還到過俄羅斯。」

「這差不多是我的一位戰友啦，」詹勒斯達斯說，「我曾參加過同樣的戰役。要抵抗那叫人難以相信的種種不同的氣候，真得是銅筋鐵骨纔行呢！叫一些在橫貫過意大利、埃及、德意志、葡萄牙和俄羅斯以後的人還能活在世上，這的確是上帝的一種新發明啊！」

「因此你可以看到一個結實的漢子，」倍納西接着說，「你是認識俄羅斯的潰敗的，這事用

（註三六）Amiens 法國北方城名。一八〇二年，英、法、西班牙、荷蘭諸國曾在此簽訂和約。

不着再和你講。我所說的人便是柏勒齊拉河（註三七）上造橋工兵之一；他對於搭架退兵橋梁一事曾盡得有力，而爲着安插第一道支柱，他曾把半身浸在河裏。領率造橋工兵的愛布烈將軍（註三八），據龔德南說，祇能找得四十二個相當勇敢的人來擔任這項工作。並且愛布烈將軍自己還得浸在水裏鼓勵他們，安慰他們，允許他們以後每個人得到一千佛郎的養老金和十字勳章。第一個跳進柏勒齊拉河的人，腿子被一個巨大的冰塊帶走了，而人亦隨之。可是你從下面的結果可以更加明白那工程的困難：四十二個造橋工兵裏現在祇剩了龔德南一人。其中三十九個死在柏勒齊拉河上，而剩下的兩個則在波蘭的慈善醫院裏淒慘地完結了。這可憐的兵士到一八一四年布爾朋（註三九）王朝復辟以後纔從味爾拉（註四〇）回來。龔德南每次談起都眼淚盈睫的。愛布烈將軍那時

（註三七）Berézina 俄國鄰近波蘭處之河流，一八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拿破崙由莫斯科退回，在此架橋渡兵。

（註三八）General Eblé (1785—1812) 拿破崙名將之一。

（註三九）Bourbons 法國歷史悠久之王朝，導源於聖路易（Saint Louis）之第六子 Robert de Clermont

（註四〇）Vilna 波蘭城名

早已去世。變成聾子和廢人，而且不知道寫讀的這造橋工兵，於是既沒有人依靠，也沒有人保護……一路討飯到了巴黎的他，便在那裏向陸軍部的各科辦事處奔走運動，他並不希望得到人家允許給他的一千佛郎的養老金和十字勳章，而祇想得到他在服過二十二年的兵役並不知參與過多少戰爭以後有權可以得到的退伍金；可是他既沒有得到欠餉，也沒有得到路費，也沒有得到養老費。他向所有被他救了性命的人求告了一年，但都沒有效果，於是這造橋工兵便悲傷而又安命地回到了此地。這無名英雄以每一「安」〔註四一〕十個蘇的代價給人挖掘溝渠。慣於在沼澤裏面工作的他，正如他自己所說，有着任何工人都不能擔任的工作。他浚着泥沼，在被水浸了的牧場上挖掘着濠塹，每天可以賺到三個佛郎左右。他的聾病使他現得愁慘；他生性不愛說話，但他卻是一個很有感情的人。我和他是好朋友。我在沃斯特爾立茨〔註四二〕的戰役，皇帝的祝典，滑鐵盧的潰敗

〔註四一〕 Toise 法國以前尺度單位，約當一米突九四九。

〔註四二〕 Austerlitz 以前屬奧國，現在屬捷克的一個城市。一八〇五年十一月二日，拿破崙擊敗奧軍與俄軍於此。

那些紀念日子，邀他到我家裏晚餐，餐畢吃着菓點的時候，我還贈給他一個拿破崙（註四三）作爲每一季的買酒之資。並且我對於這人所有的敬意是全村的人都有的，全村的人都祇希望供養他。如果他工作，那是由於他的自尊心的緣故。在他所去的一切人家，每個人都照着我的樣子尊重他，留他吃飯。我給他的那枚二十佛郎的貨幣，如果不是當作皇帝的肖像送給他，他是決不肯受的。他所受到的不義的待遇使他深深地傷心了，可是他抱恨沒有得到他的養老金還不及抱恨沒有得到十字勳章那樣厲害。祇有一宗事情使他得着安慰。當柏勒齊拉河上的橋梁造成以後，愛布烈將軍領着那些壯健的造橋工兵去覲見皇帝時，拿破崙曾抱吻過我們的可憐的腿德南。沒有這回抱吻時，他也許早就死了；他是單靠着這回憶和拿破崙轉來的希望生活着的。人們無論怎樣也不能使他相信拿破崙已經去世；並且，因爲他以為皇帝的被俘是英吉利人所賜，我相信他會藉着最輕微的口實，弄死那在旅行取樂的最好的 aldermen（註四四）！

（註四三）法國舊幣名，值二十佛郎，上有拿破崙像，故名。

（註四四）英國市行政官。

「去罷！去罷！」詹勒斯達斯從聽着醫生談話的那種深刻的注意中覺醒過來，叫說道：「快點去罷，我想看看這人！」

於是兩位騎士使得他們的馬匹快跑起來。

「另一個兵士，」倍納西接着說，「也是這種在軍隊裏苦過的鐵漢之一。他像所有的法蘭西的兵士一樣，經歷過子彈，打擊和勝利；他受過許多痛苦，而始終祇有着毛織的肩章。他生性快活；他熱愛着那在瓦龍狄納的戰場上把勳章授給他的拿破崙。真正的多芬勒人的他，始終留心使自己有條不紊；因此他有着他的養老金和受助者的待遇。這是一個在一八一二年編入近衛軍的，名叫歌格納的步兵。大致說來，他是龔德南的女僕。兩人一同住在一個叫賣商的寡婦家裏，他們的錢也都交給她管着；那和善的女人供給他們的衣食住，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照拂着。歌格納是這兒的郵差。因着這資格，他便成了本地傳佈新聞的人物，而敘述新聞的習慣又使他成了消夜的健談者，名副其實的故事家；因此龔德南把他看作一個才智之士，一個頑皮的人。當歌格納談着拿破崙時，造橋工兵好像祇要他的嘴巴一動便猜着了他的話語似的。如果今天晚上他們來參加那

在我的一個倉屋裏舉行的消夜會時，我會把這場面指給你看的。——那時我們可以看見他們而不被他們看見。可是我們已經靠近凹地了，而我卻沒有瞧見我的朋友那造橋工兵。」

醫生和少校仔細地看着他們的四周，他們祇見到鋤頭，鶴嘴，獨輪車，和放在一堆黑泥旁的斐德南的軍服；在那些差不多全都被小灌木蔭覆着的，高高低低的洞窟似的，把水引來的石子上卻沒有半點人跡。

「他決不會離得好遠的。——喂！斐德南！倍納西叫喊着。

詹勒斯達斯這時瞧見一個土堆的樹叢裏飄出煙氣，便用手指給醫生看，醫生重覆叫着。一會兒，那老年的造橋兵伸出頭來，認得是區長，便由一條小路走將下來。

「好啦，老朋友，」倍納西用手掌做着一個傳聲筒對他叫喊着，「這是一位弟兄，一位想要看看你的到過埃及的弟兄。」

斐德南迅捷地把頭擡向詹勒斯達斯，並對他投着老兵們因為時時要迅速測量自己的危險所養成的深刻而又搜索的一瞥。看到少校的紅帶後，他便一聲不響地行着舉手禮。

「如果 le petit tondu (註四五)還活着的話。」軍官對他叫道，「你會得着你的勳章和一筆豐富的養老費的；因為你曾救了現在所有戴着肩章而一八一二年十月一日在柏勒齊拉河彼岸的人啊。可是，朋友，」少校跳下馬，握着他的手，帶着一種突發的真情的流露補說道，「我不是陸軍部長啊。」

聽着這番話時，老年的造橋兵把煙斗裏的灰敲得乾乾淨淨，緊捏在手裏，然後挺直着身子，微低着头說：

「我不過盡了我的職務罷了，長官，可是別的人對於我卻沒有盡過他們的職務。他們向我要求證件！我的證件！……我回答他們道，「但我的證件即是二十九號公報啦！」」

「你得再去要求，兄弟，如果有人援助，你現在斷斷不會得不到公道的。」

「公道！」老造橋兵以一種使得醫生和少校都顫慄了的聲調叫道。

暫時沈默了一下。在這沈默的當兒，兩個騎士都疑視着這被拿破崙從三世的人裏選出來的

(註四五)拿破崙的暱名。

銅打鐵鑄的兵士的斷片。龔德南的確是這折而不斷的，不能毀滅的集團的良好樣本。這老頭兒身長幾乎不到五尺，他的上身和兩肩異常寬闊；他那灰褐色的，有着一條條的皺紋的，凹陷的，但卻多筋的臉孔，還保留着多少勇武的痕跡。他身上一切都有着一種粗蠻的氣質；他的額角像一大塊石頭；他的灰色而且稀疏的頭髮無力地下垂着，彷彿他那疲倦的頭顱已經缺少生命；和從粗劣的襯衫的裂口顯露出來的一部分胸脯一樣蓋滿着汗毛的他的手臂，顯出一種異常的力氣。總而言之，他豎立在他那幾乎盤曲着的腿上，正像豎立在一個不能搖撼的基礎上一樣。

「公道？」他重覆說着，「我們是永遠得不到公道的！我們絕沒有查封財產的官吏代我們追求債款。並且，因為這東西一時都不能空的緣故，」他拍着肚子說，「我們沒有時間等待。於是，看到那些在辦公室烤火度日的人們的話語並沒有蔬菜的效力，我便回來從公共財產上掙取我的薪餉，」他用鋤頭掘着爛泥說。

「我的老弟兄，這事是不能夠這樣繼續下去的！」詹勒斯達斯說。「我也是被你救了性命的人，如果我不助你一臂之力，那我便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我是記得曾在柏勒齊拉河的橋上

走過的，我還認識一些勇敢的漢子也，都有着始終新鮮的記憶，而他們會幫助我使你受到你所應當得着的祖國的酬報。」

「他們會把你叫作拿破崙黨！請你不要干與這事罷，我的長官。並且，我曾迅速地逃開了他們，像一顆射出的子彈一樣鑽在這邊的土裏。不過，在沙漠的駱駝上旅行過，在莫斯科的火旁飲過一杯葡萄酒以後，我是料不到要老死在我父親所種的樹底下的。」他重又工作着說。

「可憐的老頭兒，」詹勒斯達斯說。「處在他的地位，我也會同他一樣辦的；我們已失去了我們的父親啊。——先生，」他對倍納西說，「這人的忍從使我異常難受；他不知道我對他怎樣關切，而以爲我也是那類不懂得士卒的艱苦的鍍金的混蛋之一。」

他突然轉來，抓着造橋兵的手，在他的耳畔叫說道：

「憑着我所佩戴的，而以前表示榮譽的勳章，我對你發誓，我將竭盡人力使你得到一筆養老金，如果陸軍部長那邊碰上十個釘子還不成功時，我便去請求國王、世子，和滿朝公卿！」

聽着這番話時，老斐德南顫慄了一下，凝視着詹勒斯達斯說：

「然則你是從行伍出身的嗎？」

少校點了一點頭。造橋工兵看到那回答時，便措一措手，抓着詹勒斯達斯的手，以一種非常感激的動作把它緊緊握着，對他說道：

「我的將官，當我在那邊跳入水中時，我已把我的生命施給軍隊了；所以，現在我既然還活着，我便已經佔了便宜。聽啦，你想澈底明白我的心思嗎？告訴你罷，自從「那一位」去職以來，我對於任什麼事都沒興味了。末了，他們指定我來這裏領取兩萬佛郎，」他快樂地指着土地補說道，「而我便零碎地領取着，正如「那一位」所說！」

「那麼，弟兄，」被這崇高的饒恕感動了的詹勒斯達斯說，「你至少在這裏有着你不能阻止我給你的唯一的東西啦。」

少校拍了拍胸脯，把造橋兵凝視了一會，然後再跨上馬，繼續在倍納西身旁走着。

「這類行政上的殘忍引起窮人對於閹人的鬭爭，」醫生說。「暫時當權的人們，永遠沒有認真想到對於一個平民所施的不義的必然的發展。一個被逼着每天掙取自己的麵包的窮人，不能

鬭爭多久，這是真的；可是他會說話，而他會在一切痛苦的心裏得着回應。唯一的一宗不義，因為有許多人都覺得自己受着打擊的緣故，便變成多數不義。酵母在醱酵着。然而這都不算什麼；這事還會發生一種更大的壞處。這類不義使得一班民衆對於上層社會懷着深刻的仇恨。資產家始終是窮人的敵人，他使他受不到法律的保護，欺騙他，偷盜他。在窮人看來，偷盜既不復是過失，更不復是罪惡，而祇是一種報復。如果一個行政官在當使小民得到公道的當兒，卻虐待他們，騙去他們所已經取得的權利，那麼我們怎麼還能要求那些沒有麵包的不幸者忍受他們的苦痛並尊重人家的所有權呢？……我想到一個在辦公室擔任拂拭文件上的灰塵的當差，有着已經許給斐德南的一千佛郎的養老金時，我便不禁顫慄着。而還有一部分從來沒有注意人家的過分的痛苦的人，卻責難着平民的過分的報復！可是，當一個政府釀成的個人的不幸多過它所釀成的福利時，隨便一宗偶然的事便都可以使它傾覆；而民衆在把它推翻的當兒，會隨着自己的意思和它算帳。一個政治家應當一直替窮人主張正義，正義是完全爲着他們發明的啊！

當走入鎮上的地面時，倍納西在路上瞧到兩個行人，於是他對那已經有好一會埋頭無語的

少校說道：

「你已經見到一個老兵所忍受的苦楚了；現在你又見到一個老農夫所忍受的苦楚。你瞧，這是一個一生爲着別人墾闢，耕作，播種，收割的人兒。」

於是詹勒斯達斯看見一個可憐的老頭兒和一個老太婆一道走着。男的像是有着坐骨神經痛 (sciaticque) 的毛病，兩脚登着很壞的木鞋，步履艱難。他的肩上搭着一隻背囊，囊內搖幌着幾樣工具，被汗水和長久的使用弄黑了的那些工具的把手，發出微微的響聲；後面的袋裏盛着他的麵包，一些生葱和胡桃。他的腿子像是屈曲着。被工作的習慣弄變了的他的背，逼着他弓着身子走路；因此，爲着保全自己的平衡起見，他扶着一根長長的拐杖。像雪一樣白的他的頭髮，在那被風雨弄紅了的，用白線縫補着的破帽底下飄蕩着。綴着許多補釘的他的粗布衣服現出種種深淺不一的顏色。這是一種人類的廢墟——一種具有一切使得敗瓦頽垣現出那樣動人的特性的人類的廢墟。比較現得端正一點的他的女人，也一樣滿身襤褸，戴着一頂粗糙的帽子，背上負着一隻圓而扁的瓦器，用一根從把手裏穿過的皮帶縛在身上。他們聽到馬蹄聲擡起頭來，看見是倍納西時便都

立住了。這一個完全給工作累壞了，而另一個，他的忠實的伴侶，也一樣毀損了的兩位老年人，都現出一副難看的面孔：輪廓被皺紋掩沒了，皮膚給太陽曬黑了，給風吹硬了。他們過去的生活雖不會刻劃在他們的臉上，但他們的態度可以使人猜到它的。他們都會不斷地工作着，並不斷地一同痛苦着，他們要分擔很多苦楚而祇能享到些許快樂，他們像是囚犯住慣了獄舍一樣，已經習慣於他們的否運；在他們身上，一切都是天真無邪的。他們的面貌，並沒現出一種顯明的快樂。但將他們細細看去，他們的單調的生活，那麼多的窮人們的運命，幾乎像是值得羨慕的一樣。他們身上雖然有着痛苦的痕迹，卻沒有悲哀的痕迹。

「喂，正直的莫洛爹，那麼，你決心要一直工作着嗎？」

「是啦。倍納西先生。我在死去以前，還可以替你開闢一兩片荒地呢。」兩顆小小的黑眼睛興奮起來的老頭兒快樂地回答着。

「你的女人背上負的是葡萄酒嗎？如果你不願意休息的話，至少該喝點葡萄酒啦。」

「休息嗎！這使我厭倦的。當我在太陽底下從事墾闢時，太陽和空氣使我振作起來。至於葡萄

酒，對啦，先生，這是葡萄酒，而我知道這是你使我們幾乎憑空從果爾特耶區長那邊得到的。啊！你儘管狡猾，我們仍舊懂得是你的花樣呢。」

「那麼，再見罷，莫洛。你們今天一定是到尚飛律那塊地上去的罷？」

「是呀，先生，這塊地是昨天下午開始的。」

「努力罷！」倍納西說。「你們有時看到這幾乎全是由你們兩人開闢出來的山嶺，一定非常高興罷？」

「真是啦，先生，」老太婆回答道，「這是我們的出品！我們是的確掙到了吃飯的權利的。」

「你瞧啦，」倍納西對詹勒斯達斯說，「工作需要耕種的土地，這便是窮人們的大帳簿。這老實人兒以為進養老院和乞食是不名譽的事；他願意手裏握着鋤頭，在田野裏，在太陽底下死去。真的，他是有着一種自負的勇氣的！因為工作多了的緣故，工作便成了他的生活；可是因此，他是不怕死的！他是深刻的哲學家而不自知。這老莫洛爹使我立意在這區裏給農夫，工人，總之給那些終身勞動過而晚年清苦的鄉下人們創設一個養老院。先生，我對於自己掙來的產業是毫不惜意的，並

且這產業在我個人也沒用處。一個從希望的絕頂落下來的人是沒有多少需要的。祇有開蕩的人的生活是最昂貴的生活，並且單是消費而不生產，這也許是一種社會的盜竊罷。拿破崙沒落的當兒，聽到人們對於他的養老金的數目發生爭論時，他說他祇需要一匹馬和每天一個「愛舉」。我在來到這裏的時候，並沒有掙錢的念頭。隨後，我承認錢是有用的，並且是從事善舉時所不能缺少的東西。因此，我已在遺囑上寫明把我的住宅捐作養老院。凡是無所依歸而又不像莫洛一樣驕傲的不幸的老人，都可來度過他們的餘日。我並還在我的田地和我的磨坊每年給我的九千佛郎的收益裏，撥出一部分救濟那些嚴冬在家確實不能生活的人們。我這番設置將由區參議會董理，而加上司祭去作董事長。這麼做來，我無意中在這地方所發的財便會留在這地方。關於這事的一切規程我都已寫在遺囑上；如果完全述給你聽，那會使你厭倦的，我祇須告訴你，我在那上面什麼都預料到了。我甚至還設立了一筆儲蓄的基金，可以使得本區將來能有資助幾個對於藝術或科學具有希望的孩子。的費用。這樣，我雖是死了，我的文化事業還會繼續下去。你瞧啦，布律安隊長，當我們開始了一宗事業的，我們便自然而然地不願意讓它半途而廢。這種組織與完成的需要是一種將

要到來的運命的最明顯的記號之一。現在，我們快跑罷，我要兜完我的圈子，而我還有五六個病人要看呢。」

靜寂地跑了一會之後，倍納西笑着對他的同伴說：

「啊，不行！布律安隊長，你使我像檉雀一般咕噪，同時卻一點也不把你那必然古怪的生涯講給我聽聽，一個像你那樣年齡的軍人，曾經看到過許多事情，決不會沒有一宗冒險可說的罷。」

「可是，」詹勒斯達斯回答，「我的生涯即是軍隊的生涯。一切軍人的嘴臉都是彼此相似的。從來沒有發號施令過，始終留在被砍或砍人的行列裏的我，舉動是和旁的軍人一樣的。我曾到過拿破崙領着我們去過的一切地方，並且我曾參與帝國近衛軍殺敵過的一切戰事。這是一些非常普通的故事。照顧自己的馬匹，有時忍受飢渴，在應當作戰的時候作戰，這便是武士的全部生涯了。這不像「早安」一樣單純嗎？有些戰事對於我們騎兵，像是完全跨在一匹使得我們狼狽的失了蹄鐵的馬上舉行的。總而言之，我見過那樣多的國度，因而我對於無論什麼地方都不覺得奇怪；我見過那樣多的死人，因而我把自己的生命也看得不值半文了。」

「然而，你個人有些時候一定遇到過危險，而這種特殊的危險由你自己說出來不是很有趣的嗎？」

「也許，」少校回答。

「那麼，把最使你感動的事情告訴我罷。請不用害怕，說罷！即使你對我說點英雄的事蹟，我也不會以為你缺少謙德的。當一個人確定能夠得着自己所信任的人的理解時，難道他不應當感到一種說着：「我做了這事」的快樂嗎？」

「那麼，我把一個有時使我懊悔不迭的特殊事件講給你聽罷。在我們打仗的十五年間，除開正當防衛以外，我從來沒有殺過一個人。我們是在戰線上，我們開鎗射擊；如果我們不把立在我們面前的人打倒，他便會毫不客氣地將我們宰殺的；所以，我們得打死人，免得被人毀壞，我們的良心是安寧的。可是，親愛的先生，我曾在一種特殊情況中打死過一個弟兄。回想起來，那事情有點使我難過，而這人的醜臉有時還浮上我的記憶。你馬上可以看出這事的是非曲直的……這是由莫斯科退兵時的事情。我們那時已不復像是大軍而像是一羣疲倦的雄牛。別了，紀律和旗幟！每個人都

是自己的主人，並且我們可以說拿破崙也知道他的權力有時無用的。達到柏勒齊拉河邊一個名叫斯圖德翔卡 (Studzianka) 的小村時，我們找到了一些倉庫，一些毀壞的小屋，一些埋在地下的馬鈴薯和甜蘿蔔。若干時日以來，我們是既沒有遇見過房子，也沒有遇見過食物的：軍隊便大吃起來。你可以想像得到，先至的將一切都吃光了。我是後到的一個。幸而我那時祇急着要睡。我看到一個倉屋，我走了進去，我在那兒看到二十來個將軍，一些高級軍官，並不是我恭維他們，那都是一些極有價值的人物：朱洛 (註四六)，納爾彭勒 (註四七)，皇帝的侍從官，總而言之軍隊裏面的巨頭。那兒也有一些單純的士卒他們是不會把他們那鋪着稻草的臥處讓給一個法蘭西的元帥的。因為沒有地方的緣故，有些人靠牆站住睡着，另一些人則倒在地上，所有的人都彼此擠得那樣緊緊的，以便得着暖氣，簡直使我找不出一片着脚的也方。於是我在這由人鋪成的地板上走着：有些人嘴裏咕嚕着，另一些人則什麼也不響，可是卻沒有任何人移動一下。當時即使有一顆礮彈快要打來，他

(註四六) Andoche Junot (1771—1813) 拿破崙之名將，以戰功封公爵。

(註四七) Narbonne (1756—1813) 拿破崙部將。

們也不會移動一下的；在那樣的情勢底下，自然誰也不用顧到幼稚而又老實的禮數了。末了，我看見倉屋裏面有着一個下層屋頂一類的東西，而任何人都不曾想到或也許沒有力氣爬了上去。於是我便登上那兒，把那地方弄弄好，當我伸直身子睡了下去時，我瞧着那些攤在地上的人們好像一些小牛一樣。這淒慘的場面幾乎使我笑將起來。有些人在啃着一些冰冷的紅蘿蔔，露出一種獸類的快樂，而一些用粗惡的披肩包着身子的將軍們發出雷一般的鼾聲。一株點燃着的樅樹枝兒照亮着那倉屋，這樅樹枝兒也許會使那倉屋發生火災的，但任何人也不會起身去將它弄熄。我仰天睡着，而在睡熟以前，我自然睜開眼睛向天望着：於是我看見那安置屋頂並支持桁木的正梁，在作着由東向西的輕微的動作。這神聖的大梁在非常好看地跳舞着。「諸位，」我對他們說道，「外面有一個弟兄想要犧牲我們的性命去取暖呢。」正梁不久便要落下了。「諸位，諸位，我們馬上要被壓死啦，你們瞧這正梁罷！我們更大聲地叫着，好把睡着的弟兄喊醒。先生，他們都看到了那大梁；可是睡着的人重又睡着，而在吃東西的人連回答都沒回答我一聲。看到這情形，我便祇好冒着被別人佔去我的位子的危險，離開我的臥處，因為問題是在救全這一堆偉人啦。我跑到外面，我繞着

倉屋走去，於是我看到一個高大的符敦堡（註四八）人在熱心地拔着那正梁。「喂喂」我對他說，使他明白他得停止他的工作。——「給我滾開，不然我便會打死你！」他叫道。——「啊，不錯，給我滾開，」我回答他，「問題不是這樣的啦！」我抓起他留在地上的步鎗，我對着他的腰上一下，我回進倉屋，我睡了。事情就止這樣。」

「可是這是一宗爲着多數人對於一個人所施的正當防衛啦，因爲你沒有一點可以自己責備的地方，」倍納西說。

「別的人以爲我稍許任意了一點，」詹勒斯達斯接着說，「可是不管任意不任意，那些人裏現在有很多很舒服地在他們的富麗的邸宅裏過活着，心上並沒有受着感激之情的壓迫。」

「難道你是單單爲着要得到這名叫感激之情的大利纔做了那宗好事的嗎？」倍納西笑着說。「那你便是在放重利啦。」

「啊！我很明白如果有人做了一宗好事而想從那上面得到什麼利益時，那事便立刻失了價

值，詹勒斯達斯回答：「而把那事說給人聽，也即是從那上面取得一種和感激之情相等的自尊心的收益。然而，如果誠實的人始終緘默着，受恩的人是絕不會提起人家的好處的。據你的主張，民衆是需要榜樣的；而在這種普遍的沈默裏，怎能得到榜樣呢？另外還有一事。如果我們那可憐的救了法國軍隊的，而從來不會得着有效地談述那事的機會的造橋兵，沒有留下他的手臂的工作技能時，他的良心會給他麵包吃嗎……請你回答這事啦，哲學家！」

「在道德上也許沒有絕對的事情，」倍納西回答：「可是這種思想是危險的，它讓利己心爲着個人的利益來解釋道德的問題。聽我說啦，隊長：嚴格地遵守着道德的原則的人，豈不比即使因爲必要，違背了那原則的人偉大嗎？我們的造橋兵如果完全成了廢人而餓得要死時，那豈不是同荷馬一樣崇高嗎？人類的生命無疑的是那同樣被一個較好的世界所要求的道德與天才的最後的試練。我覺得道德與天才是耶穌基督傳授給人的完全和永恆的獻身行爲的兩種最美的形式。天才照明着世界而終於窮困，道德爲一般的福利犧牲而保持沈默。」

「不錯，先生，」詹勒斯達斯說：「可是住在地上的是人而不是天使，我們並不是十全十美的

啊。」

「你說的有理，」倍納西回答。「就拿我說，我便犯過很多的過錯……可是難道我們不應當企圖完善嗎？道德對於靈魂不是應當始終看作一種最高的模範似的美麗的理想嗎？」

「亞門，」軍人說。「算你的話不錯，有道德的人是可貴的；但請你也承認道德是一種能够容許自己光明正大地說說的神性罷。」

「啊！先生，」醫生帶着一種悽苦的樣子微笑說，「你是寬容那些安心過活着的人們的，而我則像一個瞧見人生有許多污點須要拭去的人一樣嚴厲……」

兩個騎士走到了一個位置在溪邊的茅屋面前。醫生走進茅屋去了。詹勒斯達斯留在門口，而瞧着那清麗的风景所呈現的光景，時而瞧着睡有一個男子的茅屋的內部。將病人加以診察之後，倍納西突然叫道：

「我用不着到這裏來了，好女人，如果你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你拿麵包給你的丈夫吃過，然則你要弄死他嗎？真是豈有此理！如果你現在除掉 *eau de chiendent* 以外還拿別的東西給他

吃時，我便再不到這裏來了，而你可以隨便去找別的醫生。」

「可是，親愛的倍納西先生，這可憐的老頭兒叫着飢餓，而一個人有十五天沒有吃過一點東西時……」

「你還要強嘴！你願意聽我的話嗎？在我不會允許他吃東西以前，你如果讓你的丈夫吃到一口麵包時，你便會弄死他，你聽到我的話嗎？」

「以後什麼也不給他吃了，親愛的先生……他好一點嗎？」她跟在醫生後面說。

「當然沒有啦，因為你拿東西給他吃過，他的病牀更壞了。難道我竟不能使你相信我的話，不拿東西給應當禁食的人吃嗎？」鄉下人真是不可救藥的！倍納西轉身對軍官補說道：「當一個病人有幾天不吃東西時，他們便以為他死了，而拿湯和葡萄酒把他裝得滿滿的。而這便是一個差點兒把自己的丈夫弄死了的不幸的女人。」

「拿一片很小很小的浸着葡萄酒的麵包弄死我的丈夫啦！」

「當然啦，我的好女人。在你給了他一小片麵包之後，他還活着，這纔使我詫異呢。不要忘了恰

巧照着我的話做。」

「啊！親愛的先生，我是寧願自己死去也不肯忘記你的話的。」

「那麼，我隨後瞧罷。明天晚邊，我再來給他放血。——我們沿着溪水走去罷，」倍納西對詹勒斯達斯說；「由這裏到我應當去的那家人家是絕沒有可以跑馬的路的。這漢子的小孩會看住我們的牲口。——請你賞玩賞玩我們的美麗的豁壑罷！」他接着說，「這不是一座英吉利風的花園嗎？我們現在要到一個因為死了一個孩子永遠不快的工人家去。年紀還小的他的長男，在最近一次收割時期願像一個大人一樣工作，可憐的孩子用力過度，在秋天的盡頭便生癆病死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這樣發達的父愛。通常，鄉下人死了孩子時，總是惋惜着失了一件成爲他們一部分財產的有用的東西，而惋惜之情是和死者的年齡成比例的。孩子一旦成了便成了他父親的一筆資本。可是這可憐的人卻真的愛着他的兒子。『任什麼都不能安慰我這宗損失！』有一天他對我說：那時我看見他呆呆地立在牧場上，忘了他的工作，倚着鐮刀，手裏握了他拿來預備磨擦鐮刀的石頭。他不曾再和我談起他的悲哀，但他變得沈默和苦痛了。今天是他的一個小女孩病了……」

一面說着，倍納西和他的客人走到了一所位置在一個硝皮作堤上的小屋前面。在那裏，在一顆柳樹底下，他們看到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站着在吃一點夾着大蒜的麵包。

「怎樣，加斯尼葉，那小東西好一點嗎？」

「我不知道，先生，」他帶着一副陰暗的臉色說，「請你去瞧瞧罷，我的女人在她旁邊。雖然有着你醫治；但我卻害怕死要跑進我家裏奪去我的一切。」

「死是不住在任何人家裏的，加斯尼葉，它沒有那樣多功夫。不要失了勇氣罷。」

倍納西走進屋裏去了，父親跟在他後面。半點鐘後，母親陪着他走了出來，他對那女人說道：

「不用耽心，照着我關照你的話做去，她使得救了……假如這些事情使你厭煩的話，」隨後醫生在騎上馬時對軍人說，「我可以把你送在通往鎮上的路上，而你便可以轉回那邊。」

「不，真的，我並不厭煩。」

「可是你到處都會看到一些彼此相似的茅屋；從外表看來，再沒什麼比鄉下還要單調的了。」
「走罷，」軍人說道。

在幾小時內，他們便在那一帶地方這樣跑着，由區的這一面穿到那一面，而在傍晚時候，他們又回到和鎮相近的一部分。

「現在我得到那兒去，」醫生指着一個聳立着一些榆樹的地方對詹勒斯達斯說。「這些樹也許已經有兩百年了，」他補說道。「那兒便住着昨天晚飯時候有個男子來給我找我，並對我說她顯得面無血色的那女人。」

「這病危險嗎？」

「不，」倍納西回答，「這是妊娠的作用。這女人快要臨盆了。在這時期，有些女人常常要發生痙攣的。可是爲着謹慎起見，我仍舊得去看看她有着意外沒有；我會要親自給這女人收生的。並且，我可以在那裏把我們的新的實業之一——一個磚窯，指給你看。路很平坦，你願意快跑嗎？」

「你的牲口能够跟得上我的嗎？」詹勒斯達斯一面說一面對他的馬叫道：「快跑，勒普士勒（馬名）！」

一轉眼間，軍人便被馱去了百步，而消失在一陣滾滾的灰塵裏；可是，不論他的馬跑得怎樣迅

速，他始終聽見醫生在他的左右。倍納西對他的牲口說了一句話便超出少校前面直到了磚。醫生正在安然地把他的馬繫在一道矮籬的支柱上時，少校纔趕上了他。

「你真有鬼啦！」詹勒斯達斯凝視着那既不流汗也不喘息的馬說。「你有着怎樣的牲口啊？」

「啊！」醫生笑着回答，「你把牠當作了一匹駑馬啦。這時候，我沒有功夫把這漂亮的畜生的故事講給你聽；你祇須知道洛斯當（馬名）是一匹從亞特納斯（註四九）來的真正非洲出產的馬匹就夠了。一匹非洲出產的馬是抵得上一匹亞拉伯馬的。我這匹馬能夠飛快地爬山過嶺而不汗濕牠的毛的，並且牠能夠沿着深谷奔走而無失墮。這是一件很出了一點力氣得來的禮物呢。一位父親以為這樣纔可以報償我給他的女兒的救命之恩。他的女兒是歐羅巴的最闊的財產繼承人之一，而在到沙瓦去的路上病得快要死去。如果我告訴你怎樣治癒了這少女，你會把我看作一個走方郎中……嚇！我聽到小路上有着馬的鈴聲和一具兩輪車的聲音；瞧罷，也許這便恰巧是威

（註四九）Atlas 是北非洲的一大山脈。

「弱自己，請你注意看看這人罷！」

不久，軍官便瞧見四匹巨大的，像布里最寬裕的農夫所有的馬匹一樣裝飾着的馬匹。毛製的流蘇，鈴子，皮帶等等都現得富裕，清潔。在這塗作藍色的大兩輪車裏，有一個被太陽曬黑的肥頰的大孩子，他把馬鞭像鎗一樣握着，嘴裏吹着口哨。

「不是，這是車夫，」倍納西說。「請你看看主人從實業上得來的幸福是怎樣普及到一切啊！連這車夫駕駛的車馬上面都可看得出來呢！這豈不是在窮鄉僻壤間很難遇到的商業才能的徵候嗎？」

「對啦，對啦，這一切都像配得很好，」軍人回答。

「是嗎，但威弱有着兩副這樣的車馬呢，並且他還有着自己騎了出去辦事的牲口，因為現在他的生意擴張得很遠啦；而四年前，這人卻什麼也沒有！我說錯了，那時他有着一些債務……可是我們進去罷——我的孩子，」倍納西對車夫說，「威弱夫人該在家罷？」

「先生，她在園子裏，我剛纔打從籬笆頂上看見的；我去替你通知她罷。」

詹勒斯達斯跟在倍納西後面，經過一片廣大的用籬笆圍着的地方。在一個角上，堆着那些製造磚瓦必需的白泥和陶土；另一個角上，則一堆一堆地聳立着那些燒窯用的草把和柴束；再遠一點，幾個工人在一片被柵欄圍住的打麥場上搗着白石或是調和着製磚的泥土；在入口的對面，在那些大榆樹底下，是圓瓦和方瓦的製造場，由綠蔭造成的大房子的盡端是乾燥室的屋頂，乾燥室附近便露出了窯和深邃的竈口，長鏟，凹而黑的道路等等。和窯並列着的是一座住家用的，外觀頗為陋劣的建築物，而車庫，廐房，畜舍，倉屋等等都安頓在那裏面。一些家禽和豬羶在那大塊空地上徘徊着。這種種建築物所表現的清潔和它們的修理完好的狀況，可以證明主人的照顧周到。

「威弱的前任是一個不幸的東西，」倍納西說，「是一個祇愛喝酒的懶人。做過工人的他，僅祇懂得燒窯和支付工價，他既沒有活動能力也沒有商業的才幹。如果人家不來購買他的貨物，他的貨物便留在那兒，自己壞掉，糟塌掉。因此他窮得沒有飯吃。被他的惡劣的待遇弄得幾乎愚蠢了的他的女人，在窮苦中過活着。這種懶惰，這種無可救藥的愚昧，使我那樣難受；而這工廠的狀況使我覺得那樣刺目，以致我簡直不願打從這兒經過。幸而這人和他的女人彼此都老了。有一天，這瓦

匠突然瘋癱了，我便立刻把他送往格勒諾布爾的救濟院裏。瓦窯的業主願意毫無異議地把那瓦窯照着當時的狀況收回，而我便尋求能够參加我想輸入本區一切實業上的改良的新的租客。格納維耶夫人的一個女僕的丈夫，一個在瓦器商人家公司做事，賺着很少的錢，不能養活家小的貧窮的工人，聽從了我的意見。這妙手空空的人，竟有着相當的勇氣，租下我們的瓦窯。他搬來窯上住了，他把製瓦的方法教給他的女人，他的女人的老母和他自己的母親，而使她們作了他的工人的確，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怎樣弄的！也許威弱借了一點柴來燒窯，他一定是在晚上用背籃去搬泥土，而在白天把它調和起來；總之他祕密地發揮着一種沒有限度的精力，而那兩個穿着襤褸的老母親也像黑奴一樣工作着。這樣，威弱竟能燒了幾窯東西，而吃着憑了家人人的汗水高價地換來的麵包度過了他的第一年；可是他站住了腳。他的勇氣，他的耐心，他的種種長處，使得許多人對他感覺興味，而他出名了。不知道疲倦的他，早上跑去格勒諾布爾，賣掉他的磚和瓦；隨後在正午時份轉回家中，而晚上又跑進城裏；他像是越來越勤似的。在第一年的末尾，他僱了兩個小孩幫忙。看到這情形，我便借了一點錢給他。那麼，先生，年復一年，這家人家的命運便漸漸好了。從第二年起，兩位老年

的母親便不再製磚，不再搗石；她們祇種着小小的園子，燒飯，補衣，晚上紡紗，而白天出去拾柴。懂得寫讀的年輕的媳婦，便擔任帳務。威弱有了一匹小馬可以在附近奔走，招尋主顧；隨後他研究着磚瓦匠的技術，找到了製造漂亮的白磚的方法，而以比普通的行市較廉的價值賣了出去。第三年，他有了兩匹馬和一隻雙輪貨車。當他配就第一副車馬時，他的女人變得幾乎高雅起來了。他掙來的錢愈多，他家裏的情形便也愈加寬舒，但同時又一直保持着秩序，節儉，清潔等等那些使他賺到一筆小小財產的美德。他終於能夠僱用六個工人，而且給以豐厚的酬報；他有了一個車夫，並使得他家裏一切都非常得體。總之，他一面規劃着，研究着他的工作和生意，一面漸漸地富裕起來了。去年他收買了磚窰，明年他便會改建他的住宅。現在這些正直的人就非常康健，穿得非常齊整。起初分擔着主人的憂慮的，那蒼白，消瘦的女人，現在已變得豐腴，豔麗了。兩位年老的母親都非常幸福，並且都專心照管着家裏的瑣事和商務。工作產生了金錢，金錢一方面使人安居樂業，一方面還使人得着健康，富足和快樂。真的，在我看來，這家人家是我這一區和新興商業社會的活的歷史。我以前看到的陰鬱，空虛，污穢，沒有出息的這座磚窰，現在卻是出品豐富，人口衆多，熱鬧，寬裕，而且倉庫充

足的了。這可以消納很多木頭，和工作時期的一切必需材料；因為你知道人家每年祇在六月和九月間的一部分時候製造磚瓦呢。這種活動豈不使人高興嗎？這位瓦匠對於本鎮的一切建築都有關係。因為他始終快樂着，始終來來往往地跑着，始終活動着的緣故，他被本區的人取了一個綽號，呼作「生吞活剝的人兒。」

倍納西剛剛說完這些話時，便有一個穿得齊整，有着一頂美麗的頭巾，白色的襪子，綢製的圍腰，淡紅的衫子，總之一種使人稍稍想起她以前的女僕身分的裝束的少婦，把通往花園的格子門拉開，儘着一個孕婦所能有的速度向外跑來；可是兩個騎士連忙迎着她走去。威弱夫人的確是一個相當肥胖，面色微黑——但她的皮膚本來該是白皙的——的漂亮女人。雖然她的額上保有着一點皺紋——她以前的窮苦的痕迹，她卻有着一副幸福和可愛的相貌。

「倍納西先生，」她看見他停了步便帶着一種愛嬌的口音說，「你們不願意賞光在我家裏休息一會兒嗎？」

「好的，」他回答道。——「請進罷，隊長。」

「兩位一定跑得很熟了！你們要喝點牛奶或是葡萄酒嗎——倍納西先生，請你嘗嘗我丈夫預備給我在分娩期中喝的葡萄酒罷！喝過以後請你告訴我味道如何。」

「你有着位誠實的男子作你的丈夫啦。」

「是呀，先生，」她轉過身來泰然地回答，「真是托天之福呢！」

「我們什麼也不要喝，威弱夫人；我不過來看看你有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什麼也沒有，」她說。「你瞧啦，我正在園子裏鬆土，好做點事情呢。」

這時候，兩位母親跑來看了倍納西，而車夫也呆呆地立在院子中間，向能够瞧到醫生的一面望着。

「那麼，請你伸過手來罷，」倍納西對威弱夫人說。

他屏聲靜氣地立着，非常仔細地把着那年輕女人的脈。這之間，三個女人都帶着鄉下人能够毫無羞慚地表現出來的這種天真的好奇心審視着少校。

「很好，」醫生快活地叫說。

「她快生了嗎？」兩個母親叫問道。

「在這星期內，一定生的。威弱出去了嗎？」他停了一停問。

「是啦，先生。」年輕的女人回答；「他忙着做他的事情，以便當我分娩的時候能够留在家裏，這親愛的人兒！」

「那麼，我的孩子們，努力興旺起來罷！繼續着增加財富和人口罷。」

詹勒斯達斯對於這幾乎荒廢了的房屋內部所有的清潔，真是不勝歎賞。瞧出軍官的驚羨時，
倍納西對他說道：

「祇有威弱夫人懂得這樣收拾屋子！我真希望鎮上的一部分人到這裏來學習學習呢。」

瓦匠的女人紅着臉轉過頭去；可是兩位母親卻在臉上露出醫生的稱讚使得她們感到的快樂，於是三個女人一同把他陪送到繫着馬匹的地方。

「那麼，」倍納西對兩個老女人說，「你們都非常高興啦！你們不願意做祖母嗎？」

「啊！請你再不用提罷。」年青的女人說，「他們簡直使我發狂了。我的兩位母親希望一個男

孩，我的丈夫卻想一個女兒；我想我一定很難使得他們大家滿意的。」

「可是你呢，你想什麼呢？」倍納西笑着說。

「啊！我嗎，先生，我想一個孩子。」

「你瞧，她已經是母親了呢，」醫生抓住絡頭帶着他的馬對軍官說。

「再會罷，倍納西先生，」年青的女人說。「我的丈夫知道你來過這兒時，他定會因為自己不在家裏十分抱歉的。」

「他沒有忘記把我的一千片瓦送往格朗支·沃·柏爾嗎？」

「你當然知道他是寧願丟下本區所有的生意來給你服務的呀。得啦，他最不安的是要拿你的錢；可是我對他說你的錢能給人幸福，而這卻是真話。」

「再會罷，」倍納西說。

三個女人，車夫和從工場裏跑出來瞧看醫生的兩個工人，都留在那作為瓦窰的門的矮籬周圍，以便直到最後還能看得見他，正像人們對於自己親愛的人所有的舉動一樣。心的感興不是應

當到處一樣的嗎？因此，友情的溫柔的習慣自然是各地都仿行着的。

倍納西把太陽的地位看了一下以後，對他的同伴說道：

「還要兩個鐘頭纔會天黑的，如果你沒有十分飢餓時，我們可以去看看一個可愛的女人；我是差不多一直把在晚飯以前和出診完結以後的餘閑，消磨在她那邊的。本區的人都把她叫作我的「要好的朋友」；可是請你不要以為這在當地照例指示一個未來的妻室的渾名，能够包藏或容許絲毫誹謗。雖然我對於這可憐的孩子的照顧，使她成了一種頗為合理的嫉妬的對象，可是人們對於我的性格的意見禁止着一切險惡的談論。縱使任何人都了解我給予浮塞茲一筆年金，使她不須工作便可過活的那種綺興，但所有的人都相信她的貞節；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我的情誼一旦超過了一種友情的保護的界限時，我便會立刻和她結婚而不會有所躊躇。可是，」醫生勉強微笑着補說道，「不論是在這兒或旁的地方都沒有適合我的女人。一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親愛的先生，是有着一種在自己周圍所有的人或物裏，特殊愛着一個人或一樣物件的那種難以克制的需要的；尤其是當他覺得人生寂寞的時候，這種需要更加厲害。因此，請你相信我的話，請你始

終同情一個喜歡自己的狗或馬的人罷！在偶然的命運交託給我的痛苦的人羣裏，這可憐的病弱的女孩，對於我是正和在我那溫暖的故鄉，在郎格多（註五〇）地方，被牧羊女兒們特別鍾愛的牝羊一樣：她們把褪色了的絲帶纏在牠身上，對牝羊談話，讓牠沿着麥田齧草，而牧羊的狗也任牠懶懶地走着，從來不催促牠。」

倍納西說着這番話時，一直站立着，手抓着馬鬃，準備跨上去，卻又並不跨上去，好像那使他騷擾不寧的情緒，不能和一些突然的動作相合一樣。

「那麼，」他叫道，「請你來瞧瞧她罷！把你領往她那邊，那不就是對你說我把她看作自己的妹子嗎？」

當兩位騎士上了馬後，詹勒斯達斯對醫生說道：

「如果我請你把你的浮塞茲的身世略略說給我聽，也許失之冒昧罷！在你使我看到的一切生活裏，浮塞茲的生活一定是和旁人的生活一樣奇怪的。」

（註五〇）Languedoc 以前法國南方省名，首府爲都魯茲（Toulouse）。

「先生，」倍納西帶住馬回答道，「也許你不會和我一樣對於淨塞茲感覺興味的。她的命運和我的相似；我們的天稟是和我們的境遇不合的；我對她的情緒和我瞧見她時所生的感動，都發源於我們的境遇的相同。一旦投身行伍，你便追隨着你的嗜好，或則你對於這職業感到了興趣；不然的話，你便不會到現在這年紀還在過着嚴格的軍人生活啦；因此你既不會懂得那一直恢復了希望而又一直感覺失望的人的不幸，也不會了解那被逼在自己的範圍以外的旁的地方生活的人的永恆的悲哀。這種痛楚在這類人和給予他們以此等苦惱的上帝之間留下了一個祕密，因為祇有他們纔能懂得人生的變故給他們養成的感動的力啊。然而，就是你，對於那由一種長久的戰爭的經過所產生的種種不幸感覺麻木的證人，當你遇到一株在仲春時候已經黃了葉子的樹木，一株因為不會植在對於它的完全的發育有着一切必要的養分的地方，因而憔悴，枯萎的樹木時，你心理不也突然發生幾許悽戚之感嗎？從二十歲的時候起，一株萎縮的植物的忍從的哀愁便使我見着難受；現今，我還一直不願見到這種形狀。我的兒時的痛苦是我的成人時代的痛苦的模糊的預感，是介在我的現在和未來——我在不到時候便屈向樹和人將要到達的極限的這種植物

的生命裏本能地窺見到的未來——之間的一種同情。」

「看見你那樣良善時，我早就想到你會痛苦過來！」

「你懂得這事啦，先生，」醫生不會回答詹勒斯達斯這話，繼續說道，「談着浮塞茲，即是談着我自己。浮塞茲是一種去國離鄉的植物，但是一種合乎人情的植物，她不斷地被一些互相增殖起來的悲哀或深刻的思想摧毀着。這可憐的女孩子是始終痛苦着的。在她身上，靈魂殺害着身體。我能毫無所動地瞧着一個柔弱的女人被那最大而在我們這自私自利的世界最不受人重視的不幸所苦嗎，當我自己，男子而且是最能忍受痛苦的我自己，每天晚上都敢不再擔當一種類似的不幸的重荷時？如果沒有那消磨我的悲哀並在我心裏撒下一些溫柔的幻覺的宗教思想，我也許不肯接受那種不幸呢。我們並不全是同一上帝的孩子，而浮塞茲是我的受苦的同胞呀！」

倍納西夾緊了馬腹，並使得詹勒斯達斯也同樣做着，他像害怕照着這種口氣繼續那業已開始的談話似的。

「先生，」當兩個騎士一同跑着時，他繼續說道，「我們可以說自然是造下這可憐的女孩子

來受痛苦的，正如它造下別的女人來享快樂的一樣。看着這樣的宿命，我們是不能不相信有另一世界存在的。不論什麼東西都在浮塞茲身上發生影響；如果天氣灰暗，她便鬱鬱不樂，並「和天空一同哭泣」；這話是她自己說的。她和烏雀一同歌唱，和天空一同寧靜，爽朗，總之她在晴快的日子便顯得美麗；一種幽婉的香味，在她幾乎是無盡的愉快；我曾看見她在那類發展花朵的靈魂並給白晝以莫名其妙的新鮮和輝耀的雨晨之後，整天享受着木犀草發散出的香氣；她和自然，和一切的植物，一同歡笑。如果空氣沈重，使人奮激時，浮塞茲便有着什麼也不能使她安靜的氣分，她睡倒起來，叫苦連天而又並不知道自己有着什麼毛病；假使我詢問她時，他便回答我說她的骨頭軟弱無力，她的肉恍惚在融化成水。在這類沒有活氣的時間內，她祇憑着痛苦感到自己還在生活；再對你引用她自己的一句話說來，她的心已「不在她的體內。」有幾次，我出乎意外地看見這可憐的女孩子在夕陽西下，我們的金色的峯巒上面堆集着無數燦爛的雲霞時，對着一部分出現在我們山上的畫景淒然流淚：「你爲什麼哭泣呢，我的小東西？」我問她道。——「我不知道，先生。」她回答我：「我像一個呆子一樣在這裏瞧着天空，因爲瞧得久了的緣故，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在什麼地

方了。」——「可是你究竟看到什麼呢？」——「先生，這是我不能對你說的。」於是無論你怎樣問她，你不會得到她一句話；但她卻投給你一些充滿了思想的眼光，或是仍舊含着眼淚，悄沒聲兒，顯然在冥想。她的冥想是那麼深沈，竟使人家也跟着她冥想起來；至少，她那時是像一種有着太多的電氣的雲一樣影響着我。有一天，我對她加以種種考問，無論如何想使她說話，因而我對她說了幾句稍許厲害一點的話；於是，先生，她便開始痛哭起來了。在別的時候，浮塞茲卻是快樂，愛嬌，善笑，活潑，聰明；她高興說話，表現着一些新奇，特殊的思想。並且她是不能從事任何連續的工作的：當她去到田野的時候，她便一連幾個鐘頭的或是瞧着一花朵，或是望着流水，或是觀察着在明亮寧靜的溪底出現的美麗的事物——這些由小石，泥土，砂礫，水生植物，苔蘚，褐色的水成岩層等組成的，顏色那麼溫和而其調子又有着那樣奇怪的對比的美麗的鑲嵌細工。當我初來這地方的時候，這可憐的女孩子快要餓死了；因為不願接受別人的麵包，她祇在餓得萬分難堪的時候方向人求乞。羞恥心常是使她有力氣在若干日內墾着土地；可是，不久她便精疲力盡了，一種疾病逼着她棄去已經開始了的工作。剛剛痊愈，她便跑到附近的什麼農莊去要求替人家照着牲畜；可是在聰明

地完成了她的職務以後，她卻又理由也不說地便從那裏走了出來，無疑的，她的每天的工作在那完全獨立不羈，完全任性行事的她，是一種過於沈重的桎梏。於是她便從事採集菌子一類東西，拿到格勒諾布爾去賣。在城裏，受着一些沒用的東西的誘惑，她便忘記了她的窮苦，以為自己有了幾個小錢就闊了。於是買下一些絲帶，一些小玩意，而不想到她明天的麵包。隨後，如果鎮上有什麼女孩子羨慕着她的銅製的十字架，她的吊在頭上的雞心或是她的天鵝絨的帶子時，她便送給她，因為能够使人高興而快樂，原來她是憑着心靈生活的啊。因此，浮塞茲時而被人喜歡，時而被人憐惜，時而被人輕賤。這可憐的女孩子為着一切痛苦，為着她的懶惰，她的親切，她的俏美而痛苦；因為她是愛俏，貪吃，好奇的啊；總之她是女人，她帶着一種孩子的天真，任着自己的感覺和趣味行事；你對她談着什麼英勇的動作，她便顫慄，面紅，胸部悸動，快樂得流出眼淚；如果你告訴她一宗盜賊的故事，她便懼怕得面無人色。這是我們能够遇到的最真的性格，最直爽的心，最高貴的誠實。如果你把一百金幣寄在她身上，她便會給你埋在地下，而繼續討她的麵包。」

說着這話時，倍納西的聲音都變了。

「我會試驗這事，先生。」他接着說，「而我後來懊悔不迭。一種試驗豈不就是偵探行爲，豈不至少是不信任嗎？」

這當兒，醫生停住了，好像在從事一種祕密的反省似的，而毫沒有注意到詹勒斯達斯聽着他的話時所起的狼狽。爲了不讓醫生看到自己的踉蹌，詹勒斯達斯便整理着韁繩。倍納西隨即又接着說話起來。

「我想幫助浮塞茲結婚，我情願把一個農場送給那誠實的，能够使她幸福的男子，而她結了婚是會幸福的。對啦，這可憐的女孩子會發狂地愛着她的小孩，她所有的豐富的感情都會流入那在女人可以說是包括一切的感情裏，——流入母性愛裏；可是沒有任何男子懂得使她喜歡。她是具有對她自己非常不利的感受性的；她知道這事，並且當她瞧見我看出這點時，她會對我告白過她的神經質的傾向。她是那些少數的，極微的接觸也可發生一種危險的顫動的女人之一；因此我們得對於她的貞淑，她的女人的驕傲等感着滿足。她像一隻燕子一樣不羈。啊！怎樣豐富的天性啊！先生！她是生來享受富貴，受人憐愛的；如果有錢，她是樂善不倦的。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她已經被她

的靈魂的重量壓潰了，並且因為有着過於纖妙的氣性，太強或太弱的體質而衰萎起來。一種落空了的強烈的熱情使得她瘋了，可憐的浮塞茲在研究過她的氣性，認識了她的神經受過長久的刺激並具有熱狂的希望等事實以後，在發見她和空氣的轉變，月亮的盈虧等等有着顯明的和合——這是我細心檢證了的事實——以後，先生，我便把她當作一個和旁人完全不同，而其病的生存祇有我纔能了解的人一樣加以診治。正像我已經告訴你過的，這是那被飾着絲帶的牝羊。可是你快要看到她了，這便是她所住的小屋。

這時候，他們由一些步行上去的，兩旁有着小灌木的坡道走上了一坐山嶺的約莫三分之一的地方。在達到一個坡道的轉彎處時，詹勒斯達斯瞧見了浮塞茲的房子。這住宅位置在山的一個主要的隆起處。那兒，有一片傾斜的大略佔有三畝地位的，種着樹木並且噴出好幾個瀑布的美麗的草地，被一條高到可以當作圍牆，而沒有高到遮去附近的風景的矮垣圍繞着。那用磚砌成的，並且蓋着一個突出外邊有幾尺寬的平屋頂的房子，點綴在這風景裏面顯得非常悅目。這房子分作上下兩層，門和窗扉都塗作綠色。坐北朝南的這所住宅，既沒有寬到也沒有深到能够在正面的門

窗之外還有別的門窗；那正面的優雅的田園風緻是由一種極端的清潔造成。照着德意志的習慣，伸出來的披檐係用兩重塗成白色的木板製就的。幾株開花着的豆球花樹和另外一些芬芳的樹木，一些有刺的薔薇，一些蔓延的植物，一株被人保留下來的大胡桃樹，此外還有幾顆種在溪邊的楊柳，簇擁着這座房子。屋後有着一大堆山毛櫸和樅樹，這漂亮的建築物便顯明地浮現在那廣大的黑黝黝的背景上。在這白天時候，空氣全被山上和浮塞茲的園子裏的種種氣味熏香了。清澄，寧靜的天空，在地平線上被雲遮着。遠處的山峯開始現出常常被落日投給它們的鮮明的淡紅色。立在這高地上，整個盆地都呈在眼底，從格勒諾布爾以至周圍的岩石的牆垣，岩石下面便是詹勒斯達斯昨天經過的那小湖。房子上面，在相隔頗遠的地方，露出那使人知道是由鎮上通往格勒諾布爾的大道的白楊樹的行列。末了是被陽光斜斜地穿過的鎮市，所有浴着紅光的玻璃窗反射起來使得鎮市像一顆鑽石一樣輝耀。看到這樣子，詹勒斯達斯便帶住了馬，指着谷中的那些工場，新造的鎮市和浮塞茲的房子：

「在瓦格朗（註五二）的勝仗和一八一五年拿破崙轉回都勒里宮（註五二）兩事以後，」他歎息

道，「這便是最使我感動的了。這快樂是你給我的，先生，因為你教會我認識一個人看到一個地方時所能得着的美點了。」

「是啦，」醫生微笑說，「與其爭奪城市，不如建築城市。」

「啊！先生，莫斯科的攻克和芒妥（註五三）的降服！可是難道你不知道那是什麼一回事嗎！那不是我們大眾的光榮嗎？你是一位誠篤的君子，但拿破崙也是一個善良的人兒；沒有英吉利時，你們兩人定會意氣相投的，而他也不會倒下來了，我們的皇帝；現在我可以老實告訴你：我是喜歡他的，現在他已死了……並且，」軍官瞧着他的周圍說，「這兒沒有偵探。怎樣的君主啊！他可以看出所有的人來！他會把你安置在他的參事院裏，因為他是一個行政官，並且是一個在一場戰事過後連彈藥盒裏有着多少彈藥筒都能知道的偉大的行政官啊。可憐的人兒！當你和我談着你的浮塞茲

（註五一）Wagram 奧國的一個村落，去維也納不遠。一八〇九年七月六日拿破崙戰勝於此。

（註五二）Tuileries 以前巴黎著名建築，歷史帝王居此。一八七一年焚去，今餘廣場，盛植花木，春秋佳日，士女雲集焉。

（註五三）Mantoue 意大利的名城，詩人Virgile 的故鄉。一七九七年，拿破崙佔領其地。

時，我便想到他已在聖海倫（註五四）島上死掉了，他嚇！這難道是能使一個慣於兩脚登在馬鐙內而身子坐在帝座上過活的人感覺滿足的氣候和住所嗎？人們說他在那邊種着園子。天啊！他並不是生來栽種白菜的人……現在，我們卻不能不給布爾家服役，並且忠誠地服役，先生；因為，無論如何，法蘭西總是法蘭西啊，正如你昨天所說的一樣。」

說着最後幾句話時，詹勒斯達斯跳下馬並且機械地學着那用絡頭把自己的馬縛在一株樹上的倍納西的樣。

「難道她不在家嗎？」醫生毫沒有見到浮塞茲出現在門口時說。

他們走進了屋子，在樓下的客廳裏沒有找到任何人。

「她也許聽到了兩匹馬的蹄聲，」倍納西微笑說，「上樓去戴一頂帽子，繫一條腰帶，打扮什麼的去了。」

他讓詹勒斯達斯一個人留在下面，自己上樓去找浮塞茲去了。少校細細地打量着客廳。壁上

（註五四）Sainte-Hélène 英屬非洲一小島，在大西洋中。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後，為英人囚繫於此。

糊着一種灰底散佈着一些薔薇的花紙，地板上鋪着一種代替地氈的草蓆。椅子，大靠椅和桌子是用一種沒有去皮的木頭做成的。一些用木圈和柳條製就的，裏面盛得有花和蘇苔的花籃，點綴着這房間；窗上則掛着附有紅緞的白色棉布的窗幔。壁爐上面的壁上嵌有一面鏡子，爐框上當中擺着一隻磁花瓶，兩邊擱着一盞白蓋燈，靠椅近邊有一隻樅樹做的矮檯；隨後在桌子上則放有裁過的布，幾對一樣大小的袖腋，一些已經動手縫製的襯衫，總之一個管理衣服的女人所有的附屬品，她的籃子，剪刀，線和針等等。這一切都像一隻被海投在沙灘上的介殼一樣清潔而又新鮮。在那盡端是一個扶梯的走廊的另一頭，詹勒斯達斯瞧見一個廚房。樓上和底下一樣看來也祇有兩間房子。

「不要害怕罷，」倍納西對浮塞茲說，「得啦，來罷……」

聽到這兩句話時，詹勒斯達斯連忙走進了客廳。一個穿着一件條紋水紅絲光棉布製的附有頭巾的衣裳，單瘦身材，生得修短合度的少女，一會兒便出現了，因為害羞和怯懦的緣故，顯得滿臉通紅。她的面孔除掉輪廓上有些地方現得平坦之外，別無可以動人之處；這種輪廓上的平坦使她

和那些被一八一四年的災難弄到在法國那樣不幸地通俗起來的哥薩克人和俄羅斯人的面孔相似。浮塞茲是和北方人一樣有着一隻尖端向上翹起，凹得非常厲害的鼻子；她的口很大，下巴很小，手和臂都是紅的，她的脚像農家女人的脚一樣大而強。雖然她受到熱風，太陽，和大氣的影響，她的臉色卻和萎了的草一樣蒼白，可是這種顏色使得她的臉貌令人一見便感到興味；並且她的碧色的眼睛內有着一種那樣溫和的表情，她的動作上有着如許的風韻，她的聲音裏有着如許的情緻，以致她的臉貌雖和倍納西對少校誇說的特性有着顯明的不調和，少校卻看出這是一個被許多對於她的發音很有妨礙的痛苦所苦的，任性和病弱的女人。把一爐用泥炭塊和乾樹枝燒成的火猛烈地通了一回之後，浮塞茲便坐在一把大靠椅裏，重新拿起一件已經着手的襯衫，留在軍官的眼底；她仍舊有些羞怯的，不敢把眼睛擡起來，外表雖然沈着，可是那引起詹勒斯達斯注意了的美麗的胸脯的急遽的動作，卻洩露了她的害怕。

「那麼，我的可憐的孩子，你已經做得很可觀了嗎？」倍納西摸着那些準備縫製襯衣的布塊對她說。

浮塞茲用着一種靦靦和懇求的神情瞧着醫生。

「請不要責罵我罷，先生，」她回答道，「我今天還全沒動手呢，雖然它們是你吩咐我做的，並且是爲着一些急於要用的人們做的；可是天氣是這樣晴快！我出去走了一走，我給你拾了一些菌子，送給哲各特去了；她非常高興，因爲你今晚請了客人在家晚餐啦。我因爲自己猜着這事，快活極了。這彷彿是有什麼東西教我去採來的。」

於是她開始縫綴。

「姑娘，你有着一座非常漂亮的房子呢，」詹勒斯達斯說。

「它並不是我的啊，先生，」她用着一雙彷彿羞紅了的眼睛瞧着那陌生人回答道，「它是屬於倍納西先生的。」

於是她徐徐地把她的眼光移在醫生身上。

「你當然知道我的孩子，」醫生拿着她的手說，「人家永不會把你從這兒驅逐出去的。」
浮塞茲以一個突如其來的動作站起身跑出去了。

「那麼，」醫生對軍官說，「你覺得她怎樣？」

「可是，」詹勒斯達斯回答道，「她使我異常感動。啊！你把她的窩巢收拾得很不壞呢！」

「嗜糊的是十五或二十個蘇的紙頭，不過選擇得好罷了。傢具也不是值錢的東西，它們都是那要向我表示感謝之忱的箴箕匠做的。浮塞茲自己用了幾個 *aines*（註五五）的棉花做了窗幔。她的住所，她的這樣簡單的傢具，竟使你覺得漂亮，這是因為你在一個山坡上，在一個你沒有料到會遇着什麼清潔東西的窮鄉僻壤發見它們的緣故；可是這種幽雅的祕密是寓在介乎這房子和自然——那在這兒聚集了幾條小溪，幾株配合得很好的樹木，並在這草地上投下最美的草兒，芬芳的楊梅草，嬌豔的堇草等等的自然——之間的一種諧和裏面的……——喂，有什麼事情？」倍納西對那轉回來的浮塞茲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她回答，「我以為有一隻雞沒有回來。」

她撒謊；可是祇有醫生一個人看到這層，於是他在她耳邊說道：

（註五五）法國舊尺度名，當一米突一八八。

「你哭過來啊！」

「你爲什麼當着別人對我說着這類事情呢？」她回答他。

「姑娘，」詹勒斯達斯對她說，「你孤另另的一個住在這兒真不應該呢；在一個這樣漂亮的房子裏，你是非有一個丈夫不可的。」

「這倒是真的，」她說；「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先生！我沒有錢而又選擇很苛。我覺得我的性情不適用於到田裏去送飯或是駕駛一部兩輪貨車，不適用於感受到我所心愛的人的窮苦而不能使它停止，不適用於整天抱着孩子，不適用於修補一個男子的破衣。司祭先生對我說這類想頭不很像基督教徒的想頭；這事我懂得很清楚，但有什麼辦法呢？有些日子，我寧願啃一片乾麵包而不願預備什麼東西作我的晚餐。你怎能希望我以自己的缺點去苦惱一個男子呢？也許會毀掉他自己來滿足我的幻想，而這是不公道的事情。好啦！我生成苦命，我應當一個人擔當。」

「並且她是天生懶惰的，我的可憐的浮塞茲，」倍納西說，「這事祇好任其自然。可是她對你說的這些話，無異表示她還沒有愛上任何男子，」他微笑着補說道。

隨後他立起身到外面草地上去站一站。

「你一定很喜歡倍納西先生罷？」詹勒斯達斯問道。

「啊！是呀，先生！並且，像我一樣，本區有許多人都願爲他粉身碎骨呢。可是他，能够治愈別人的，卻有着什麼都不能治愈的地方。你是他的朋友，你也許知道他有什麼事情罷？究竟誰能使得一個像他這樣的人——塵世的仁慈的上帝的真正的影像似的人傷心呢？我知道這兒有好幾個人都相信如果他早上打從他們的田邊經過，他們的麥子便會長得好些。」

「而你呢，你怎樣想的呢？」

「我嗎，先生，當我看到了他時……」

她像是猶疑着，隨後補說道：

「我便覺得整天快活。」

她垂下頭，異常迅急地繞着她的東西。

「怎樣，隊長對你說過什麼關於拿破崙的事情嗎？」醫生回進屋內的時候說。

「先生看見過皇帝嗎？」浮塞茲帶着一種熱烈的好奇心凝視着軍官的臉孔叫說道。

「自然啦！」詹勒斯達斯說，「見過不止一千次呢。」

「啊！我真想知道一點軍人的事情呢！」

「明天，我們也許會到你這邊來喝一杯牛奶咖啡。那時他便會告訴你一點軍人的事情，我的孩子。」倍納西端着她的頸根在她的額上接吻着說。——「這是我的女兒，你瞧啦！」他轉過身來對少校說；「如果我不曾在她的額上接吻，我便整天如有所失呢。」

浮塞茲握緊着倍納西的手，低低地對他說道：

「啊！你够多麼好啊！」

他們離去她了；可是她跟在他們後邊去看他們上馬。當詹勒斯達斯踏上了鞍子時：

「這位先生究竟是什麼人呢？」她在倍納西耳邊唧唧地說。

「哈哈！」醫生一面把腳放進鐙內，一面回答道，「也許是給你做丈夫的呢……」

她仍舊站在那裏，專心瞧着他們走下坡道。當他們經過花園的盡端時，他們已經看見她站在

一堆石頭上，以便還能看到他們並對他們再點一點頭。

「先生，這女孩子頗有一點奇特的地方呢，」詹勒斯達斯對醫生說，當他們離開那房子很遠了的時候。

「不是嗎？」他回答。「我常是想到她可以成爲一個可愛的妻子；可是我卻祇能把她當作自己的妹子或女兒一樣愛她，我的心已經死了。」

「她有什麼親屬嗎？」詹勒斯達斯問道。「她的父親和母親是做什麼事的呢？」

「啊！這事說來話長啦，」倍納西回答。「她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也沒有親屬。她是連她的名字都使我感到興味的。浮塞茲生在本鎮。她的父親是聖·洛朗·杜·彭地方的一個零工，名叫浮塞(Le Fosseur)。這名字無疑的是從 Le Fossoyeur (掘墓穴的人)縮成的，因爲從很遠的時候起，他們家裏便以埋葬死人爲業。這名字包含着墓場裏的一切哀愁。根據着一種在這裏正在法蘭西別的一些地方一樣仍然通行着的古羅馬的習慣——那在男子的名字上加上一個陰性的語尾去稱呼他們的妻子的習慣，這女孩子便被人按照她父親的名字叫做 Le Fosseuse。

(譯音浮塞茲)這零工和領地在距離本鎮幾里路地方的某伯爵夫人的女僕由戀愛而成了夫婦。在這邊正和在各處的鄉下一樣，戀愛在婚姻裏而是不佔什麼地位的。概括說來，農夫們之所以要一個女人，是爲着生育孩子，爲着得到一個給他們燒飯，行饅，紡紗，補衣的家作婆。在這一帶青年男子常是爲了一個多上三四畝地的少女離去他的未婚妻的地方，多時以來不曾有過同樣的事變。浮塞和他女人的命運不會可喜到能够除去我們多芬勒人的利己打算的習慣。生得漂亮的女人在產生她的女兒時死了。丈夫對於這宗損失悲哀得那麼厲害，以至在同一年內他便因此去世，而祇留下一種飄搖的，並且當然非常不穩的生活給他的孩子。小女兒被鄰近的一個婦人慈悲地收養了，這婦人把她養到了九歲。這時，浮塞茲的糧食成了這善良的女人的一種過重的擔負，於是她在有旅人從路上經過的季節，叫她的養女去乞討自己的麵包。有一天，孤女到伯爵夫人的爵邸去討麵包時，便被留在那裏紀念她的母親。於是準備有一天用作那在五年後結婚了的伯爵夫人的小姐的女僕而被收養着的這可憐的小女孩，這時候成了闊人們的一切意氣的犧牲。而這些闊人們，大部分是絕沒有什麼永恆或持續的寬仁的；因爲一時的發作或偶然的願欲助得義俠的他

們，時而是保護人，時而是朋友，時而是主人。他們使得自己所關顧的不幸的孩子們的早已不規則的地位更加不規則，他們毫不在乎地玩弄着那些孩子們的心，生命或前途，把他們看得螻蟻不如。浮塞茲起始幾乎成了那繼承家產的小姐的伴侶；那時人家教她讀書，寫字，並且她的未來的女主人有時還高興教給她一點音樂。時而是閨友，時而是女僕的她，被人家造成了一個不完全的人物。她在那兒染上了奢華，裝飾的趣味，養成了一些和她的真實的地位不稱的舉止。往後，不幸曾經非常粗暴地改造過她的靈魂，但卻沒有能夠消去她心上的一種優越的命運的模糊的感覺。後來，有一天，在那對於這可憐的女孩子非常可悲的一天，業已出嫁的伯爵夫人的小姐，撞見那已經不過成了她的女僕的浮塞茲穿着她的一件上跳舞會的衣裳對着一面鏡子舞蹈。當時，年方十六的孤女，便被毫不容情地趕出來了。她的懶怠使她仍復跌回了窮苦的境地，在路上彷徨，乞食，工作，正如我告訴過你的一樣。她常是想要投水，有時也想委身於第一個向她走來的男子；大部分時候，她在太陽底下沿着牆壁睡下，顯得陰鬱，沈思，把頭擱在草上；恰巧因為她什麼也不乞討，旅人們便投給她幾個銅子。在某一個收穫季節裏，她因為希望死的緣故，拚命工作着，弄到後來在安烈西慈善病

院裏住了一年。她在這一個時期裏的情緒和思想，要她自己說給你聽纔行。在她的天真的蜜語裏，她是常常顯得非常奇特的。隨後，在我決心定居本鎮的時候，轉來了這邊。我想認識我所治理的人的道德，於是我研究着她的性格，而那使我吃了一驚；隨後，在觀察過她的有機的缺陷之後，我便決意給她醫治起來。也許時候久了，她終於會習慣於做針線的工作罷；可是，無論如何，我已經使得她的生活沒有問題了。」

「她住在這裏真孤零得可憐呢！」詹勒斯達斯說。

「不的，我的一個牧羊女人晚上要睡在她那裏的。」醫生回答。「你沒有瞧見位置在她那屋子上面的我的農場的建築物，它們都被樅樹遮住了。啊！她是很安全的。並且，我們的谷中絕沒有壞人；如果偶然遇到有的話，我便把他們送往軍隊裏，他們在那兒成了很好的兵士。」

「可憐的女孩子！」詹勒斯達斯說。

「啊！本區裏的人是毫不可憐她的，」倍納西接着說，「反之他們卻覺得她很幸福呢；可是在她和別的女人之間有着這樣的差異：上帝給了別的女人以力，給了她以纖弱；而他們卻瞧不到這

層。」

當兩位騎士要走上通往格勒諾布爾的路時，預先料到這新的一營在詹勒斯達斯身上的影響的倍納西，以一種滿足的容顏把馬帶住以便享受他的驚異。兩列六丈高的綠樹，一望無際地把這凸起的大道裝得像一條花園裏的散步道一樣，並構成了一個男子會因為手造了它而感到驕傲的一種自然的大建築。不曾剪裁過的樹木都形成使得意大利的白楊樹成爲最壯麗的植物之一的那種巨大的綠色棕櫚的模樣。已經被陰影蓋到的路的一面現出一道無窮的黑葉的牆壁，而被給予嫩芽以黃金似的顏色的落日強烈地照明着的另一面，則呈現着光和微風在它的擺動的帳幔上產生的遊戲和反射的對照。

「你在這兒一定非常幸福啦！」詹勒斯達斯叫說。「這兒的一切在你都是一種愉快。」

「先生，」醫生說道，「對於自然的愛情是不會使得人類的希望受驅的唯一的愛情。在這兒，是絕沒有欺詐的。這是一些十年的白楊樹：你會見到別的地方也有長得這樣好的白楊樹嗎？」

「上帝真是偉大啊！」軍人停在這看不到起訖的大路中間說。

「你真使我高興，」倍納西叫說。「我聽見你重說着我在這路中常常說過的話時真覺快樂。不錯，這兒是有着一點宗教的什麼的。我們在這兒正像兩點，而渺小之感始終把我們引往上帝面前。」

於是他們緩緩地，靜寂地走去，一面聽着那在這綠色的走廊裏得了響着的他們的馬的脚步，就像他們正在一座大教堂的穹窿底下走着一樣。

「城市裏的人們真想不到這是多麼使人感動啊！」醫生說。「你聞到白楊樹上的蜂蠟和落葉松的汗液發散出來的香味嗎？怎樣的快感啊！」

「聽啦！」詹勒斯達斯叫道。「讓我們停下來罷。」

於是他們聽到一種遠處傳來的歌聲。

「這是一個女人呢還是一個男人呢？這是一隻鳥雀嗎？」少校低低的問道。「難道這是這偉大的風景發出的聲音嗎？」

「每一樣都有一點，」醫生回答，一面跳下馬，把他的牲口繫在一顆白楊樹的樹枝上。

隨後他對軍官做着手勢，叫他學他的樣，並跟在他後面。他們慢慢地沿着一條飾有兩行在夕暮的濡濕的雲圍氣裏散下沁人心脾的芳香的野薔薇的小徑走去。強烈地照進小徑的陽光，因為有着白楊樹的長帷投下的陰影，顯得更加輝煌奪目。這種燦爛的光線，把一座位置在砂路盡頭的小屋染成了一片紅色。那通常像栗殼一樣褐的，並且破損的屋脊被野草和蘚苔弄成了綠色的茅草屋頂上，像是散着金色的灰塵。隱在這光霧裏的茅屋幾乎看不出來了；可是它的古老的牆門，一切都有着一種飄忽的光彩，一切都出乎意外地美麗，正像人的臉孔有時被什麼熱情弄得紅而且熱一樣。人們在曠野裏有時是會遇到這種田園的，倏忽的美景的；它使我們說出使徒在山上對着耶穌基督說出的希望：「讓我們支起一座帳篷並留在這裏罷。」這番風景這時像有着一種和它本身一樣澄淨而又溫柔的聲音，但是一種好像快要消失在西方的亮光一樣淒涼的聲音；死的模糊的形像，和花與朝生暮死的美麗的昆蟲在地上所表現的警報一樣，太陽在天空崇高地表現的警報。在這個時候，太陽的色調都染上了憂鬱，而這歌曲也是憂鬱的；並且是一種通俗的歌曲，纏綿悱惻的歌曲，以前曾用來表現過法蘭西對於英吉利的國仇，而波瑪舍（註五六）在使它由一個對着

自己的教母致其慕戀之忱的小使的口裏唱出並介紹到法蘭西的舞臺上時，曾傳達了它的真的詩味的歌曲。這歌曲是由一種迴腸蕩氣的聲音不用歌詞而祇憑着一種悲歎的調子吟唱出來的。

「這是天鵝的歌聲，」倍納西說。「在一世紀裏，這歌聲是不會在人們的耳朵裏響上兩次的。我們快去罷，應得阻止他歌唱纔行！這孩子在尋死，再要聽他唱下去那便太殘酷了……停住罷，克！喂，停住罷！」醫生叫道。

音樂止住了。詹勒斯達斯挺立着，一動也不動，簡直驚呆了。一片流雲掩沒了太陽，風景和聲音一齊消失了。陰暗，寒冷，靜寂，代替了溫柔的光彩，和暖的空氣和孩子的歌聲。

「爲什麼你不聽我的話？」倍納西說。「我再不給你米糕，蝸牛湯，新鮮的海棗，和白麵包了！難道你想死去並使得你那可憐的母親傷心嗎？」

(註五六) Beeumarchais (1732-1799) 法國十八世紀大劇作家，所作塞維爾的理髮師 (Le Barbier de Séville)

費嘉洛的結婚 (Le Mariage de Figaro)、犯罪的母親 (La Mère Coupable) 等極有名。此處係指費嘉洛的

結婚 第二幕第四場 Chérubin 在亞爾瑪維娃伯爵夫人 (La Comtesse Almaviva) 前所唱之歌而言。

詹勒斯達斯走進一個收拾得頗爲乾淨的小院子，於是看見一個十五歲左右的孩子，像女人一樣柔弱，金黃的頭髮生得非常稀疏，臉上像擦了胭脂一樣紅潤。他本來坐在一大株素馨花和一叢開花着的，亂七八糟生長的，並用枝葉將他包圍了的丁香花底下，這時他便從樁上慢慢地立起。

「你知道我曾教你在日落時睡覺，」醫生說，「教你不要在晚邊出外受涼，教你不要說話：怎麼你倒唱起歌來了呢？」

「啊，倍納西先生，這兒非常暖和，而暖和使人那樣舒服！我是一直覺得冷的。當我感到舒服的時候，我便不知不覺地唱着「瑪爾布洛去打仗呀」（曲名）消遣，並且我還自己聽着，因爲我的聲音幾乎和你的牧羊兒的笛韻相似呢。」

「那麼，我可憐的哲克以後再不要這樣了，你聽到嗎……把你的手給我。」

醫生按着他的脈。小孩有着一雙碧色的，通常是溫從的記號的眼睛，但這時卻被一種熱狂的表情襯得光輝起來。

「得啦，我相信你一定在淌汗，」倍納西說。「你媽沒有在家嗎？」

「沒有，先生。」

「那麼，進去睡罷。」

年輕的病人在倍納西和軍官前面走着，進到茅屋裏面去了。

「請你點燃一支蠟燭罷，布律安隊長。」在幫着哲克脫去襪子的醫生說。

當詹勒斯達斯把茅屋點亮的時候，他對於那僅祇剩着皮和骨頭的孩子的極端羸瘦不禁大吃一驚。青年農夫一經睡下，倍納西便拍着他的胸部，一面聽着自己的指頭在那上面所發的聲音；隨後，在研究過那兇兆的的響聲以後，他給哲克把被蓋上，站在牀邊，交叉着兩臂，注視着他。

「你現在覺得怎樣，小人兒？」

「很好，先生。」

倍納西把一張有着四隻轉動的腳的臺子拿到牀邊，在壁爐框上找到一隻玻璃杯子和一隻小玻璃瓶，用清水和幾滴盛在玻璃瓶裏的，並就着詹勒斯達斯舉給他的蠟燭的亮光仔細斟酌過份量的褐色液體組成了一種飲料。

「你媽還要許久纔會回來嗎？」

「先生，她來了。」孩子說道，「我聽到她在小徑上的腳聲。」

醫生和軍官一面等着，一面瞧着周圍的情形。牀腳頭有一隻沒有被蓋的蘚苔的墊褥，孩子的母親便睡在那上面，無疑的是和衣而睡的。詹勒斯達斯把這牀鋪指給倍納西看，醫生微微點着頭，彷彿表示他也早已在欣賞着這種母親的獻身的精神似的。這時一種木鞋的聲音在院子裏響着，醫生便走出去了。

「今天晚上你得看顧着哲克哥拉斯。假使他對你說呼吸不順時，你可把我放在桌上一隻玻璃杯裏的東西拿給他喝。你得注意每次祇讓他喝兩三口。那一杯東西該够你整晚用的。最要緊的是不要去碰那玻璃瓶，並且最先你得給你的孩子把衣裳換掉，他出過汗了。」

「我今天沒有能够給他洗濯襯衫，親愛的先生，我因為需要錢用，把麻送到格勒諾布爾去賣了。」

「那麼，我回頭叫入送幾件襯衫給你罷。」

「難道他更壞了嗎，我可憐的兒子？」婦人問道。

「你不要希望有什麼好事罷，哥拉斯嬖嬖；他曾大意地唱過歌來；可是你不要責罵他，毫不要使他難受，放勇敢點罷。如果哲克叫苦得太厲害時，你可託一個鄰居來找我。再見罷。」

醫生把他的同伴叫出，仍舊向小路走去。

「這小小的農人是肺病患者嗎？」詹勒斯達斯對他說。

「天啊！是呀，」倍納西回答。「如果不是自然界發生什麼奇蹟的話，科學是不能拯救他的。在巴黎醫科大學時，我們的教授時常對我們說着你剛纔親眼見到過的現象。有一都分這類的疾病，能在發音機關裏產生一些使得病人暫時有着發出一種無與倫比的完美的歌聲的能力的變化……我使你過了一個淒慘的日子呢，先生，」醫生騎上了馬時說。「到處是痛苦，到處是死亡，但也到處是忍受。鄉下人都是非常曠達地死去的，他們痛苦着，沈默着，像獸類一樣逝去。可是不要再談死亡罷，讓我們的馬匹快跑罷；我們得在天黑之前回到鎮上，好叫你能够看到新建的區域。」

「有什麼地方發生了火災啦，」詹勒斯達斯指着山上一個升起一把火焰的地方說。

「這火是不危險的。這是我們的石灰製造人在燒製石灰。這新近到來的工業可以利用我們的小灌木。」

這時突然發出了一聲鎗響，倍納西無意中流露了一個驚歎，並帶着一種焦燥的動作說道：

「如果這是布狄飛的話，我們倒要看看我們兩人裏面究竟那一個強些。」

「有人在那邊放鎗過，」詹勒斯達斯指着位置在他們高處的山上的一個山毛櫸林說。「對啦，那上面，請你相信一個老兵的耳朵罷。」

「我們快跑！」倍納西叫說，他一直向那小小的樹林跑去。因為渴欲當場拿獲那開鎗的人，他像在從事野外競馬一樣，使得他的馬匹從田地和溝渠上面飛馳過去。

「你要找的人已經逃了，」幾乎不能跟上的詹勒斯達斯對他叫道。

倍納西連忙帶轉馬匹，往回路跑，而他所追的人不一會便出現在高出兩位騎士百尺光景的一顆嶮峻的岩石上面。

「布狄飛，」倍納西看見他手裏握着一管長鎗，對他叫道，「下來呀！」

布狄飛認得是醫生，便回答了一個表示完全服從的，恭敬而又含有好意的手勢。

「我相信一個人爲恐怖或別的猛烈的情緒所驅時，能够爬上這岩石的頂巔的；可是他現在怎樣下來呢？」

「這層我倒並不就心，」倍納西回答，「連牝山羊也得嫉妬這蠻子呢！你等着瞧罷。」

當布狄飛沿着他大膽地登上去的巖岩降落下來時，憑着戰爭的變故，慣於判斷人們的真正價格的少校，不禁歎賞着他的特殊的輕捷，動作的大方與安全。獵人的活潑和強壯的身體，在路的險峻逼着他不得不採取的一切姿勢裏很有風韻的保持着平衡；因爲他那樣具有把握，他把腳踏在一顆岩石尖上好像比踏在地板上還要穩定。他運用着他的長鎗正如他手裏祇有一支手杖一樣。布狄飛是一個中等身材，可是乾瘦而又孔武有力的青年，當他立得很近時，他的男性美使得詹勒斯達斯吃了一驚。他顯然是屬於那些不用暴力而祇以詭計和耐心去欺騙稅務員爲業的私販一流人裏的。他有着一張給太陽曬黑的雄壯的臉孔。他的一雙淡黃色的眼睛像鷹目一樣灼灼有光，而他那細長的，尖端微曲的鼻子也很像鷹嘴。他的兩頰的顴骨蓋着一層嫩毛。他那紅色微張的

口使人窺到一些潔白的牙齒。他的上下唇的鬚鬚，他那不會剃掉的，赭色的，自然捲曲着的頰鬚等，都增加着他那臉孔的雄壯和可怕的表情。在他身上，一切都是力。他那雙不斷地鍛鍊着的手的肌肉，顯得結實和出奇的壯大。他的胸部很闊，他的額上浮現着一種鄙野的智慧。他有着一副慣於賭擲生命並且曾經在種種危難時候感到過自己的體力與智力，因而絕對相信自己的人所有的勇敢，果斷，但卻沈着的神情。他身上穿着一件被荆棘撕破的罩衣，腳上套着兩塊用鱧皮綴上的革底。一條縫補過的，支離滅裂的藍布褲子，露出了他那兩條紅色，瘦長，乾瘠，而又和鹿腿一樣敏捷的腿子。

「你瞧這就是以前對我開過一鎗的人啦。」倍納西低低地對少校說。「現在如果我表示想要除掉什麼人時，他便會毫不躊躇的把他弄死的。」布狄飛，「接着他向那私行打獵的人說，「我以前真的以為你是一個君子呢，所以得着你的諾言之後，我便替你做了保人。我在格勒諾布爾的檢察官面前答應的事是根據着你的不再打獵，變成一個端方，謹慎，勤勉的人的誓約說下的。而剛纔卻是你開了這一鎗，並且在拉勃朗灼亞伯爵的領地上。嚇！如果他的保管人聽到了呢，可憐

的傢伙幸而我不會將這事作成記錄，不然你便成了再犯，且你並沒有攜帶鎗械的權利！我因為看見你熱愛着這兵器，纔寬容你，沒有把你的鎗拿去。」

「這是一管很好的鎗呢，」認得那是一管聖愛田（註五七）製的射野鴨的長鎗的少校說。私販向詹勒斯達斯擡起頭，好像謝謝他的稱讚似的。

「布狄飛，」倍納西繼續說，「你的良心定當責備你的。如果你再開始你以前的職業時，你又會關進監房；那時便再沒有什麼保護者能够把你從苦役裏面救拔出來了；你會被人捺上烙印，留下記號。今晚便給我把鎗拿來罷，我替你保管着。」

由於一種痙攣的動作，布狄飛握緊着他的鎗管。

「你說的有理，區長先生，」他說。「我錯了，我犯了我的戒律，我是一隻狗。我的鎗是應當拿到你那邊去的，可是你得到它時就會變成我的遺產。我的母親的兒子最後所開的一鎗會打着我的腦漿……有什麼辦法呢！我曾照着你的話做過，我安安靜靜地過了一冬；可是春天到了，氣力出來

（註五七）Saint-Etienne 是法國的一個工業城市，所出軍械甚有名。

了。我毫不知道耕作，我沒有心思一生飼養家禽；我既不能彎着腰種菜，也不能把鞭子在空中揮着。駕馭一部兩輪貨車，也不能留在廐舍裏摩挲馬背；那麼難道祇好餓死嗎？我祇能在那上面生活。」他停了一停，指着那些層巒疊嶂說：「我在那上面已經八天了，我看到了一隻羚羊，而這羚羊現在那兒。」他指着岩石上面說：「牠是隨你處置的，和善的倍納西先生，請你把我的鎗留給我罷。聽我說啦，我對你發誓！我會離開本區，到亞爾普斯山去，那兒的羚羊獵人不會對我有一句閑話；反過來，他們還會歡迎我去呢，而我便會倒斃在那邊的什麼冰山裏面。喲，老實說，與其滯留在這邊的沼地裏，我是寧願到山上去自由自在地過一兩年的。那邊既沒有政府，也沒有稅吏，也沒有田園警察，也沒有檢察官。使我留戀的祇有你，其餘的人都使我厭惡極了！當你有道理的時候，你至少還給人家留一線生機……」

「還有路易慈呢？」倍納西對他說。
布狄飛悄然不響了。

「喂！我的孩子，」詹勒斯達斯說道，「學着念書，寫字，到我的聯隊裏來，騎上一匹馬，做一個重

騎兵罷。如果有一天裝鞍號音爲着一場稍許正當的戰事而響時，你可看到你是生來要在大礮，子彈，戰鬪裏面生活的，而你會變成將軍。」

「是啦，如果拿破崙回來的話，」布狄飛回答。

「你知道我們的條規嗎？」醫生對他說。「在第二條上，你答應我當兵的。我給你半年功夫去學習讀書，寫字；隨後我會使你有機會代替什麼好人家的子弟去服兵役。」

布狄飛瞧着那些山嶺。

「啊！你不會到亞爾普斯山去的，」倍納西叫道。「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一個有着許多偉大的才能的正經人，應當給他的祖國服務，統率十萬貔貅，而不應當追着一隻羚羊死去。你現在所過的生活會把你一直引往徒刑場。你的過度的工作會逼着你從事長期的休息；久而久之，你會染上一種閑蕩的生活的習慣，那種生活會毀去你一切有秩序的思想，使你慣於濫用你的力氣，使你任意洩憤，而我卻不管你情願不情願，要把你引上正路。」

「難道我該憔悴憂傷死去嗎？當我在城市裏的時候，我便覺得呼吸不順。當我領着路易瑟到

格勒諾布爾去的時候，我是不能在那裏停留到兩天的……」

「我們大家都有一些應當知道或是克服或是使它變得對於人羣有利的癖氣。可是時候不早了，而我急着回去，你明天帶着鎗來看我，那時我們再談這一切事情罷，我的孩子。再見啦。把你的弄羊拿到格勒諾布爾去賣掉罷。」

兩位騎士回頭走了。

「我以爲這樣的人才不愧爲一個男子啦，」詹勒斯達斯說。

「一個在邪路上的男子，」倍納西回答。「但有什麼辦法呢？你聽到過他的話的。看到這樣能幹的人陷入迷途，不是很有可惜的事情嗎？讓敵人來侵略法蘭西罷，帶着一百個壯丁的布狄飛，可以在莫里安山脈裏面阻住一個師團到一月之久；可是在承平時，他卻祇能在一些犯法的境地發揮他的勇力。他是非有什麼用武之地不行的；當他沒有機會拚命時，他便和社會作戰，他幫助着私販。這蠻子曾獨個兒坐着一隻小船渡過洛倫河，以便把一些鞋子送往沙瓦；他帶着一身貨物逃在一個無法攀登的山峯上，他能在那兒憑着一些麵包皮度過了兩天。總之，他喜歡危險正像另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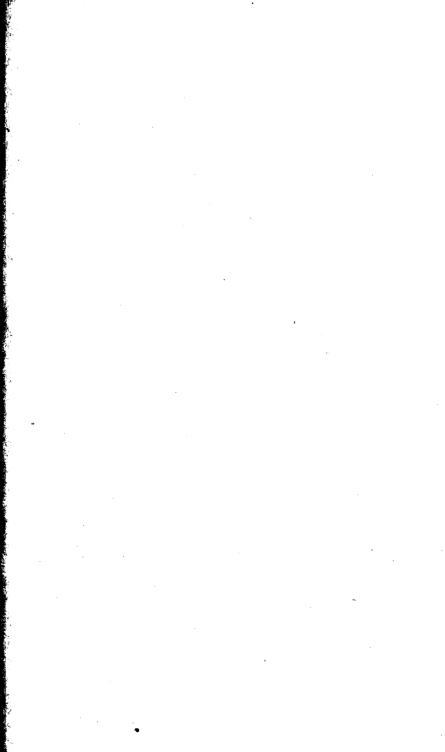
人喜歡睡眠一樣。因為嘗過許多由極端感覺得來的愉快，他便置身於普通的生活以外。我呢，我不願意一個這樣的人不知不覺地從一條邪路上墮落下去，變成一個強盜，而死在斷頭臺上。可是看啦，隊長，我們的鎮市是怎麼一個樣子！

詹勒斯達斯遠遠地瞧見一個種着樹的圓形廣場，廣場中央是一個被白楊樹圍繞着的噴泉。噴泉的周邊傾斜着，那上面植有三圈不同的樹木：第一圈是荳球花樹，隨後是一圈日本漆樹（*Vernis du Japon*），而在那周邊的頂上是一圈小榆樹。

「這便是我們集市的地方，」倍納西說。「隨後是那由兩座漂亮的房子開始的大街，那兩座房子我已經對你說過，是治安推事和公證人的。」

於是他們走進一條用粗大的石子鋪得相當講究的大街，街兩邊有着百來個幾乎全都有庭院隔開的新造的房子。正門形成一個美麗的遠景的教堂，完結着這條街道。大街半途上還有兩條新開的街道，那上面也已聳立着好幾座房屋。位置在教堂前面廣場上的區公所，和司祭的住宅遙遙相對。倍納西向前走，那些已經度完了一天的女人，小孩和男子，便立刻跑來他們的門口；一部

分人對他摘下帽子，另一部分人對他道着日安，小孩們圍着他的馬叫着跳着，彷彿他們知道那畜生的溫厚正同知道主人的溫厚一樣。這是一種和一切深刻的感情一樣，有其特殊的節制和易感的引力的模糊的喜悅。瞧到人們給醫生的這種接待，詹勒斯達斯便想到先一天晚上倍納西對他的描寫本區居民愛戴他的情形時，那措詞還是過於謙虛的。這的確是最溫和的王位，爵號銘刻在臣民的心上的，真正的王位。一個人所享受的光榮和權力的照射，即使非常強烈，他的靈魂不久便會判明一切外面的活動使他得到的情感，他會很快地瞧見他的真實的虛無，而在他的體力的運用裏，找不到一點變革，一點新奇，一點偉大的地方。國王們雖有着屬於他們的土地，但都像其餘的人一樣，被判定在一個小範圍裏面生活，他們既要服從那小範圍的法律，並且他們的幸福也全看他們在那裏所感到的個人的印象怎樣。而倍納西呢，在他一區裏，卻祇隨處遇着恭順和友誼。



第二章 民衆的拿破崙

「快點來罷，先生！」哲各特說。「這些先生等了你好久好久了。這事老是這樣的。當我的晚餐非弄得可口不行的時候，你卻使我失敗下來。現在，一切都煮得稀爛了……」

「得啦，我們來了。」倍納西微笑着回答。

兩位騎手跳下馬，向醫生邀來的客人所在的廳子走去。

「諸位，」醫生牽着詹勒斯達斯的手說，「這是駐防在格勒諾布爾的騎兵聯隊裏的中隊長布律安先生，一位應許在我們這裏耽擱幾天的老兵。」

隨後，指着一個穿着黑衣，頭髮斑白，瘦長個子的人，對詹勒斯達斯說道：

「這位先生是我早已和你談過的，那對於本區的繁榮極有貢獻的治安推事杜孚先生。」接着他又使他面對着一個同樣穿着黑衣，並且戴有眼鏡，中等身材，蒼白，消瘦的青年說道，「這位是

格納維耶先生的女婿，在我們鎮上開業的第一個公證人東勒烈先生。」

隨後，轉身朝着一個半似農夫，半似財主，臉貌粗鄙，生着一些疹子，但卻非常和氣的胖子續說道：

「這位先生是那使我得到居民的好意的信賴的木材商，我的合適的助手剛彭先生。他是你所歎賞過的道路的創修者之一。」倍納西指着司祭補說道，「我用不着對你介紹這位先生的職業了。你可瞧到這是一位任何人都忍不住要愛慕的人啦。」

牧師的面孔憑着一種具有不可抗拒的精神的美的表現，吸引着軍人的注意。因為那臉上的線條是那樣嚴肅而又不調和，初初看去，詹維耶先生的相貌是可以現得使人不愉快的。他的小小的身材，他的瘦削，他的態度，都使人知道他的身體非常孱弱；可是他那始終寧靜的臉色卻證明着基督教徒的內心的深沈的平和與純潔的靈魂所產生的力。彷彿反映着蒼穹的他的眼睛，顯露出那消耗着他的心的無窮的慈悲的中心點。他的稀少而又自然的舉止，不愧為一個謙遜的人的舉止；他的行動有着妙齡女子的行動的貞純與質樸。他的外觀使人發生尊敬和想要同他親密起來

的那種模糊的希望。

「啊！區長先生……」他一面鞠躬一面說，好像爲着避去倍納西給他的恭維一樣。

他的聲音使得少校異常深澈的感動了，他被這不相識的牧師所說的幾個沒有意義的字投在一種幾乎是宗教的夢想裏了。

「諸位先生，」哲各特走進客廳中央，站定身子，把兩個拳頭又在腰上說，「晚餐已經擺在桌上了。」

倍納西把客人一個一個的喊着，好免去那些赴席的虛套，而他的五個客人，便應着他的邀請走進飯廳，並在聽完司祭沒有誇張地微聲念出的食前祈禱之後，圍着桌子坐了下來。桌上蓋着一塊在亨利四世時候由格蘭塾兄弟發明的這種織有花紋的布做的櫥毯，巧妙的製造家格蘭塾兄弟並還把他們自己的名字給了這在家主婦間那樣知名的厚布。這樣雪白得發閃，並使人聞到哲各特滲在灰汁裏的麝香草的氣味。盤碟等是有着藍邊的白色陶器，一點缺損的地方都沒有。水瓶有着現在僅祇外省保有着的那種八角形的古老的樣式。全是經過彫刻的牛角做的刀柄，現出一

些古怪的面貌。當審視着這些具有一種古代的奢華但又幾乎嶄新的物件時，每個人都覺得它們和屋主人的和氣與直爽非常融洽。詹勒斯達斯的注意暫時停注在湯罐的蓋上，那上面堆有一些照着十六世紀著名藝術家培爾納·巴利西的方法，着色得非常好的凸起的蔬菜。這番集會並不缺少特殊的地方。倍納西和詹勒斯達斯的強壯的頭腦和詹維耶先生的使徒的頭腦成了絕妙的對照；同樣，治安推事和副區長的憔悴的容顏更加顯出公證人的年青的臉孔。社會彷彿被這種種相貌代表着。而這些相貌都同樣顯出對於自己，現在，以及將來的信仰的滿足。不過，和人生接觸不久的東勒烈先生和詹維耶先生喜歡探究他倆感着爲他倆所有的未來的事變，而其餘的會食者卻高興把談鋒帶到過去上面；可是大家都莊嚴地凝視着人間的事務，而他們的議論都反映着兩重憂鬱的色彩：一種有着晚邊的暝色的蒼白，這是不會再生的歡樂的幾乎消滅了的回憶；另一種像黎明一樣，使人有得到一個晴天的希望。

「你今天一定非常辛苦了罷，司祭先生？」剛彭先生說。

「是啦，先生，」詹維耶先生回答；「可憐的癡呆症患者和怕烈狄耶爹的葬禮是在先後不同

的時間舉行了的。」

「我們現在可以拆毀舊村裏的破屋了，」倍納西對他的助手說。「拆去那些房子以後，我們至少可以開成一畝地的牧場並且以後本區可以省下我們用來養活那癡呆症患者灼達的一百佛郎。」

「我們應當在三年裏都把這一百佛郎用來修築下面路上經過大溪處的一條小橋，」剛彭先生說。「鎮上和谷中的人們都已有着打從詹恩·佛郎梭·巴斯安洛的田裏走過的習慣，這事終於要弄到這可憐的老實人大受損害的。」

「不錯，」治安推事說，「這筆錢不會有比這更好的用處了。據我的意見，濫用小路是鄉下的大患之一。在治安裁判所提出的訴訟的十分之一都起因於不正的地役。在許多村區裏，人們都這樣幾乎逍遙法外地損害着所有權。對於所有權的尊重和對於法律的尊重是在法蘭西太被人忽略的兩種情感，而必需加以宣傳的。許多人覺得對於法律加以援助是不名譽的事，而「你到別處去受絞刑罷！」這像是由一種值得讚美的寬洪的情感所授意的俗話，其實祇是用來掩飾我們的

利己主義的一種偽善的用語。讓我們承認了這事罷，我們缺少着愛國心！真的愛國者是充分理解法律的重要，竟至不顧自己的損失和危難，使法律得以實行的公民。讓一個惡人安然走去，那不是使自己對於這人以後的犯罪有着干係嗎？

「一切事情都有其相互關係的，」倍納西說。「如果區長把他們的道路修得好好的，也就不會有那樣多的小路了。並且，如果區參事們比較有識的話，當地主和區長反對設置一種不正的地役時，他們便會給以支持；大家都會使無知的人們懂得邸宅，田地，茅屋，樹木都一樣神聖，而「權利」是不被所有物的差異的價值增高或減低的。可是這樣的改良決不能夠很快地得到，它們的主要的關鍵還在除非得着司祭們的有力的干與，我們便不能完全改革的民衆的道德上。這話並不是針對着你說的，詹維耶先生。」

「我也並不把這話看做針對我說的，」司祭笑着回答。「難道我沒有竭力使得加特力教的教義和你們的行政的見解相合嗎？因此，在我的牧師的教育裏，談到偷盜的事情時，我常是盡力把你們剛纔發表的關於權利的思想注入我的教區的居民心裏。不錯，上帝並不根據被偷的物品的

價值來衡量盜竊，他祇裁判從事盜竊的人。這便是我曾經企圖使我的教民理解的比擬的意義。」

「你這事成功了，司祭先生，」剛彭先生說。「我把本區現在的情形和以前的情形一加以比較，便可以看出你在人們的頭腦裏所產生的變化的確沒有多少地方的工人，對於需要工作的時間，像我們這裏的工人一樣謹慎的。家畜都看顧周到，祇有意外的事情可以使牠們受到損害。樹木也沒人隨意砍伐。總之，你會使我們的農人十分明白富人的閒暇是一種節儉和勤勞的生活的報酬。」

「那麼，」詹勒斯達斯說，「你該對於你的部下相當滿意罷，司祭先生？」

「隊長先生，」牧師回答道，「在塵世間，我們是不當希望在任何地方找到天使的。凡是有着窮困的地方，便有着痛苦。痛苦，窮困，是一些有着弊害的活力，正如權力也有權力的弊害一樣。當農夫們跑到兩里路外去從事工作，而在晚邊非常疲倦的轉來，如果看到獵人穿過田地和牧場以便早一點坐上飯桌時，你相信他們會躊躇着不去做效他們嗎？在開闢這幾位先生剛纔所歎息的那種小路的人們裏面，究竟誰是犯人呢？是作工的人呢？還是尋樂的人呢？現在，有錢的人和窮苦的人

給予我們的痛苦是相等的。信仰和權力一樣，始終應當從天國或上層社會降下；而現在，上層階級確實比民衆——上帝應許他們將來昇入天國藉以酬報他們所耐心忍受的痛苦 of 民衆——更少信仰。我一面服從着教會的紀律和上司的思想，一面卻以爲我們在長期間內應當對於祭祝的問題不要那麼責備求全，而盡力在不實行基督教的箴言卻在爭辯着基督教義的中層社會的核心理鼓起宗教的情緒。有錢人的似是而非的哲學是對於窮人的一種致命的榜樣，並在上帝的王國引起了太長的沒有君主的時期。我們現在之能够得着我們的教徒擁護，是完全由於我們個人的影響。一個村區的信仰，竟得歸功於某人在那兒所得的尊敬，這豈不是一種不幸嗎？當基督教把它的保守的理論滲入各個階級，使得社會組織從新豐富起來之後，那時它的祭祝便不會再成問題了。一個宗教的祭祝是它的形式，社會祇憑形式存在。你們有着一些旗幟，而我們則有着十字架……

「司祭先生，我很想知道，」詹勒斯達斯打斷詹維耶先生的話道，「你們爲什麼要阻止這些可憐的人們在星期天跳舞取樂呢？」

「隊長先生，」司祭回答道，「我們並不憎惡跳舞一事的本身；我們是把它當作一種擾亂平和並敗壞鄉間風習的不道德的原因而加以禁止的。澄清家族的精神，維持它的關係的純潔，豈不是把惡事連根剷除嗎？」

「我知道，」東勒烈先生說，「在每一區裏總要發生一些混亂的事情；可是在我們一區裏，這類事情卻發生得很少。縱使我們的農夫裏有幾個人在耕作的時候，不很小心地佔了他的鄰人一犁之地，或是在需用柳條的時候，跑去別人家割了一些柳條，但把這些事情和城市裏的人們的罪惡比較起來，卻祇是很小的過錯。因此我覺得這谷中的農夫是非常相信宗教的。」

「啊！相信宗教，」司祭微笑說；「這裏是不用害怕熱狂的信仰呀。」

「可是，司祭先生，」剛彭表示異議道，「如果鎮上的人們每天早上去做彌撒，如果他們每星期對你懺悔，那麼田地便會沒人耕種，而三個牧師也還應付不來呢……」

「先生，」司祭接着說，「工作即是祈禱。「實行」是含有使得社會生存的宗教原則的知識的。」

「而你們對於愛國心是怎樣處置的呢？」詹勒斯達斯說。

「愛國心祇給人一種暫時的情緒。」司祭莊嚴地回答道，「而宗教卻使得這種情緒持久不變。愛國心是一種個人利益的暫時的忘卻，至於基督教卻是一種完備的，抗拒人類墮落傾向的組織。」

「然而，先生，在革命時的戰爭裏，愛國心……」

「是啦，在革命時代，我們曾經造成過一些奇蹟，」倍納西打斷詹勒斯達斯的話說，「可是，二十年後，在一八一四年時候，我們的愛國心已經死了；反之，被一種宗教的思想推動着的法蘭西和歐羅巴，卻在一百年裏征伐過十二次亞細亞。」

「把產生民衆對民衆的戰爭的物質利益延期起來也許還是易事；」治安推事說，「而目的從來不明的，爲着支持教義所起的戰事，卻必然地難於完結呢。」

「那麼，先生，你不吃魚嗎？」哲各特說，她由尼古爾幫助着，把碟子撤去。

忠於自己的習慣的女廚師，把每一樣菜一盤接着一盤地拿來，這風俗有着強逼貪食的人吃

得很多，而使最好的東西被那些給頭兩樣菜吃飽了的飲食有節的人們拋下的弊害。

「啊！諸位先生，」牧師對治安推事說，「你們怎麼能說宗教戰爭沒有明確的目的呢？以前，宗教在社會上是一種那樣強有力的連繫，以至物質的利益不能和宗教問題分離起來。因此每個兵士都十分明白他們爲甚麼打仗……」

「如果人們爲着宗教打得那樣厲害，」詹勒斯達斯說道，「那麼，必需是上帝把宗教的組織弄得極不完善纔行。一種神聖的制度不當憑着它的真實的性格引起人們的注意嗎？」

所有的會食者都瞧着司祭。

「諸位先生，」詹維耶先生說，「宗教意識它自己而不確定它自己。我們既不是神的方法的裁判者也不是神的目的的裁判者。」

「那麼，照你的話說來，我們得相信你們的一切誇張的敬禮嗎？」詹勒斯達斯帶着一個從來不會相信過上帝的軍人的純樸的態度說。

「先生，」牧師莊嚴地回答道，「加特力教比旁的一切宗教更能解除人類的憂煩，可是它若

並不這樣，我請問你：相信它的真實，會使你冒着甚麼危險呢？」

「也沒有了不起的甚麼，」詹勒斯達斯說。

「那麼，你毫不相信它時，又有甚麼危險不會冒着呢！可是，先生，讓我們來說和你最有關係的塵世的利益罷。你瞧上帝憑着他的代理者的手和人類的事物接觸時，他的手指在那上面留下了怎樣深刻的痕跡啊。人類因為走出基督教所劃的道路，受了很多損失。教會——很少人想到去看它的歷史，人們僅祇根據一些有計劃地流佈在民間的謬誤的意見去批評它——貢獻了現在人們所企圖建立的政府的完善的模範。選舉的原則曾經多時成為教會裏的一種偉大的政治權力。以前沒有一種宗教的制度不是奠基於自由和平等上面的。所有的道路同赴事功。住持，院長，司教會長，教王，那時都是依照教會的需要，忠實地選舉出來的；他們表現着教會的思想；因此他們應當得着絕對的服從。我不用舉出這種思想——這製造了近代國家並使人作出那樣多的詩歌、伽藍、彫像、繪畫和音樂作品的思想——的社會的業蹟，而祇使諸位注意到你們的平民選舉制、陪審制和兩院制，都是生根於大教區議會和公教議會，司教公會和紅衣主教院裏的；除掉這種差別之外，

還有現今關於「文明」的哲學思想，我覺得在加特力教的共通的信仰——一種由集合在教義裏的言語與事實所完成的，包括一切的，社會的共通的信仰的影像——的崇高和神聖的觀念前面，是黯然無光的。人們雖以為新的政治方法頗為完善，但要重新發生教會在支持着人類智慧的悠久的歲月中得來的奇蹟，卻是不容易的事情。」

「爲什麼緣故呢？」詹勒斯達斯說。

「第一，因爲選舉爲着成功一種原則，在選舉人間要求絕對的平等；用一句幾何學的話來說，他們應當是一些「相等的量」(quantités égales)，而這是近代政治決不能得到的。再則偉大的社會事業是祇能靠着唯一能夠將人們集合起來的情緒的力量成立的，而近代哲學卻將那些法則建立在企圖將人們隔開的個人利益上面。在各國間，以前比現在有着更多的對於被蔑視的權利，羣衆的痛苦等，慨然被一種母親的精神鼓舞着的人。因此，由中層階級產生的牧師，反抗着物質的力而擁護平民，抵禦平民的敵人。教會有過一些地產，而它那像是應當使它鞏固起來的世俗的利益，終於弄弱了它的行動。不錯，牧師有着一些特有的財產，他像是壓迫者；國家供養着他，他

是一個公務員，他得獻出他的時間，心，生命；市民們使得他的德行成爲一種義務，而在專橫意志的原則裏，涸竭了他的慈悲，在他的心上枯燥起來。可是如果牧師變得貧窮，如果他是心甘情願地做着牧師，除掉上帝以外沒有旁的倚靠，除掉信徒的心以外沒有旁的財富時，他便又成了亞美利加的傳教士，他自己做着使徒，他是善行的王子。總之，他祇憑着窮迫得勢，而富裕可以使他死亡。」

詹維耶先生使得大家注意了。陪食的人都一聲不響地在思索着由一個單純的司祭口中說出的那樣嶄新的話語。

「詹維耶先生，在你所說出的一些真理裏面，有着一個重大的錯誤，」倍納西說。「你知道，我並不喜歡爭辯那些被著作家們和近代權力者提出討論的一般利益。據我的意見，一個懷抱着某種政治主張的人，如果覺得自己有力實行時，便當一聲不響，奪取政權而動作起來；可是，假使他幸而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單純的市民，而他憑着個人的爭論來說服羣衆，那豈不是瘋狂嗎？話雖如此，我卻要駁倒你，親愛的牧師，因爲在這兒我是對着一些慣於提供自己的知識來討究一切事情的真理的好人說話啊。我的思想也許會使你覺得奇特，但這些思想卻是我們過去四十年的災

難使我省察的結果。現今屬於所謂立憲的反對黨的人們所要求的普通選舉，以前在教會裏是一種良好的法則，因為正如你剛纔叫人注意到的一樣，親愛的牧師，教會裏的人都是有知識的，都受着宗教的情緒的薰陶，都浸潤着同一的主義，都澈底明白他們所希望的事情和他們所將達到的境地。可是思想的勝利——近代自由主義得着這種思想的幫助便貿然向布爾朋朝的隆盛的政府作戰——將毀滅法蘭西和自由主義者自身。左翼的領袖對於這層知道得很清楚。在他們看來，這番鬭爭祇是一個簡單的權力的問題。假使不幸中產階級在反對黨的旗幟底下把它的虛榮心所不能容的上流社會打倒了，這勝利後而會立刻隨着一個中產階級抵抗民衆的戰爭，民衆稍後會在中產階級身上見到一種貴族，不錯，這種貴族是卑俗的，但它的財產和特權在民衆看來，相隔愈近，便愈覺可惜。在這戰爭裏，社會——我不說國家——會重新毀滅，因為痛苦着的大衆始終祇能暫時有着的勝利，會引來最大的混亂。這戰爭會奮激而無止歇，因為它會根據選舉者的先天或後天的異見；而選舉者中最無知但人數最多的一部分，會在一種祇講多少不講輕重的投票法裏戰勝上層社會。由此，一個政府除非爲着保護一種比較有限制的「特權」而設時，是決不能堅強

地，從而完善地組織起來的。我這時所稱作「特權」的，並非以前胡亂讓與一部分人而害着其他一切人的這種權利之一；不是的；我所說的「特權」是指包含權力的發展的社會圈而言。權力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的心。而自然在它的一切創作裏，都緊縮着活力，好使它有着更多的彈力；政治團體也是一樣的。待我採用比喻來解釋我的思想啦。讓我們承認法蘭西有一百個貴族議員罷，他們也祇發生一百個害處。你把貴族院廢掉罷，一切有錢的人都成了特權階級；本來祇有一百，現在你卻有一萬了，而你便把社會不平等的傷痕擴大了。不錯，對於平民，單是不勞而食便成爲一種特權。在他們的眼睛裏，消費而不生產的人便是一個掠奪者。他們要求一些可以看得見的工作而絕不注重最使他們富足的智慧的生產。這樣，在繁殖着害處的當兒，你們不把戰爭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裏，卻將它擴展到社會機構的各方面了。當攻擊和抵抗普遍化了時，一個國家的崩潰也就迫在眉睫。富人始終不會有窮人那樣多；所以，當鬭爭成爲物質的鬭爭時後者便立刻得着勝利。我的理論是有着歷史支持的。羅馬共和國之能征服世界，得歸功於元老的特權的設立。元老院確保着權力的思想。可是，當武士和新人將貴族社會擴張起來，從而推廣了政府的行動時，國家

便不可救藥了。雖然有着西拉（註五八），而在凱撒之後，狄柏爾（註五九），卻把羅馬共和國造成了羅馬帝國，而這種將權力集中在單獨一個人手裏的制度使得這偉大的統治延長了幾個世紀。當那不朽的城市陷入野蠻人的手中時，皇帝已不在羅馬了。當我們的土地被征服過來時，分有着這土地的法蘭族便發明了封建特權來保障他們的特殊佔有物。那佔有這地方的百個或千個領袖，都爲着要保護他們由征服得來的權利而設立了他們的制度。因此，特權受着制限一天，封建制度便可以存在一天。可是，當這國家的「人」——這是「貴族」兩字的真的譯義——不復是五百，而成了五萬時，便有了革命。過於廣泛的他們的權力的活動，既沒有彈性也沒有力量，並且對於他們不曾預料到的金錢的和思想的「奴隸解放」（*manumission*）毫無防禦。因此便有了從民衆看來以增加特權者的數目爲目標的中產階級對於君主制度的勝利，而民衆對於中產階級的勝利會是這種變革的不可避免的效果。如果這種異變到來，它會有着無限度地普及於大衆的選舉法

（註五八）西拉（*Sylla*）是羅馬獨裁者，生於西曆紀元前一三六年。

（註五九）狄柏爾（*Tiberius*）是羅馬的第二個皇帝，本爲明睿之君，但因生性多疑，遂至極端殘暴。

作爲手段。凡投票的人都能討論政治。而被人討論的權力是不存在的。你們可以假想出一個沒有權力的社會嗎？不能。那麼，權者力也。力是應當安置在認定了的事物上面的。這便是那些使我想到選舉的原則是對於現代政府存在的最致命的原則之一的理由。當然，我相信我已證明自己對於貧窮和痛苦階級的關切，我是決不致受到非難，說我希望他們不幸的；可是，我儘管讚美他們帶着卓絕的耐心與堅忍在勞苦的路上走着，同時卻要宣布他們並沒能力參與政治。在我看來，貧民階級是一個國家的未成年者，而始終應當受人保護。這樣，據我的意思，諸位先生，「選舉」二字所生的害處，是快要和被人誤解，定義不明，並像是一些反叛的象徵與破壞的命令似的投給羣衆的「意識」與「自由」等字所生的害處相等的。所以我覺得大衆的保護是支持社會的一種正當而且必要的事情。」

「這學說和我們現今的一切思想是這樣毫不相容，因而我們有一點兒權利請你說出你的理由，」詹勒斯達斯打斷醫生的話說。

「十分願意啦，隊長。」

「我們的主人在說什麼呀？」哲各特回到她的廚房時叫說。「這親愛的好人兒不是在勸他們蹂躪民衆嗎？而他們竟聽他說着……」

「我從沒想到倍納西先生會是這樣，」尼古爾回答。

「我雖是要求一些嚴峻的法律來抑制無知的大衆，」醫生稍爲停了一停接着說，「我卻希望社會制度有着一些脆弱而又溫和的組織，好讓羣衆裏面任誰有志並且自覺具有昇到上層階級的能力的人嶄露頭角。一切權力都趨向於保存自己。政府爲着存在起見，現在正和從前一樣，應當到處收攬強有力的人，同化他們，以便造成保衛自己的人，同時也就除去大衆中間那些足以煽動大衆的勇者。一個國家在給予公共野心一些同時困難而又容易——對於薄弱的意志不免困難，對於堅定的抱負則是容易——的道路時，便可預防那些由於真的優越的人難以上進，達到和他們相稱的地位所起的革命。我們四十年的擾攘該已使得一個具有常識的人明白優越的人和社會秩序是極有關係的。優越可分三種，並且都是至當不夠的，即是：思想的優越，政治的優越，財產的優越。這豈不就是藝術，權力和金錢，換個說法，這豈不就是原則，方法和結果嗎？然而，我們毫無成

見地假定社會單位完全平等，人口的誕生也有着同樣比率，並給予每一家族一份同樣的土地，隔不多久你也會再見到現今存在的財產的不均，從這明白的真理便可斷定：財產、思想、權力等的優越是一種必需忍受的事實，這種事實是大衆在最正當地獲得的權利裏賺出一些特權時始終當做壓迫的事實看待的。從這基礎出發的社會契約因此將是一種永遠介乎有產的人們和無產的人們之間的契約。依照這個原則，法律便當由那些享着法律的好處的人們製造出來；因為那些人必定具有保存他們並預料到他們的危險的本能。他們是比大衆本身更關心於大衆的安寧的。民衆非有一種現成的幸福不可。當你站在這個觀點來考察社會時，如果你把社會全體加以概括的考察，你便立刻會和我一同承認選舉權是祇當由有着財產、權力或智慧的人們行使的，並且你也會承認他們的代理人祇能有着一些非常限制着的職務。諸位，立法者是應當高出他的時代的。他檢證着一般錯誤的傾向，並確定一個國家的思想所趨之點；因此他爲着將來工作多過爲着現在，爲着成長起來的一代工作多過爲着正在逝去的一代。然而，你們卻叫大衆去造法律，大衆能够高出他們本身嗎？議會愈是忠實地代表着羣衆的意見，它便愈不能和政府一致，它的眼光便

會愈低，愈不正確，它的立法便會愈加搖動，因為羣衆——尤其是在法蘭西——不論現在和將來始終是羣衆那樣的啊。法律含有一種對於規則的服從；而一切規則都是和天賦的品性，個人的利益相反的；大衆會忍受一些對他們自己不利的法律嗎？不會。法律的傾向常常當爲品性的傾向的。反比。依照一般品性製造法律，這豈不是在西班牙以獎勵金給予宗教的偏執和懶惰；在英國，給予拜金主義；在意大利，給予對於用來表現社會，但卻不是整個社會的藝術的愛好；在德國，給予貴族的分類；在法國，給予輕佻的精神，給予時行的思想，給予將我們分成亂黨——老是吞噬了我們的亂黨——的便宜嗎？自從選舉會製造法律四十多年以來，得到了什麼呢？我們有着四萬法律！一個民族有着四萬法律即是沒有法律。五百平庸的才智——因爲一個世紀是沒有一百偉大的才智供它使用的——能够有着昇到這些考察的力量嗎？不能。那些不斷地從五百個不同的地方出來的人是決不能以同一的方式了解法律的精神的，而法律卻當成爲一個。可是我要說得更遠一點。遲或早，一個議會總要落到一個人的權力底下，而本該有着一些國王的朝代的，你們卻有着一些容易變動並且費用很貴的國務總理的朝代。在一切討論的末了有着米拉波（Mirabeau），但東

(Danton) 羅伯斯皮耳 (Robespierre) 或拿破崙：一些獨裁官或是一個皇帝。不錯，要有一定分量的力纔能舉起一定分量的重，這種力可以分散在多少不定的許多槓桿上；可是，結局，力是應該和重相當的；這地方，重是構成一切社會的初基的無知而且痛苦的大眾。本性即是抑壓的權力，需要一種巨大的集中來給民衆運動一種相等的抵抗。這便是我和諸位談着政府特權的制限時發揮過的原則的應用。如果你們容納一些有才能的人，他們便會服從這種自然法則並使全國服從這種法則；如果你們集合一些凡庸的人，他們遲或早便會被優越的天才所征服；有才能的議員感覺到國家的利害，平凡的議員則對武力讓步。總而言之，一個議會屈服於一種思想，像在「恐怖時代」的「國民協會」於一種勢力，像在拿破崙底下的「立法議會」於一種制度或金錢，像現在有些良好的頭腦夢想着的共和議會是不可能的；希求這種議會的人不是一些天生的受欺的人，便是一些未來的暴君。一個評議會，在應當使一個國家動作的當兒，卻在爭議着它的危險，難道你們不覺得可笑嗎？民衆須有一些擔任承認或拒絕租稅的代理人，這纔是合理的事情，並且這事是歷代都有的，在最殘酷的暴主底下正和在最柔弱的國君底下，一樣。錢是不易攫取的；而況租稅有

着一些自然的界限，超過了那些界限，一個國家便會叛亂起來加以拒絕，或是屈伏下去趨於滅亡。這選舉的團體——它是像需要一樣，像這團體所代表的意見一樣容易變動的——須不以一切人的服從給予一種壞的法律，這便行了。可是假定五百個從帝國各地跑來的人會造出一種良好的法律，這豈不是民衆遲早會要贖罪的一種惡作劇嗎？那麼他們不過改換一些暴君罷了。權力，法律，因此應當是一個人的事業，而這一個人由於事理的必然，非一直使他的行動得到一種普遍的贊成不可。可是那些加於權力——不論是一個人的，幾個人的，或多數人的權力——的行使上的修改，祇能存在於一個民族的宗教制度裏面。宗教是對於最高勢力的濫用的唯一真正有效的「對重」。如果宗教的情感在一個國家滅亡，那麼這個國家根本成了好亂的國家，而國君爲事勢所逼，變成暴君。人們安置在君主和臣民之間的上下兩院，祇是對於這兩種傾向的一些緩和劑。根據我所說過的話，議會便成了叛亂或是暴虐的從犯。然而，我所嚮往的獨裁政府是不宜具有一種絕對的溫良的，原因是政治的結果永遠和風習與信仰有關。假使一個國家老了，假使詭辯與爭論的精神把它敗壞到了骨髓，那麼雖是有着自由的形態，這國家還是走向專制政治；同樣，聰明的民

衆卻幾乎始終知道在專制政治的形態底下找到自由。從這一切便發生了在選舉權裏大大加以限制的必要，強大的權力的必要，使得富人成爲窮人的朋友而使窮人澈底忍耐的強有力的宗教的必要。總之，祇要上下兩院討論租稅並登記法律而免去它們的直接製造，實在是刻不容緩的事。好幾個人心裏有着一些別的念頭，這事我明白。現在正和以前一樣，有些熱中尋求「至善」的人，並且他們希望社會比現在安排得更加賢明。可是那些想要澈底施行社會遷移的改革，需要一種普遍的贊助。對於革新的人，耐心是必不可少的。當我計算着基督教的建設——應當純粹是和平的倫理革命——所必需的時間時，我一面想着一種革命在物質利益上的不幸，一面起着顫慄，於是我主張現存制度的維持。基督教說過，每個人應當有他的思想；近代的法律卻說，每個人應當有他的田地。近代的法律是和基督教調和的。每個人應當有他的思想，即是智慧的權利的確認；每個人應當有他的田地，即是由努力工作得來的財產的確認。從這地方便產生了我們的社會。自然將人生奠基在個人保存的情緒上，社會生活卻建立在個人的利益上。對於我，這便是真的政治原則。宗教將這兩種自私的情緒摧毀在未來生活的思想底下時，便改變了社會關係的冷酷。這樣看來，

上帝憑着那造成一種自我忘卻的德行的宗教的感情，緩和了由利益摩擦所生的痛苦，正像他用着一些不認識的法則調節了他的宇宙構造的摩擦一樣。基督教告訴窮人容忍富人，告訴富人減輕窮人的困難；對於我，這寥寥數語便是一切神的和人的法律的精要。」

「我呢，並不是一個政治家，」公證人說道，「我卻在一個君主身上看出了一個應當一直停留在清算狀態裏的社會的清算者；他把一份和他所接受的資產相等的資產傳給他的後繼人。」

「我並不是政治家！」倍納西打斷公證人的話，興奮地回答。「爲着改良一鄉一區一鎮的命運那是祇要有點思慮就够了；對於統治一縣的人便已非有才能不可；但這四個行政範圍雖現着一些普通眼光便已容易包括的有限的視界；它們的利益憑着一些可以看到的關係和國家的大的運動連繫着。在最高地方，一切擴大了，政治家的眼光便當制御着他本身所在的觀點。凡是爲着在一縣，一鎮，一區，或是一鄉產生許多利益祇須預料到十年期限的結果時，待到關乎一國，便得預先推想並考慮到它在一個世紀裏的命運。歌爾柏（註六〇）和修利（註六一）輩的天才，如果不是得着那種造成拿破崙和克洛威爾（註六二）輩的意志支持，便會毫無價值。諸位先生，一個偉大的宰相乃

是一種寫在世紀——它的光輝與繁榮都是由他準備下來的——的一切年代上的偉大的思想。恆心是他最需要的德行。可是在一切人事上；恆心不也是力的最高的表現嗎？若干年來，我們看到了太多沒有國家觀念而祇有着宰相觀念的人，因而不免要把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當作示給我們以人類最宏偉的詩篇的人一樣加以欽佩。始終看到當時以外並且走在命運前面，自己不受權力支配，而祇憑着效用的情緒——人家並不濫用它的力量——留在權力上面；剝奪自己的情熱甚至一切庸俗的野心，以便能够制御自己的能力，以便不斷地預測，希望並且行動；使得自己成爲正直而且專斷，普遍地保持着秩序，強制自己的心沈默並祇聽從自己的智慧支配；既不狐疑，也不自信，既不是善猜的人，也不是輕信的人，既不感恩，也不負義，既不落在一種事件後面，也不被一種思想所驚；總之，憑着大衆的情緒生活，並且始終一面統治大衆，一面擴展着自己的精神的翅膀，自己

(註六〇) 歐爾柏 (Jean-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 是法國最偉大的宰相之一。

(註六一) 蘇利 (Sully, 1559—1641) 是法國亨利四世的大臣，頗多美政。

(註六二) 克洛威爾 (Cromwell, 1599—1658) 是一六五三年英吉利共和革命的領袖，英王查理一世死於其手。

的音量，自己的眼光的深到；看到的不是一切事情的委細，而是一切事情的結果；這豈不是稍稍超過一個常人了嗎？因此，這些偉大和尊貴的國父的名字是應當永久被人稱道的。」

這時同席的人大家面面相覷，沈默了一會兒。

「諸位先生，你們一點也沒有提到軍隊啦！」詹勒斯達斯叫道。「在我看來，軍隊的組織是一切良好的市民社會的真的典型，劍是一個民族的保護者。」

「隊長，」治安推事笑着回答道，「一個老律師曾經說過帝國是以劍始而以文具終；我們現在是在文具的時代啊。」

「現在，諸位先生，我們既已算定了世界的命運，我們可談點別的事情啦。喂，隊長，請飲一杯寒舍的清酒罷，」醫生笑着叫說道。

「與其一杯不如兩杯，」詹勒斯達斯伸出他的杯子說，「我願意為你的健康正像為一個使得人類增光的人的健康一樣乾這兩杯。」

「並且這人是我們大家都寶愛着的，」牧師以一種非常溫柔的聲音說。

「詹維耶先生，難道你要使我犯下傲慢的罪嗎？」

「牧師先生不過低聲說出了全鄉的人高聲說着的話呢，」剛彭答辯着。

「諸位先生，我向你們提議：我們一面在月下散步，一面陪送詹維耶先生回家。」

「走罷，」同席的人說，他們都要陪送牧師。

「我們到我的倉屋去罷，」醫生同牧師和客人道別後，拿着詹勒斯達斯的手臂說。「在那地方，布律安隊長，你會聽到人家談着拿破崙。我有幾個同謀的人定會使得我們的信差歌格納談到這民衆的上帝。我的廐夫尼古爾已經替我們豎好一個梯子，好從開在乾草上面的一個天窗昇到一個可讓我們看見整個場面的地方來，請你相信我罷，這是一個有價值的消夜呢。我藏在乾草上面去聽一個兵士的故事或是農夫的敘述，這並不是第一次。可是我們得藏得好好的：當這些可憐的人看到一個陌生人時，他們便會拘束起來而失去他們的本來面目。」

「嚇！我的親愛的居停，」詹勒斯達斯說，「在臨時露營的地方，我不是常常假裝睡了，以便聽到我的騎兵談話嗎！你聽我說，對於巴黎的種種景色，我都從來沒有像對於一個老騎兵班長向一

些害怕戰爭的新兵滑稽地述說出來的莫斯科的敗績的故事那樣開心地笑過。他說法蘭西的軍隊是由毛布構成，他說大家喝的一切都是冰凍的，他說死人停止在路上，他說人們見到了白俄羅斯，他說大家用牙齒刷馬，他說歡喜溜冰的人溜了一個足，他說愛吃凍肉的人吃了一個飽，他說女人大都是冷的，並說那唯一的顯然令人不快的事是得不到熱水剃鬚子……總之，他說出一些那樣滑稽的笑話，弄到一個被人叫作「剩下的鼻子」的凍壞了鼻子的老管糧班長也忍不住笑了。

「嚇！倍納西說，「我們到了；我先上去，請你跟在我後面。」

兩人一齊爬上梯子，縮在乾草裏面，並沒被那些夜聚的人們聽到。他倆坐在那些人頭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一堆堆圍敝在三四枝蠟燭周圍的女人，有些在談話，另外一些在紡績；還有幾個閒着沒有做事，則伸長頸子，把頭和眼睛轉向一個正在述說一個故事的老年農夫。大部分男子都站立着或是臥在一捆捆的乾草上。這些異常靜寂着的人羣是僅僅被一些蠟燭的搖幌不定的反射照亮着的，蠟燭四圍有着一些將亮光集中起來成爲光圈的盛滿了水的玻璃球，而燭光底下便坐着那些做事的女人。上面留在暗黑裏的倉屋的面積，使得這些亮光——將人的頭部不勻地着

上顏色並造出一些濃淡法的婉緻的效果的亮光——更加薄弱起來。這裏閃耀着一個好奇的年青農女的褐色的額兒和明潔的眸子；那裏，一些光帶彫出幾個老人的粗額並奇妙地畫上他們的已經穿舊或褪色了的衣服。這一切留心着的，姿勢各各不同的人，都在他們那靜止着的形相上表現出他們對於故事家的全神貫注。這是一幅顯出詩在一切心靈上所發生的神奇影響的奇妙的圖畫。農夫在對他的講述者要求一種始終質樸的怪異或是一些幾乎使人相信的不可能的，豈不顯出他是最純粹的詩的友人嗎？

「……雖然這房子有着一種兇惡的外觀，」農夫在那兩個新的旁聽人坐下來聽他時說道，「那可憐的駝背女人因為曾把她的苧麻送往市上，弄到那樣疲倦，並且天也黑了，更不得走了進去。她祇求在那房子裏睡覺；因為，至若食物，她從自己的褡褳裏取出一個肉餅吃下就完事。既是這樣，那原是強盜的妻的女主人，因為毫不知道他們約定晚上要做的事情，便接受了那駝背女人，把她安頓在樓上，沒有給她點燈。駝背女人投在一隻粗惡的床上，念過禱告，一面想着她的苧麻，一面便準備睡了。可是，當她還沒睡着時，她聽到一點聲音並且看見兩個男子拿着二隻提燈進來；他

們每人手裏握着一把刀子；駝背女人害怕起來了，因為，聽我說啦，那時候的貴族們是那樣喜歡人肉做成的肉醬，以至有人竟給他們製造起來。可是，老太婆既有着完全硬了的皮，她心想人家會把她看作一種壞的食物，便放心起來。那兩個漢子從駝背女人前面經過，走到一隻放在這大房間裏的床鋪那兒，床上被人安置着那帶有巨大的手提箱，因而被人看作「魔術師」的先生。較高的那個舉起提燈，同時抓着那位先生的兩腳；那裝作醉人的矮子便抓着他的頭，並乾乾脆脆的一刀斬斷了他的頸頸。隨後他們任令屍身和頭顱留在那裏，塗滿着血液，盜了手提箱下去了。這時，我們的駝背女人真狼狽透了！她起初想要人不知鬼不覺地溜掉，她還不知道神把她引到那裏是爲的使上帝得到讚美而使罪惡受着處罰。她害怕着，而人在害怕時是什麼顧慮也沒有的。可是那向兩個強盜打聽着駝背女人的動靜的女主人，使得強盜驚駭了，於是他們重又輕輕地爬上那小小的木梯。可憐的駝背女人懼怕得縮成一團，並且聽到他們在低聲爭論着。

「我對你說殺掉她。」

「不要殺掉她。」

「殺掉她罷！」

「不！」

「他們進去了。那生得並不愚蠢的駝背女人便閉了眼睛裝作睡着的樣子。她開始像小孩子一樣睡着，把手攔在胸口，並裝出一種天使似的呼吸。那攜着提燈的一個，將燈開了，讓亮光照在那睡着的老女人的眼裏，而那駝背女人因為怕極了她的頸子被人斬斷，卻眉毛都不動一下。

「你看她睡得像死屍一樣。」高個子說。

「老女人們都是那麼狡猾！」矮的一個回答。「我去把她殺了，我們便可以放心一點。並且，我們可以用鹽把她醃起來，拿她去餵我們的豬。」

「聽着這番話時，那老女人還是一動也不動。」

「啊不錯，她睡着了！」那矮小厲害的傢伙看到駝背女人沒動便這麼說。

「老女人便是這樣保全了性命。而人們很可以說她是勇敢的了。一定的，我們這裏有許多年青姑娘聽到說要把自己拿去餵豬時，不會有着天使似的呼吸的……兩個強盜動手把那殺掉的

男子搬去，他們把他捲在被單裏並把他拋在小小的院子裏，而老女人聽到一些豬在那院子裏「哄哄」地叫着，跑來吃他……

「這樣一來，第二天，」說故事的人停了一停接着說，「那女人付了兩個「蘇」的宿費便起身回家。她背上她的襜褕，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的，打聽着當地的新聞，平平安安地走出來並且想跑了。可是一點也跑不來，懼怕使得她兩腿失了力氣，而這在當時對她是很好的。這話的理由如下：她剛剛走了八分之一里路光景，她便看見兩個強盜裏面的一個走來了；這人是不懷好心地跟隨着她，看她是不是真的什麼也沒看到。她猜到了他的來意，便坐在一塊石頭上。

「你怎麼的，我善良的女人？」小個子的強盜問，因為這是那小個子，兩個強盜裏面最狡猾的那個，在窺伺她。

「啊！我善良的漢子，」她回答道，「我的襜褕是那麼沈重而我又那麼疲勞，我很需要一個正直的人幫助一下（你們瞧啦，這狡黠的女人！）以便轉回我那可憐的住家。」

「這樣一來，那強盜便對她提議要送她。她接受了。那漢子拿着她的手臂，看她有沒有害怕。啊

「哈！這女人卻一點也不顫抖，並且安安靜靜地走着。於是兩個人一道談着農藝和種麻的方法，娓娓不倦地一直談到駝背女人所住的城市的近郊，那強盜因為害怕遇到警察之類，便在那兒和女人分別了。女人在正午時候走到了自己家裏，一面等着她的丈夫，一面思索着她旅行和晚上的事變。『種麻佬』到晚邊纔回來。他肚餓了，得弄東西給他吃。於是女人一面把油塗在她那有柄的鐵鍋裏好給他煎點什麼，一面像女人說話那樣嘮叨地告訴他怎樣將麻賣了；可是她對於豬和那位被殺了，盜了，吃了的先生，卻絲毫也不提及。於是她燒着她的鍋子好把它弄弄乾淨；她把鍋子拉開，想揩拭它，卻發見鍋裏盛滿着血。」

「你把什麼東西擱在裏面了？」她對她的丈夫說。

「什麼也沒有，」他回答道。

「她以為自己有着一種女人的亂想，於是重又把鍋子放在火上……碎！碎！碎！從煙囪裏掉下了一顆腦袋。」

「你看這正是那死人的腦袋，」老女人說。「他是怎樣的看着我啊！他究竟要我怎樣呢？」

「要你替他報仇！」一個聲音對她說。

「你多蠢！」種麻佬說道；「你又有着你那種沒有常識的暈眩了。」

「他拿了那顆咬着他的指頭的腦袋拋在院子裏。」

「給我煎蛋罷，」他說道，「你不要耽心這事。這是一隻貓。」

「一隻貓！」她說道，「它圓得像一隻球。」

「她重又把她的鍋子放在火上……砰！掉下了一條腿子。同樣的故事。看見腳並不比看見腦袋更加驚異的漢子，抓着那條腿子丟在門外。末了，另一條腿子，兩條手臂，身子，整個被殺害的旅人一件一件地掉落下來。絲毫也沒有煎蛋。老麻商餓得要命。」

「憑着我的永遠的幸福發誓，」他說道，「如果我的蛋煎成了，我們便會想法子使這人得到滿足。」

「你現在畢竟承認這是一個人嗎？」駝背女人說。「爲什麼剛纔對我說這不是一顆腦袋呢，頂討厭的人兒？」

「女人把蛋打碎，炒將起來，端給她的丈夫，不再有所埋怨，因為看到這番騷亂，她開始不安起來了。她的丈夫坐下來動手喫着。懼怕着的駝背女人，說她並不饑餓。」

「突！突！」一個陌生人在敲着門響。

「誰呀？」

「昨天死了的人。」

「請進來，」種麻佬回答。

「於是，旅客走進來，坐在橈子上說道：

「請你們記起上帝使得那些表白他的名字的人永遠得着平和罷！女人，你看到人家把我弄死，而你一聲不響！我是被豬喫了的！豬不能入天國。那麼，原是基督教徒的我，因為一個女人不肯說話，便要墜入地獄。這事是從來不會有過的。你應當超脫我啦！」

「還有別的話語。」

「那一直越加懼怕起來的女人，洗淨她的鍋子，穿上她的星期日穿的衣服，跑到法院把強盜

殺人的事講了出來，於是案子破了，兩個強盜在市場的空地上痛快地車裂了。做了這宗好事以後，女人和她的漢子一直有着你們從來沒有見過的最好的苧麻。隨後——這是使得他們更加快活的事——他們有了他們希望已久的東西——一個男孩子。這孩子後來成了王室的男爵。以上便是「勇敢的駝背女人」的真的故事。」

「我一點也不喜歡這類故事，它們使我作夢，」浮塞茲說。「我倒喜歡拿破崙的冒險。」

「這是真的，」地保說，「喂，歌格納先生，給我們談談皇帝罷。」

「我們已經談得很晚了，」郵差說，「而我一點也不喜歡那些勝仗縮短。」

「這是一樣的，還是請你說罷！因為我們已經聽見你說過好幾次，我們已經知道那些勝仗了；可是這是一直使人聽着高興的。」

「給我們談談皇帝呀！」好幾個人一齊叫着。

「你們要聽皇帝嗎？」歌格納回答。「那麼，你們會看出這是沒有一點意思的，如果這事很快地講過去。我寧願給你們講一整個戰事。你們要聽尚·渥柏的戰事嗎？那沒有了子彈而人們還以

刺刀交戰着的尙·澀柏戰事嗎？」

「不要聽皇帝要聽皇帝」

步兵從草束上站立起來，把這種老卒特有的，充滿着艱難，事變和痛苦的陰鬱的眼光，向滿屋的人看了一圈。他抓着他那短衣的兩片前襟，把它們舉起來，彷彿又在裝上那以前盛着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他所有的財產的袋子一樣；隨後他把身子支在左腿上，把右腿伸出，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全體的希望。他把一邊額上的斑白的頭髮推開，使那額角顯露出來以後，便將頭向天舉着，好讓自己達到那要說出的巨大無比的故事的高度。

「你們聽啦，各位朋友！拿破崙是在歌爾絲（Corse）誕生的。這是一隻被意大利的太陽燃燒着的法蘭西的海島，島上的居民毫無理由地彼此累世仇殺着；這是他們的一種理想呢。開始叫你們覺得這事奇怪的是：拿破崙的母親——她那時代最美的並且是一個慧黠的女人——想到了把他獻給上帝，好讓他逃掉他兒時以及他全生涯的一切危險；因為她在生下他的那天曾夢見全世界被火燒着。這成了一種預言啦！所以，她求上帝庇佑他，而以拿破崙將來給上帝恢復當時衰落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裝束整齊的漢子。那時，還祇以波拿柏忒知名的拿破崙，不知將什麼吹進了我們的肚子；於是我們夜也走着，晝也走着，人家叫你在蒙忒洛忒打着那些德國人，人家使你跑到利窪里 (Rivoli)，洛底 (Lodi)，亞爾哥爾 (Areole)，米勒齊姆 (Millésimo) 痛擊他們，而且人家不讓你放鬆他們。兵士有了成爲戰勝者的嗜好。於是，拿破崙叫你們包圍着這些不知道要竄到什麼地方纔能舒服的德國將軍，巧妙地玩弄着他們，有時他以照着自己的方式繁殖起來的一千五百個法蘭西人包圍着他們，一下偷去他們幾萬人；總之，拿破崙掉他們的大礮，糧食，銀錢，軍需品，和所有可取的東西，把他們投在水裏，在山上打着他們，在空中咬着他們，在地上碎裂他們，到處鞭撻他們。現在我們有了一些恢復元氣的軍隊了；因爲，聽我說啦，原是聰明人的皇上，很會收攬居民，他對他們說他是來拯救他們的。這麼一來，老百姓便供給我們住處並且喜愛我們，女人們也一樣，這是一些非常明敏的女人。最後，在風月 (Ventôse) 九十六——這在那時等於現在的三月——我們還窮促在鼯鼠的國度的一角；可是戰事過後，我們現在正和拿破崙預定了的一樣，成爲意大利的主人了。於是，在下一年的三月，祇一年功夫並打了兩仗，他使我們出現在維也納附近：一切都勝利了。我們接連吞滅了三個軍隊，

並革退了四個奧國將軍，這四個奧國將軍裏面有一個白髮飄蕭的老將，在蒙安，正和一隻老鼠一樣在草薦上悔恨着。國王們跪着求饒，和平已經取得了。一個人能做到這事嗎？不能的。這的確是上帝幫助着他。他把自己像福音書裏的五個麵包一樣細分起來。白天指揮戰事，晚上準備戰事，哨兵老是看見他來回走着，既不睡，也不食。這時，看到了這些奇蹟的兵士，便奉他為軍人之父，並且向前！

「其餘的人們，在巴黎，看到這事，便想道：

「這是一個好像奉天承運的巡禮者，他是特別有着攫取法蘭西的能力的；我們必得把他縱往亞洲和美洲，他也許會滿足於那些地方！」

「這是早就給他定下了的事情，正像給耶穌基督定下了一樣。事實是人家命令他去打埃及。這正是他和上帝的兒子相似的地方啦。還不止此。他集合了他的最好的兵士，那些特別對他入魔的人們，並對他們這樣說：

「弟兄們，目前人家叫我們去打埃及。可是我們會在一年裏面兩戰吞滅埃及及正像我們吞滅了意大利一樣。每個小兵都會成為有着自己的土地的王侯。向前罷！」

「向前罷，孩子們！」下級軍官們說。

「於是大家到了安龍，這是通往埃及的道路。這時，英吉利人在海上有着他們所有的軍艦。可是當我們上船時，拿破崙對我們說道：

「他們不會看到我們的，並且現在該讓你們知道，你們的將軍在天上有着一顆星，它會引導我們並且保護我們！」

「他說怎麼便怎麼。在海上渡過時，我們取了瑪爾忒（註六五），這正像一隻給他解一解勝利之渴的橙子一樣，因為這是一個不能一事不作的人呀。於是我們到了埃及。好的，在那邊，另一種哨令聽我說啦，埃及人是一些自有世界以來便有着一些巨人作君主，有着螞蟻一般衆多的軍隊的習慣的凶為這是一個天才和鱈魚的國度，人們在那裏建築了一些像山一般大的金字塔，他們有着把他們的國王放在那些金字塔下永遠保存的幻想——這是他們人人喜歡的事情。這麼一來，在

（註六五）瑪爾忒（Malta）是地中海裏面的島，介於西西里島和亞非利加之間，一七九八年，拿破崙取之；一八〇〇年歸於英國。

上岸時，「小排長」(註六六)對我們說：

「孩子們，我們快要去征服的那些地方，信奉着許多我們必須尊重的神祇，因為法蘭西人當成爲一切人的朋友，當打着人們而不使人們痛苦。你們得記住起初什麼也不要碰觸；因為往後我們會有着一切呀！向前罷！」

「這事做得很好。可是這一切拿 Kébir-Bonaberdis 的名字預言過拿破崙要來的人們，有着一種對於魔鬼似的恐懼。Kébir-Bonaberdis 原是他們的一句方言，意思是「放火的蘇丹。」於是，大土耳其、亞洲、非洲都求救魔術，向我們派來了一個名叫莫敵 (Mody) 的魔鬼。這莫敵是被他們猜作騎着一匹和主人一樣不怕礮彈的白馬從天上降下的；這人和馬都以空氣生活。有些人曾經看見過他；可是，我，我卻沒有理由給你們證實這事。這是亞拉伯的君主們和埃及騎兵們想要使得他們的兵卒相信莫敵能够防止他們戰死，所以託言他是一個被派下凡來收拾拿破崙並取回沙樂門 (Salomon) 的印的天使。這印是他們的一種用具，而據說被我們的將軍偷了。你們當然

(註六六)「小排長」(Petit caporal) 是拿破崙部下給他的一個親密的暱名。

明白我們畢竟使他們扮了個鬼臉。

「啊這個告訴我，他們從什麼地方知道了拿破崙的條約？這是自然的事情嗎？」

「他們心裏一定以為他能驅神使鬼，並像一隻鳥一樣，轉瞬間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事實是到處都有他。末了，他奪取了他們的一個異常美麗的皇后，爲了她，他曾願意拿出他所有的寶物和一些像鴿蛋大的鑽石，但這交易被那雖然還有一些旁的女人，可是特別喜歡這個女人的埃及騎兵隊長斷然拒絕了。在這樣的狀態底下，事情是祇能用許多次戰鬪來處理的。而這正是人們不會缺少過的事情，因爲所有的人都參加了戰事。於是我們在亞歷山大（Alexandrie），在吉施（Giseh），在金字塔前面，列起隊來。我們必得在太陽底下，在砂地上前進，而在那些地方，患着暈眩的人，看到了水卻不能喝，看到了樹蔭卻反而出汗。可是我們通常卻吞滅着埃及騎兵，而一切都屈服在拿破崙的聲音底下。他佔領了上下埃及，亞拉伯，末了直佔到那些已經不復存在的王國的京城那些地方有着千千萬萬的雕像和自然界的五百魔鬼；而更奇怪的是有着無數的蜥蜴，並且當地一聞雷聲，便可以人人隨意佔有田地。當拿破崙在埋頭從事他想要有所建樹的內部事務

時，英吉利人卻在亞布基（Aboukir）的戰爭裏燒了他的艦隊，因為英吉利人是千方百計要和我們敵對的。可是得着東方和西方的尊重，被教皇稱作「我的孩子」，被穆罕默德的堂弟稱作「我親愛的父親」的拿破崙，要對英吉利報仇，要奪掉它的印度來抵償自己的艦隊。當他快要領着我們從紅海到亞洲，到一些祇有鑽石，黃金來作軍餉，一些宮殿可作行營的國度時，莫敵和鼠疫說好了，將鼠疫送給我們來打斷我們的勝利。止住！那時，所有的人都在這一去無還期的大檢閱裏列隊前進……垂死的兵士不能把聖·哲安·達克爾攻下，這地方大家曾以百折不撓的精神打進過三次。可是鼠疫比人厲害；這是沒話可說的：「我漂亮的朋友！」所有的人都病得非常厲害。祇有拿破崙一人像一朵薔薇一樣新鮮，而全軍的人看見他喝着鼠疫，但卻沒有一點什麼。

「啊這事！我的朋友們，你們以為這是自然的事嗎？」

「知道我們大家都在野戰病院的埃及騎兵，想要遮斷我們的道路；可是，對於拿破崙這種頑笑是不能開的。因此，他對那些盲從着他的人，對那些有着比旁人更堅的皮的人說道：

「給我去把道路打掃乾淨罷。」

「那時是第一名大刀手，並且是他的摯友的志洛(Junot)，祇帶着一千人，竟把一個想要截斷道路的土耳其總督的軍隊擊破了。這時，我們重又回到開羅，我們的大本營……另一個故事，拿破崙不在時，法蘭西任憑那些巴黎人毀壞了它的氣性，他們扣留着軍隊的餉銀，無數的襪衫，衣服，讓他們活活挨餓，而想他們稱雄世界，再沒別的掛慮。這是一些不肯親自動手卻高興饒舌的蠢才。於是，我們的軍隊敗了，法蘭西的邊界毀了：人已經不在那兒啦。你們聽我說，我說「人」是因為別人這樣稱呼拿破崙的緣故。但這是一宗傻事，既然他有着一顆星和他一切的特性：這是我們其餘的是「人」呀！他聽到法蘭西的事情，是在他那著名的亞布基戰爭以後，在那戰役裏，他沒有丟掉三百人以上，僅以一師人，戰勝了有着二萬五千人的土耳其的大軍，並把他們大部分人都推在海裏。這是他在埃及的最後的一個雷霆。他看到在那邊的一切都失敗了，他想到：

「我是法蘭西的救世主，這事我知道，我非去那邊不可。」

「可是你們要知道軍隊並不曉得他動身啦；要不然，人們會以武力留住他，使他做着東方的皇帝。因此當我們沒有了他的時候，我們便大家悲感起來，因為他是我們的快樂呀。他把指揮權交

給了克萊柏 (Kleber) 這是一個擯去了侍衛，被一個埃及人謀殺了的快樂無憂的人物；那埃及人被人拿一柄刺刀塞在臀部弄死了，這是本地的殺頭方法呢；可是這方法使人那樣痛苦，弄到一個兵士對這罪人發生了惻隱之心，把他的水壺遞給他喝；埃及人喝過水後便立刻帶着無窮的愉快轉動他的眼睛。可是我們對於這種瑣事並不感覺興味。拿破崙把腳踏在一隻胡桃殼上，一隻叫作「幸運」的毫不足道的小船，而一轉瞬間，雖然有着那以一些大大小小的戰艦和各種船舶封鎖着他的英吉利，他卻在法蘭西上岸了，因為他一直有着一步跨過重洋的天才啊。難道這是自然的事嗎？！一到佛勒執斯 (Frejus)，這就等於說他的脚已達到巴黎。在那邊，所有的人都熱愛着他；可是他，把政府召集起來。

「你們對於我的孩子們——兵士們幹下了什麼？」他對那些代言人說；「你們是一堆什麼也不顧到的無賴，你們拿法蘭西來飽你們的私囊。這是不公平的，而我是替一切不滿的人說話！」

「這時他們想要嘮叨起來並殺了他；可是且慢！他封住了他們的嘴，使得他們從窗口跳下，隨後再將他們集合起來，那當兒他們便變得像魚一般沈默，像煙荷包一樣柔軟了。因着這次的事情

他便做了總裁；於是，他既不能懷疑神的存在，他便踐了他對上帝的約言；而上帝是對他嚴格守信的。他把教堂還給了上帝，並復興了他的宗教；鐘爲着上帝和他響了起來。於是所有的人都滿足了：第一類是他阻止人們去虐弄的牧師們；第二類是那些從事商業的中產階級，他們可以不再害怕那變得不公平的法律的；擄奪第三類是他禁止人們去殺害的貴族，那時人們不幸染着這種習慣。可是他還有許多敵人非掃除不可，於是他並不貪圖安逸，因爲，你們瞧，他的眼睛是把地球當作一顆單純的人頭一樣看透了的。這時，他出現在意大利，就像他把頭伸出窗外一樣，祇要他看一眼就够。奧大利人在瑪朗哥（Marengo）被吞滅了，正像一些河沙魚被一隻鯨魚吞掉了一樣啊！這當兒法蘭西把它的凱歌唱得很高，使得全世界都聽到了，而這便够了。

「我們不再頑耍這個了，」德意志人說。

「這已經够了！」其餘的人們說。

「全部：歐羅巴逃走了，英吉利讓步了。這是那些國王和人民裝作抱吻的普遍的和平。皇上發明助章便是這時的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對啦！」

「在法蘭西，」他在波羅業（Boulogne）對所有的軍隊說，「一切人都有勇氣！所以，那些能够做出一些光榮的動作的公民們將是軍人的姊妹，軍人將是他們的兄弟，而他們大家將在榮譽的旗下聯合起來。」

「當時在那邊的我們其餘的人，我們從埃及回來了。一切都改變了！我們和他分開的時候，他還祇是將軍，而在隔不多久的時光裏，我們再見到他時，卻是皇帝了。真的，法蘭西是像一個美麗的女郎委身給一個槍騎兵一樣委身給他了。而當他登極時——我們可以說這是使得大家滿意的事——有過一番天下從來不曾有過的神聖的儀式。教皇和紅衣主教們穿着他們的金色和朱色的衣裳，特意越過亞列甫山，好在鼓掌着的軍民前面來給拿破崙加冕。有一宗事，如果不告訴你，那就未免有失公道，在埃及，在沙漠中，在敘利亞附近，「紅人」在摩西山上對他顯過形，和他說道：

「這樣行啦！」

「隨後，在瑪朗哥，在戰勝的夜晚，「紅人」第二次站在他面前，對他說：

「你會看到全世界跪在你面前，並且你會成爲法蘭西人的皇帝，意大利王，荷蘭的主人，西班牙，葡萄牙，奧大利，匈牙利的君主，德意志的保護者，波蘭的救世主，助級會的第一隻鷺，和一切！」

「這「紅人」聽啦，即是他特有的思想；據好幾個人說，這是一種給他和他的星傳達消息的信使的辦法。我呢，我從來不曾相信這事；可是「紅人」是一個真的事實，而拿破崙自己也曾談起過這事，並說在他困難的時候，這人便出現在他面前，而且留在杜伊勒里宮，留在屋頂下。所以，在行加冕禮的那天晚上，拿破崙第三次看到他，而他們討論過許多事情。於是，皇上一直跑到米朗，自封爲意大利王。在那裏便真的開始了軍人的勝利。這時，凡是知道寫字的人都昇爲將官。現在有了養老金，像雨一般落下的巨額的歲俸；不要法蘭西化費半文的供給參謀部使用的寶庫；助級會使小兵們得着年金，而我現在還在那上面領取我的養老費。總之，現在有着一一些從來不曾照料得那麼好的軍隊。可是知道自己要君臨一切的皇上，想到了資產階級的人們，於是使他們照着他們的意思在巴掌大的地方都建築一些神妙的紀念物……假定你從西班牙轉來往柏林；那麼，你便見到一些拱形的凱旋門，上面有着一一些小兵雕刻得和將軍們一樣美麗。在兩三年中，拿破崙沒有向你

們課稅，卻使他的庫裏充滿了黃金，製造了一些橋梁，宮殿，道路，學者，節慶，法律，船舶，埠頭；並且支出千萬兆億，支出那麼多，那麼多，據人家對我說，祇要他有着那樣的想頭，他是可以用價值一百蘇的貨幣將法蘭西鋪滿的。於是，當他舒舒服服的坐在他的寶位上，並且那樣好的君臨一切，以至歐洲等着他的准許來供給他的需要時，因為他有四兄弟和三姊妹，他便在通令上，以談話的方式對我們說道：

「孩子們，讓你們皇上的家族伸手向人難道是合理的事嗎？不的。我要他們完全像我一樣顯赫！這麼一來，便必需給他們每人佔到一個王國，好使法蘭西人主宰一切；近衛軍當使世界震動，法蘭西當暢所欲言，並當使人家對它說出像在我的貨幣上所說的一樣，『上帝祐爾！』」

「贊成！」軍隊回答，「我們會用刺刀去給你釣到一些王國。」

「啊！這是沒有辦法退避的呀，你們瞧！並且，假使他想到要征服月球，我們也得設法去做，也得收拾行囊，並且攀將上去。幸而他不會有過這種志願。在寶位上舒服慣了的國王們，自然不易聽話的；於是，我們向前了。我們走着，走着，而震動便重又挾着一種普遍的強力開始了。那時候，他為這事

真用了不少的人和鞋啊！那時，人家拿我們那樣殘酷的戰鬪着，倘若是法蘭西人以外的別的人，便會疲倦起來。可是你們一定知道法蘭西人是天生的哲學家，並且他們知道不論遲早，都得死亡。因此，我們全都可以什麼也不說的死去，因為大家高興看到皇上在地理上做著這事呀。（這當兒，那步兵用他的脚在倉屋內的打麥場上輕輕地劃了一個圓圈）他說：「這個，這將是一個王國」而這便成了一個王國。多麼好的時代啊！那看得見校官昇為將軍，將軍昇為元帥，元帥昇為國王的時代。而這些國王裏面，現在還有一個留在世上，向歐羅巴來表明這事，雖然這是一個格斯歌涅（註六七）人，一個背叛法蘭西來保持他的王冠的人；這人並不會羞紅過臉，因為王冠原是金製的呀！總之，連那些識字的工兵也成了貴族。在和你們談着的我，我曾在巴黎看到十一個國王和無數親王像太陽光一樣包圍着拿破崙！你們聽清楚啦，每個兵士祇要他有能力，都有機會弄到一個寶座，人們看到一個近衛軍的伍長經過，都當作一種珍品一樣嘆賞着，因為每個人都在勝利裏面有着他的一份，而這清清楚楚的記在公報上呀。從這些戰爭上得過多少勝利啊！在奧斯忒里茨（Austerlitz），

（註六七）格斯歌涅（Gracogone）法國舊省名。

軍隊會像參加檢閱似的作戰過；在愛洛，人們會將俄羅斯人淹死在一隻湖裏，彷彿拿破崙在上面吹着一樣；在瓦格朗 (Wagram)，人們毫無怨色的打了三天……總而言之，有過和曆書上的聖徒一樣多的勝利。因此便證明了拿破崙在他的鞘裏有着真的上帝的劍。那時，兵士受着他的尊重，並且他把兵士看做自己的孩子一樣，就心你們有沒有鞋子，襯衫，外套，麵包，彈藥筒。雖然他很注重他的威嚴，——因為這是他獨有的統治的技藝呀——但是不相干一個下級軍官並且甚至一個小兵都可以對他說：「我的皇上，」就像你們有時對我說「我的好朋友」一樣。並且他回答着人家對他說的事情，他像我們一樣睡在雪裏；總之，他差不多有着一個原始人的模樣。在對你們說話的我，就看到他把兩腳站在霰彈裏面，並不比你們站在這地方更侷促，而且他動也不動，用他的千里鏡望着，老是幹着他的事情；而我們便站在那兒，像浸禮派教徒一樣。我不知道他在這事上是怎麼弄的，可是，當他和我們說話時，他的話語像火一樣竄到我們的胃裏；爲着使他看到大家是他的孩子，沒有辦法對他生氣，我們便泰然的，什麼也不說的朝着那些吼叫着，吐出無數彈丸的混帳大砲走去。末了，那些快要死的人竟還有力氣站起來對他行禮，並向他叫說：

「皇上萬歲！」

「難道這是自然的事嗎？你們會給一個平常人幹着這樣的事嗎？」

「這時，他的世界已經確定了。皇后約瑟芬還算一個賢德婦人，但她不幸沒有給他生下孩子，他雖很是愛她，卻不能不和她分離。因為政治的關係，他非有一些孩子不可。全歐洲的君主知道了這困難之後，都爭着要給他一個女人。據人家告訴我們，他娶了一個奧大利姑娘。她是凱撒家的女兒。凱撒是一個到處被人說起的古人，不單在我們地方你們聽到說他做了一切，但卻在全歐洲。而這是那樣真確，現在和你們談着的我，曾經去過多瑙河，在那邊見到過一座由這人建下的橋的塊片。這人以前在羅馬似乎是拿破崙的親族，因此拿破崙便取了羅馬遺給他的兒子。且說他的結婚成了全世界的一個慶典，並且他乘這機會免除了民衆十年的賦稅，不過因為稅務員沒有尊重他的命令，這稅款我們仍舊繳納了。結婚後，他的女人給他生了一個小孩，即是羅馬王。而這又是自古以來不曾有過的事情，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小孩當他父親活着生下就做國王的。誕生的那天，有一隻氣球從巴黎出發去把這事通知羅馬，而這氣球一天便飛到了。啊！這現在你們裏面還有什麼人

會對我說這一切都是自然的事嗎？不，這是在天上注定了的！並且最會誹謗的人，對誰不說他是被上帝派來使得法蘭西得着勝利的呢！但是本來是他的朋友的俄羅斯皇帝，現在卻因為他沒有娶一個俄國女人而生氣起來，並支持着我們的仇敵英吉利人——拿破崙一直被人阻撓着不會去問罪過的英吉利人。所以現在非和這些混蛋們弄清楚不可。拿破崙發怒起來並對我們說道：

「兵士們！你們曾在歐洲所有的國都做過主人；祇剩下莫斯科，它和英吉利聯合着。可是，爲着能够征服倫敦和英國人所有的印度，我覺得非去莫斯科不可。」

「這時，他把那些曾經足跡遍地球的大軍集合起來，並且那樣奇妙地排列着，他在一天裏檢閱了一百萬人。」

「啊啦！俄羅斯人叫喊着。」

「於是全俄羅斯和哥薩克的畜生們都起來了。這是國與國戰，這是一種必須避免的普遍的騷亂。當「紅人」對拿破崙說：

「這是亞洲與歐洲作戰！」

「够了，」他答道，「我會提防的。」

「於是所有的國王一個也不少地都來討拿破崙的歡喜！奧大利、普魯士、巴維耶、薩克斯、波蘭、意大利全都和我們合在一道，諂諛着我們，這些真壯美！聳立在歐洲一切旗幟上面的鷲旗，從沒有像在這種大檢閱時那樣得意的招展過。波蘭人因為皇上想要使他們復興起來，快活得要命；從這時起波蘭和法蘭西便一直成了兄弟之邦，末了：

「蕩平俄羅斯！」軍隊叫喊着。

「我們充實了軍需；我們走着，走着；看不到一個俄國人。末了我們發見那些畜生紮營在莫斯科瓦。我的十字勳章便是在那兒得到的，而我可以說這是一個神聖的戰爭！皇上憂慮着，他看見了「紅人」，「紅人」對他說：

「我的孩子，你跑得太快了，你會缺少人手，你的友人們會背叛你。」

「這時提出了和平。可是，在簽定和約之前：

「我們去打俄羅斯人罷！」他對我們說。

「贊成！」軍隊呼說。

「向前！」下級軍官們說。

「因為在那些異常難走的路上顛連着的緣故，我的鞋子已經壞了，我的衣服也已經破了！可是不相干！」

「既然這是最後的震動，」我想道，「這回我要拚着性命幹一幹！」

「我們到了那大窪地前面；這是第一道要塞！信號發出了，七百門大礮開始了一種使得你的血從耳裏流出的對話。這當兒，必須替敵人說句公道話，那些俄羅斯人是和法蘭西人一樣拚着性命，沒有退卻，而我們無法前進。」

「向前，」有人對我們說，「皇上來了！」

「這是真的：他騎着馬跑過，對我們做着樣子表示他極想佔領那個方形堡。他鼓勵着我們，我們奔跑着，我最先到達了窪地。啊！我的天，那些尉官，校官，和小兵都紛紛倒下了！不相干！這可以使得那些沒有鞋子的人得着鞋子，並使那些識字的謀士得着肩章……勝利這是全線一致的叫聲。真

的，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情，二萬五千法蘭西人倒在地上請你們原諒爲數不多罷這是一片真的割了麥的田地；你們祇須想像那上面不是擱着麥穗，而是擱着一些人就行！我們其餘的人，我們都醉醒了。拿破崙來了，大家圍住了他。這時，他便愛撫着我們——因爲當他願意時，他是很可親的——使我們滿足於那種可怕的境遇。於是，這逗人愛的人兒親自分配那些十字勳章，向死者致敬；隨後對我們說：

「往莫斯科！」

「往莫斯科！」軍隊說。

「我們攻下了莫斯科。可是現在俄羅斯人焚燒着他們的都會這是一種燒了兩天的兩里路的稻草一樣的大火。建築物都像青石一樣倒下熔化了的鐵和鉛雨似的落着，這景況自然是可怕的；而人們可以對你們說這成了我們的厄運的閃光。皇上說道：

「這樣儘够了，我所有的兵士都會留在那兒。」

「我們高興着暫時休息一下再去死屍，因爲大家的確非常疲倦了。我們奪到了一隻裝在

克勒姆林(Kremlin)上的金十字架，而每一個兵士都有了一筆小小的財產。可是，在轉來時。冬天早到了一月——這是那些傻瓜學者們不曾充分說明的事情——而我們冷得要命。再沒有軍隊了，你們懂得嗎？再沒有將軍了，甚至再沒有排長班長了！這時是災難與饑饉的世界，而我們所有的人在這世界裏的確都是平等的！大家祇想再見到法蘭西，人家既不彎下身子去拾他的鎗，也不彎下身子去拾他的錢；每個人隨便拿着兵器向前走着，並不顧到光榮。末了，天氣壞到那樣地步，皇上不再見到他的星子了。這時有些什麼介在天和地之間。可憐的人，他看到他的鷲旗與勝利背道而行是怎樣難受啊！而這事給了他一個那樣嚴重的打擊，得啦！到了柏烈齊拉河。這兒，朋友們。我們可以憑着最神聖的命運向你們肯定：自有人類以來，絕對不會見到過軍隊，車輛，大砲，在同樣深的雪地，同樣壞的天空底下，遭遇到同樣的損害。天氣冷到使你的手一觸着鎗管便像燒着似的痛楚起來。軍隊便是在這地方被那些忠於職守的造橋兵保全了的。在那些頑固到能夠跳下水去建造橋梁，好讓軍隊在那上面通過並從那些因為戰勝的關係，對於大軍還有相當敬意的俄羅斯人手裏逃脫的人們裏面，現在祇有龔德南一人還活着；他那次的行爲是非常好的。並且，他指着那以雙

子特有的注意力凝視着他的斐德南說，「斐德南是一個沒用了的兵卒，是一個代表着榮譽的兵卒，他值得你們最大的尊重。」他接着說，「我看見皇上站在橋旁，動也不動，毫不寒冷。難道這又是自然的事嗎？他瞧着他的財寶，他的朋友，他往日征伐埃及的伙伴的損失。啊！一切都在那兒通過，女人，糧食車，大礮，一切都消耗了，吃了，壞了。最勇敢的人還護持着鸞旗，因為，你們聽啦，鸞旗即是法蘭西，即是你們所有的人，即是人民和軍人的榮譽，它是應當不被污辱，並且不因寒冷低頭的。人們祇在皇上帝身旁纔能稍稍得點溫暖。因為當他有着危難時，凍僵了的我們便會奔走起來，我們不會停下來向朋友們援手的我們。人們還說他在晚上為他的兵士的家族哭泣。祇有他和一些法蘭西人纔能從那兒脫出；而我們卻從那兒脫出了，但卻是帶着一些損失，一些重大的損失脫出的！聯盟軍吃掉了我們的糧食。一切都開始背叛他，正像「紅人」對他說過的一樣。自從創立了近衛軍以來便閉口無言的巴黎的饒舌家們，以為他死了，便圖謀不軌，把警察廳長拉在一塊來推翻皇上。他聽到了這些事情，便焦燥起來，於是當他動身時，他吩咐我們：

「別了，我的孩子們，守住你們的崗位，我就要轉來的。」

「噯！他的將軍們發出解散的號音；因為，沒有了他，事情便完全不同了。元帥們懷着一些傻想，做着一些蠢事，而這是當然的；本是一個好人的拿破崙，拿金錢餵着他們，他們肥得要命，竟至不想再走了。而災難便由此發生，因為好幾個元帥都按兵不動，他們原是在敵人後面的，但當敵人把我們追往法國時，他們卻不去擊敵人之背。可是皇上帶着一些新兵跑回我們身邊了，而且是怎樣好的新兵啊，他完全改變了士氣，他把一些作着儀仗兵的有錢人們，一個像牛油溶解在炙肉鐵條上一樣的漂亮的軍隊，造成了一些終於見人就咬的狗。雖然我們的軍容嚴肅，現在一切都對我們不利；可是軍隊還做了一些有價值的奇蹟。這時打了好幾個大仗，完全是一些民衆敵對着另一些民衆，在德萊斯德 (Dresde)，在呂層 (Lutzen)，在波層 (Bautzen)……請你們記起這事罷，你們所有的人，因為法蘭西人在那些地方現得這樣出奇的勇敢，以至在那時期，一個好的近衛兵不會持續到六個月以上。我們一直打着勝仗；可是，在我們後面，英吉利人卻對那些民衆說着許多蠢話，使得他們反叛起來了！末了，我們從這許多國家裏面殺開了一條血路。凡是皇上出現的地方，我們便沖出去，因為，在陸地正像在海上一樣，凡是他說了「我要過去！」的地方，我們便過去了。最後，我們到

了法蘭西雖然天氣很壞，但卻有好些可憐的步兵，因為呼吸到故國的空氣而又振作了精神。我呢，在我個人，我可以說這使我的生命有了活氣……可是這時候，問題是在保護法蘭西，保護祖國，總之保護那美麗的法蘭西，抵抗着全歐羅巴。人家生氣我們不該去討伐那些俄羅斯人，把他們趕回他們自己的範圍以內，免得他們來吞食我們；因為吞食我們原是那些嗜愛南國的北方人的習慣啊，這事我曾聽到好幾個將軍說過。這時，皇上看到他的嫡親的岳父，由他封作國王的他的友人們，和那些由他交還了王位的混蛋們，一齊反叛着他。末了，甚至一些法蘭西人和一些轉變的同盟軍，奉着長官的命令，也在我們的陣列中攻擊着我們，像在來比錫之戰一樣。這豈不是小兵們所難於做到的怕人的事情嗎？這樣使自己在一天內三次失信，而這些人卻自稱王公！這時，敵人已經侵入法蘭西來了。不論什麼地方，祇要我們的皇上顯出他那獅子的形貌，敵人便退讓着；他在這時代，在保護法蘭西的當兒，竟比征服意大利，東方，西班牙，歐羅巴和俄羅斯時，有過更多的奇蹟。這時，他想埋掉所有的外國人，好讓他們知道敬重法蘭西，於是讓他們來到巴黎城下，以便一舉殲滅他們，而以一个比其他一切戰爭都偉大的戰爭，總之一個母的戰爭，達到天才的最後階段！可是那些巴黎

人卻耽心着他們的半文不值的生命財產，把城門開了；於是否運開始而幸運告終，皇后被人糾纏着，窗戶上掛出了白旗。末了，皇上所器重的將軍們，都拋棄着他，而投降了那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的布爾朋友。於是，皇上在楓丹白露 (Fontainebleau) 和我們告別：

「士兵們……」

「我現在還聽到他說話，那時我們大家都像一些小孩子一樣哭着；那些鷲徽，那些旗幟，都像在送葬似的低垂着，因為我可以對你們這樣說，這是帝國的殞儀啦。而他那些美麗的軍隊，這時都祇成了一些骨骼。且說他立在他的行宮的石階上面，對我們說道：

「我的孩子們，我們被叛逆戰敗了，可是我們會在天上再見的，那是勇士的祖國。請你們保護着我的小孩罷，我把他託給你們：拿破崙二世萬歲！」

「他那時有了死的主意；並且，爲着不讓人家看到戰敗了的拿破崙，他服了可以殺死一個聯隊的毒物，他以爲自己被上帝和他的護符所棄了。可是毒物卻對他毫無影響。這又是一個事情使他知道了自己的不朽！他既確信着自己的事業和要永遠做着皇帝，他便跑往一個島上，暫時去研

究那些一定要做出一些極蠢之事的的人的性格。當他在等待着的當兒，那些中國人和亞非利加海岸的畜生們，那些極難對付的野蠻人和別的什麼，都把他看作人類以外的別的什麼，他們尊敬着他的旗幟，說是觸着了它就是開罪上帝。當一些人將他逐出法蘭西以外時，他卻君臨着全世界。於是，他坐上了在埃及坐過的那同一的核桃殼，從英吉利的戰艦面前通過，踏上了法蘭西的土地；法蘭西認識了他，神聖的杜鵑從一個鐘樓飛到另一個鐘樓，整個法蘭西叫喊着：「皇上萬歲！」而一般人對於這亘古的奇蹟有着堅強的情熱。杜芬勒省（Dauphiné）當時的行為很好；而我尤其高興聽說那邊的人們因為重見到皇上灰色的禮服而快活得哭泣起來。三月一日，拿破崙帶了兩百個人上岸來征服法蘭西和那瓦王國，而三月二十日這王國重又成了法蘭西帝國。二十日這天，皇上已經掃蕩一切，出現在巴黎，他重又得到了他的親愛的法蘭西，並祇以「我來啦！」一句話收集了他的兵隊。這是上帝所造的最大的奇蹟！在他以前，曾經有誰祇須現出自己的帽子便可取得帝國嗎？人家不是以為法蘭西一蹶不振了嗎？卻完全不然。一見到鷲徽，一個國民軍便重又編成了，於是我們一齊向滑鐵盧（Waterloo）進發。這時，在那地方，近衛軍一下便被殲滅了。絕望着的拿破崙，

領着剩下的軍隊向敵人的大砲衝鋒了三次，卻沒有死掉！我們曾經看到這事呀，我們於是戰爭失敗了。晚上，皇上召集他的舊部，在一片滿是我們的血的田地上，焚去他的旗幟和鷲徽；這些老是勝利着的，在戰爭時叫着「向前！」並在全歐羅巴飛過的可憐的鷲徽便免了落入敵人手中的污辱。英吉利的財寶連一隻鷲尾都羅致不到。再沒有鷲了！其餘的事已經充分知道了。「紅人」像一個無賴漢似的跑到布爾朋那邊去了。法蘭西被毀滅了，軍人變得半文不值，人們奪去了軍人應得的東西，把軍人遣歸老家，好讓一些貴族代替他們的位置，而這些貴族卻連路都不會走，看着真使人不忍。人們以不義的手腕捕到了拿破崙，英吉利人將他囚在一隻大海裏的孤島上，囚在一隻超出水面一萬尺高的巖石上。最後的最後，他祇得留在那兒，直到「紅人」爲着法蘭西的幸福，把他的權力還給他爲止。有些人說他死了啊，對啦，死我們看得很清楚這些人是不認識他的。他們老是說着這謊話好收攬民衆，並使民衆不去反對他們那卑陋的政府。請你們聽我說啦：實際是拿破崙的友人們把他一人留在荒島上，好滿足一個爲他說下的預言，因爲我忘記告訴你們：他那拿破崙的名字意思即是「荒野的獅」。而這卻是和福音書一樣真確的。所有你們聽到關於皇上的其餘一

切事情都是一些沒有人的形狀的蠢話。因為，你們聽啦，上帝決不會讓一個婦人的孩子有權寫上他的紅色的名字，正如他在地上寫了他的名字一樣，這名字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人民和軍人之父的拿破崙萬歲！」

「愛布烈將軍萬歲！」造橋兵叫道。

「你怎樣使得你自己沒有死在莫斯科瓦的窪地裏面的？」一個農婦問。

「難道我知道嗎！我們進去了一個聯隊，而我們在那裏祇留下一百個步兵，因為祇有步兵纔能把它奪到啦！步兵，你們聽啦，在一個軍隊裏就是一切……」

「而騎兵呢，嚇！」詹勒斯達斯一面叫說，一面讓自己從乾草上面溜下，並以一種使得最大膽的人都驚叫起來的速率顯露出來。「哈！我的老伴侶，你忘記了波尼亞托烏斯基（註六八）的紅槍騎兵，胸甲騎兵，龍騎兵，和一切震動啦！當拿破崙因為惱怒他的戰爭還沒有勝利的趨勢，對莫拉（Morla）說：「將軍，給我把這一分為兩罷！」我們起初便快跑着，隨後更絕塵飛馳：一二敵人的軍隊便

（註六八）波尼亞托烏斯基（Joseph Poniatowski, 1762—1813）是一個波蘭將官，任法國元帥，以驍勇著稱。

像一隻蘋果被一把刀子劈開了。一個馬隊的衝擊，我的老伴侶，但這是一縱列礮彈啦！」

「而那些造橋兵呢？」雙子叫說。

「啊！我的孩子們，」因為發見自己在一個靜默而且駭絕的圓周中央，對於自己的出現感到十分羞愧的詹勒斯達斯接着說，「這兒並沒有煽動者看啦，這是爲「小排長」乾杯用的。」

「皇上萬歲！」在作夜聚的人們一齊叫喊着。

「不要響，孩子們，」軍官努力掩住他的深刻的痛苦說。「不要響！他在說着：「光榮，法蘭西和戰爭！」時死了。我的孩子們，他是不得不死的，他可是他的名聲……永不會死！」

歌格納做了一個不信任的樣子，隨後他低低地對他鄰近的人們說：

「軍官還在服着軍役，而對民衆說拿破崙死了是他們的哨令。這事不能怪他，因爲無論如何，一個兵士是祇知道他的哨令的。」

當走出倉屋時，詹勒斯達斯聽到浮塞慈說：

「這位軍官，你們聽我說啦，是拿破崙和倍納西先生的一位朋友。」

所有在昨夜聚的人們都搶到門口以便再見到司令；而在月亮底下，他們看到他挽着醫生的手臂。

「我做了一些傻事，」詹勒斯達斯說。「我們快點回去罷！這些驚訝，這些大破呀，這些戰爭呀！……我剛纔簡直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了。」

「那麼，你對於歌格納的意見怎樣呢？」倍納西問他道。

「先生，憑着這樣的故事，法蘭西的腹中可以一直有着十四支共和軍，並且確實可以用着大破的轟擊支持對歐羅巴的談判。這便是我的意見。」

不一會功夫，他們便到了倍納西的住所，於是兩人立刻都沈思的分坐在客廳壁爐的兩側，快要熄滅的爐火還射出幾點火花。詹勒斯達斯雖然從醫生那裏得到過信任的表象，卻還躊躇着不敢對他提出一個最後的可以使人覺得輕率的問題；可是，在對他投了幾瞥探索的眼光以後，他被一種十分和悅的微笑——這種激動着真正厲害的人的嘴的，並且由此彷彿已經看到倍納西在善意的回答着的微笑——鼓起了勇氣。於是他向他說道：

「先生，你的生活 and 一般人的生活那樣不同，因此你聽到我叩問你的隱居的原因也許不會感覺驚詫。假使我的好奇使你覺得欠安，你也得承認它是很自然的。請你聽我說啦：我有過一些伙伴，我從來沒有和他們親熱地談話過，甚至同他們一起打過幾次仗後也都沒有；可是我有過另一些伙伴，當我們一同喝醉了酒的兩三天後，我便對他們說：『到發餉官那邊去拿我們的錢罷！』正如最誠實的人在不能免的戲談中有時也會說出這話一樣。而你便是這類我不用得到對方的許可，甚至連原因也不明白，便自居於友好之列的人物之一。」

「布律安隊長……」

若干時以來，每逢醫生說出他的客人採用着的這假名時，他的客人便忍不住要做一個輕微的怪臉。倍利西這時對於這厭惡的表情感覺意外，便凝視着軍官想試着發現那厭惡的原因；可是因為他不能輕易猜到真實的原因，他便把這動作歸之於身體上的某種痛苦，並繼續說道：

「隊長，我要來談談我自己。從昨天以來，當我對你說明我能在這地方得到的改革時，我早已好幾次克制過自己；可是那時的問題是本區和它的居民，我自己的利益是必然要和他們的利益

混在一塊的。現在，對你說着我的故事，這便祇是和你談着我自己，而我的生活是並不十分有趣。」

「縱使你以前的生活比你那浮塞慈的更要簡單，」詹勒斯達斯回答，「我也還是想要知道，爲的好明白那能够把一個像你那樣質地的人投在這小地方的變遷。」

「隊長，十二年來，我都不曾說過。現在當我在我的墓穴邊上等着那將我推擲下去的打擊時，我可以老實告訴你：這種沈默已經開始使我感到重壓。十二年來，我痛苦着，但卻不曾得着友誼慨然施給痛苦的心的安慰。我的可憐的病人們，我的農夫們，給了我一種充分忍耐的榜樣，可是我了解他們，他們也看得出這事；而同時這兒卻沒有一個人能够收集我的秘密的眼淚，也不能給我一個誠實的人的握手，——那任何人都不能缺少的，甚至連龔德南都不缺少的最美的酬報。」

由於一個急遽的感動，詹勒斯達斯把手伸給倍納西，而倍納西被這舉動深深激動了。

「浮塞慈也許會天使似的聽懂我，」他以一種變了的聲音接着說：「可是她也許會愛上我，而這會是一宗禍事。聽我說啦，隊長，祇有一個像你那樣的寬容的老兵，或是一個充滿幻想的青年，纔能聽我的告白，因爲這種告白祇有一個澈底認識生活的人或是一個完全不懂生活的孩子纔

能了解。因為沒有牧師，從前在戰場上快要死去的將官，便對着他們劍上的十字架懺悔，他們把那十字架做了一個介在他們和上帝之間的忠實的知己。而你，拿破崙的利刃之一，像鋼一樣堅而且強的你，也許會很了解我罷？爲着對於我的故事感到興趣，必須領會某種纖妙的情緒並分有那些單純的心的自然信仰，可是這類信仰會使許多爲着私人的利益慣於使用一些煌煌格言的哲學家們覺得可笑。我要像一個既不願辯解自己生活的善與惡，但因現在遠離社會，對於人們的批判毫不在意，並且對於上帝充滿着希望，也絕對不會對你隱瞞自己生活的善與惡的人一樣，和你談着。」

倍納西停住了，隨後他邊站立起來邊說：

「在開始我的故事以前，我去吩咐燒茶。十二年來，哲各特沒有一晚不來問我要不要燒茶，她定會打斷我們的話的，你要喝茶嗎，隊長！」

「不要，謝謝你。」

倍納西很快的轉來了。

第四章 鄉下醫生的自白

「我是在朗格多克一個小城生下的，」醫生接着說，「我的父親先就在那地方住了很久，而我的童年也是在那兒度過的。八歲時，我便被送往梭勒茲公學，直到要往巴黎去完成我的學業時，才從這公學出來。我的父親年輕時非常荒唐，非常揮霍；可是他的蕩散的家財，由一個美滿的婚姻和在外省慢慢儲蓄起來的款子恢復過來了。在那種地方，人們是以財產驕人而不以用費驕人的，並且在那種地方，人的本來的野心消滅了，因為缺乏慷慨的養料，便變而為吝嗇。成了富翁而又祇有一個兒子的我的父親，便想把他那種用着消滅了的幻想換來的冷靜的經驗，傳給他的兒子；老頭子們的最後的高貴的錯誤啊！他們徒勞無益地想把他們的德行和他們的謹慎的算計遺贈給一些熱愛生活而且急於享樂的孩子。這種預見使他對於我的教育有了一種令我受害的計劃。我的父親細心地對我隱瞞着他的財富的範圍，並且爲了我的利益，使我在最美的年齡，受到一個渴

望獲得獨立自主的青年所有的窮困與憂慮；他想賦給我以貧窮的德行；忍耐，知識的慾望，和工作的愛好。他是這樣一面使我認識財富的全部價值，一面便想使我學會保全我的遺產；因此，當我剛剛有着了解他的意見的能力，他便逼我採取並學習一種職業。我的趣味領着我研究醫學。在梭勒，我受過十年奧刺托亞教會（註六七）會員的半慣例的教育，並且沉浸在一個外省公學的孤寂裏。這時沒有任何轉變地被由梭勒遷來了京城。我的父親陪我晉京，以便把我託付給他的一個朋友。兩個老頭兒瞞着我對於當時非常純朴的我的少年時代的狂熱，採取了種種詳細的戒備。我的膳宿費是按着生活的必需嚴格地計算過的，並且我要憑着醫科大學的報名收條才能領到一部分膳宿費。這種頗為非理的疑慮是隱藏在一些秩序和會計法的理由下面的。此外，我的父親對於我的教育上的和爲着巴黎生活的娛樂所需的費用，卻現得並不吝嗇。他那位因爲有機會在我所

（註六七）奧刺托亞教會（Congrégation de l'Oratoire）是聖斐立普·維·內利（Saint Philippe de Neri）

於一五六四年創立於羅馬，而由柏律爾（Bernie）紅衣主教於一六一一年遷來法蘭西的一個宗教組織，它給法

國培植了許多宣教師、教授和大學者。

走進的迷宮裏面，領導一個青年而高興着的老友，是屬於這種將自己的情緒仔細地分類起來，正如整理紙片一樣的人的性格。查看他上一年的備忘錄，便一直可以知道他本年內同月同日同時所做的事情。生命在他猶如一種企業，而他便像在做生意似的握着這種企業的帳目。並且，這是一個有才能的人，但卻狡猾，細心，多疑，他從來不缺少似是而非的理由來掩飾他對我採取的戒備；他給我購買書籍，支付學費；假使我想學騎馬，那好人兒便親自去打聽最好的練馬場，把我帶了去，並迎合我的意思給我準備一匹在節日去騎的馬匹。雖然有着這類老頭兒的策略——當我有什麼利益要和他鬭爭時，我是知道破除這些策略的——這卓越的人物，卻成了我的第二父親。

「我的朋友，」當他猜到如果不把牽住我的繩子放長點，我便會將它弄斷的時候，對我說道：「年輕的人們常是幹着一些被青春的狂熱所引起的傻事，而你有時也許會要錢用；那麼你來找我好了。以前，你的父親很大方地幫助過我，無論什麼時候我總有幾塊錢給你用的；可是你千萬不要對我撒謊，不要羞於向我告白你的過錯；我曾年輕過，我們可以一直像兩個好朋友一樣彼此了解的。」

「我的父親把我安頓在拉丁區的一個中產階級的寓所裏，安頓在一些可敬的人們當中，我在那裏有着一間陳設頗好的房間。這最初的獨立，我父親的慈愛，和他彷彿爲我所作的犧牲，卻並不使我感到多大快樂。也許要曾經享受過自由才能感到自由的全部價值罷。可是，我的自由的兒童時代的回憶，幾乎在當時還盤踞腦中的公學的厭倦的重量底下消滅了；並且，我父親的囑咐又指給我一些新的要作的事情；總之，巴黎在我像一個謎，人們在沒有學習過它的娛樂以前是不會覺得好玩的。因此，除掉我的新的中學比較廣大並且名叫「醫科大學」以外，我的地位沒有任何改變。但雖這樣，我起初卻勇敢地研究着，我勤勉地上着課；首都隨處皆是的科學寶庫是那樣激動我的想像，我拚命地從事工作，而不尋求消遣。可是不久，一些不謹的交遊——這類交遊的危險是被那種引誘一切青年的胡亂信任的友誼掩蔽着的——使我不知不覺地墮入巴黎的放蕩中了。我所熱愛的戲劇及其演員，開始了我的敗德的工作。一個都會裏的演劇對於一班青年是非常不好的，他們觀劇出來，始終免不了要有一些幾乎永遠沒法戰勝的強烈的感動；所以我覺得社會，法律，像是那班青年人所作的荒唐之事的從犯。我們的法制對於那使二十和二十五歲之間的青年

苦惱着的情熱，可以說是不聞不問的。在巴黎，一切都攻擊着他，他的慾念在那兒是不斷地被刺激着；宗教勸他行善，法律也命令他行善，而事物與風習卻招他作惡；最誠實的男子與最敬虔的婦人，豈不都在那兒嘲笑着貞操嗎？總之，這大都會像祇努力鼓勵着惡事，因為禁止一個青年接近那種能夠光榮致富的境地的阻礙，比不斷地窺伺着他的情熱以便奪去他的金錢的陷穽還要多些啊。於是，在長時期內，我每晚要去看戲，並漸漸地染上了懶惰的習慣。我規避自己的義務，我常是把我最急的事情推到明天；不久，我便無心學問，而祇做着考取學位所萬不能少的工作，這些學位是成爲醫師以前必需通過的。在公開講授時，我不再聽教授們的話，據我看來，他們是在胡扯。我已打破了我的偶像，我成爲巴黎人了。乾脆說，我那時過着一個外省青年的易變的生活；這外省青年初來了首都時，還保有一些真實的情緒，還相信一部分道德的規律，可是他被壞的榜樣染壞了，雖然他一面還想和它們抵抗。我防禦不周，我本身就有一些從犯。對啦，先生，我的相貌是不騙人的，我有過一切的情熱，而它們的痕跡都留在我身上。可是我的心底卻保有着一種道德的至善的情緒，在我胡鬧的當兒，這種情緒也還追隨着我，並且有一天，它得憑着疲倦和懊悔，把那少年時代受過宗教的

清水潤澤過的人物領還上帝。那強烈地感到塵世的逸樂的人，豈不是遲早要受着天上的果實的味道誘引嗎？我起初有着那在一切少年時期邂逅着的，相當活躍的種種幸福與絕望；有時，我把我的力的感覺當作一種堅強的意志，而我誤以為自己有着許多能力；有時，一見到自己將要撞着的最不足道的障礙，我便跌入本來不當降到那麼低的境地；我抱着最大的計劃，我夢想着光榮，我準備工作；可是一部分娛樂奪去了這種高貴的意向。我那些曇花一現的偉大抱負的模糊的回憶，不會給我以生產的毅力，卻給我留下了一些使我慣於自信的欺騙的微光。這種充滿自負的慵懶使我僅僅成了一個蠢人。蠢人豈不就是那不證明自己對自己的好評的人嗎？我那時有着一種沒有目的的活動，我想得到生活之花，而不願有使得這些花開發起來的工作。我既不認識那些障礙，我便以為一切都很容易，我把學問的成就和財富的成就都歸之於偶然的幸運。在我看來，天才不過是欺人之談。我夢想成爲學者，因為我能夠成爲學者；而我卻既想不到那產生偉大事業的忍耐，也不想到那顯出偉大事業困難的「行爲」。我預支着自己一切的光榮。我的愉快很快地就消涸了；戲劇沒有好久好玩的；於是對於一個交際範圍祇有一個已經與世相絕的老頭兒和一個

祇能遇到一些可厭之人的家庭的窮學生，巴黎不久便變得空虛而且荒涼了。因此，像一切對於自己所走的道路已經感着厭惡，而又既沒有任何固定的念頭，也沒有任何規定的思考方式的青年人一樣，我整天在街頭河畔、陳列館和公園裏面遊蕩着。當生活過得閑空時，它在這時代便比在另一時代更要累人，因為這時它是充滿着無用的活氣和沒有結果的動作啊。青年人在知道有所抱負，並且有着一切的生命力——這類生命力由於青年的大膽的信仰更加增大——來實行他的抱負時，一種堅強的意志會給他以權能，而我那時卻蔑視了這種權能。在小孩時代，我們是天真的，我們不知道生活的危險；在青年時代，我們瞧見了生活的困難及其廣袤的範疇；而看到這情形，有時便不免意氣銷沉；對於社會生活的習慣還不熟練的我們，便為一種傻氣，一種茫然的情緒所苦，好像我們沒有援助，處在一個陌生的國度一樣。不論在什麼年齡，陌生的事物總惹起一些不意的恐怖。年青人猶如朝着大砲走去的兵士，卻在幻影前面退卻起來。他在那些浮世的格言裏面猶疑着；他既不知道給予，也不知道接受，既不知道抵抗，也不知道攻擊。他喜歡女人並尊敬她們，好像他害怕着她們一樣；他的長處妨害着他，他非常慷慨，非常自愛，並且絕對沒有貪婪的打算；如果他撒

謊，這是爲的消遣，而不是爲的圖利；在一些可疑的道路中間，他還不會規避過的良心指給他以康莊大道，而他卻遲延着沒有循着那條路走。凡是命定要憑着心的啓示生活而不遵從由腦裏發生的計劃生活的人，都長久地留在這種境況裏面。這便是我過去的經歷。我成了兩種相反的動機的工具。我同時被青年人的慾望推動着，而又一直被他的感傷的蠢想牽繫着。巴黎給人的感動對於那些稟有一種強烈的感受性的人們不免殘酷；上流人或富翁在那兒所享的利益刺激着情慾；在這偉大和下劣的世界，嫉妬充作匕首比充作針的時候更多；在野心、慾望和怨恨的永恆的鬭爭中間，要不成爲這種普遍行動的被害者或從犯，是不可能的；幸福的罪惡和被嘲弄的德行的連續的畫圖，不知不覺地使得一個青年人搖動起來；巴黎生活不久便在他身上奪去了良心的纖細的表皮；於是開始並完成了他的險惡的敗德的業蹟。那起初包括其他一切快樂的第一個快樂，周圍有着那樣的危險，竟至不能不考慮到這快樂所引起的最小的動作，不能不算計其一切影響。這類算計便導往利己主義。假使某個被自己的猛烈的情慾誘惑着的可憐的學生，想要忘掉他的本分時，他周圍的人便對他顯出並使他感到那麼多的疑慮，弄到他很難不分有着那種疑慮，不對於自己

的寬洪的念頭有所警戒。這種戰鬥使得心胸枯燥並且狹小起來，把人生局限在頭腦裏面，並產生這種巴黎的無感覺，這類在最優雅的輕佻底下，在一些裝作激賞的歎美底下隱藏着政治與金錢的風習。在那兒，幸福的陶醉並不阻止最純樸的女人永遠保持着她的理性。這種霧圍氣當然在我的行爲和我的情緒上發生了影響。那些毒害我的時光的錯誤，在許多人的心上會是一種輕微的重量；可是南國人有着一種使得自己相信加特力教的真理和另一種生活的宗教的信仰。這類信仰使得他們的情熱異常深刻，使得他們的懊悔持續不已。在我研究醫學的時代，軍人到處都是主人；於是爲着得到女人的歡心，至少得成爲上校。在社交界裏，一個可憐的學生算得什麼呢？什麼也不能算。被自己的情慾的力猛烈地鼓動着，而又不能給它們找到出路；每一動作和每一希望，都因缺少金錢，受着阻礙；把學問和光榮看作一條獲得那些誘惑自己的快樂的太慢的道路；逡巡在自已的祕密的羞恥心和壞的榜樣中間；遇着在卑劣地方胡鬧的一切便利，僅祇瞧見達到上流社會的困難的我，爲情慾之浪，難堪的閑散，混和着突如其來的激昂的失望等等所苦，過着一些淒慘的日子。末了，這危機以一種在年青人裏面頗爲平凡的解決完結了。我對於擾亂一對夫婦的幸福一

事始終有着最大的憎惡；而且我的情感的不自覺的坦率使我不能掩飾我的情感；所以叫我在一種顯然的虛偽的狀況裏生活，實際上是不可能的。草草得到的快樂，不能夠引誘我，我歡喜玩味着幸福。既不公然作着惡事，在枉費了那麼多氣力，想要插足上流社會以後，我便覺得沒有力量抵抗我的孤獨。——在上流社會裏，我會能夠遇到一個女人，她會甘願給我解釋每一條路的困難，教給我一些極好的舉止，對有所規勸而不激怒我的自尊心，並且把我領到隨處可以找着一些對於我的前途有用的交誼。當我絕望的時節，最危險的豔事也許都能引誘我；可是我什麼都沒有，甚至連危險都沒有！因為缺乏經驗，我重又回到我的孤寂的境地，我在那兒和我的受欺的情慾面面相對。末了，先生，我和一個少女發生了一些起始秘密的關係，我勉強向她進攻着，直到她接受了我的命運才止。這屬於一個規矩但卻不很寬裕的人家的少女，不久便爲了我離去她的質樸的生活而泰然把她的將來——德行使她覺得華美的將來——委託給我。我的平庸的景況無疑的在她看來是最好的保證。從這利時起，那擾亂着我的心的暴風雨，我的沒有條理的慾望，我的野心，一切都在幸福裏面平靜下來了。——這是一種既不認識社會的風習，也不認識它的秩序的格言，更不

認識偏見的勢力的青年人的幸福；但是如一個小孩所有的，完滿的幸福。初戀豈不就是橫投在我們的痛苦和辛勞的日子中的第二兒童時代嗎？有些人突然學習人生，如實的判斷人生，瞧出上流社會的錯誤，以便利用它們，瞧出社會的規則，以便操縱它們，使它們對於自己有利，並且他們知道算計一切的影響。這些冷靜的人都是不悖於人類法則的賢者。此外還有一些可憐的詩人，即是那些感覺強烈，神經過敏的人，而他們犯着種種過錯，我便是屬於這後一類人裏面的。我的第一次戀愛起初並不是一種真的熱情，我是服從着我的本能而不是服從着我的心。我爲自己犧牲一個可憐的女兒，而我並不代表良好的理由，使得自己深信並沒有做一點壞事。至於她，這是忠誠的化身，這是一顆黃金的心，一個正直的頭腦，一個美麗的靈魂。她始終祇給過我一些最好的忠告。起初，她的愛情重又鼓起了我的勇氣；隨後她溫柔地強制我再用功學問，同時信賴着我，對我預言着成功，光榮和幸福。如今，醫學觸着一切科學，而在醫學裏面嶄露頭角是一種不易做到的，但卻報償優厚的光榮。在巴黎，光榮始終即是一種幸福。這善良的少女爲我忘了一切，她和我過着變幻不定的生活，而她的節儉使我們在那些少的收入裏得着一點兒奢侈。我在我們兩人一道過活時有着比我

一人過活時更多的金錢供我浪用。先生，這是我最美的時代啊。我熱心地工作着，我有了一個目的，我受到了鼓勵；我使自己的思想，行動，都趨向於一個知道叫人疼愛的人兒，並且，不但知道叫人疼愛，她還憑着在一個像是不能容許節操存在的境況裏施展出來的節操，使我發生深深的敬意。可是我的日子每天相似，先生！這種單調的幸福，這種世界上最愉快的，並且要經過一切內心的風暴才能鑑定其價值的境況，這種生活的疲勞不復存在的，最祕密的思想彼此交換的，自己被人了解的甜美的境況：得啦，對於一個熱烈的，渴望着社會的榮譽的人，對於一個因為功名到來太慢而懶得追求功名的人，這種幸福不久便成爲累贅。我以前的夢想重又跑來攻擊着我。我急切想要得到財富的快樂，而我憑着愛情的名義要求這種快樂。當我晚上悄然凝思，沉浸在一種幻想的豪華的逸樂裏面，而被一種親切的聲音叩問着時，我便質直地述說了我的希望。當時我一定會使那溫柔的，獻身於我的幸福的人兒發出歎息。她所引爲最大的悲痛是看到我希望着某種她所不能即刻給我的東西。啊！先生，女人的獻身的精神是崇高無比的啊！

醫生的這聲慨歎表現着一種祕密的苦悶，因為他說過這話便暫時沉默着。而詹勒斯達斯也

不去驚動他。

「那麼，先去，」倍納西接着說，「一個原該使這婚姻鞏固起來的事變卻開始破壞着它，而成了我的不幸的第一個原因。我的父親留給我一筆很大的財產，死掉了他的繼承的事務，使我轉回朗格多克幾月，而我是一個人到那邊去的。因此我重有着我的自由。一切義務，即使是最甜蜜的義務，也使青年感到拘束：必須經驗過人生方能認識羈絆和工作的必要。我以一個朗格多克人的容敏，感到來去不用把我的行動報告——縱使是自願報告——任何人的愉快。我雖沒完全忘掉我所結下的關係，我卻把心思用在一些使我不去想起那些關係的利益上面，而回憶便不知不覺地消滅了。我一想到轉去要繼續那些關係便有一種難堪的情緒；隨後我竟自問爲什麼要繼續那些關係。這其間，我收到了一些含着真情的書信；可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是以爲所有的女人都一樣溫柔的；他還不知道區別心與情慾；他把一切都混在那起初好像什麼都包含着的愉快的感覺裏面；直到以後對人與事認得更清楚的時候，我才懂得這些書信有着真正崇高的地方。在這些信裏，從來沒有一點私人的什麼和感情的流露混在一塊；在這些信裏，人家爲了我的財富替我欣喜；

在這些信裏，人家爲自己歎息；在這些信裏，人家並沒猜到我會改變，原因是人家自己覺得沒有能力改變。可是我已從事於一些野心的算計，並想沉入富人的快樂裏面，想成爲一個人物，想攀結一門漂亮親戚。我僅祇用着一個傻子所有的冷淡說道：「她很愛我啊！」我已狼狽着想要知道怎樣脫離這個關係。這種狼狽，這種羞愧，使人變得殘酷；爲着毫不在自己的受害者前面臉紅，那起始傷了她的人便將她殺了。我對於這些錯誤的時日所作的省察，使我發現了好幾個內心的地獄。對啦，請你相信我罷，先生，那些會將人性的惡與善測探得最深的人都是一些老老實實在自己身上研究過人性的人。我們的良心是起點。我們由己及人，決不會由人及己。當我轉回巴黎時，我住了一個租下的鄉宅，並沒有把我的改變和我的歸來預先通知在那邊唯一有關的人兒。我想在一些時髦少年裏面顯顯身手，待把最初嘗到的富豪的快樂嘗了一些時候，並且已被這種快樂迷得相當厲害，不致軟弱下來的時候，我便去看訪我想拋棄的那可憐的人兒。得着女人所有的自然的敏感的帮助，她猜到了我的秘密的情感，並對我隱藏了她的眼淚。她是應當輕蔑我的；可是始終溫柔而又和善，她絕沒有對我表示過輕蔑。這種寬容使我異常痛苦。客廳或大道的殺人犯的我們，歡喜我們

的被害者抵抗，那麼戰鬥便像是可以證明他們死有應得，我起初重又非常親切地和她來往，我雖不溫柔，但却努力現得和善；隨後我不知不覺地變得客氣；有一天，由於一種默契，她讓我把她當作一個陌生人一樣看待，而我自以為做得非常得當。可是我幾乎狂怒地投身社交界，好讓自己剩下的那點點悔恨在花天酒地中消掉。凡不自重的人是不能一個人生活的，因此我過着一班闊少在巴黎所過的浪費的生活。因為受過教育而且富於記憶力，我便好像有着超乎實際所有的才智，並且自己以為高過其他的人；那些高興向我證明我是一個傑出之士的人發見我完全相信着他們的話。這種優越是那樣容易地被人承認了，以至我簡直不用加以證明。在社交界的一切習慣裏，頌揚是最巧妙地不忠的。尤其是在巴黎，各種各色的策略知道將一個剛剛產生的才人窒死於紛亂地投擲在他的搖籃裏的花冠底下。所以我並不着重我的名聲，並不利用我的聲望給自己開闢一條道路，而且沒有結下絲毫有用的關係。我流入數不清的種種色色的輕浮。我有着這類成爲巴黎沙龍的恥辱的朝生暮死的熱情，當每個人在那些沙龍裏尋覓一種真正的愛情時，他麻木不靈地追求着，陷入一種優雅的放蕩裏，結果竟對於一種真正的熱情感到驚異，恰如社交界對於一個壯

麗的動作感到驚異一樣。我模做着其餘的人，我常是用着那暗地傷害着我的同樣的打擊傷害一些清新而又高貴的靈魂。雖然有着這類使我受到惡評的虛偽的外表，但我心裏卻有一種自己始終服從着的難以制馭的纖細之處。然在許多倘不受到欺騙便會覺得可羞的場合受到欺騙，而就憑着這種自己暗暗賞讚着的誠實失了人望。實際，上流社會對於不論以什麼形式出現的智巧都充滿着敬意。在它，結果可以判定一切。於是上流社會歸給我一些我所沒有的短處，長處，勝利和失敗；它歸給我一些我所毫不知道的艷績；它責難我以一些我所無干的行動。由於驕傲，我不屑否認那些謔言，並且我憑着自尊心接受了那些好意的誹謗。我的生活外表是幸福而實際是悲苦。如果沒有那不久便襲擊着我的災禍，我會漸漸地失去我的良好的品性，而讓壞的品性憑着情熱的不斷的遊戲，憑着那使身體萎靡起來的過度的快樂，憑着那消耗靈魂的彈力的利己心的可憎的習慣，得着勝利。我破產了。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在巴黎，不論一個人的財產有多大，他總遇到更大的財產，而他便拿那更大的財產當作目標並想超過它。像許多淺慮之徒一樣，成了這種鬭爭的犧牲者，我在第四年尾，便不能不買掉幾項產業，並將其餘的抵押掉。隨後一個可怕的打擊落在我身

上了。我有兩年沒有看到我拋棄了的那個女人可是在目前的情況裏不幸會無疑的把我引回她身邊。一天晚上，當我正在作着一宗愉快的消遣時，我收到了一張由一隻無力的手所寫的條子，這條子大致包含着這幾句話：

「我沒有多少時候好活了；我的朋友，我想看到你，好懂得我的孩子的命運，好知道他會不會成爲你的孩子；並且也好緩和和你有一天對於我的死亡所能有的懊悔。」

「這封信使我如墮冰窖，它洩露着過去的祕密的痛苦，正如它包藏着將來的神祕一樣。我被我的悔恨所逼，被那種一見到我的受害者便立刻變得持久起來的最初的猛烈的情感所苦，沒有等待我的車子，便步行出門，穿過全巴黎。那掩蔽着這女人的貧困的清潔，繪出了她的生活的苦楚；當我莊嚴地應許收養我們的孩子以後，她用着一種高貴的謹慎的態度和我談着她的生活，免得我在那上面感到羞慚。先生，雖然有着我給她的照拂，雖然有着一切徒勞無益地援用了的科學的手腕，這女人畢竟死了。這些照拂，這種太晚的熱忱，祇不過用來減輕了她彌留時的酸痛。她會不斷地工作着來養育她的孩子。母親的愛情雖能支持她抵抗不幸，但卻不能抵抗她的最深的悲痛，我

的拋棄。她曾累次要到我那邊來想想法子，但累次都被女人的自尊心所阻；她一想到在這被我像水一樣任意激出的金錢裏，竟沒一滴被一個回憶迂轉過來，落在她那可憐的家裏來幫助一個母親和她的孩子的生活，她也祇以淚洗面而並不咒我。她覺得這種巨大的不幸是她的過錯的自然處罰。得着那寬容的聲音使她回復了寧靜的，聖修爾庇斯教堂的一個善良的神甫的援助，她跑到神壇底下揩去了她的眼淚並在那兒尋覓幾許希望。我多量地傾注在她心裏的痛苦不知不覺地緩和了。有一天，聽見她的孩子說着她不會教過他的話語：「我的父親！」她便饒恕了我的罪過。可是，她的健康被眼淚與痛苦，被每天和夜間的工作損壞了。宗教將它的安慰和支持生之痛苦的勇氣帶給她太遲了。她患了一種心臟病——一種由痛苦，由對於我的歸來的永遠的期待，雖然始終落空但卻始終復活的希望所釀成的心臟病。末了，看到自己病已不起，她便在牠的死床上寫了那並不含有責備的寥寥數語。這寥寥數語是宗教授意她那樣寫的，並也因為牠相信我的善良才那樣寫的。她說她知道我是糊塗超過墮落；她甚至責備自己不該把女人的自尊心發揮得太厲害。

「如果我早點寫了信給你，」她對我說道，「我們也許還有時間舉行婚禮使得我們的孩兒

成爲嫡生子。」

「她祇是爲着她的兒子才希望有這種關係，並且如果她不感到這種關係已被死所拆散，她也不會這樣要求。可是時間已經過去了，她當時祇有僅少的辰光可活。先生，我在這學會認識一顆忠誠的心的價值的臥榻近邊，永遠改變了我的情感。我那時是在眼睛裏面還有淚水的年齡。在這高貴的生命最後活着的幾天，我的言語，我的行動和我的哭泣，證明了一個心上受到打擊的男子的悔恨。上流社會的猥瑣，時髦婦女的輕浮與自私，使我知道希望知道追求的那卓越的靈魂，我卻認識它太遲。看厭了那麼多的假面具，聽厭了那麼多的謊話，我會要求過不自然的情熱使我夢想着的那種真正的愛情；現在這種真正的愛情卻被我毀了，我在那兒嘆賞着它，當它還是那樣確實爲我所有時，我卻不能把它留在我身邊。四年的經驗給我顯示了我的固有的和真正的性格。我的體質，我的幻想的本性，我的酣眠甚過毀滅的宗教心，我那種才智，我那顆被蔑視的心；我身上的一切，若干時以來，使我憑着心的逸樂解決我的生活，憑着一切愉快裏面最真的愉快，家庭的愉快，解決我的情慾。因爲努力在一種騷亂但卻空虛的生活裏沒有目的地掙扎，因爲努力壓榨一種始終

缺少一些優雅的情緒的愉快，私生活的形象便引起我最激烈的感動。因此我的品行上所起的變革雖然迅速卻是持久的。我那因為住在巴黎而變壞了的南國的氣質，確實會使我對於一個可憐的受騙的女郎的命運毫不發生憐憫，並且如果某個諧謔家把她的痛苦當作笑話說給我聽的話，我還會嘲笑她的痛苦；在法蘭西，對於一種罪惡的憎恨是始終消失在一句諷皮話裏的；可是，對着我毫不能有所責難的這天仙似的人物，一切機智都沉默了：棺材擺在那兒，我的孩子對我微笑着，並不知道我殺了他的母親。這女人死了，她死時是幸福的，因為她覺到我愛她，並且覺到這新的愛情既不是由於憐憫也不是由於強迫結合我們的關係所生。我永遠不會忘記恢復了的愛情和滿足了的母性使得痛苦消失的彌留時候。她當時看到的圍繞着她的富裕，奢侈，穿着小孩的華服顯得愈加漂亮的她的孩子的快樂，都是對於這小東西的幸福的前途的保證，而她卻在這小東西身上看到自己重又活着。那親眼瞧到我的悲痛的聖·修爾庇斯教堂的副主教，在不給我以平凡的安慰，卻令我看到自己的義務的嚴重時，便使我的悲痛更加深刻；可是我是用不着激勵的，我的良心已經對我說得夠明白了。一個女人高貴地信託了我，我卻在欺負她的時候，對她撒謊說我愛她；

我釀成了一個在接受一切上流社會的侮辱以後，應當受着我的尊敬的可憐女郎的一切痛苦；她死時原恕了我，並忘去了她所有的痛苦，因為她是信任着一個曾經對她失信過的人的話而永眠着的。在給我以少女的信賴以後，亞加特還能在自己心裏找到母親的信賴來交給我。啊，先生，這孩子！她的孩子……祇有上帝知道我是怎樣疼愛着他。這親愛的小東西正和他母親一樣，動作，言語，思想，樣樣都動人憐愛；可是，對於我，他豈不是超過了一個兒子！他豈不是我的原恕，我的榮譽！我像父親一樣愛他，如果我能使他相信一直是在母親的懷裏，我還想像他的母親一樣疼他，並使我的悔恨變成幸福；這樣，我憑着一切人的關係和一切宗教的希望疼愛着他。因此我的心裏有着所有上帝賦給母親們的慈愛。這孩子的聲音使我顫慄，我帶着一種永無窮盡的快樂，長久地看他睡着，且常是掉落一顆眼淚在他的額上；我使他養成了醒來便到我的床上來作禱告的習慣。從這小孩的鮮豔而又純潔的嘴裏念出的簡單的「主禱」(Pater noster) 給了我多少溫柔的感動啊！但也給了我多少可怕的感動啊！一天早晨，在念過：「我們的父親，他在天國……」他停住了：

「爲什麼不說我們的母親呢？」他問我道。

「這話把我問呆了，我熱愛着我的孩子，並且我已在他的生命裏種下了幾個不幸的根源……法律雖在不情願地給予私生子一種合法的存在時，承認了青年的錯誤並幾乎保護着那種錯誤，但上流社會卻憑着一些不能克制的偏見加強了法律的憎惡。先生，我對於社會的基礎及其機制，對於人的義務，對於該使公民奮發起來的道德觀念等等所作的嚴肅的思考，便是在這時期開始的。天才最初包容着這些介於人的情緒和社會的命運之間的關係；宗教使得頭腦明白的人感到那些為幸福所必需的原則；可是祇有懊悔使得激昂的想像接受那些原則；懊悔啓迪了我。我祇是為着一個小孩生活，而被這小孩引導着對於重大的社會問題加以省察。我決定預先親自給他武裝着一切成功的方法，好確實準備下他的高貴。這樣，為着使他學習英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我便順次使得上述各國的人圍繞着他，他們是受着我的委託使他從小便習得他們的語言的發音的。我愉快的看出他有着優良的根性，而我利用了這種根性在遊戲的時候教育他。我不願讓一個錯誤的念頭侵入他的腦裏，我尤其盡力於使他很早便習慣着智的工作，使他有着這種從事綜合的迅速而又穩當的一瞥，和這種達到專門的最精微處的耐心；末了，我使他學會了忍受和緘

默。我不許有一句猥褻或是僅僅不適當的話語在他面前吐露出來。由於我的注意，所有他周圍的人和物都致力於使他成爲高貴，給他培養靈魂，使他有著對於真實的愛好，對於虛偽的憎惡，並使他在言語、行動和態度上都顯得質樸而又自然。他的強烈的想像使他迅捷地抓住了外面的教訓，正如他的智力使他對於旁的研究毫不費力一樣。怎樣值得栽培的美麗的植物！母親們有著多少快樂啊！我這才懂得他的母親以前能夠生活並且支持她的不幸的原因。先生，這便是我的生涯裏的最大的事變，而現在我達到那使我跑到這地方來的災難了。現在，那麼我要把世界上最平凡，最簡單，但對於我卻最可怕的故事講給你聽了。我在好幾年內把我所有的心力用在我想要造成一個人來的小孩身上以後，我的孤寂使我恐慌了：我的兒子大了起來，他快要拋掉我了。在我心裏，愛是一個生存的原則。我感到自己需要一種情愛，這種需要一直失望着，但它更厲害的復活起來並且跟着年紀增大了。那時我身上有著發生一種真的戀愛所需的一切條件。我有過經驗，被愛的女人，在我的行動和我的思想裏當始終是第一個。我懂得堅貞的福樂和將一種犧牲變成愉快的幸福。我高興憑着想像來感着一種達到這樣確實的程度的愛情。在這種愛情裏，情緒是那樣的厲害。

地浸入兩個人中，以至幸福傳到了生命裏面，眼光裏面，言語裏面，而再不惹起任何衝突。於是這愛情在生活裏面正和宗教的感情在靈魂裏面一樣，它鼓舞生活，支持生活並指導生活。我對於夫婦之愛的理解和大部分人的截然不同，而我覺得它的美，它的莊嚴，恰恰棲留在這些使得它在許多夫婦間消滅掉的事物裏面。我強烈地感到一種夫婦生活的精神上的偉大。這種生活十分親蜜地分配着，以至最凡俗的動作在那上面也不再是永續的情感的一種障礙。可是什麼地方可以遇到一些相當完全地「同時間的」(isochronous)——請讓我使用這科學的用語罷——跳動的心，以便達到這種至高的結合呢？假使有着這樣的心，而自然或偶然將它們投在相距那樣遙遠的地方，以至它們不能合在一塊，它們相識太遲或是被死分散得太早。這種宿命該有一種意義，但我從沒有追求過這種意義。我太為我的創傷所苦，無暇研究這種意義。完滿的幸福也許是一種不會在塵世持久的怪物。我對於一種這樣的婚姻的熱望是被旁的原因引起的。我毫沒有朋友。在我，世界是荒涼的。我身上有着某種反對靈魂結合的溫和現象的東西。有幾個女人曾追求過我，可是沒有一點什麼將她們帶到我的身邊，雖然我會盡力和她們接近。在許多人看來，我抑制了上流社會的

所謂「優越」我以他們的步調行走，我採用他們的思想，我笑着他們之所笑，我原恕他們的性格的缺點；如果我得到了光榮，我會爲了一點點情誼把那光榮賣給他們。這些人毫無遺憾地離開了我。在巴黎對於想在那邊尋求真的情感的人們，一切都是陷穽和痛苦。在上流社會，我的兩腳所置之處，地面便在我周圍燃燒起來。對於一部分人，我的親切即是懦弱；如果我把自已覺得有一天能夠操縱政權的人的殘暴指給他們，我便是兇惡……對於其餘的人，這在二十歲停止了，而以後我們幾乎羞於再發的愉快的笑，成了一種嘲笑的對象，我使得他們開心了。現在，上流社會感着厭倦，但它卻在最無聊的談話裏面要求嚴肅。可怕的時代啊，人們在這時代裏，對於一個文雅，平凡而又冷靜的人折腰，這人原是人們所憎惡的，但人們卻服從他！稍後，我發現了這些顯然矛盾的理由。先生，「平凡」使人一生受用不盡；它是社會的日常衣着；凡逸出於平凡人們所投的溫和的暗影的東西，便過於燦爛；天才，獨創力，都是人們緊握着並且保有着以便某些時候用以裝飾自己的首飾。總之，先生，孤零零在巴黎中心，既不能在上流社會——我交給它一切而它卻什麼也不給我的上流社會——找到一點什麼；又因爲我是男子，我的小孩給我的慰藉不夠滿足我的心的要求：一

天，當然覺得我的生命重又冷卻，當我忍受不了自己的祕密的苦楚，我便遇着了那該使我認識最猛烈的愛情，認識對於一種獻身的愛的尊敬，認識愛情伴着它的豐富的幸福的希望，總而言之，那該使我認識愛情的女人……我和以前照顧過我的我父親的那位老友恢復了交遊，我便是在他家裏看到了那使我發生一種除死方休的愛的少女。先生，人是越老越認識思想對於事變的非凡影響的。一些由高貴的宗教思想產生的十分可敬的偏見，成了我的不幸的根源。這少女屬於一個異常敬虔的家庭，而這家庭的天主教的見解是由一個被人不適當地叫作詹塞尼斯教派的精神所賜。這詹塞尼斯教派以前在法國釀過一些亂子，你知道是什麼緣故嗎？」

「不知道……」詹勒斯達斯說。

「詹塞尼斯 (Jansenius) 是伊泊爾 (註六八) 的主教，他著過一本書，人們相信那書裏有着一些和教皇的學說齟齬的言論。稍後，那些根據原文的言論却像不再現出異端，有幾個著作家甚至否認曾經實際有過那些箴言。這些無聊的爭論在法蘭西教會裏面產生了兩派，即是詹塞尼斯派

(註六八) 伊泊爾 (Ypres) 是比利時的名城，歐戰時被德軍攻擊最烈。

和耶穌派。兩方面都有一些偉大人物。這成了一種介乎兩個強壯的團體間的爭鬪。詹塞尼斯派責難耶穌派傳佈一種過於放縱的道德，而矯裝出一種極端純潔的風習和宗教心；因而詹塞尼斯派在法蘭西成了一種「天主教的清教徒」(puritains catholiques)。如果這兩個單字可以聯用的話。在法蘭西大革命期中，由於 concordat (教皇與一國元首所訂之條約) 在法蘭西所引起的不很重要的宗教分裂，成立了一個純天主教徒的協會，他們不承認由革命政權和教皇的和解所創設的主教。這羣教徒組成了所謂「小教會」，而「小教會」的信者像詹塞尼斯派一樣，傳佈着這好像成了一切被禁止和被迫害的流派生存所需的一種法則似的模範的規律的生活。好幾個詹塞尼斯派的家庭屬於「小教會」。這少女的兩親容納了這兩個同樣嚴厲的，給予性格和像貌以某種凜然之風的清教主義因為專制教義的特性是擴大最簡單的動作，同時將這類動作連結在來世上面：從這地方便有了這種心的宏大和優雅的純良，這種對於別人和自己的尊敬；從這地方便有了我不知道是怎樣一種敏銳的正和不正的情緒；此外，一種偉大的慈悲，可是也有那種嚴厲的，並且，一言以蔽之，固執不通的公正；末了，還有一種對於惡習，尤其是對於包括一切惡習的

誑語的深深的憎惡。我想不起曾經有過比在我的老友家中第一次欣賞那真率，靚靚，習慣於一切服從，發揮着這教派的一切特有的德行，卻又並不在那上面顯出一點驕傲的少女時更加愉快的時候。她的輕盈而又消瘦的身材使得她的動作具有一種不爲她的嚴肅主義所掩的風韻；她的臉孔的斷面顯得高貴不凡，而其輪廓具有一個大家閨秀所有的婉緻；她的眼光溫和而又驕傲，她的額兒平靜，而在她的頭上，聳起着簡單地編結起來的，不知不覺給她作了裝飾的豐滿的頭髮。總之，隊長，她示給我以我們一直在自己熱愛着的女人身上找到的那種完美的典型；爲了愛她，不是應當在她身上邂逅着這種和我們獨有的念頭相合的渴慕着的美的特徵嗎？當我向她說話時，她簡單地，從容不迫地，大大方方地回答我，卻不知道她的聲音和她的儀態的諧和所引起的愉快。所有這班可愛的人兒都有着那些同樣的使人心領神會的徵候：同樣的溫柔的聲調，同樣的多情的眼光，同樣的白的臉色，和舉動的某種漂亮之處這些特點調和起來，混合起來，一致起來，以便媚惑人家而使人家不能把握其媚惑的所在。一個神聖的靈魂由所有的動作發散出來。我狂熱地愛了。這愛情喚起了，滿足了那些擾亂着我的情緒：野心，幸運，總而言之我所有的夢想這美麗，高貴，闊綽而

有教養的少女，有着上流社會，對於一個位置在我所想要達到的崇高地位的女人專橫地要求着的長處。具有學識的她，用着這在法蘭西同時稀少而又普通的辯才談話；在許多法蘭西女人，最漂亮的字眼都是空的，而她的才智卻極有意義。末了，她尤其有着一種使人發生敬意的對於她的尊嚴的深刻的自覺；對於一個妻子，我不知道有什麼更美的了。我不說下去了，隊長！人是永遠祇能將一個心愛的女人描繪得極不完全的；在那女人和我們之間，先就有着一一些無從分析的神祕。不久便向我的老友告白了我的祕密，他把我介紹給那人家，並以他的可敬的權力在那兒支持着我。雖然起初被人用着這爲那些一旦和人訂交便再不會將人拋棄的偏狹的人們所特有的冷淡的禮貌招待，稍後我卻受到了親密的款接。這種敬重的表象無疑的是由我在這場合的操行得來。雖然懷着熱情，我卻沒有做過一點能在自己眼裏失掉體面的事情，我沒有任何卑下的慙懣，我絕不阿諛那些掌握我的命運的人們，我行我素，而最要緊的是現出自己是個男子。當我的性格已經被人充分認識時，那和我一樣亟欲看到我的淒戚的獨身生活告終的老友，便談起了我的希望，人家雖然用着上流社會的人們很少免掉的那種狡黠態度聽着這希望，但卻露出贊許之意。並且，那老

頭兒因爲想要給我謀得一個「良好的結婚」——這是那將兩個配偶中的一個企圖欺騙另一個的一種商務弄成那樣莊嚴行爲的言詞——便對於他稱作我的少年時期的一個錯誤這事保持了沉默。據他說來，我有小孩一層會引起一些比財產問題重要萬倍的，使得事情決裂起來的道德上的嫌忌。他沒有猜錯。

「這會是你和你的女人間解決得很好的事情，」他對我說。「你會毫不費力地從她那裏取得一個美而善的饒恕。」

「總之，爲着消除我的不安，他沒有忘掉上流社會慣有的明智使他想到的任何一個似是而非的理由。雖然有着我的約束，先生，我告訴他，我的最初的心情卻叫我老實向她的家長告白一切；可是那家長的嚴正使我躊躇，而這告白的結果使我駭怕了；我卑怯地違背着我的良心，我決定等待着，並決定從我的愛人那兒取得足夠的情誼的保證，免得我的幸福受到這番可怕的祕密告白的牽累。我那想在一個適當時候告白一切的決定，無異承認了上流社會和那位謹慎老人的詭辯的正當。於是，我在她家的友人脣邊不知道的當兒，便被她的兩親當作未來的女婿看待了。這類敬

度的家庭的特性是一種無限的謹慎，而人們在那類家庭裏對於一切事情都守沉默。甚至對於毫不相干的事情也是這樣。先生，你真不能想到這種散佈在最少動作裏的溫和的莊重給人多少深刻的情感。在那地方，一切工作都是有用的；婦人們用着她們的閒暇給窮人們縫製襯衣；談話從不涉於輕佻，但笑卻並沒受到追放，雖然那兒的笑話是質樸而不辛辣。這類正教徒的言論起初像是古怪，缺少誹謗和醜聞給予社交界的談話的興趣；因為祇有那少女的父親和叔父瀏覽報紙，而我的愛人卻從沒有瞧過這類印刷物——其中最純潔的也還談着罪惡或公衆的惡習；可是稍遲，靈魂卻在這種純淨的氛圍裏感到我們的眼睛從綠色得到的印象，感到一種溫和的休息，一種愉快的安寧。這種生活在表面上是一種可怕的單調。這人家的內部狀況有着某種冰冷的所在；我每天在那裏看到所有的傢具——甚至最常用的傢具——恰恰用着同樣的方式陳列着，而最小的物件也始終同樣的清潔。可是，這種生活的方法執着得非常厲害。把一個習慣於變化，奢華，和巴黎的熱鬧等的愉快的人最初所有的嫌惡制服以後，我便承認了這種生活的長處：它儘量地發展着思想，並且不知不覺地引起沉思；心在這種生活裏面君臨一切，什麼都不能紛擾它，結果它竟在那

上面瞧到我不知叫做什麼的和海一樣浩瀚的東西。在那兒，正和在修道院裏一樣，當思想不斷地遇着同樣的事物時，它便不可避免地 and 事物分離，而全部歸於無限的感覺。對於一個像我那樣誠實地戀愛着的男子，靜寂，生活的質樸，在同樣時間完成的同樣動作的幾乎在僧院裏面似的復習，這一切使得愛情更加有力了。極小的動作，一句話，一個手勢，都憑着這種深沉的寧靜得到非凡的興味。並不在表情上有些微勉強，而一個微笑，一個眼波，卻給那些意氣相投的心以無窮的形像來描繪它們的快樂和它們的悲苦。因此我才知道華華其詞的言語，絕沒有交遞的眼波與諧和的微笑那樣多變和動人。因為那少女的兩親想要讓她在她一生最重要的行爲裏有着她的自由意志，我在她家裏來往的原因還不會讓她知道；當我不能不向這在我身邊始終現得安詳的少女，同時抑制而又傾吐我的猛烈的愛情時，多少次我不會企圖將我的靈魂傳到我的眼裏或是我的嘴上啊！可是，當我們感着一種真正的熱情時，愛人的出現不已能滿足我們最強的慾望嗎？當我們被許和她相會時不就是基督教徒會着上帝的幸福嗎？看見豈不就是崇拜嗎？縱使沒有權利表現我的情熱是一種對於我比對於任何人更有厲害的刑罰；縱使我不能不把這些說來便會洩露最熱烈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淳朴和我們的愛情的憂鬱性，無疑的終於使得她的兩親焦躁起來了，他們看見我幾乎和他們的女兒一樣羞怯，對於我的意見很好，並且把我看作一個值得他們尊重的男子。父親和母親信任着我的老友，他們在他面前說了一些對我非常奉承的話兒；我成了他們的養子，他們尤其欣賞着我的情緒的道德性。不錯，那時我覺得自己年輕了。在這些純潔而又謹直的人們裏面，三十二歲的漢子重又成了充滿信仰的青年。夏天完畢了，這人家破例被一些事情牽留在巴黎；可是，到九月間，它便可以自由的動身到一片位置在沃維涅（註六九）的土地上去了，於是她的父親請我到一個僻處在剛達爾（Cantal）山中的古堡裏去住兩月。當我受到這親切的邀請時，我沒有立刻回答。我的猶疑使我得到了那最甜蜜的，最愉快的無心的表現，——一個淑雅的少女可以因而流露她的心底的秘密的無心的表現。愛維麗娜……天呀！倍納西叫說，暫時悄然沉思着。

「請你原諒我，希律安隊長，」他停了好一會兒接着說。「十二年來，我這是第一次說出一個始終在我的心裏飛翔着，並且一個聲音時常在我的夢中對我叫喊着的名字。愛維麗娜——既然

（註六九）沃維涅（Auvergne）是法國的一個舊行省名，首府曰 Clermont-Ferrand。高山層疊，風景甚佳。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於一些騷亂的情緒的讓步，而那些情緒將她的誠敬的少女時期所慣有的寧靜打败了；連最飄遊的眼波也像被愛情從她身上兇猛地奪下來的一樣。這種介乎她的心和她的宗教信仰間的永恆的鬭爭，使得她那表面如此平靜而又如此深深地被擾亂着的生活裏的最小的事件，也比舉止很快地被流行風習所毀的少女的誇張厲害多了的力的性格。在旅行中，愛維麗娜發見一些自然界的美麗而對它們讚歎不已。當我們覺得沒有權利表現和愛人相見的幸福時，我們便把洋溢在我們心中的感覺，傾吐在被我們隱藏的情緒美化着的外界的事物上。那在我們眼底經過的詩的風景，於是在我們兩人成了一種十分明瞭的通譯，而我們給予它們的讚美，對於我們的靈魂包含着我們愛情的祕密。愛維麗娜的母親幾次喜歡憑着一些女人的狡智使得她的女兒窘迫起來：

「你曾在這谷中走過許多次數，我親愛的孩子，都沒現出欣賞它的樣子呢！」當愛維麗娜說出一句稍稍過於熱烈的話語時，她的母親對她說道。

「我的母親，無疑的我那時還沒有達到知道看重這類風景的年齡呀。」

「請你原諒我這番對於你沒有趣味的詳細敘述罷，隊長；可是這如此質樸的回答卻使我在投向我的眼光裏面沒取出一些匪言可喻的快樂。這樣，我們一同眺望過的某個被朝日照亮的村落，某個蓋滿常春藤的頽垣，都可以藉着一件實物的追想，在我們心裏更強地留下一些讓我們看到整個將來的甜蜜的感動。我們到了她家祖傳的邸宅，我在那兒住了四十天光景。這時期，先生，是上天賜給我的唯一的一份完滿的幸福。我領略了一些住在都市的人所不會領略過的愉快。這是兩個戀人生活在同一個屋頂底下，預先成爲配偶，一同在田野間走過，有時可以僅僅兩人相對，坐在一一個小而美的谷中的一株樹下，由那谷中瞧着一個古老的磨坊的構造，從這些使得彼此每天在對方心中更進一點的甜蜜的低語裏聽到若干祕密告白等所有的幸福。啊！先生，在露天底下的生活，兩間之美和靈魂的完滿與喜悅是那樣調和！浮着微笑眺望天空，將一些淳樸的言語和潮濕的葉蔭下的鳥唱混在一道，聽着那將你們召喚得太早的鐘聲慢慢地走回住所，一同留連欣賞着一角風景，注視着一隻昆蟲的任情的動作，觀察着一隻金頭蒼蠅，一隻被純潔多情的少女所執着的脆弱的創造物，豈不是每天在天上被拉得更高一點嗎？在這四十天幸福的日子裏，我有了裝

飾着整整一生的回憶，而這些回憶，我以後越是永遠不當被包括在裏面，便越是美麗和廣大。現在，一些表面單純，但卻對於一顆碎了的、心兒充滿着悲苦的意義的形像，使我記起一些消失了的，但並不是忘掉了的愛情。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在那小哲克的茅屋上的落日的印像。有一刻功夫，太陽的光彩會使得自然界輝煌奪目，隨後，突然間，景色變得暗而且黑了。這兩種那樣不同的形狀，在我眼裏顯出這時期的我的經歷的一幅忠實的圖畫。先生，我從她身上得到了一個純潔的少女所能給我的那最初的，唯一而且崇高的表證，而這表證越是祕密便越是無法解脫：甜蜜的愛情的允諾，在一個較好的世界所說的言語的回憶！那時我既確實知道自己爲她所愛，我便發誓要說出一切，發誓不對她有一個祕密，我並因爲那樣遲延着沒有向她說出自己造下的悲哀而感到羞慚。不幸的是這良好日子的第二天，我的孩子的教師的一封信，使我爲着一條在我是那樣寶貴的生命顫慄起來。我不曾把我的祕密告訴愛維麗娜，並且除掉說有緊要事情以外沒有對她家裏說出旁的動機，便動身走了。當我不在的時候，她的兩親恐慌起來。因爲害怕我別有所戀，他們便寫信到巴黎託人調查我的行爲。和自己的宗教心矛盾着的他們，懷疑了我，卻不讓我自己來消除他

們的疑惑；他們的一個朋友，在我毫不知情的當兒，把我年青時的事情報告了他們，他誇張着我的過程，再三致意於我有着孩子一點，據他說來，這事我是有意瞞着人家的。等到我寫信給我未來的岳父母時，我沒有收到回信；他們轉回巴黎了，我跑去他們家裏，他們不讓我進去。驚駭之餘，我便託我的老友去探問這種使我完全莫名其妙的舉動的來由。當他懂得了原因時，那善良的老人便高貴地犧牲着自己；他引受着我沉默的過錯，想要替我辯解，但沒有能夠得到絲毫結果。利害關係和道德的理由對於這家人家都太嚴重了，它的偏見太牢固了，沒有辦法改變它的決定。我的悲哀是沒有界限的。起初我想被除風暴，可是我的信沒有經過拆看便退回給我了。當一切人類的方法都用盡了的時候；當她的父親和母親對那位引起我的不幸的老頭兒說過，即使愛維麗娜跪着要求他們，他們也會永遠不讓他們的女兒和一個不當害死一個女人並生下一個私生兒的男子結合時，先生，那麼我祇剩着一個最後的希望了，這希望正像一個快要溺死的不幸者所攀住的柳條一樣脆弱。我敢相信愛維麗娜的愛情會比她的父親的決定更強，並且她會知道克服她的兩親的頑固；她的父親也許對她瞞了那消滅我們愛情的拒絕的理由，我想她明白了原因再決定我的命運。

我寫了信給她。咳！先生，在淚和痛苦中，我挾着可怕的躊躇寫下了我平生唯一的情書。我現在已祇模糊地知道絕望叫我寫了一些什麼；無疑的，我對我的愛維麗娜說，假使她過去是誠摯而且真實的話，她便永遠祇能而且祇當愛我；她不是要虛度一生嗎？她不是被判定要向她的未來的夫婿或我撒謊嗎？當她不肯給她未知的愛人以曾經給我的那種忠誠時，她不是有虧婦道嗎？——如果她和他舉行了在我倆心中成立的婚姻，她便會爲他發揮着同樣的忠誠。並且那個女人不高興自己被心的允諾所繫更甚於被法律的練子所繫呢！我引證着沒有犯罪的人的種種純潔來辯明我的過錯，同時毫沒忘掉能使一個高貴而又慷慨的靈魂感動起來的一切……可是，我既已對你告白了所有的事，我去給你把她的回答和我的最後的一封信找來罷。」倍納西說着便跑出門上樓去了。

不久他手裏拿着一隻用舊了的書夾轉來了。他帶着深深的感動從那書夾裏抽出一些零亂的，並在他手裏微顫着的紙片。

「這便是那封致命的信，」他說道。「那寫下這些字的孩子並不知道包含着她的思想的紙

頭在我會是怎樣重要……」他拿着另一封信繼續說，「這是我的痛苦從我身上拔下的最後的叫喊，而你等一會便可從那上面判斷出來。我的老友帶去了我的懇求，偷偷地轉交着，委屈着自己的白髮請求愛維麗娜看它回答它。這便是她寫給我的信：

「先生……」

「我前不久還是她的「愛人」——她所發明的用來表現一種純潔的愛的純潔的名稱——她叫我「先生」……這兩個字便說了一切。可是請你聽信罷：

「一個少女在自己當以生命相託的男子身上發現一些欺詐，這在她是非常殘酷的事；然而，我當原諒你，我們是那樣的懦弱！你的信感動了我，可是請不要再寫信給我，你的書法使我發生一些不能支持的惶惑。我們是永遠分散了。你給我的那些理由誘惑了我，它們消滅了我心裏對你所抱的反感，我是那樣高興知道你是純潔的啊！可是，你和我，我倆在我的父親面前太不中用了！對啦，先生，我會敢於替你說話。爲着懇求我的雙親，我不得不克服那些擾亂着我的最大的恐怖，並且幾乎不得不欺騙我的生活的習慣。現在，我還對你的懇求讓步，並瞞着

我的父親給你回信使我自己成爲罪人；可是我的母親知道這事：當她讓我一個人和你自由相敘片刻時，她的寬容對我證明了她是怎樣愛我，並且堅定了我對於家庭意志——快要被我蔑視的家庭意志——的尊重。所以，先生，我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寫信給你。我坦白地原恕着你在我生涯裏所播下的不幸。對啦，你說的不錯，初戀是不能消滅的。我不再是一個純潔的少女了，我不能成爲一個貞節的妻子了。因此我不知道我以後的命運如何。你懂得這事啦，先生，你所充實了的那個年頭，以後會有悠遠的反響；可是我毫不責難你……我會永遠被愛着！爲什麼對我說出這話呢？這些話語會使一個可憐的孤寂少女的惶擾的靈魂寧靜下來嗎？當你給我一些時時浮上心頭的回憶時，你不已經使我永淪苦海嗎？如果我現在祇能爲耶穌所有時，他會接受一顆碎裂的心嗎？可是他並沒有徒然地派給我這些苦難，他有他的計劃，並且無疑地想把我召往他的身邊，我今天唯一的避難處。先生，我在這世界上是什麼也沒有。有了你，爲着忘掉你的悲痛，你有着男子所有的一切自然的野心。這並不是一個責備，這是一種宗教的安慰。我心想，如果這時我倆負着一種傷人的負擔時，我卻有着這負擔的最重的一

份。我寄託了我所有的希望的那人，而你對他也不能有所嫉妬的那人，曾經連結我倆的生活；他會懂得隨着他的意思拆散我倆的生活。我已看到你的宗教信仰不是安頓在這幫助你在塵世忍受我們的苦楚的這種熱烈而又純潔的信仰上面。先生，如果上帝垂納一種恆久而又熱誠的禱告的願望時，他會賜給你以他的光明。永別了，你本當成爲我的嚮導，我能毫不犯罪地稱作「我的愛人」，並且現在我還能毫不害羞地爲你禱告。上帝能夠隨意處分我們的壽命，在我們兩人裏面他也許會先將你召往他的身邊；可是，假若我一個人留在世上，那麼，先生，請把這孩子交託給我罷。」

「這封充滿着寬容的情緒的信，使我失望了，」倍納西接着說，「因此起初我祇依從着我的痛苦；稍後，我卻呼吸到這少女忘了自己而想投在我的靈魂的傷口上的香料；可是，在絕望中，我給她寫了一封稍稍厲害了的信：

「小姐，單是這兩個字便告訴你：我放棄你，並且服從你！一個男子是甚至當他的愛人命令他離開她時，也還有着那種我不知道怎樣可怕的溫柔來服從她的。你說的全對，而我自

己也認爲有罪。我以前曾蔑視一個少女的忠誠，我的熱戀現在也就應當被人蔑視。可是我沒有想到我奉獻了自己的靈魂的唯一的女人會擔任執行這種報復。我從來沒有料到在一顆使我覺得那樣溫柔，那樣親切的心裏，會有那樣的冷酷——也許可以說是那樣的貞潔罷。我這才認識了我的愛情的程度，它曾忍受過一切痛苦裏面最厲害的痛苦，它曾忍受過當你慨然斷絕那將我倆結合一場的關係時對我所表示的輕蔑。永別了。我保有着追悔的卑微的自尊心，而去尋覓一種可以贖取我的過錯的地位。——對於那些過錯，你在天國裏的我的通譯，是不會有過憐憫的。上帝也許都不會和你一樣殘忍。我的痛苦——充滿着你的痛苦，會處罰一顆始終在孤寂中流血着的受傷的心。因爲，對於受傷的心，祇有陰闇和靜寂。任何旁的愛情的形像不會再印入我的心中。雖然我不是女人，但當我說着「我愛你」時，我和你一樣懂得我是終身相許。對啦，這在「我的愛人」耳畔說出的「我愛你」三個字，並不是一句謊話；如果我能夠改變，她的輕蔑更有理由；所以你會永遠是我孤寂中的偶像。追悔和愛情是兩種應當鼓起一切旁的德行的德行；這樣，雖然有着那將分隔我倆的深淵，你卻會永遠是我的行動的原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加強這種論證時，便在那上面印上了一個基督教的形式；上帝爲了有一天能夠在他的法庭審判我們，所以給了我們那些法則，而我想道：『我會在那裏辯護的！』可是，先生，這類推論強逼我想到死的翌日，而我便和已經搖動了的從前的信仰衝突着。當永恆使得我們最輕微的決定感到壓迫時，人生的一切便都變得嚴重了。當這種念頭以它所有的勢力影響着人的靈魂，並使人感到他身上有着一種不知什麼的使他和無窮接觸的廣大的東西時，事物便奇特地變化着。從這觀點看來，生命是至偉大的，並是至渺小的。祇要我對塵世還有一些希望，祇要我在若干社會事業裏還給我的痛苦找到一些慰藉，我的過錯的感覺便絕不會使我想及天國。愛，獻身於一個婦人的幸福，成爲一家之長，這不是將一些高貴的糧食給予這種使我痛楚着的贖取我的罪過的需要嗎？這種企圖失敗了，那麼盡力照顧一個孩子不也是一種贖罪之道嗎？可是，當輕蔑和死把我的靈魂的這兩種努力都永遠殲滅之後，當我所有的情感都同時受傷了而我在塵世什麼也不看見了的時候，我便舉目向天，而在那兒遇見了上帝。這其間，我想使得宗教成爲我的死的從犯。我再念着福音書，卻沒有看到任何禁止自殺的明文；可是這種閱讀使我深入到人類救主的神聖思想裏面了。當然，那

上面並沒說過一點「靈魂不滅」的話，但他和我們談着他「父親」的美麗的王國，同樣，他並沒有在任何地方禁止我們弑親，可是他判定一切壞事有罪。他那些布教者的光榮和他們的傳道的證據，不在於造了一些法則，而在於在世間傳佈了新的法律的新的精神。於是一個人，在自殺時所施展的勇氣，使我覺得是他自己的處罰；當他自覺有死的勇氣時，他當有鬪爭的勇氣；不肯忍受痛苦不是勇，而是弱；並且，由於失望而離開生命，這不是拋棄耶穌會以「願痛苦的人們有福」這崇高的話語作為基礎的基督教的信仰嗎？所以由我看來，自殺在任何危急場合都不再是可恕的了，甚至在被劊子手用斧頭砍殺之前一刻，由於誤解了靈魂的尊嚴而處置了自己的人的身上亦然。當耶穌基督讓自己受着磔刑時，不已經教訓我們服從一切不正地施用着的人類法律嗎？於是那刻在十字架上的，對於認識聖字的人們是那樣明晰的「忍耐」二字，在我眼裏有着聖潔的光輝。我還有八萬佛郎，我起初想遠離人們，在某個家鄉僻壤從事種植消磨我的生命；可是那像隱藏在一種刺蝟皮下的虛榮心似的厭世，並不是一種加特力教的德行。一個厭世者的心是不流血的，它拘攣着，而我的心卻由它所有的脈管留着血。當我想着教會的法則，想着教會獻給不幸者們的救濟，

我終於理解了在孤寂中祈禱之美，而我有着依照我們的神甫們的漂亮言詞說來「成爲修道者」那樣固定的念頭。雖然我有了堅確的決心，我卻仍舊有着檢查我當用來達到我的目標的財產的能力。在把我剩下的財產變成現金以後，我安然動身了。「從天父身上得到安樂」是一種斷然不會使我失望的希望。起初受着聖布律洛規則的誘惑，我爲一些嚴格的思想所苦，步行到了大夏忒萊茲。這天在我是一個重要的日子。這每一步都現出某種超人權力的道路所呈獻的壯麗的景象，完全出乎我的意外。這些懸崖，這些絕壁，這些在靜默中發出一種聲音的急湍，這被一些高山制限着但又並沒有界限的寂寥，這祇有人類的無益的好奇心可以達到的避難所，這被自然界的最美麗的創造物調節着的可怖的野蠻，這些千年的松柏和這些朝生暮死的植物，這一切都顯得嚴肅。當穿過聖布律洛的荒原時是不容易發笑的，因爲在那地方是憂鬱的情緒得着勝利啦。我看到了大夏忒萊茲修道院，我在這些古老而又靜寂的穹窿形的建築下徘徊，我在拱廊下聽到泉水一滴一滴地落下。我走進了一間禪房以便在那兒測量我的虛無，我呼吸了我的先輩在那兒嘗到過的深沉的平和，而我感動地念了他依照修道院的習慣寫在他門上的銘言；我所想要過的生活的一

切訓則都由三個拉丁字摘要在那上面了：「隱遁，超解，沉默」……」

詹勒斯達斯俯了頭，好像也懂得一樣。

「我已經決定了，」倍納西繼續說。「這裝着樅樹板壁的僧房，這堅硬的床鋪，這隱遁所，一切都適合我心。那時修道士們在禮拜堂裏，我跑去和他們一同祈禱。在那兒，我的決心便消失了。先生，我不願批判加特力教會，我是十分崇拜正教的，我相信加特力教會的功業和它的規則。可是，當我聽到這些不爲人世所知並且在人世已經死了似的老頭兒唱着他們的禱告時，我在修道院內部看出了一種最高的利己主義。這隱遁祇對於個人有利並且祇是一種悠久的自殺；我並不非難這種隱遁，先生。教會既然設了這些墳墓，無疑的它們對於若干在世上完全無用的基督教徒是必需的。我以為使得我的悔恨對於人類社會有利便做得更好。在轉來時，我潛心思索要處在怎樣的環境裏才能完成我的「忍耐」的思想。我已在幻像中過着一個單純的水手的生活，我判定自己要處在最低下的地位，並拋棄一切智能的表現，去給祖國盡力；可是，這雖是一種工作和犧牲的生活，但這種生活在我看來還不十分有用。這豈不是使得上帝失察嗎？上帝既然賦給我以若干才力，我

的義務豈不在乎運用這種才力爲人類造福嗎？並且，如果讓我坦白地說時，我覺得自己身上有着爲純粹機械的任務所損的一種不知所云的發洩的需要。我在水手的生活裏看不到任何養育這種溫情的地方，而這種溫情正像從每個花朵發散出一種特有的香氣一樣，是由我的體質發生的。我已告訴過你，那次我不能不投宿這兒，晚上我彷彿從這可憐地方的景況使我感得的悲憫的情誼裏聽到了上帝的一個命令。我已嘗試過母性的慘酷的喜悅，我決定完全委身在那上面，我決定成爲一整個地方的看護婦，在那地方不斷地包紮着窮人的創傷，因而在一種比母親的範圍更廣的範圍裏滿足這種母性的情感。當然想到年青時第一個嚴肅的念頭曾使我傾向於醫生的職業時，我便覺得上帝的手指已經有力地劃定了我的命運，而我便決定在這地方行醫。並且，我曾在我的信裏說過，在受傷的心上，祇有陰闇的靜寂；我對自己許諾過要做的事情，我想完成它。我走上了一條靜寐和忍耐的道路。修道士的「隱遁超解沉默」現在便成了我的格言，我的工作是一種活動的祈禱，我的精神的自殺是這地方的生命，我高興伸手在這地方播下幸福和快樂，給予人家以我自己所沒有的東西，和農民過活的習慣，和上流社會的睽隔使我真的改變了。我的臉孔換了表

情，它已習慣於那將它曬纒曬硬的太陽。我有了一個鄉巴佬的態度，言語，服裝，對於一切矯飾的疏忽和怠慢。我在巴黎的友人們或我所追逐過的妖女，決不會再在我身上認出那曾出過一時風頭的人來；認出那習慣於沒意味的東西，奢侈，巴黎的雅緻的逸樂者來。現在，關於外表的一切在我全沒關係，正如在一切受着單獨一個思想的領導而走着的人們一樣。除掉離開生命以外我再沒旁的目的，我毫不願有所作為去預防或是催促生命完結；可是等到病來了的一天，我會沒有一點悲痛的睡下死去。先生，這便是一絲不假的，我來到這裏以前所過的生活裏的事變。我沒有對你掩飾我的任何過錯，那些過錯都是重大的，並且和若干人的過錯相同。我曾非常痛苦過，我每天都痛苦着；可是我在我的痛苦裏看到了一個幸福的將來的光景。然而，雖有我的忍耐，對於某些痛苦我還是無力抵抗的。今天，我差點兒在你面前，在你不知不覺中，被一些祕密的痛苦壓倒了……」

詹勒斯達斯從椅上跳起來。

「對啦，布律安隊長，你是在場的。當我們把哲克睡下的時候，你不是曾經把哥拉斯嬾嬾的床鋪指示給我嗎？我既不能看見一個孩子而不想到我所失掉的天使，那麼，請你想想我把一個判定

要死的孩子睡下時的痛苦罷！我不能冷靜地看着一個孩子……」

詹勒斯達斯臉色變白了。

「對啦，那些長着金髮的美麗的頭，我所遇見的一些小孩子的天真的頭，一直和我談着我的不幸，並喚起我的痛苦。總之，我一想到那麼多的人稱謝着我在這兒所作的僅少的善舉，而這種善舉卻是我的悔恨之果時，我便感覺十分難堪。祇有你一個人，隊長，知道我的生活的祕密。假使我是從一種較之我的過錯的情感更爲純潔的情感裏得到了我的勇氣時，我便非常幸福了！可是因此我卻不會有一點關於我的事情說給你聽了。」

第五章 輓歌

倍納西的敘述完結了，他看見軍人的臉上有着一種使他吃驚的異常不安的表情。因為自己得到那樣深澈的了解而感動着的他，幾乎懊悔不該使得他的客人悲傷，他對他的客人說道：

「可是，布律安隊長，我的不幸……」

「請不要叫我布律安隊長罷！」詹勒斯達斯打斷醫生的話叫說，並且以一種像是由於內心的不滿所起的急劇的動作，他突然站立起來。「並沒什麼布律安隊長……我是一個無賴漢」

倍納西十分驚訝地瞧着那像一隻在疏忽中飛進了房間的土蜂正在找尋出路似的在客廳內來回走着的詹勒斯達斯。

「可是，先生，你究竟是誰呢？」倍納西問道。

「啊得啦！軍人走回來立在他所不敢仰視的醫生面前回答道。「我欺騙了你」他以一

種變了的聲音繼續說：『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撒了一個謊，而我卻因此受夠了處罰，因為我再不能把我的訪問和我的可憎的偵探行爲告訴你了。我可以說自從窺見了你的靈魂以後，我寧願換一記耳光也不願聽到你叫我布律安隊長！你會原諒我這種詐騙的，你；可是，我自己卻永遠不會原諒它，我，筆爾·酌仄夫·詹勒斯達斯，我爲着救全自己的性命也不會在一個軍事法庭前面撒謊的！』

『你是詹勒斯達斯司令官嗎？』倍納西立起身來叫說道。

他抓着軍官的手，非常親切地握着它並且說道：

『先生，正和你剛才所說的一樣，我們還是沒認識就已成了朋友的。當我聽見格納維耶先生談着你時，我便極想會見你；格納維耶對我說你是：「一個普盧塔克（註七三）的人物！』

『我絕不是普盧塔克的人物，』詹勒斯達斯回答道，『我是不配和你做朋友的，並且我會打

（註七三）普盧塔克（Plutarch）是古希臘的歷史家和倫理學者，曾旅行亞洲和埃及等地，其名著爲希臘羅馬著名人物傳。

我自己。我本當十分坦率地向你告白我的祕密。可是不！我戴了一個假面並且親自到這兒來打聽你的行止，這事做得很好。現在我知道我應當緘默了。假使我老老實實地做了的話，我會使你痛苦。上帝叫我不要給你絲毫的悲哀！

「可是我不懂你的意思，司令。」

「話說到這兒爲止。我並沒病，我過了一個愉快的日子，而我明天便會回去。當你來到格勒諾布爾時，你會在那邊多得到一個朋友，並且這不是一個開玩笑的朋友呢。筆爾·酌仄夫·詹勒斯的錢包，寶劍和血，全是你的。總而言之，你把你的言語播種在一片良好的土地上了。當我退職時，我會跑到一個偏僻地方，我會做着那地方的區長，並努力模倣你。我雖然沒有你的學問，我會研究起來。」

「你說的不錯，先生；那用自己的時間在一個區裏改正一種簡單的耕作缺陷的地主，可以和最高明的醫生一樣造福於他的邦國；如果後者緩和若干人的痛苦，前者便包紮着祖國的創傷。可

是你特別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難道我能在什麼事上對你有用嗎？」

「有用？」司令官用着一種感動的聲音說。「我的天！親愛的倍納西先生，我到這裏來求你給我盡的義務幾乎是不可能的。聽我說啦，我生平殺了不少的基督教徒，可是人是可以殺人而有一顆好心的；因此，我雖現得粗野，我卻還能理解某些事情。」

「可是請說呀！」

「不，我不願意隨便使你痛苦。」

「啊！司令官，我能忍受很多痛苦呢。」

「先生」軍人顫慄着說，「這事關乎一個小孩的生命。」

倍納西的額部突然皺了，可是他做了一個手勢叫詹勒斯達斯繼續說下去。

「一個小孩，」司令官接着說，「一個還能被細心和有恆的看顧救全的小孩。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一個能夠委身於單獨一個病人的醫生呢？當然，這樣的醫生是不住在城內的。我聽到人家恭維過你，可是我恐怕受着某種不當的名聲的騙。於是在把我的小孩託給人家對我說得天花亂墜的這位倍納西先生以前，我想把他考察一下。現在……」

「夠了，」醫生說道。「那麼這小孩是你的嗎？」

「不是的，親愛的倍納西先生，不是的。爲着給你說明這個祕密，我不得不告訴你一個故事，而我在這故事裏卻扮着一個不很光采的角色；可是你既把你的祕密告訴我了，我也很可以把我的祕密說給你聽。」

「等一等，司令官，」醫生說，同時便叫哲各特，她立刻來了，醫生吩咐她把他的茶拿來。「你瞧，司令官，晚上，當一切都睡了的時候，我卻不睡，我……我的悲哀壓迫着我，於是我喝着茶，設法忘掉我的悲哀。這種飲料使人得到一種神經質的陶醉，一種缺了它我便不能生活的睡眠。你始終不肯喝一點兒嗎？」

「我，」詹勒斯達斯說道，「我寧肯喝你的「茅舍酒。」」

「好的，——哲各特，」倍納西對他的女僕說，「拿點葡萄酒和餅干來。——我們來醉它一晚罷，」醫生接着對他的客人說道。

「這茶定使你得着很多痛楚啊！」詹勒斯達斯說。

『它使我發生可怕的神經痛，但我不能打破這種習慣，這太甜美了，它使我每晚有片刻工夫不再感到生活的苦悶……好啦，我聽你說；你的敘述也許會消去我剛才喚起的回憶的太強的印象呢。』

『親愛的倍納西先生，』詹勒斯達斯把他的空杯放在壁爐上說道，『從莫斯科退卻以後，我的聯隊在波蘭的一個小城恢復起來了。我們在那兒用着最高的價值補購馬匹，而我們屯駐在那兒直到皇上將來。這一切都順利。我得告訴你當時我有一個朋友。在退卻時，我不止一次的由一個名叫賴納的騎兵班長的看顧，保全了性命，他爲我做過這些除掉紀律的要求以外，尙使兩個兒子成爲兄弟的事情。我們住在同一個屋子裏，這是那類住着全個家庭的，而你不會相信那裏面能夠擺一匹馬的木造鼠穴之一。這簡陋的房子是一些猶太人所有的，他們在那兒經營着他們的三十六種商業，而那爲着摩挲黃金指頭從來沒有凍過的猶太老爹，在我們敗退時，生意做得非常得法。這些人，他們是生活在大糞裏而死在黃金裏的。他們的房子建立在一些地窖上，這些地窖不用說也是木造的，他們把他們的孩子塞在地窖下面，而其中有着一個正像收拾乾淨而又不是生着

金髮的猶太女人一樣美麗的少女。她年齡十七，像雪一般白，有着兩顆天鵝絨似的眼睛，一些像鼠尾一樣黑的睫毛，一頭閃光濃密，使人想要撫弄的頭髮；一個確乎完美的人兒！總之，先生，有一個晚上，當人家以為我睡了，而我卻在街上抽着煙散步時，我最先看到了這些奇特的貯藏。這些小孩全都亂七八糟地蠢動着，像一窩狗一樣。那情形看來真是古怪。父親和母親同他們一道晚餐。因為努力瞧看的結果，我從父親一口一口吐出的煙氣造成的霧裏發現了那猶太少女，她在那兒正如一枚嶄新的「拿破侖」（註七四）放在一堆銅板裏面一樣。我親愛的倍納西，我從來不會有功夫想到戀愛；然而，當我看到這少女時，我懂得直到當時為止，我僅祇做過對自然讓步的事；但這次一切都是戀愛了，頭心和其餘。因此我從頭到腳成了愛人啊！但是猛烈地戀愛着呢。我站在那兒，一面抽着煙，一面瞧着那猶太女郎，直到她熄了燭並且睡了才走。沒有辦法閉上眼睛！我整晚都裝着煙斗，吸着，在街上躑來躑去。我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情形。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想到要結婚。等到天亮了，我跑去把我的馬裝上鞍子，而我在鄉下足足跑了兩點鐘，好使自己清醒起來，並且，不知不覺地，

（註七四）拿破侖是法國國幣，每枚值二十佛郎，上面刻着拿破侖的肖像。

我幾乎把我的牲口跑傷了……」

詹勒斯達斯停住了，以一種不安的神情瞧着他的新交的朋友，對他說道：

「請你原諒我，倍納西，我不是雄辯家，我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假使我是在一個「沙龍」裏，我會感到拘束，可是和你，並且在鄉下……」

「繼續說罷，」醫生說。

「當我回到我的房間時，我看見賴納正在那裏忙碌着。他以為我決鬪死了，在揩擦他的手鎗，並想去和那把我弄死了的人爭鬧……啊！但這是巡禮者的性格啦。我把我的戀情講給賴納聽了，同時把孩子們的窩指示給他。因為賴納懂得這班怪物的土話，我便請他幫助我去向那女孩子的父母提議，並設法和朱狄絲通達消息。她名叫朱狄絲。總之，先生在十五天裏，我成了最快活的人，因為每天晚上那猶太人和他的妻使得我們和朱狄絲一道晚餐。你是懂得這類事情的，我絕不拿這些事情來使你煩躁；然而，如果你不懂得煙草的妙味，你便不知道那一面和他的朋友賴納並那女孩子的父親安然在吸着煙，一面瞧着那位女王的老實漢子的愉快。這是非常有趣的。可是我應當

告訴你賴納是一個巴黎人，是一個世家子弟。做着大規模雜貨生意的他的父親，會使他學作公證人，而他頗有點學識；但徵兵徵到了他身上，他祇好和文具告別。此外身材最合於穿着制服的他，卻有着一張少女的臉孔，並且精於騙人的本領。朱狄絲愛的是他，她愛不上我，正像一匹馬看不上爛雞一樣。當我在出神入化，一面瞞着朱狄絲一面在月中旅行時，我的賴納——他沒有辜負他的名字（註七五）你懂得啦！——便在地底進行着；那負義的東西和那女孩子恁地相投，因為結婚許可要等許多時候才能得到，他們竟照着本地的習慣成了夫婦。但是萬一那婚姻受到攻擊時，他允許依照法國法律娶她。事實是賴納夫人在法國重又成了朱狄絲小姐。如果我知道這事時，我會殺掉賴納，並且乾乾脆脆地，連喘氣的功夫都不會留給他；可是父親，母親，那孩子和我的班長，他們打夥兒設計害人。當我在抽着煙時，當我把朱狄絲當作聖體一樣敬愛着時，我的賴納便訂下他的約會，並非非常順利地進行着他的事情……

「你是唯一的聽到我談起這種醜事的人；我老是在心裏推究什麼一個假若取了一枚金幣

（註七五）賴納的原文（Ronard）譯意是「蛋」。

便會羞死的人，卻能毫不躊躇地偷他朋友的女人，幸福和生命。總而言之，我那兩個快活人兒成了夫婦並且幸福着，而我卻每天在那兒晚餐，像一個傻瓜似的嘆賞着朱狄絲，並且像一個唱高調的歌人一樣回答着她用來使我閉上眼睛的媚態。你很可能想到他們的欺騙是出了極高的代價的。一點不假！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時俄羅斯人將我們包圍了。一八一三年之役開始了。我們被人侵略了。一天早上，我們奉到了在某個一定時間開到呂層戰場上的命令。皇上在指揮我們迅速開拔時是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俄羅斯人包抄了我們。我們的上校忘其所以地在和一個住在離城八分之一里路遠的波蘭女人告別，而哥薩克的前鋒把他捉個正着，他和他的衛兵。我們僅僅來得及跨上馬，並在城外集合起來，舉行一個騎兵的小戰，將俄羅斯人擊退，以便能夠在晚上跑掉。我們整整的襲擊了三個鐘頭並且的確賣了一些力氣。當我們戰鬥着時，我們的輜重和用具便搶在我們前面開走了。我們有着皇上所萬分需要的彈藥隊和巨量的火藥，這無論如何非帶給他不可。我們的抵抗使得俄羅斯人恐慌起來，他們以為我們是由一個軍團支持着。然而，不久由間諜口裏懂得了自己的錯誤的他們，知道他們前面祇有一個騎兵聯隊和我們的步兵留守部隊。於是，先生，晚邊時

候，我們便舉行了一個毀滅一切的，那樣猛烈的攻擊，以致我們僅祇幾個人從那兒留下。我們被圍住了。我和賴納在最前線，而我看到他像一個惡魔一樣戰鬥着，襲擊着，因為他想着他的女人啊。虧了他，我們才能退回那由我們的病兵防禦着的城裏；可是那情形真使人傷心！他和我，我們最後回到城裏；我們發現我們的路被許多哥薩克兵攔住了，而我們便向他們衝去。這些野蠻人中的一個正要用他的長鎗把我貫穿時，賴納看見了，便躍馬跑到我們兩人當中，以便撥開那一鎗；他那可憐的牲口——真是一匹漂亮的馬啊！——受了那一鎗，在倒落地面時，把賴納和那哥薩克人一同拖倒了。我殺了那哥薩克人，我抓着賴納的手臂，把他橫載在我的馬上，放在我的前面，像一袋麥子一樣。

「別了，隊長，一切都完了……」賴納對我說。

「沒有，」我回答他，「得看啦。」

「那時我已跑進城內，我跳下馬，把他抱到一個屋角上，拿了一點草鋪在地上，讓他坐着，他的頭已打開了，腦漿流在髮內，而他還說着話……啊！這是一個猛士呢。」

「我們的債務兩訖了，」他說道。「我奪了你的朱狄絲，而我把我的命給你了。請你照顧她，和她的孩子罷，假使她有一個孩子的話。並且請你娶了她罷。」

「先生，在最初，我把他像一隻狗一樣丟在那兒；可是當我的怒氣平了，我再回轉去……他已經死了。哥薩克人在城內放了火，那時我記起了朱狄絲，於是我去找了她，她騎在馬背上，虧着我的馬的速率，我趕上了那已在退走的聯隊。至若那猶太人和他的家族，一個也不見了！他們一齊像老鼠一樣消失了。朱狄絲一個人等着賴納；起初，你懂得啦，我什麼都沒有和她說。先生，在一八一三年之役的一切災難當中，我卻不能不記掛着這女人，替她找住處，使她生活安易，總而言之照顧着她，而我相信她毫沒有看出我們所處的地位。在向法蘭西走去的途中，我一直留心着讓她住在我們前面十里路的地方；當我們在哈瑙（註七六）戰鬪着時，她養了一個孩子。那次我受傷了，我在斯塔斯堡會着朱狄絲，隨後我回了巴黎，因為在法蘭西戰爭時代，我不幸臥在床上。如果沒有這可悲的意外時，我便調到了近衛軍的選拔隊裏，皇上已在那裏昇了我的官位。總而言之，先生，我那時不能不

（註七六）哈瑙（Hannau）是德國城市，一八一三，拿破侖在此獲勝。

維持並非我有的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而我少了三根肋骨你懂得我的軍餉可並不是法蘭西。賴納的父親那沒有牙齒的老鯊魚，不願接受他的媳婦。而那老猶太人又已經破產了。朱狄絲傷心得要命。一天早晨，她給我包完傷口時，哭了起來。

「朱狄絲，」我對她說道，「你的孩子完了……」

「而我也一樣！」她說道。

「「嘖」我回答道，「我們要把一切必需的文件弄來，我會娶你並把賴納的孩子認作我的……」

「我沒有能夠說完……啊！親愛的倍納西，爲着受到朱狄絲用來感謝我的那死人的眼光，人們是什麼都可以做的；我當時看出我始終愛她，而從這天起，她的小孩便竄進我的心裏了。當那些文件和老猶太人夫婦倆在路上時，那可憐的女人便死了。在她死的前個晚上，她還有力氣穿着，裝飾，舉行一切慣有的儀式，簽名於那些儀式所需的許多文件上面；隨後，當她的孩子有了一個姓和一個父親的，她便重又睡在床上，我吻着她的兩手和額，隨後她便死了。這就是我的婚姻啦！第三天，

我在購了那可憐的女孩安眠着的幾尺土地後，便成了一個孤兒的父親了。在一八一五年的戰役裏，我把這孤兒託給乳娘哺養着。自從這時起，雖沒任何人知道我這說來並不光彩的故事，我卻把這小怪物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照看着。他的外祖父離得很遠，他成了窮光蛋，和他的家族在波斯與俄羅斯間奔走着。他會有過一些發財的機會，因為他似乎對於珠寶生意很在行。我把這孩子放在公學裏；可是最近，我因為想要他考入理工科大學並看到他挾着一種良好的身分從那學校出生，是那樣的使得他拼命學習數學，以致那可憐的小人兒竟生起病來了。他有着肺弱的毛病。據巴黎的醫生們說，假使他能在山中奔跑，假使他能隨時得着一個有心人的適當照顧，是還可以得救的。因此我便想到了你，而我跑來打聽你的意志和你的生活狀態。聽了你告訴我話後，雖然我們已經成了好朋友，但我是決不能再給你這憂苦了。」

「司令官，」經過一會兒沉默，倍納西說道，「把朱狄絲的孩子帶給我罷。無疑的，上帝要我經歷這最後的折磨，而我會受這折磨的。我會把這番痛苦獻給那位兒子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並且，當你敘述這事時，我有着溫和的感動，這豈不是一種有利的預兆嗎？」

詹勒斯達斯把倍納西的兩手熱烈地握在他自己的兩手裏，他抑制不住那滋潤着他的兩眼，並在他那茶褐色的頰上流着的淚水。

「我們對這一切事都守秘密罷。」他說。

「對啦，司令官……你沒有喝過嗎？」

「我不口渴，」詹勒斯達斯回答，「我簡直是個傻子。」

「那麼，你什麼時候把他帶給我呢？」

「但就在明天，如果你願意的話。他來到格勒諾布爾已經兩天了。」

「好！請你明天早上動身並在上午轉來；我在浮塞茲家等你，我們四個人一同在那兒午餐。」

「贊成，」詹勒斯達斯說。

兩個朋友互相道着晚安，起身睡覺去了。當走到那分開他們的房間的樓梯口上時，詹勒斯達斯把亮放在窗戶框上，走近倍納西。

「我的天！」他帶着一種天真的熱忱對他說道，「我今晚和你分手以前，必得告訴你：你，基督

教徒中的第三個，使我懂得那上面有着某種東西！

而他用手指了指天。

醫生以一種充滿憂鬱的微笑回答着，並非常親切地握着詹勒斯達斯伸給他的手。

第二天，天還沒亮，司令官詹勒斯達斯便動身進城了，到將近正午時，他出現在由格勒諾布爾到市鎮的大道附近，出現在通往浮塞茲家的小徑高處。他坐在一部這類單單由一匹馬拖着的四輪敞車裏，這種輕便車子是山國裏面所有的路上都可遇到的。詹勒斯達斯有着一個消瘦而又羸弱的青年作伴，這青年雖然已經有了十六歲，但看來還祇十二歲的樣子。在下車之前，軍官向四周探望着，想在鄉下找到一個農夫把車子帶到倍納西家去。因為小徑太仄，車子是不能直駛到浮塞茲家門口的。這時田園巡警偶然跑上大道，解除了詹勒斯達斯的困難。他可以和他的養子穿過山上的小徑，步行達到約會的地方。

「亞德里安，你能丟開那些使你面孔蒼白起來的書本，在這美麗的地方奔跑一年，學習獵狩，學習騎馬，你不會覺得快活嗎？喂，你瞧啦！」

亞德里安向谷中投了一瞥生病的孩子的萎靡的眼光；可是，像所有年青的人對於自然界的
美麗漠不關心一樣，他邊走邊說道：

「你真好，我的父親。」

詹勒斯達斯被這種病的冷淡掃了興，便沒再和他的兒子說話，走到了浮塞茲家裏。

「司令官，你真守約，」倍納西一面從他坐着的白木椅上立起來，一面叫說着。

可是他立刻又坐在原位上，看着亞德里安沉思不語；他慢慢地研究着他的黃而疲倦的臉孔，
同時不免嘆賞着在這高貴的像貌上佔着優勢的那些美麗的橢圓的線條。那原是自己的母親的
活的肖像的孩子，從她身上得到一種橄欖青的顏色，和一雙黑而美的，顯得又聰明又含憂鬱的眼
睛。波蘭猶太的美的一切特徵都出現在這披着長髮的頭上，而這頭對於領有着它的那脆弱的身
子是顯得太強了。

「你睡得好嗎，我的小人兒？」倍納西問他道。

「好的，先生。」

「把你的兩膝給我看看，把你的褲子捲將起來。」

亞德里安紅着臉把他的吊襪帶解了，並把他的膝頭顯露出來，醫生用手仔細地按診着那膝

頭。

「行啦。你說話，你叫喊，用力叫喊！」

亞德里安叫喊了。

「夠了！把你的兩手給我……！」

那青年伸出一雙白而柔軟的手，像女人的手一樣顯出青的紋路。

「你在巴黎那一個中學？」

「在聖路易中學。」

「你的校長晚上不念他的祈禱書嗎？」

「念的，先生。」

「那麼你沒有立刻睡着嗎？」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你可做得笨啦，詹勒斯達斯，」倍納西說道。「——聽我說，我的孩子，」醫生接着對浮塞茲說，一面握着她的手，「目前坐在你身邊的這位軍官，是在嚴肅的外表底下藏着一顆極好的心的，你在這裏可以隨便談話。說，或是不說，我們不願使你討厭。可憐的孩子，假使有人肯聽你的話並且能夠理解你的話時，那就是現在和你坐在一塊的那三個人把你過去的愛情說給我們聽聽罷，這便絕不會觸到你現在心裏所有的秘密。」

「這是瑪麗耶特帶給我們的咖啡，」她回答道。「等你們大家都喝了以後，我很願意把我的戀愛講給你們聽——可是司令官不會忘記他許我的話罷？」她對詹勒斯達斯投着怕羞而又挑釁的一瞥，補說道。

「那樣的事情我是做不來的，小姐。」詹勒斯達斯恭敬地回答。

「在十六歲的時候，」浮塞茲說道，「我雖是虛弱，卻不能不在沙瓦的路上行乞。我宿在愛攝爾，睡在一隻鋪滿了稻草的大馬槽裏。許我寄宿的那客店老板是一個好人，可是他的女人不能容我，老是罵我。這使我非常難過，因為我並不是一個壞女丐啊；我早晚騰告着上帝，我絕不行竊，我這

守上天的意旨，討點東西生活，因為我什麼事也不知道做並且我是真的病着連舉一柄鋤或是紡棉花都不能夠。結果，我卻爲着一匹狗的緣故，從客店老板家裏被逐出來了。既沒親族，又沒朋友，我出世以來，從沒有在任何人身上看到過使我舒服的眼光。那把我養大了的善良的女人莫蘭嬾嬾已經死了，她在生對我是非常好的；可是我絲毫也想不起她給我的愛撫；並且，那可憐的老女人是和一個男子一樣種着地的；她雖然對我慈愛，但當我在她的盆子裏喝湯喝得太快時，她也用調羹敲我的手指。可憐的老女人，我沒有一天不在我的禱告裏提到她！但求上帝使她在那上面過着比在塵世幸福的生活，最要緊的是給她一張較好的眠床；她老是歎恨着我們兩人一同睡的那張粗榻。親愛的先生們，你們真想像不到僅僅受到罵詈，嚴厲的拒絕，和像刀子一樣貫穿着你的心的眼光等等，是怎樣傷害着你的靈魂啊。我會和一些老乞丐來往，對於我們，這一切都已毫不在乎；可是我絕不是生就要幹這種職業的。一聲「沒有」老是使我哭泣起來。每天晚上，我比前更加悲戚的轉來，而祇在做過我的禱告以後才得到寬解。總而言之，在上帝的一切創造物裏，我找不到一顆可以安放我的心的心！我祇有蒼天做我的朋友。看着一碧如洗的天空，我老是覺得幸福。當風把雲

掃去了的時候，我便睡在一個岩石的角落裏，而我瞧着天空。於是我夢想我自己是一個貴婦人。因為拼命瞧着的緣故，我便以為自己浴在那片蔚藍裏；我憑着思想生活在那上面，我再不感到一點什麼壓迫，我昇上去，昇上去，而我變得非常快樂。爲着把話說回到我的戀愛上面，我得告訴你那客店老板家裏的母狗生了一隻白色的，脚上有着黑點的，像人一樣可愛的小狗；我一直見到牠，這可愛的寶寶！這可憐的小東西，是那時代唯一給我以友誼的眼光的小伙伴；我把最好的麪包片留給牠吃，牠認識我，晚上跑來迎接我，對於我的貧窮毫不感到恥辱，跳在我身上，舐着我的脚；總之，牠的眼睛裏有着某種那樣和善，那樣感恩的東西，以致我常是看着牠哭泣起來。

「這卻是唯一疼愛我的東西啊！」我說道。

「冬天，牠睡在我的脚下。我看到牠挨打時是那樣難受，我竟至使牠習慣着不再到人家去偷骨頭，而牠有了我的麪包便夠了。假使我不快活的話，牠便立在我面前，緊瞧着我的眼睛，並像是對我說道：

「你不快活嗎，我可憐的浮塞茲？」

「假使旅客扔給我一些銅板，牠便把它們從灰塵裏面拾起，拿來給我，這善良的鬚毛狗。當我有了這朋友時，我本不像以前那樣不幸了。我每天留下幾個小錢，想積成五十個佛郎，好從莽梭爹手裏把牠買來。有一天，他的女人看見那狗愛我，便想拼命疼牠。請你們注意那狗是不能容忍她的。這類畜生，牠們可以嗅出靈魂來呢！當人家喜歡牠們時，牠們可以立刻看得出來。我那時有一枚二十佛郎的金幣縫在我的裙子上面；於是，我對莽梭爹說：

「親愛的先生，我本想積滿一年的錢來換你的狗；可是在你的女人把牠要去給她自己以前，——雖然她毫不把牠放在心上——請你以二十佛郎賣給我罷；你瞧，錢在這裏。」

「不要，可愛的姑媳，」他對我說，「收好你的二十佛郎罷。天不許我拿窮人的錢呢！你把狗帶在身邊好了。如果我的女人吵得太厲害，你走開就行。」

「他的女人爲着狗和他鬧了一場……啊！我的天，人家聽到會說他家裏起了火呢！並且你們會猜不到她所想出的主意罷？看見那狗和我要好，看見她自己永遠得牠不到，她便把牠毒死了。我那可憐的鬚毛狗是在我的懷裏死去的……我像死了自己的孩子一樣哭着牠，我把牠埋在一株

柏樹底下。你們不知道我放在這墓穴裏的一切啊！我坐在那兒，心想那麼我要一直孤零零活在世上，我什麼也不會成功，我會重又變得和從前一樣，我在世界上沒有一個親人，並且我不會在任何眼光裏看到對我的友情。總之我在那兒坐了一整晚，在露天下面，禱求上帝哀憐我。當我轉回路上時，我看見一個十歲的，沒有手的小乞丐。

「仁慈的上帝接受了我的禱告，」我心想。——我從來沒有像那晚一樣禱告過。——「我要照顧這可憐的孩子，我們可以一道乞食，而我會做他的母親；兩人一道，一定更易得到施捨；爲了他，我也許會有比爲了自己的較多的勇氣！」

「起初，那小孩像是滿意的，他要不滿意也很困難呀，我做着他所希望的一切，我把自己最好的東西給他，總之，我是他的奴隸，他對我暴虐無道；可是在我看來這總比孤零零一個人好。噴！這小酒鬼一知道我的裙子上面藏有二十佛郎時，他便拆了那裙子，偷去了我的金幣，我那可憐的鬚毛狗的代價！我想用這錢去做彌撒……一個沒有手的孩子！這事使人顫慄。這次偷竊使我對於生活失了勇氣。然則我毫不能愛到不將我弄死在手裏的人啦！有一天，我看見跑來了一部法蘭西的

漂亮的四輪敞馬車，它馳上了愛攝爾的斜坡。車裏有一個像聖處女瑪麗一樣漂亮的小姐和一個同她相像的青年。

「你瞧那漂亮的女孩子！」這青年對她說，同時投給我一枚銀幣。

「祇有你一個人，倍納西先生，可以懂得這稱讚使我感到的幸福，這是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唯一的稱讚；可是那位先生實在不應該把錢投給我啊。受着無數不知所云的使我頭腦煩亂的念頭所逼，我立刻由一些最捷的小徑跑去；於是我在那慢慢爬上去的馬車還沒到來之前，早已跑到愛攝爾的岩上了。我居然再看到了那青年；他重遇着我，顯得非常驚異，而我呢，我卻那麼高興，我的心幾乎跳到喉嚨裏來了；一種本能使我傾向着他。當他認出了我以後，我重又跑將起來，我心裏料定那位小姐和他會在哥茲瀑布前面停下來欣賞那瀑布；當他們下車後，他們又看見我在路旁的胡桃樹下；於是他們像對我感着興趣似的，問詢着我。我有生以來從沒有聽到過比這漂亮的青年和他的姐姐——因為這一定是他的姐姐——的聲音還要溫和的聲音；我把這聲音想了一年，我老是希望他們再來。單是爲着再見到這位顯得那樣溫柔的旅客，我願意減去兩年陽壽！這便是在

認識倍納西先生以前，我的生活裏的最大的事件；因為當我的女主人爲着我穿了她那可惡的跳舞衣而趕走我時，我對她感着憐憫，我原恕了她；並且，真的，如果你們許我對你們坦白地說時，我覺得自己比她好多了，雖然她是伯爵夫人。」

「那麼，詹勒斯達斯靜默了一回說道，「你瞧上帝對你有着好意啦；在這裏，你是如魚得水了。」聽着這幾句話，浮塞茲用着一雙充滿謝意的眼睛瞧着倍納西。

「我真想成爲富翁啊！」軍官說。

隨着這感歎而來的是一種深沉的靜默。

「你會許了我一個故事呀，」浮塞茲終於以一種撒嬌的聲調說。

「我現在來講給你聽罷，」詹勒斯達斯回答，「——在孚利德蘭（註七七）之戰的前一天，」他停了一停接着說，「我會被派到達武將軍（註七八）的司令部去，當我轉回我的露營處時，在一條路

（註七七）孚利德蘭（Friedland）是東普魯士一城市。一八〇七年六月十四日，拿破侖在此戰勝俄羅斯人。

（註七八）達武（Louis Nicolas Davout, 1770-1823）拿破侖部下名將之一。

的轉角，和皇上劈面相遇。拿破侖瞧着我：

「你是詹勒斯達斯上尉嗎？」他對我說道。

「是啦，陛下。」

「你會到過埃及嗎？」

「是啦，陛下。」

「不要再往這條路走罷。」他對我說，「打左邊的路走，你便會早一點達到你的師團。」

「你決想不到皇上是用着怎樣和藹的聲調對我說了這番話的，他有着許多旁的事情要做的他，因為他當時是在巡行那帶地方以便偵察他的戰場啊。我把這事講給你聽，好讓你知道他是他認識臉孔的那些人中的一個。在一八一五年，我宣過誓。如果沒有這過錯時，我現在也許是上校呢；可是我從來不曾有過背叛布爾朋王朝的意思；在那時代，我祇知道要保護法蘭西。那時我做着近衛軍選拔隊裏的騎兵隊長，並且雖然我還從我的創傷感到痛楚，我卻在滑鐵盧之役要過我

的寶劍。當一切都完了的時候，我陪拿破侖到了巴黎；隨後，當他到達洛施浮（註七九）時，我仍舊不顧他的命令跟隨着他，我熱心的看顧他，使他不在路上遭到災難。因此，當他到海邊散步時，他發見我在距他十步遠的地方守衛着。

「那麼，詹勒斯達斯」他走近我對我說道，「我們竟沒有死嗎？」

「這話真使我心痛。假使你聽到這話時，你會像我一樣，從頭到腳顫慄起來。他把那封鎖着港口的可惡的英國兵船指給我看，對我說道：

「當看到這東西時，我抱憾自己沒有淹死在我的近衛軍的血裏！」

「是的，詹勒斯達斯瞧着醫生和浮塞茲說，『這是他親口所說的話啊。』

「那些不讓你自殺，並把你送進你的馬車裏的元帥們不是你的朋友。」

「和我一道去罷！」他熱切地叫說，「事情還有可爲呢。」

「陛下，我以後會自己跑來和你相聚的；可是，至若現在，我懷裏有着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

（註七九）洛施浮（Roehafor）是法國海軍根據地，一八一五年，拿破侖由此被放。

我不能抽身。」

「所以就是你現在看見坐在這兒的亞德里安使得我沒有跑往聖海命。」

「嚇，」他對我說道，「我從沒有給過什麼東西給你，你並不是那些老是一隻手拿得滿滿的而另一隻手張着的人們裏面的人；這是我在最近這個戰爭期間使用過的鼻煙壺。留在法蘭西罷，無論如何，法蘭西也需要一些勇士！不要離去軍職，不要忘記了我。你是我看見留在法蘭西的最後剩下的一個從征過埃及的部將。」

「於於他給了我一隻小小的鼻煙壺。」

「叫人在那上面刻上『榮譽和祖國』罷，」他對我說，「這是我最近兩個戰爭的歷史啊。」

「隨後那些陪伴他的人們和他會合了，我整個上午和他們聚在一塊。皇上在海岸上來回走着，他始終鎮靜，但有時縐着眉毛。到正午時，他上船一事認爲完全不可能了。英國人知道他在洛施浮，他祇有兩條路可走：或是讓自己落在他們手中，或是再通過法蘭西。我們大家都感着不安！一分鐘就像一點鐘一樣。拿破侖處在要將他鎗斃的布爾朋黨和絕不是體面人物的英國人之間。」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計劃計劃的前途有爲的男兒。」

「我明天一定去看倍納西，並徵求他對於亞德里安所當採取的職業的意見。」詹勒斯達斯一面想，一面去赴他的寮屬給他餞行的宴會，因爲他祇有幾天功夫可以留在格勒諾布爾了。

當中校轉來時，他的僕人交給他一封信，這信是由一個專差送來並且等了很久的回音。雖然因爲和軍官們乾了許多杯酒，頭腦非常昏亂，但詹勒斯達斯卻還認得出他兒子的筆蹟，他以爲他是寫信來要求他滿足青年的某種嗜好的，便把那信擱在桌上，直到第二天，香檳酒的酒氣已經散去時，他才再拿起那封信。

「我親愛的父親……」

「啊！小怪物，」他想到，「當你要求什麼東西時，你從來不會缺少對我的阿諛！」

隨後他再看信並念着這幾個字：

「善良的倍納西先生死了……」

信從詹勒斯達斯手裏落下，他停了很久才再念那封信。

「這不幸使得這帶地方的人狼狽失措了，而我們也一樣出乎意外，原因是倍納西先生一天還非常健康，沒有任何病色。前天，他像知道他的末日到了一樣，跑去診視了他所有的病人，連最遠的地方都去看過；他和所有遇着他的人談話過，他對他們說：

「別了，我的朋友們。」

「他照着他的習慣，在五點鐘左右，轉來和我用了晚餐。哲各特覺得他的臉孔稍許有點紅紫；因為天冷，她沒有要他洗腳；平常她看見他頭上充血時，她必定要他洗腳的。因此，兩天來，這可憐的女人一直哭叫着：

「假使我要他洗了腳的話，他還會活着的！」

「倍納西先生餓了，他吃了許多東西，並比平常顯得快活。我們曾一道笑了許多次，而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那樣笑容可掬過。晚餐後，到七點鐘左右，聖·洛朗·杜·彭的一個漢子跑來找他去醫治一個非常危急的病證。他對我說道：

「我非去不可；可是，我吃的東西還沒消化，而我不愛在這樣的情形底下騎馬，尤其是在

一個寒冷的時候；這是可以把一個人弄死的！」

「然而他動身去了。歌格納那鄉下的郵差，在將近九點鐘的時候，送來了一封給倍納西先生的信。因為洗東西疲倦了的哲各特，在去睡的時候，把信交給我，並請我在倍納西先生的房間裏，替他把茶預備，因為我還睡在他身邊那小小的帆布床上呢。我把客廳的火熄了，上樓去等待倍納西先生。在把那封信放在壁爐上面以前，由於一種好奇的衝動，我看了看郵票和章蹟。這封信是從巴黎寄來，而住址像是一個女人所寫。我告訴你這事，是因為這封信對於倍納西先生的死有着影響的緣故。到將近十點鐘時，我聽到馬蹄聲並聽到倍納西先生對尼古拉說道：

「天氣冷得要命，我身體不大舒服。」

「我去把哲各特喊起來好嗎？」尼古拉問他。

「不要，不要！」

「於是他上樓了。」

「我給你把茶預備好了，」我對他說。

「謝謝你，亞德里安。」他回答我，同時對我露出你所熟悉的笑容。

「這是他最後的微笑。接着他像透不過氣似的把領帶解掉。」

「這兒真暖！」他說道。

「隨後他倒在一把沙發上。」

「你有封信，倍納西先生，哪，在這兒。」我對他說。

「他拿了信，瞧着筆蹟叫說道：

「『啊！我的天，她也許自由了！』」

「隨後他把身子斜着，腦袋向後，兩手索索發抖；末了，他把亮移在桌上，拆開那信。他的感歎的聲調是那樣怕人，因而當他念信的時候，我便凝視着他，我看到他臉孔發紅，並且哭泣起來。隨後他突然腦袋朝前地跌在地上，我把他抱起，我看到他的臉孔完全變成了紫色。」

「『我死了，』他吃吃的說，同時拚命掙扎着，想要立起身來。『放血，給我放血！』他抓着我的手叫喊……」亞德里安，把這信燒掉！

「他把信遞給我，我將它投在火裏。我喊着哲各特和尼古拉；但祇有尼古拉一個人聽到；他跑上樓來，幫助我把倍納西先生放在我那張小小的帆布床上。他不再聽到什麼了，我們善良的友人！從這時起，他雖是睜着眼睛，但他什麼也看不到了。尼古拉騎了馬去找外科醫生波爾的葉先生時，把警報傳到了鎮上。於是，在一剎時間，全鎮的人都起來了。詹維耶先生，杜孚先生，所有你認識的人都最先到來了。倍納西先生已經差不多死了，再沒有辦法可救了。波爾的葉先生炙着他的腳底，也沒有能夠得到活的徵候。這是一種神經痛和腦充血的同時發作。我知道你是怎樣的喜歡倍納西先生，親愛的父親，所以我把這一切細情忠實地述給你聽。至於我，我是非常悲戚，非常哀痛。我可以對你說除你以外，我再沒有愛過誰人比愛倍納西先生還要厲害。我晚上和這位善良的倍納西先生談天時所得的益處，比在公學裏學習一切功課所得的益處還要多些。當第二天早上，他的噩耗傳到鎮上時，那光景真沒人相信。院子和花園裏面都擠滿了人。這是一片哭聲，一片叫喊！總之沒有一個人做工，每個人都報告着倍納西先生最後一次和他所說的話；有的在講着他所做的一切好事；最少感動的人也爲了其餘的人說話；羣衆不斷地增加起來，而每個人都要看他。那悲慘的消息

流佈得極快，本區或甚至附近的人們都有着同一的觀念：周圍十里路內的男子，婦人，男孩子和女孩子都跑來鎮上。當葬列排好以後，棺材便由本地四個最老的居民抬往教堂，而這事真費了無窮的氣力，原因是在倍納西先生的房子和教堂之間有着將近五千人，並且大部分都像參與宗教行列似的下跪着。教堂容納不了所有的人。當祈禱式開始了後，雖然有着哭聲，但卻現出那樣深刻的肅靜，以至人們可以在大路盡端聽到鈴聲和聖歌。可是，當要將遺骸抬往倍納西先生爲本鎮新建的公墓時——那可憐的人並沒料到自己會要最先埋在那裏面——便起了一片巨大的叫喊。詹維耶先生一面哭泣一面念着禱告，而所有在場的人眼裏都含着淚水。末了，他被埋葬了。晚上，羣衆散了，而每個人在轉回自己家裏時，都把悲哀和哭泣撒布在那帶地方。第二天早上，龔德南，歌格勒，布狄飛，田園巡警和另外幾個人便動手在倍納西先生長眠的地方堆起一座兩丈高的金字塔似的土堆，而由大家在那土堆上面鋪上青草。親愛的父親，這便是這兒三天以來所發生的事情。倍納西先生的遺囑已經由杜孚先生發現展開在他的桌子裏。我們的善良的朋友把他的財產所作的用途，更加增高了——如果還能增高的話——人們對他的愛戴和由他的死所引起的哀悼。現在，

我親愛的父親，我等着把這封信送給你的布狄飛帶回一封由你決定我的行止的覆信。你來接我呢，或是我當到格勒諾布爾來會你呢？請你把你希望我做的告訴我，並且你可確信我會完全服從你的。你的愛兒亞德里安·詹勒斯達斯謹上。

「得啦，我非到那邊去一躡不可！」軍人叫說。

他叫人把他的馬裝上鞍子，而他在一個天空蒙着灰色帳幔，風還沒有強烈到能夠把霧逐走的十二月的清晨上路了。消瘦的樹木和濕潤的房屋隔着霧氣看來已經不再具有它們平常的形狀。「靜寂」失了光彩，因為這是那類燦然的「靜寂」啊。在一個晴美的天氣，最小的聲音也含着快樂；可是在一個陰暗的天氣，自然界便不是「靜寂」而是「緘默」。霧氣附着樹上時，便在那上面凝為水滴，像眼淚一樣，慢慢地落在葉上。一切聲音都消滅在大氣裏面。心裏被死的念頭和深刻的惋惜之情壓迫着的詹勒斯達斯中校，對於這種悲感的自然界感到同情。他不知不覺地把春天美麗的天空以及他初次經過時看到過的那樣愉快的豁壑，和一個鉛灰色天空的憂鬱的光景相比，和這些剝奪了綠的裝飾而又還不會穿上那一定別有風韻的雪的衣裳的山嶺相比。一片赤裸

的土地對於一個朝着墳墓走去的人是一種痛苦的景色；對於他，這墳墓好像隨處都是一樣。這裏那裏裝飾着山頂的那些黑色的松樹，把一些悲哀的形像和一切緊抓着軍官的靈魂的形像混在一塊；因此，他每次極目眺望着豁壑，他便忍不住要想到壓在這帶地方的不幸，和一個人的死亡在這帶地方所造成的空虛。詹勒斯達斯不久便走到了他第一次來時曾經喝過一杯牛奶的地方。當他看見有煙從那收養着一些小孩子的茅屋升起時，他尤其想到了倍納西的慈善的心腸，而他想要走進那茅屋裏面以倍納西的名義給那可憐的女人一個布施。把馬繫在樹上以後，他便悄悄地推開了那房子的門。

「你好啦，老人家，」他對那老女人說，他發現她坐在火爐旁邊，周圍蹲着她的孩子們；「你認識我嗎？」

「啊！自然認識啦，親愛的先生。你曾在一個晴暖的春天到我們家裏來過，並且你給了我兩個「愛舉。」」

「哪，老人家，這是給你和孩子們的。」

「我的好先生，我謝謝你。但願上天降福給你！」

「請你不要謝我，這錢是那可憐的倍納西老爹給你們的啊。」

老女人抬起頭來凝視着詹勒斯達斯。

「啊！先生，雖然他把他的財產給了我們這可憐的地方，雖然我們大家都成了他的遺產繼承人，但我們卻失掉了我們最大的財富，因為他使得這兒一切都好起來啊。」

「再會罷，老人家；替他禱告禱告呀！」詹勒斯達斯用馬鞭把孩子們輕輕地敲了幾下說。

隨後，由那整個小小的家庭和老女人陪送出來，他跨上馬動身走了。當沿着谷中的道路走去時，他見到了那條通到浮塞茲家去的小徑。他走上斜坡，從那地方他可以瞧見浮塞茲的房子，可是他看到那房子的門和窗板都關着，不免感着異常的志志。於是他重又跑回那白楊樹已經沒有葉子的大路。當他走上大路時，他瞧見老農夫莫洛幾乎打扮得像星期日一樣，沒有攜帶工具，獨自一個人慢慢地走着。

「你好啊，莫洛爹。」

「啊！你好，先生……我認識你啦。」那老實人沉默了一下補說道。「你是我們亡故的區長先生的一位朋友啦！啊！先生，如果仁慈的上帝讓我這樣一個可憐的坐骨神經痛的患者替代他死去不是好多了嗎？我在這裏毫無用處，而他卻是一切人的快樂。」

「你知道浮塞茲家爲什麼沒有一個人嗎？」

那好人兒凝視着天空。

「現在是什麼時候，先生？我們看不到一點太陽啦。」他說道。

「十點鐘。」

「啊！對啦，她不是在禮拜堂作彌撒就是到墳上去了。她每天都到墳上去，雖然她從倍納西先生的遺產裏每年得着五百佛郎的養老金，並且終身有着她的房子，可是她卻幾乎因爲他的死變成了瘋子……」

「你究竟到那裏去呢，我的好人兒？」

「去參加這可憐的小哲克的葬儀，他是我的姪兒。這孱弱的小東西是昨天早上死了的。現在

看來他以前真像是由這位親愛的倍納西先生支持着呢。所有這些年青人，他們都會死去的！莫洛以一種一半歎怨，一半嘲弄的神情說。

走進鎮上時，詹勒斯達斯看到龔德南和歌格納便把馬帶住了，他們兩人都撐着鏟和鋤。

「喂，我的老弟兄們，」他對他們叫道，「我們畢竟不幸失掉他了啦……」

「夠啦，夠啦，我的官長！」歌格納以一種生氣的聲調回答，「我們很明白這事啦，我們剛才在他墳上鋪了些草皮。」

「這豈不是一個值得談講的美麗的生涯嗎？」詹勒斯達斯說道。

「是啦，」歌格納接着說，「除掉戰爭以外，這是我們這帶地方的拿破侖。」

當走到牧師住宅時，詹勒斯達斯瞧見布狄飛同亞德里安在門口和那定是做過彌撒轉來的詹維耶先生在說話。布狄飛看見軍官準備下來，便立刻跑去握着轡頭替他把馬帶住，而亞德里安便跳去抱着他父親的頸頸，軍人完全被這種真情的流露感動了，可是他對兒子藏住了他的情感，向他說道：

「你現在完全恢復了啦，亞德里安！真的！虧着我們可憐的朋友，你幾乎已經變成一個大人了！我不會忘掉布狄飛司務，你的教員……」

「啊！上校，」布狄飛說，「請把我帶到你的聯隊裏去罷！自從區長先生死了，我便害怕着我自己。他不是要我當兵嗎？那麼，我要照着他的意思做去。他曾對你說過我是怎樣的人，你會能夠寬容我的……」

「同意，我的勇士，」詹勒斯達斯一面說一面和他擊掌爲誓。「你放心好了，我會替你找到一個好差使。——那麼，司祭先生……？」

「上校先生，我是和本區所有的人一樣哀痛的，可是我比他們更加強烈地感到我們的損失是怎樣難以補救啊。這人是一位大使！幸而他死時沒受痛苦。上帝用了一隻慈悲的手解開了那對於我們永遠是一種恩澤的生命的束縛。」

「我可以不客氣地請你陪我到墓場上去走走嗎？我想去和他道別一下。」

於是布狄飛和亞德里安跟着詹勒斯達斯和司祭，而他們兩人則在前面幾步邊走邊談。當中

校越過市鎮向那小湖走去時，他瞧見山背面有一大片被圍牆圍着的多石的土地。

「那便是墓場啦。」司祭對他說。「在葬到那地方之前三月，他第一個注意到禮拜堂四周的墓地與人家鄰近所生的不同，並且爲着執行那將公墓遷往與住宅保持相當距離之處的法令，他便自己把這塊土地捐給了本區。我們今天在那兒埋了一個可憐的小孩：我們是這樣的開始把天真和德行安頓在那兒。難道死是一種報償嗎？上帝把兩個完人召去時是給我們一種教訓嗎？當我們在年青時飽經了肉體的痛苦，而在年長時飽經了精神的痛苦時，我們便會歸依上帝嗎？這便是我們給他造的那質樸的紀念物。」

詹勒斯達斯瞧見一座土造的金字塔，有二、三十尺高，還赤埋着，可是邊沿已在幾個居民的靈敏的手下開始萌着青草了。浮塞茲坐在插着一隻大十字架的那些石塊上面，把頭埋在手裏，涕淚滂沱的哭着。這十字架是用沒有去皮的松樹做的，軍官名字刻在那上面的幾個大字：

「我們衆人的父親，善良的倍納西先生之墓。」

「先生，」詹勒斯達斯說，「這是你……？」

「不是，」司祭回答：「我們不過把從這些山上直到格勒諾布爾大家所說的話寫上罷了。」
詹勒斯達斯靜立了一會，然後走到那沒有聽到他的聲響的……的身邊，對司祭說道：
「等我退伍了時，我便立刻到你們這裏來完畢我的八年。」

一八三二年十月——一八三三年七月。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譯畢於上海。)

1246
10